
武俠世界
絕路（俠義奇情倫理警惕故事）馬行空·著
一位本來被武林中人公認爲年輕一輩中，最有前途的年青高手，由於不知自愛，加上本性驕狂，爲了達到名成利就的目的，不擇手段，倒行逆施……到頭來卻發覺將自己趕上了絕路——死亡之路。
$4.00
第25年
17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俠情倫理驚世故事：「絕路」。題材不但中肯正確，寓意極具警世惕人。內容叙述一個被武林中人認爲最有前途的年青高手的事蹟，他曾爲民除害，力殲伏牛雙霸，也曾獨鬥滄州之虎，成爲時下萬民擁戴之「打虎」英雄，尊崇備至……可惜他爲人本性驕狂，爲了達到名成利就的己願，不知自愛，誤入岐途，倒行逆施，引起四派一幫三大家及各門派的不滿，到頭來，走上了一條絕路——死亡之路，欲知精彩過程，參閱今期的刋出。

** ** **

「死亡牌局」及「女霸天」兩個中篇今期均告完結，緊張刺激，匪夷所思。下期起，繼續刋出馮嘉司馬洛故事「黑蟬會所」和龍驥神槍雙傑故事「情劫女煞星」。屆時敬請留意，萬勿錯過。

** ** **

西門丁先生下期又有新作貢獻，是湖海驚魂錄故事「刺符」。內容講述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武林世家子，在一個風雨之夜遇上了索命鬼，幸而遇到一個身上刺有符咒的青年，於是，故事展開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9.6.

第25年
第17期
（總號1253）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義奇情倫理警惕故事

絕路

馬行空·文
可　飛·圖

力殲雙尊者

大雪一直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這天早上，才風止雪霽。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天地間所有的一切皆被皚皚的白雪覆蓋了，彷彿除了白雪之外，這個世上已沒有了其他的事物。

但立刻，一點黑影出現在遠處茫茫一片的雪地上，疾速地向這面移動過來。

只不過眨眼間，那小小的黑點已迅速變成了一條黑影，那變化之速，就像變魔術一樣。

黑與白，可說是强烈的對比，所以，出現在這茫茫雪地上的這條黑色身形，分外刺目。

終於可以看清楚了，這飛一般在雪地上飛掠的黑色身形，原來是個身披黑氅的年青人！

峥嶸露頭角

這年青人看年紀不超過二十五歲，眉如刀刻，鼻直，但鼻翅很大，薄唇，咀角邊的兩條法令紋很深，目光很深邃，但却又很靈活，總之一句話，這年青人的相貌不俗，但看清楚了，又會覺得這年青人有點刻毒。

這年青人風氅包裹着的身體內，腰間凸凸地，一看就知道帶着兵刄，只是不知是何兵器，刀或是劍。

從這年青人飛掠的速度看來，輕功造詣相當高明，雪地上竟然連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來，已到了踏雪無痕的高深境界。

年青人停下來的時候，一縷陽光才從天邊的雲絮中透出來，照射在皚白的雪地上，泛起一道令人目為之眩的虹光。

年青人瞇着那雙深邃的眼睛，流目打量起來。

白雲雖然覆蓋了一切，但却覆蓋不了起伏連綿的山勢，那透迤起伏的山勢這時候看去，有如一條騰舞欲飛的雪龍般，氣勢端的不凡。

年青人雙目倏睜，精光暴射，脫口讚一聲：「好氣勢！」

接目光一轉，落在一座氣勢雄渾的山峯上。

良久，才吐出鐵石相擊般的幾個字：「伏牛雙雄，管教你變成兩堆牛屎！」

接身形一掠，逕直向着那座山峯急掠而去……原來這裏是伏牛山。

伏牛雙尊者

伏牛山附近一帶，一向是太平無事的，但自從在五年前來了兩位體形像大力士般的人物後，便不太平了。

首先，這兩個人物將盤據在伏牛山的一小股山賊收服，繼之招兵買馬，自立為山寨之主，跟着竟然像官府一樣，對附近百里範圍內的鄉鎮徵收錢糧。

那些沒有什麼能人的鄉鎮懼其聲勢，只好忍痛依時依候向山寨繳交錢糧，內中只有距二十多里外的伏牛鎮與山後的高陽鎮拒不繳交。

這一來，可惹火了這兩位山寨主，在同一日各自帶領一部份山賊，撲攻伏牛、高陽兩鎮。

先說伏牛鎮，之所以拒不交納錢糧，乃是因為鎮上的首富朱天義出身於華山派，乃是華山現任掌門的俗家師弟，也是華山派俗家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個，自下山之後，凡十五年，未嘗一敗，有儒劍之稱，那是因為他一劍在手，有恂恂儒者之風度，而他劍下也從來沒有殺過人，其中含有稱許他有仁恕之道的意思。

儒劍朱天義也一直是這地方上的有頭有面人物，聲名頗為响亮。

以他這樣的一個人物，自然不會忍受山賊的橫行，焉肯向山賊交納錢糧？並且認為這是對他的一種侮辱！

這一日他正想召集鎮上的壯丁，加上十數名弟子，將山寨夷平，却見一個莊漢慌慌張張地喘着氣跑來說：「朱員外，不好了，那股天殺的山賊正自殺奔前來，離鎮不過二里多路，若不快些召集人手，加以抗拒，很快便會殺入鎮上來了。」

朱天義一聽，心中吃了一驚，當下冷一笑道：「好賊子，我本想率人攻寨，將之踩平，為地方除害，想不到他們却自已送上門來，哈哈，待我去將他們收拾下來。」

接一聲喝：「來人！」

「師父，全部人手已經召集！」他的大弟子李烱熙應聲從外面奔進來，向他禀報。

朱天義立時一揮手。「賊子們已殺奔前來，速隨我到鎮前殺賊！」

李烱熙恭應一聲，返身奔了出去。

朱天義拂拂袍袖，按一下腰間長劍，方才從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看他走出去的神態，十足十一位恂恂儒者。

× × ×

帶領一股山賊殺奔伏牛鎮的是老大夏侯大力，天生神力，據他自己說，十歲便能擧起百斤石鎖，而他本來也不叫大力，是他的父母見他年紀小小便能擧起百斤石鎖，於是便為他改名為大力。

夏侯大力也眞的生得膀寬腰圓，一身肌肉賁虬，襯上一身古銅色的皮膚，望之有如一個力士般，端的氣勢驚人！

而他的兵器就是兩隻各重六十斤的石鎖，在他來說，就像手上拿着兩塊豆腐一樣輕鬆。

朱天義帶着弟子壯丁才在鎮前佈好陣勢，夏侯大力便已率領着一羣山賊殺聲震天地殺奔到來，一眼看到鎮上人已列陣相待，不由愕了一愕，脚步一窒，停了下來，但却一點懼意也沒有。

夏侯大力睜着一雙巨眼，手上兩只石

鎖互撞一下，「啪」地一聲，爆出一蓬火星子。「呔，好大胆的狗賊，竟敢拒不交納錢糧，如今見老子殺來，又不跪地求饒，老子他媽的殺你們一個片甲不留！」

「他媽的殺你們一個片甲不留！」衆山賊像走江湖賣藝的般，吶喊呼應起來。

吶喊聲端的嚇人，最少，朱天義身後的那些壯丁，便有不少嚇得變了臉色。

朱天義臉色一沉，沉聲道：「大胆賊子，竟敢公然要糧要欵，眞是反了，難道不怕官家誅你們九族？」

夏侯大力兩隻石鎖又互撞了一下，睁目大呼道：「呔，老子自出娘胎，怕過誰來，管他皇帝老子還是天皇老子，老子說的話就是王法！」

接着眨了眨眼，像這才省起眼前的朱天義般，瞪着朱天義道：「狗才，你是誰！胆敢率人阻拒老子！」

朱天義在伏牛鎭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誰不對他又敬又畏，幾曾被人當面罵作狗才，就算他涵養功夫再好這下也忍不住了，氣怒地道：「瞎了眼的賊囚，連我也不認識，還敢在此稱王稱霸，眞是荒唐！」

夏侯大力眼睛連眨，竟然一點也不生氣，上下打量了朱天義幾遍，目光陡地一亮，怪叫道：「老子以爲是誰。原來是你——朱天義。」

朱天義重重地哼了一聲，傲然道：「既知是我！還敢來放肆？」

「我呸！」夏侯大力是個粗人，舉動也很粗魯，朝地上重重地吐了口唾沫，輕蔑地道：「憑你？還不放在老子眼中！」

朱天義不由怒極反笑。「好大的口氣，且讓你見識見識，順便爲地方除害。」

「嗆」然一聲，將長劍亮出來，同時喝一聲：「殺！」

「殺」聲出口，人劍一動，攻向夏侯大力。

他的弟子及壯丁立時吶喊連聲，揮刀挺叉舞棍，殺向那些山賊！

夏侯大力料不到朱天義說動手便動手，不由怪笑一聲，振吭大叫：「孩兒們殺他娘的一個痛快！」

他手下那些山賊立時亦呼應起來：「殺他娘的一個痛快！」一湧衝上前去，各自找尋厮殺的對象！

刹那之間，雙方混戰起來。

夏侯大力陡地張口發出一聲獅虎般的吼聲，「騰騰騰」踏前三步，恰好迎上朱天義的人劍，手上兩隻大石鎖在身前一個盤舞，驟聞「叮叮叮」一連七八下激響，火星子連連飛濺，擋住了朱天義一招兩式，一式四劍的凌厲攻勢。

朱天義一劍刺在石鎖上，震得他手臂一陣發麻，心頭暗凜，忙吸口氣正欲變招再擊，那知道夏侯大力大喝聲中：「你也接老子一石鎖看看！」右手石鎖平胸一推，疾撞向朱天義的胸腹！

石鎖未到，已勁氣洶湧，朱天義微吃一驚，知道對方勁力雄渾，加上自己的長劍是輕兵器，硬擋不得，只好朝後閃退，避其鋒銳！

「哈哈，連老子一招也不敢接，也敢來逞英雄！」夏侯大力推出的右鎖驀地脫手疾飛出去！

朱天義身形一退盈丈，正欲騰身而起，以蒼鷹搏兔之勢，攻擊對方，身形欲起的刹那，一眼瞥到磨盤大的石盤已「呼」地飛撞到身前，欲避已是不及，百忙中只好以長劍點刺在鎖上。

「崩」一下脆響，朱天義手臂一陣酸麻，掌中那柄百鍊青銅劍竟然被撞折，人也立脚不穩，連退四步，方才能夠穩住身形，却感覺到心胸血氣翻騰不已，不禁驚駭莫名，忙吸口氣。

那知夏侯大力雖則身形高大粗壯，且手握重兵器，但動作快捷異常，朱天義的身形才站穩，他已經喝一聲：「再吃老子一石鎖！」當頭向朱天義摟頭蓋臉砸下！

朱天義劍已折，銳氣已失，根本就無能封擋得了，當下只好斜竄出去。

夏侯大力手上的石鎖雖則重六十斤，但在他手上舞起來，却有如一塊豆腐，而且招式精熟奇詭，眼見他左手石鎖直砸而下，倏地走勢一變，却改爲橫掃，掃砸向朱天義斜竄出去的身形！

同時間，他脫手飛出的石鎖早已在閃撲上前的刹那，抄回握在手上，仍然向前一推，疾撞向朱天義。

朱天義這一斜竄，變成了自己撞向對方推出的石鎖，不由大驚失色，生死一髮間，也顧不了有失身份，身形硬生生一窒一倒，來了個懶驢打滾！

「呼」地一下疾響，夏侯大力掃砸出的石鎖以間髮之險從朱天義的身上掠過。

「哈哈！怎麼英雄變作了狗熊？」夏侯大力看到朱天義那狼狽的樣子，不由笑了起來。

朱天義被對方這一奚落嘲笑，有如兜胸被人刺了一劍那般，羞怒之下，也就豁了出去，上身一挺，手中的半截斷劍脫手飛射向夏侯大力的咽喉。

夏侯大力却不慌不忙。「技止此矣？」左右石鎖一合一鎖，恰好將飛射至的斷劍夾住！

朱天義却連眼色也變了，身形藉那一挺之勢，便要騰起來，那知夏侯大力接得快，送出也快，雙手向前疾推。「破銅爛鐵，還給你！」雙鎖一開，斷劍有如離弦之矢般倒射回去！

朱天義悶哼一聲，只好猝然將挺起的半身倒回地上，這才堪堪避過倒射回來的斷劍！

「狗熊就是狗熊，充也充不來！」夏侯大力怪笑一聲，雙鎖一舞撲向朱天義。

朱天義一連幾滾，身形斜掠而起，還未分辨出東南西北，夏侯大力雙鎖已挾着勁風疾襲而至。

朱天義手中無劍，如何抵擋得住夏侯大力的雙鎖，雖則他空有一身本領，無奈在此情形下，根本施展不開，而且也沒有機會讓他施展，因爲夏侯大力的雙鎖將他迫得很緊，何況，就算他內力怎樣深厚，也沒有可能憑着一雙肉掌抵擋得了堅如鐵石的石鎖，更何況他的內力就比夏侯大力遜了一二籌。

幸好他身法異常靈活，左閃右避，被他一連閃了十五六鎖。

但他已經險象環生，有幾次差點被夏侯大力的雙鎖砸撞中。

夏侯大力十六五鎖之後，攻勢不但沒有慢下來，反而更加凌厲急疾，一口氣又

攻出了二十六鎖。

朱天義這時已冷汗披體，勉强避過二十五鎖，第二十六鎖眼看避不過了，心一橫，竟然不閃不避，一脚飛踢向夏侯大力下陰的同時，右手二指拼戟，疾插向夏侯大力的咽喉！

這是兩敗俱亡的打法，朱天義這時除了拚個同歸於盡之外，已沒有他途了。

若是能拚個同歸於盡，朱天義可說佔了便宜。

夏侯大力竟然也不閃不避，怪「嘿」一聲，右手的石鎖仍然斜撞向朱天義的腰股，上身向後微仰的同時，左手的石鎖陡地向下一沉！

「砉」的一下骨折聲中，朱天義張口發出一聲大叫，同時間整個人斜斜向後飛了出去！

却原來他那一脚恰好踢在夏侯大力向下封擋的石鎖上，由於那一脚是存心想要了對方的命，所以他運聚了七成功勁，這一來他就慘了，血肉的肢體又怎碰得過堅如鋼鐵的石鎖？那條腿即時爲之斷折！

幾乎在此同時，夏侯大力的石鎖也重重地砸在朱天義的腰股上，立時被砸得離地飛了出去！

而他的雙指堪堪沾觸到夏侯大力的咽喉，但已對夏侯大力構不成威脅了！

一飛三丈許，重重地摔墜落地，朱天義還想站起來，但腰股間骨骼已碎折，痛得他一頭是汗，痛哼出聲，如何能够站起來。

人影一閃，夏侯大力獰笑着掠到來，左手石鎖向下一沉，壓得朱天義胸腹向下凹陷，臉色血紅，雙眼怒突！

「賊囚，有種的殺了我！」朱天義不愧是一條漢子，臨死也不懼。一句話才說完，一口血也猛噴向夏侯大力！

夏侯大力料不到朱天義有此一着，加上距離又近，勉强偏開了半邊臉，另一邊臉一陣熱辣辣的，噴滿了血！

夏侯大力本來還不想殺朱天義的，被他這一噴，不由暴怒得怪吼一聲，右手石鎖重重地砸落在朱天義的臉上！

朱天義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噗」地一聲，整個腦袋被石鎖砸得像個大西瓜般破碎開來，紅白飛洩！

「你他娘的狗熊！死也要咬老子一口！」夏侯大力恨恨地伸手一抹那半邊臉，刹時變了大花臉，半邊臉上血漬斑斕，那模樣實在嚇人！

一個虎躍跳了起來，雙眼溜轉了一下，看到手下正與朱天義的弟子及壯丁殺得難分難解，不過由於那些山賊厮殺慣了，加上用的又是大刀狼牙棒之類的重兵器，那些壯丁如何是他們的對手？幸好朱天義的弟子身手皆不俗，對付那些山賊是綽綽有餘的，所以，初時雙方戰了個平手，但那些山賊很乖巧，一見那十多名弟子身手不錯，單打獨鬥鬥不過，便改變了戰略，改爲以二對一或是以三對一。甚至四個聯手對一個，務求將那些弟子纏住。

這一來，那些壯丁可就慘了，被那些山賊殺得一場糊塗。

戰況既已一面倒，加上朱天義又被殺死了。所謂蛇無頭不行，那些壯丁更是心胆俱裂，亡魂皆冒，就是那些弟子見師傅死了，也不免心神震動，手脚慢了那麼一慢，立時有幾個死在山賊的亂刀之下！

夏侯大力張口發出一聲獅虎般的吼叫聲，雙鎖一掄，像一頭瘋虎般衝殺過去，加入戰團，這一來，有如虎入羊羣，當者披靡，遇上的不是被一石鎖砸飛開去，就是被砸碎腦袋，無一倖免……

這一戰自然是夏侯大力這一邊大獲全勝，這些山賊也眞狠，竟然將那些壯丁及朱天義的弟子一個也不放過，殺了個乾乾淨淨。

這一來，伏牛鎭可就慘了，被夏侯大力率領那批山賊洗刼一空，還被搶走了幾個婦女！

夏侯大力這一路可說大獲全勝之歸。

那麼，去高陽鎭那一路的山賊又如何呢？

×　×　×

率領另一股山賊奔高陽鎭的是夏侯大力的把弟歐陽金剛。

歐陽金剛眞的名實相符，身材確有如相國寺裏的怒目金剛般高大兇猛，加上那一頭赤紅蝟豎的硬髮，那模樣實在嚇人。

而他的兵器也很嚇人，竟是兩個重有二百斤的大鎚，每個大鎚比南瓜還要大，單是這兩個大鐵鎚，已足以嚇破那些胆量小的人的胆子！

至於高陽鎭方面所仗恃的，似是一個老教頭，這位教頭大約五十來歲，姓蘇，名鴻，據他自己說，是五十年前曾經盛極一時的神刀門的唯一傳人，而他在刀上的造詣也有過人之處，憑着手上那柄厚背大砍刀，擊敗過不少使刀的高手，這是高陽鎭的人親眼看到的事情，之所以他才能够在高陽鎭站得住脚，開館授徒凡十六年，一直再沒有人敢上門踢「盤子」！

本來，拒不向山賊交納錢糧的主張，是鎭上幾位富戶財主商量後決定的，蘇鴻只不過被他們看上了，公請他出來爲地方除害，而他既然在鎭上立脚，說不得也要盡點力，加上他爲人頗爲正義，而且身手不差，又怎會坐視那些山賊橫行無忌？那豈不是弱了自己的名頭？他那裏還有臉再在鎭上混下去？

所以，他是一半自願，一半被鎭上的有頭有面的人請出來對付那些山賊的！

×　×　×

高陽鎭的人沒有伏牛鎭的人那樣警覺，直到那些山賊殺到鎭前，才驚惶出鎭迎拒。

也幸好歐陽金剛沒有乘虛攻進鎭內，否則，這時鎭上不大亂才怪！

歐陽金剛可能很自負，不將鎭上的人放在眼內，只是在鎭前吶喊揚威。

一直到蘇鴻帶着鎭上的壯丁及他歷年來收錄的弟子門徒倉惶奔出鎭來，那些山賊才停止了吶喊。

歐陽金剛一眼看到蘇鴻，目光便沒有離開過他的身上，一直到他越衆而出，才厲聲道：「鎭上的龜蛋拒向本山賊交納錢糧，大概仗恃的就是你吧？」

蘇鴻年輕時也闖過江湖，甚麼樣人沒有見過，却就是沒有見過眼前這個赤髮金剛！

他的身形也算得上壯碩，可是與歐陽金剛比起來，仍然矮了大半個頭。

而他的厚背大砍刀也相當沉重，足有四十五斤重，但與歐陽金剛那兩個大鐵鎚比起來，眞是小巫見大巫，簡直無得比。

本來，他一直不將那些山賊放在眼內的，如今見識了歐陽金剛之後，不由吸了口涼氣，心頭打鼓起來。

不過，他却是個硬漢，鎮定心神之後，他不動聲色地揚一揚手中刀道：「殺不盡的山賊，報上名來！」

歐陽金剛見蘇鴻不答他，反而出言不遜，不由大怒，正想發作，却忽然又改變了主意，一雙怒目一睜，洪聲道：「瞎了眼的龜蛋，連老子也不識？站穩了，老子複姓歐陽，大名金剛！」

蘇鴻眼珠連轉，却想不起曾聽聞過歐陽金剛的名字，不由心定了不少，暗忖：「這人名不見經傳，模樣倒挺嚇人的，莫不是虛有其表，銀樣蠟槍頭，擺樣子唬人的吧！」想到這裏，胆氣恢復了十分。

「呔，你這龜蛋怎麼了？瞅着老子眼珠亂轉，打甚麼鬼主意！」歐陽金剛雙鎚互擊，發出一聲「轟！」然大響，聲勢嚇人。

蘇鴻心中又暗忖道：「看來這廝有幾斤蠻力，倒不要與他硬碰才好。」

想到這裏，雙眼陡睜，大聲道：「賊徒聽着，老大蘇鴻！」

歐陽金剛「哈！」地笑了一聲。「管你這龜蛋是鬚紅還是毛紅，你既然敢强出頭，且吃老子一鎚！」

他是說動手就動手，雙鎚一撞一開，舞動如飛，殺向蘇鴻！

蘇鴻當然不肯示弱，身形一標，大砍刀筆直斬向歐陽金剛！

蘇鴻不愧是快刀門的人，刀法迅疾詭奇，竟然後發而先至，刀光乍閃中，不偏不倚，從歐陽金剛舞動的雙鎚中斬了入去，直斬向對方的胸膛！

他的弟子及壯丁不由歡叫一聲，以爲蘇鴻輕易就可以解決這個大塊頭了。

連蘇鴻心中也是竊喜不已，大砍刀去勢更快！

殊不知就在這生死立判的霎眼間，「啪」地一聲，蘇鴻的大砍刀已斬不下去。

蘇鴻立時連眼色也變了。

因爲他看到，自己的大砍刀已被歐陽金剛的雙鎚夾住了，就像磁吸鐵一樣，被死死地夾住了。

他甚至連歐陽金剛是怎樣將他的大砍刀夾住也看不清楚。

他唯一清楚的就是，他低估了對方，也太過輕敵了。

可惜他這時候才明白，已經遲了。

歐陽金剛就那樣輕描淡寫地，雙臂一擰一拗，夾在雙鎚中的大砍刀像稻草一樣折斷了，接將雙鎚上下向前一送，蘇鴻但覺眼前斗大的黑影襲至，他只聽到一聲像砸爛西瓜的碎響聲，整個人便飛了出去，飛進了地獄中！

因爲歐陽金剛手中拿的是一百斤重的鐵鎚而不是一両重的棉花團，相信任何高手在挨了這一鎚之後，就算不立刻到地獄報到，也是往地獄的途中。

蘇鴻被歐陽金剛那一鎚撞擊得整個胸腹塌陷入去，內臟盡碎，肋骨碎斷，相信任何人在這情形下，也活不了。

一直飛摔出三丈過外，蘇鴻才像一堆爛泥般，「叭」地墜摔落地，手脚搐動了一下，便再沒有動靜了！

歐陽金剛不由仰天狂笑起來。「哈哈哈，這樣的膿包龜蛋也要强出頭，眞是自尋死路！」

歐陽金剛手下的山賊一見寨主擊殺了對方的主腦人物，不由一齊歡呼起來，舞刀揮棒殺向高陽鎮的人！

蘇鴻的弟子們人不少，但看到師傅已橫屍在地，莫不心胆俱震，胆小的已脚底抹油，溜之大吉，那些胆量大的則咬着牙撲向殺上來的山賊，刹那間，殺聲震天，血肉橫飛。

這根本就是一面倒的拚殺，再加上神勇兇猛的歐陽金剛，高陽鎮方面的人不到一盞茶時分，便被山賊全部擊殺了！

結果，高陽鎮當然免不了被山賊洗刼一空，並且還被燒去了不少房屋！

山賊則滿載而歸，奏凱回山。

×　×　×

經此兩役之後，附近百十里內的鄉鎮再沒有敢抗拒不交納錢糧的了，伏牛高陽兩鎮也乖乖地依時依候交納錢糧了，山賊的聲威更加壯大了。

發生了這樣的大事，自然亦驚動了官府，這眞是豈有此理，豈不是反了麼？縣裏的兵勇不足以征剿山賊，府裏於是派了一位守備，帶了兩營兵勇，耀武揚威地開往伏牛山，剿滅那些目無王法的山賊！

那些官兵平時作威作福慣了，要他們嚇嚇老百姓倒是綽綽有餘，若是叫他們剿賊，則很難說了。

結果，兩番接戰之後，那位守備大人只能够帶着一營不到的兵勇，落荒而逃，狼狽萬分地逃回城中，以後只要提起伏牛山的山賊，便胆顫心驚，噤若寒蟬。

官府見動不了山賊，無可奈何，只好隻眼開隻眼閉，不再理會這回事。

連官府也奈何不了，山賊們的聲勢更大，也更加肆無忌憚了。

但令伏牛山的山賊聲威傳遍武林的，還是天威鏢局！

×　×　×

天威鏢局雖然算不上南七北六十三省最大的鏢局，規模却也不小，總鏢頭「頂天立地」趙天威在武林中的聲望僅次於二派三家的掌門人，憑着掌中的一柄九環金刀，一手開創了天威鏢局，迄今已有十二年，從來未曾失過一趟鏢。

江湖上講究的是實力武功，若是沒有眞材實料，江湖道上的朋友管你是皇帝老子，也不賣帳，由此，可以看出趙天威不是個浪得虛名之輩。

好可惜，天威鏢局却栽在了伏牛山這股山賊的手上！

那一次天威鏢局接下了一趟鏢，是一批價值在二十萬両以上的珠寶，這可是一宗大生意，總鏢頭趙天威也不敢大意，親自押運這一趟鏢！

同行的，還有六位精明幹練，手底下很扎實的鏢師，及十二位老練的趟子手。

這一趟鏢仍是從開封送去萬寶山莊，而萬寶山莊就座落在伏牛山南面約一百三十里許的一座湖邊，故此，一定要從伏牛山前的那條大道上走過，否則，要多走百

十里路。

趙天威在臨起程前也算計過了，若不走伏牛山前那條大道，不但要多走百十里路，而且在途中還會遇上至少三起盤據在那一帶的黑道人物的截刼，若是走伏牛山前那條大道，不但縮短了路程，而且只會遇上伏牛山那股山賊的截刼，而伏牛山上的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的大名，只在附近一帶叫响，江湖武林中還不大响亮，就是基於這兩個原因，趙天威決定走山前那條大道。

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選擇那條路的。

照他的推測，伏牛山上的兩位寨主既然在江湖武林中聲名不响，那麼應說不是什麼扎手人物，本領再高也極有限，而若是繞路山後那條路，單是最先遭遇上的那位惡煞鍾無忌，就够他們頭痛的了，而惡煞鍾惡忌的名頭，在江湖武林中可是响噹噹的，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極之難纏，而名氣也比山前的歐陽金剛夏侯大力响亮了不知多少倍。

世間上任何人也不會捨易行難，除非那是白痴或是瘋子，才會那樣做，趙天威既不白痴，也不是瘋子，而且頭腦精明，焉會選擇路程既長，危險又多的路走，除非是那些無牽無掛，又愛刺激的人，才會走那樣一條路。

別忘了，趙天威這一趟既不是去遊山玩水，更不是去找尋刺激，他是要保護那批價值三十萬両以上的珠寶平安送抵萬寶山莊，當然在路上風險越少，路程越短越好，否則若是有什麼閃失，只怕他傾家蕩產也賠不了。

結果，趙天威與六名鏢師，十二名趟子手，果然走上了這條在他們心目中認爲風險最少的路。

而夏侯大力歐陽金剛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塊送上門的「大肥肉」。

令到江湖武林中人震驚的是，這兩個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山大王，居然將名震江湖的天威鏢局總鏢頭擊殺了，六名鏢師只有一位僥倖帶傷逃脫，十二名趟子手倒有四個沒有死，但日後却成了殘廢，而那批價值超過三十萬両的珠寶當然也成了夏侯大力歐陽金剛的囊中物！

經此一役，伏牛雙尊者的名聲不脛而走，震撼了江湖黑白兩道！

而武林黑白兩道的人物亦對之刮目相看，不敢再小覷他們了。

所謂樹倒猢猻散，趙天威一死，加上要賠償萬寶山莊的損失，天威鏢局就這樣完了。

江湖上就是這樣現實殘酷，每一次成功的背後，總有失敗者的血與屍體。

伏牛雙尊者的名聲，就是用天威鏢局十多條人命及鮮血換來的！

從此，江湖上只知有伏牛雙尊者，沒有人再提起天威鏢局！

伏牛雙尊者是歐陽金剛與夏侯大力自封自贈的名號，武林黑白兩道却受落了。

人世間多的畢竟是錦上添花！

伏牛雙尊一戰除名

金燦燦的陽光照射在白皚皚的雪地上，幻現出令人目爲之眩的虹芒，那位身披黑色風氅的年青人來到了伏牛山下。

伏牛雙尊者這幾年來努力經營山寨，在山上設關壘牆，從山下直到大寨分金堂，設了五道關卡，各有弩箭滾石檑木，等閑之輩，就算有千人之衆，也休想登山一步，眞個是固若金湯！

而夏侯大力歐陽金剛亦儼然以一方之霸自居！

事實上，這幾年以來，方圓二百里範圍之內，敢捋虎鬚的人還沒有一個！

當然，起初也有一些見獵心喜，想利時間名揚利就的人物也就不自量力，找上山寨，結果，沒有一個能够自己走下來的，命大的手脚折斷，倒霉的則一顆腦袋變成了爛西瓜。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敢拿自己的腦袋或四肢來冒險了。

年青人站在山下仰望上去，好一會，才輕輕抖動了一下那件風氅，神態輕鬆，舉止瀟洒，像個登山覽勝的士子般，朝山上走去。

×　×　×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接到四關的告急時，宿酒還未醒。

連日來天氣嚴寒，昨天又下了一日一夜的大雪，閑來無事，又有什麼好得過賞雪喝酒？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雖則不是雅人墨客，這一點雅興還是有的。

不過，他們不是對雪吟詩，淺斟慢酌，而是據案而坐，大碗酒，大塊肉，呼喝猜枚，牛飲不已。

從午後一直喝到昨晚四更天，兩人少說也喝了有五六罎酒，終於醉臥不醒。

頭二三關的告急根本驚醒不了這兩位大寨主，直到第四關的一名小頭目連滾帶爬，氣急敗壞，倉惶失色奔到大寨告急，兩位大寨主的酒意才算醒了一大半。

夏侯大力用力幌了一下腦袋，伸出舌頭黏黏乾燥的咀唇，才含糊地朝那小頭目道：「什麼人這樣大胆，敢來闖寨！」

那小頭目驚惶地道：「回大寨主，那是一個年青人，頭三關被他破了，三位大頭目也力戰而死，如今四關大頭目正與那年青人劇戰，小的跑來告急時四關大頭目已呈不支，只怕阻不了那人直闖大寨！」

歐陽金剛踏前兩步，狂笑了一陣，才高興地道：「哈哈！老大，這幾年來咱們未曾遇上一個眞正的對手，俺是心癢手也痕了，難得遇上這個能够連闖四關的龜蛋，正好過癮，舒展一下筋骨。」

夏侯大力目光一亮，點頭不迭道：「說得對，俺早已鬱悶得快要瘋了，這小子正好爲咱兄弟解悶！」

接一聲喝：「拿老子的兵器來！」

左右暴應一聲，不一會由八個人將兩人的兵器抬了出來。

夏侯大力的那雙石鎖已換成了鐵鎖重量也增加了，一隻八十斤，雙鎖加起來是一百六十斤重。

歐陽金剛則仍是那對重二百斤的大鐵鎚，只見他輕輕地將雙鎚握在手中，一點也不吃力。

夏侯大力亦將雙鎖握在手中，「呼！」地向外疾推出去，怪叫連聲道：「不知那小子的腦袋硬得過老子的鐵鎖否！」

一陣冷風吹來，令到兩人的酒意又醒了二分。

「老大，等會兒先讓俺賞那龜蛋小子十五六鎚，看他吃得消吃不消！」

夏侯大力「呼」地掄動了一下鐵鎖，哈哈大笑道：「但願那小子不是豆腐做的才好！」

歐陽金剛亦大笑起來。

笑聲未已，陡然有人深沉地道：「某家若是豆腐做的，只怕闖不上來，早已一堆爛泥水般倒在山下了！」

夏侯大力歐陽金剛笑聲陡停，四道兇厲的目光循聲望了過去。

兩人的四道目光立時落在那發話人的身上，若是目光可以變成刀，只怕眼前的人身上已被戳了四個血洞。

那人在兩位大寨主如刀的目光注視下，神色自若，一點懼意也沒有了。

這人正是那身披黑色風氅的年青人。

× × ×

「龜蛋小子，果然有兩下子，快快報上名來！」歐陽金剛暴喝出聲。

那年青人鎮定如常，雙眉陡揚，冷笑道：「說出來只怕你們也未曾聽聞過！」一頓接又道：「我不過是個初出道的末學後進。」

夏侯大力目光接一凝，神色凝重了很多。「後生可畏，想當年咱老子兄弟也不是名不見經傳？你這一說，倒叫老子兄弟不敢小覷你了！」

那年青人忽然露出一抹笑意：「兩位外表粗魯，實則頗有見識，以前敗在兩位手中的人，大概就是吃了這個虧，區區倒要加倍小心了！」

「龜蛋小子，你小心也好，大心也好，還不報上名來？」歐陽金剛不耐煩地翻着眼，朝那年青人吼叫。

那年青人却一點也不生氣，依然鎮定如常，臉上那抹笑意更深沉了。「既然兩位一定要知道區區的姓名，區區就告訴兩位吧，免得兩位心癢癢的！」

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好一會，才道：「兩位聽着了，區區秦楚！秦始皇的秦，楚霸王的楚！」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聽了之後，直貶眼，跟着又你望我，我望你，看兩人的表情，就知道兩人從來未聽過這個名字。

這也就是說，這位秦楚，確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子。

「兩位，區區沒有騙你們吧！」秦楚露齒而笑，牙齒潔白，也很整齊，但左右兩顆犬齒却尖而長，比其它的牙齒長了三分，這一笑，顯露得清清楚楚。

夏侯大力忽然「哈」地乾笑了一聲：「好姓名，俺從來未聽過這樣的姓名！」

「可惜他的命却生得不好。」歐陽金剛獰笑着道：「若不是爲了保住咱們的名聲，老子實在不願將他的腦袋砸碎。」

「兩位幾時變得這樣仁慈了，莫非兩位宿酒未醒？」秦楚的語聲刹那間變得比地上的冰雪還要冰寒。「請兩位也報上名來！」

夏侯大力瞳孔暴縮，目光變得有如針尖般尖銳。「老子大力尊者夏侯大力！」

歐陽金剛像不甘後人般，未等夏侯大力說完，便搶着說：「老子金剛尊者歐陽金剛！」

原來這什麼大力尊者金剛尊者，是兩人自己自稱自封的，兩人本來有外號的，因見江湖上每一個成名的人物皆有外號，他們自毀了天威鏢局之後，可說是成名人物，焉可無號，兩人識字不多，也懶得去推敲思想，乾脆用自己的名字，加上尊者兩個字，便成了外號，兩人還覺得頗爲貼切，高興不已。

秦楚望望夏侯大力，又望望歐陽金剛，才慢條斯理地道：「兩位的大名區區早已如雷貫耳，只是分不出兩位誰是誰，兩位這一報上名來，區區就清楚了。」

「龜蛋小子，你還知道老子們一些什麼？何不說來聽聽。」歐陽金剛一下子變得很冷靜，收斂了先前的狂態。

秦楚想也不想地道：「區區還知道兩位是師兄弟。」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神色動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夏侯大力忍不住道：「你是怎樣知道的？老子們可從來沒有對人說過。」

這一點倒是確確實實，兩人雖則在江湖上大有名頭，但江湖黑白兩道的人物却對兩人的出身來歷一點也不知道，曾有人花了不少時間打探，結果却是一無所知。

秦楚淡淡地道：「是區區的師父告知的。」

「龜蛋小子，你那龜蛋師父是誰？」歐陽金剛猜疑地瞪着秦楚。

「區區的師父是誰，區區現在還不想告知兩位。」秦楚狡黠地笑笑：「至於兩位的師父是誰，區區却知道。」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一聽，四隻眼睛利時暴瞪，有點不相信地瞪着秦楚，幾乎是同時問道：「你怎會知道？」

「兩位是不相信麼？」秦楚笑望着兩人，「那區區就說出來，免得兩位以爲區區在打誑語。」

夏侯大力深深地望着秦楚，吸口氣，才道：「那你說說看。」

秦楚語聲倏沉，一字字地道：「神力天尊翁放！」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一聽，神情劇震了一下，兩人的目光變得怪異起來，直往秦楚的身上「刮」來「刮」去，彷彿要「刮」透眼前這個神秘的年青人般。

「怎麼了，區區有沒有說錯？」秦楚忽然又露齒一笑。

「龜蛋小子，你到底是什麼人？」歐陽金剛兇巴巴地對秦楚吼叫。

秦楚却一點也不爲所動，笑笑道：「區區不是早就告訴過兩位了麼？區區秦楚，秦始皇的秦，楚霸王的楚！兩位應該聽得清清楚楚了吧？」

夏侯大力深吸了一口氣，目光變得有如餓狠般兇殘。「你能够知道我老子們的師父是誰，相信不會是等閑人物，老子們倒要對你刮目相看了。」

夏侯大力這樣說，無疑承認了神力天尊翁放是他們的師父！

提起神力天尊翁放，如今江湖上的人物確實知此者沒幾個人，但在八十年前，神力天尊翁放却是名震江湖武林的怪傑。

那時候，神力天尊翁放是令到武林黑白兩道極之頭痛的人物。

此人不但武功高强，且天生神力，用的兵器竟是一對重逾三百斤的銅人，但他

舞動起來，就像舞動兩根竹竿般輕鬆，行事但憑喜惡，黑白兩道俱不賣帳，行踪飄忽無定，曾經與少林羅漢堂首座長老法明大師交量過，第一招經已將法明大師的六十四斤禪杖砸去，第二招法明大師經已無法招架，吐血倒地。

他又曾經試過，將長安相國寺的一口重逾千斤的大鐘托起，繞殿疾走一週，臉不紅，氣不喘，觀者無不咋舌。

當時有大力天王之稱的長孫霸，也擧不起這口大鐘，試想想，江湖上還有哪一個臂力比他還要雄渾的？

單是他那一對重逾三百斤的銅人，便沒有人能够招架得了十招以上，幸好他甚少在江湖上行走，偶爾才出現一次，但江湖黑白兩道皆避之唯恐不及。因爲若是惹上了他，那簡直是自尋死路！

他斷斷續續在江湖上出現了三十多年，之後便消聲匿跡，從此再沒有人見過他的踪影。

很多人便猜測他可能是死了，或是走火入魔，行動不便，所以隱居起來。

總之，江湖黑白兩道的人物總算鬆了口氣，也盼望他從此不再出現。

而神力天尊翁放也眞的沒再出現過。

一年復一年，江湖上英雄輩出，神力天尊翁放這號人物便漸漸被人淡忘了。

到如今，江湖上還記得起這號人物的，相信只有很少人，因爲與神力天尊同輩或是晚一輩的，多已物化。

想不到這位年紀輕輕的秦楚，却知道有神力天尊這一號人物，還知道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是神力天尊的傳人！

這怎不令到這兩位大寨主驚詫莫名！

因爲據他們所知，知道他們與神力天尊有師徒關係的人，就只有他們師徒三人，這年青人究竟是怎樣知道的？

兩人不由驚怔地望着眼前這位顯然大有來頭，而又神秘莫測的年青人。

× × ×

「兩位，話已說够了，應該動手了吧？」秦楚忽地悠閑地踏前一步。

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不由同時吸了一口氣，神色異常凝重，因爲他們在秦楚踏前一步時，忽然感受到一股逼人的殺氣湧逼過來！

單是這種氣勢，便已顯示出秦楚不是等閑人物，身手也必然高明，是個勁敵。

夏侯大力雙鎖一碰，發出一下震人心弦的「錚」響聲，斜踏一步，雙鎖一陣盤舞，獰然道：「小子，你既然想死，那老子就成全你，送你上路吧！」

說着「呼」地一聲，左鎖橫撞而去，右鎖疾砸向秦楚的頭臉。

夏侯大力雖則身形壯碩，兵器沉重，但這一出手却迅捷凌厲，一點也不遲滯。

秦楚長笑一聲，風氅翻起，「嗆」然聲中，兵器已出鞘，却是一柄森寒鋒銳的長刀，單是看那閃光一片的刀身，便知道不是普通的長刀！

也是直到這時，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才驚覺到，秦楚連闖四關，竟然是憑着一雙空手闖上來的。

秦楚刀一出鞘，身形便有如靈兔般忽地向後一躍，夏侯大力的雙鎖便以間髮之差落了空，秦楚的身形也在這刹那間，偏身疾欺過去，刀光有如波漾的虹芒般，斬向夏侯大力的左右手肘！

夏侯大力還未來得及收招變式，乍見秦楚已乘這間隙欺了進來，刀未到，刀風已森寒砭肌，不由吃了一驚，怪叫聲中，疾退一步，雙鎖一合，企圖雙鎖夾秦楚的長刀，那知道秦楚如此迅速兇厲的一招竟是虛招，倏地刀勢一沉，斜削向夏侯大力的雙膝！

秦楚這一招是有他的用意的，他猜測夏侯大力提着這樣重的兵器，就算提縱功夫再好，也不可能縱跳如飛，步法必然沉滯，這應該是他的一個弱點，兵法有云：攻其所短，避其所長。秦楚正是這樣做。

看來，他是一個聰明人。

夏侯大力顯然亦料不到秦楚有此一着，怒吼一聲：「看不出你這小子如此奸猾！」霍地斜跳開去！

「這叫避重就輕！」秦楚身形却就勢斜滾落地，身形車輪般疾滾向夏侯大力的雙脚，刀光霍霍，有如一個光團。

夏侯大力手上提着重二百斤鐵鎖，步法果然不大靈活，連連向後閃躍中，雙鎖却顧不了向下阻截，顯得有點手忙脚亂。

秦楚身形越滾越快，幌如飛馳滾動的車輪般，直逼夏侯大力下盤，寒森森的一團刀芒，已沾觸到夏侯大力的雙脚！

夏侯大力臉色連變，秦楚這一着可說針對他的弱點而發，他的石鎖就算向下砸，這時候也砸不中秦楚，除非他鬆手將石鎖丟下去！

怪叫連聲中，他雙脚亂蹦亂跳向後閃躍，左手的石鎖眞的鬆手疾墜下去！

秦楚顯然亦料不到夏侯大力有此一着，他若是不閃避，固然可以削斷夏侯大力的雙足，但他也勢必被下墜的石鎖砸中！

這可是萬萬划不來的，若是旁邊沒有一個歐陽金剛，那就另當別論，否則，他是死定了的！

可是，秦楚不知是閃避不了，或是瘋了，還是拚着兩敗俱傷的打算，竟然不閃不避，瞧得一旁的歐陽金剛驚詫不已。

而夏侯大力亦不是打着兩敗俱傷的打算的，若是沒有了兩條腿，那可是大大的划不來，他之所以如此，乃是想逼秦楚閃避開去，如今秦楚不閃不避，令到他驚疑萬分！

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情，待到歐陽金剛猛然省悟到秦楚的打算時，一切已成定局！

歐陽金剛既然省悟到不對，自然開聲提醒夏侯大力，但他的呼叫聲才出口，夏侯大力已經發出一聲震人心弦的慘吼聲，整個人蹦了起來！

而那隻重逾八十斤重的鐵鎖，亦「啪」地一聲，倒飛起來！

蹦彈起來的夏侯大力竟然短了一截，膝頭以下不見了，斷口處這時才猛噴出兩股血雨！

秦楚的身影則從蹦起的夏侯大力身下疾滾而過，在他滾過的身後，有一斷脚正噴濺出鮮血！

夏侯大力蹦起得快，墜落也快，一條身形電般急掠出來，堪堪將夏侯大力接住，原來是歐陽金剛！

秦楚這時亦一挺身站了起來，胸膛起

伏不已，臉也有點白。

原來，他剛才乃是冒險求勝，不閃不避間，一刀斬斷夏侯大力的雙腳同時，左掌霍地向上筆直劈出，恰好將墜落下來的石鎖劈得倒飛起來，而由於他是倉促運勁於臂掌，所以不免氣促，但神色間仍從容不迫。

「老二，替俺殺了那賊小子！」夏侯大力雙腿斷口處仍然湧冒出大股鮮血，痛得他臉肌搐動不已，一雙眼瞪得有如銅鈴般，戟指秦楚嘶吼。

歐陽金剛却不理會他，先運指連點了他雙腿斷口附近的穴道，替他止了血，才瞪目大呼道：「快拿交椅來！」

兩旁瞧得傻了眼的山賊慌不迭急應一聲，跑入堂中，將一張虎皮大交椅搬了出來。

歐陽金剛輕輕將夏侯大力放在交椅上，然後才對老大說道：「老大，俺一定會為你報這斷腿之仇，將那龜蛋小子砸成肉醬！」

接轉身，瞪視着秦楚道：「龜蛋小子，你若不是使奸行險，休想傷得了老子的老大！嘿嘿，老子看你還有什麼手段使出來！」

秦楚悠然一笑，望一眼那碧澈如秋水般的刀鋒，刀鋒上一滴血漬也沒有，確是一把寶刀，接目光一抬，逼視着歐陽金剛：「那你還站着幹麼？」

歐陽金剛嘶吼一聲，斗大的兩個鐵鎚上下舞動了一下，身形倏地欺前，鎚影重重中，一口氣向秦楚攻出了三十二鎚！

利那間鎚風呼呼，鎚影閃幻，聲勢確是嚇人！

秦楚却不敢小覷了歐陽金剛，他手上的長刀雖則是一柄寶刀，但却不敢硬架硬接，因為他知道以手上的長刀，根本無辦法阻擋得了歐陽金剛雙鎚的攻擊，若是不自量力，只會自討苦吃，可能還會送掉一命。所以他只好左閃右避，接向後飛退開去！

歐陽金剛以為秦楚又故技重施，攻他下盤，重重地哼了一聲，緊逼前去，雙鎚攻勢更急，不讓秦楚有轉圜的餘地！

秦楚一時間眞是措手無策，招架又招架不了，更遑論反擊了，若是手中刀被他磕飛，那就危險了，故此一時之間，他只好閃避躍退，處於險象環生的境地！

歐陽金剛見這一着用對了，更加不會放鬆，逼得更緊，雙鎚舞動更急，有兩次只以間髮之險，擊中秦楚，秦楚亦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只有盡展身法，閃避歐陽金剛的雙鎚。

歐陽金剛硬是天生神力，眨眼間攻出了何止百十鎚？依然氣不喘，臉不白，而且攻勢更加急密。

這樣下去，秦楚總會被歐陽金剛的鐵鎚擊中，那可不是玩的，他若不想辦法扭轉這種不利的處境，遲早會被歐陽金剛擊殺在鎚下！

可惜他這時已根本無轉圜的餘地，歐陽金剛一點也不放鬆他，而且越逼越緊，秦楚的鼻尖上開始有汗珠滲出來。

那些山賊見二寨主大發神威，將闖山的年青人逼得透不過氣來，險象環生，不由都齊聲吶喊助威起來！

歐陽金剛見手下助威，精神一振，雙鎚攻勢更加迅猛凌厲，秦楚的神態已沒有先前那樣從容不迫了！

終於，秦楚被逼得退到一棵足有兩人合抱的樹前！

歐陽金剛這利那殺機暴湧，心中暗暗道：「龜蛋小子，看你這一次還能閃避得了！」「呼呼呼……」一連九鎚掃擊砸向秦楚！

秦楚只有閃退，但才退了一步，身形一窒，便退不了——他的背脊已撞在樹身上。

歐陽金剛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大好機會，一鎚兜胸直向秦楚胸膛的同時，另一鎚斜砸而下，攻向他的下盤！

歐陽金剛這一着乃是提防秦楚會施展出對付夏侯大力那一着，倒身落地，襲他下盤！

在他的想像中，這一次秦楚肯定難逃一死。

可是，世間事往往是有意外的！

秦楚之所以自已退至死地，乃是預先計好了的，他這一着乃是誘使歐陽金剛以為他退無可退，避無可避，死定的了。殊不知他却是險中求勝，置諸死地而後生！

他就在背脊觸碰到樹身的利那，故意呆了一呆，但雙腳已一曲一蹬，身形貼着樹身騰拔而起。

「轟」然一聲，歐陽金剛的鐵鎚以間髮之差，擦着秦楚的靴底，撞擊在那棵大樹上，「霹哩啪啦」聲中，樹上的積雪被震得「簌簌」飄墜而下，恍如下了一天大雪，那麼粗大的一棵樹，竟然挨不起那一鎚，攔腰倒折，聲勢有如山崩地陷般倒向地。

歐陽金剛不由呆了一呆。

那些山賊都驚呼出聲！

一聲疾喝也就在這時傳來：「老二小心頭頂。」

出聲示警的原來是夏侯大力。

歐陽金剛聞喝知警，右鎚疾往頭頂上一蕩一掃，但聽「錚」地一下激响，從歐陽金剛頭上翻掠過的秦楚一刀斬在鎚上，身形震了一下，倒翻落歐陽金剛的身後。

歐陽金剛像背後長了眼睛般，左鎚「呼」地反手向後蕩掃出去！

秦楚身形急墜中，瞥到歐陽金剛一鎚蕩擊過來，心中不免吃了一驚，百忙中長刀急點而出。「叮」一聲，點擊在鐵鎚上，震得他虎口發麻，但人也藉那一擊之力，橫裏彈射出去！

幾乎是在他的身形彈射出去的利那，他手上的長刀亦脫手電射而出。

秦楚這一着不但歐陽金剛看不到，夏侯大力也料不到，刀光一閃即沒的利那，夏侯大力才大叫：「老二，小心背後！」

可惜他示警得遲了那麼一點點，而歐陽金剛是在刀尖飛刺入他的衣服皮肉時，才驀然驚覺，欲避已不可能了！

「呀——」歐陽金剛身形猛地抽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吼聲，身形躍前了兩大步，急劇幌了一會，居然沒有倒下去，瞪着一雙突眼，駭詫地望着從右肋間透突出來，寒森森一絲血漬也沒有沾上的刀尖！

秦楚那一刀竟然將歐陽金剛射了個對穿。

歐陽金剛霍地轉過身來，張口噴出一口血箭，陡地發出一聲恍似獅虎垂死時發出的吼叫聲，雙鎚有如兩朵黑雲般，飛射向身形才飄掠落地的秦楚。

那些旁觀的山賊眼見大寨主斷去雙腿，二寨主被長刀貫體，俱不由驚叫起來，一個個臉色大變。

歐陽金剛那聲震蕩空中的嘶吼聲及衆山賊的驚呼聲响成一片，掩蓋了雙鎚疾射破空之聲。

秦楚顯然也料不到歐陽金剛在垂死之際，仍然能够將雙鎚擲射出，勁道還不小，只聽那呼嘯掠空之聲，便知其勢道的迅猛。

秦楚雙腳才沾地，雙鎚已挾風射至，他才猛然驚覺，危急間，他像一隻跳蚤般彈了起來，翻了個沒頭跟斗。

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但聽「呼呼」兩聲急响，他那件風氅下擺「噗噗」穿了兩個大洞！

若是他反應稍慢，只怕穿的就不是風氅，他的軀體四肢不被撞塌才怪！

「轟轟」兩下暴响，雙鎚飛撞在分金堂外的一座亭子的柱子上，合抱粗的亭柱竟被撞斷，整座亭子倒塌下來！

秦楚這刹那渾身冷汗直冒。暗道一聲：「好險！」

歐陽金剛也就在這時，推金山倒玉柱般，摔跌在地上，壓得積雪凹陷，沾在雪地上的鮮血腥紅刺目！

那些山賊見二寨主了帳，無不嚇得魄散魂飛，驚懼地望着秦楚！

秦楚在歐陽金剛伏地死去時，身形亦落回地上，深深地看了一眼歐陽金剛寂然不動的龐大軀體，輕輕吁了口氣，才目光一移遠處，望向坐在虎皮大交椅上的夏侯大力！

夏侯大力赤髮根根蝟豎，一雙眼睜得比銅鈴還要大，神色悽厲至極，一語不發，看着秦楚，眨也不眨一下。

秦楚一眼看到夏侯大力的那副神態，也禁不住心頭生出一股寒意，腳步不由一頓。

「老子死也記着你！」夏侯大力厲叫一聲，「老二，你等等俺！」反手一掌拍向自已的天蓋！

「噗」一下爆响，夏侯大力頭腦爆裂，死在那張虎皮大交椅上！

若說是報應，這可以說是報應，夏侯大力生前不知砸碎了多少人的腦袋，想不到他自己亦將自己的腦袋拍碎！

那些山賊接連看到兩位寨主身亡，如何還敢逗留下去？正所謂樹倒猢猻散，連兩位寨主也不是秦楚的對手，那麼他們動手，豈不是自尋死路？發一聲喊，一哄而散！

秦楚也沒有趕盡殺絕，眼看那些山賊走得一個不見，才吐口氣，緩緩走到歐陽金剛的屍體前，將那柄長刀抽了出來，插回鞘中。

接默默地注視了一會夏侯大力與歐陽金剛的屍體，陡地仰天發出一聲淸嘯，身形一展，向山上掠去！

這時候還末到晌午時分，天上又飄起雪來，迷漫一片！

再伏滄州虎　初嘗成名味

伏牛雙尊者大力尊者夏侯大力，金剛尊者歐陽金剛被一名叫秦楚的年青高手擊殺的消息，在數天之內，不脛而走，傳遍了江湖。

伏牛高陽兩鎮的百姓，對於這位為地方除害的年青高手，更是感激萬分，竟然集資建造了長生祠，供奉膜拜。附近百里內的鄉鎮百姓，亦莫不對之感戴。

這一切秦楚皆不知道，因為他下山之際，便一路急趕，似乎要趕到什麼地方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刹那間，便名傳江湖，成了一位成名人物，身價驟然間高了。

武林中江湖上倒處都在議論着這位殲殺了伏牛雙尊者的年青高手秦楚，不少人探其出身來歷，可惜，那是白費心機，因為不論是誰，都不知道秦楚的身世及師門來歷，這位年青高手就像從空氣中幻化出來的一樣，令人無跡可尋。

這一來，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也更加引起江湖武林道人物的興趣！

江湖武林道的人物不但好勇鬥狠，尚義任俠，也份外好奇，不然，也就不成為其江湖人了。

也就在人們對秦楚議論紛紛之際，這位年青的高手與出現在滄州城中。

秦楚的大名雖則傳遍了江湖武林，但見過他的人，却不很多，就算是見過他的人，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故此他在滄州城中，還末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這就令到他的行動很自由。

他先是在滄州城中最有名氣的歸來樓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飯，悠然喝了兩杯香茗之後，結帳下樓，混在大街上熙來攘往的行人中，悠閑地走着。

滄州城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座大城，由於商業繁盛，所以城內各處頗為熱鬧。

秦楚看來是第一次到滄州，這從他充滿好奇的神態可以看出來，一路之上，他東瞧瞧，西瞧瞧，露出滿有興趣的樣子。不知不覺間，他從城南走到了城北。

顯神威再殲滄州虎

城北不是商業區，所以沒有城南這樣熱鬧。

但城北却比城南要熱鬧。因為城北住了滄州中最有名氣的一位人物。

這位名氣响噹噹的人物，就是名震滄州的滄州之虎聶晉！

提起滄州之虎聶晉，滄州城中的大人小孩，老人婦女，無不知曉，簡直是如雷貫耳，莫不又驚又畏。

滄州之虎聶晉不但名震滄州，就算是近百多二百里範圍內的人，也莫不知曉其大名。聶晉可以說是一方之雄。

因為他不但家大業大，門下弟子也很多，據說不下百人。論到他的家財，差不多半個滄州城的產業皆是他的，至於他的武功有多高，則連他的弟子也窺測不到。

因為他從來沒有與人交過手。

這只是指他居住在滄州城這二十年來沒有與人交過手，至於他移居滄州之前有沒有與人交過手！那就不清楚了。

所謂知微見著，從弟子的身手，亦可

以推測到做師父的身手，這應該是不會錯的。

相信滄州城中有大半人至今還記得，八年前曾經有五位江湖大盜，由於垂涎聶晉的家財，聯手夜闖聶府，滿以爲憑着他們在江湖道上的名聲，可以將聶晉及他的弟子鎮住，再加上他們高明的身手，應該有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滿載而去，殊不料這五位大盜闖是闖進了聶府，但只能夠闖進聶府大門，到此爲止，一步也闖不進了，而與這五位名震江湖的大盜動手的，却不是聶晉本人，而是他的五位弟子。

那是他的大弟子以下的五位弟子。

結果，那五位在黑道上名聲响亮的大盜，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被聶晉的其他弟子抬了出來，一排擺放在大門左邊的空地上示衆！

這五位大盜一個也活不了，可說是活着進去，橫着抬出來！

翌日，這件事就傳遍了滄州城，也從滄州城傳了出去。

聶晉的名頭便不脛而走，黑道上的人物莫不知道其人的厲害！

自這件事之後，便沒有人再敢貿然覬覦聶晉的家財了，有頗長的一段日子平安無事。

直到二年前，有一位自負頗高的黑道人物，人稱探囊取物俞八的獨行大盜，再闖聶府！

提起探囊取物俞八，不但在黑道上名氣响亮，在白道上也名頭不弱，是位令人頭痛的人物。

他曾經夜闖少林寺煉丹房，盜走了少林寺秘製的療傷聖藥斷續丹兩瓶，事後，少林寺雖派出羅漢堂八位高手追緝，但却無功而退，因爲八位少林高手根本就找不到這位善於掩藏行跡的獨行大盜！

連少林寺也能夠來去自如，聶府雖然高手衆多，與少林寺相較起來，那是望塵莫及的，那還不有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事實上却大貿不然，俞八不錯比那五位大盜高明，但也只能闖進二堂，便被聶晉的兩位弟子截住，動起手來。

截住俞八的是聶晉的大弟子李啓元與二弟子洪彪，聶晉仍然沒有出手，只是在一旁觀看着。

結果，這位能夠從少林寺中全身而退的俞八，却不能走出聶府，而是被聶晉的兩位弟子抬出來，同樣放在曾經擺放過那五位大盜的屍體的牆下。

這更加令到聶晉的名頭更响，自此之後，便再沒有人胆敢去捋虎鬚，自尋死路了。

徒弟尚且這樣厲害，那麼師傅更不用說了。

至於滄州之虎這個名號，却是滄州城內的百姓送給他的，一下子便傳開了，而他也不以爲忤，欣然受落。

原來聶晉家財雖大，却是個爲富不仁之徒，憑着他的錢財與門下弟子，巧取豪奪，無所不爲，更令人不齒的是，竟然勾結官府，作威作福，他偌大的家財起碼有一大半是巧取豪奪得來的，故此滄州城內的百姓莫不恨之入骨，但又沒奈他何。

夫子曰：苛政猛於虎。

同樣，人若恃勢爲惡，肆虐亦猛於虎，滄州城的百姓正是視之如虎，才稱之爲滄州之虎。

× × ×

秦楚遠遠地站在一幢巨宅的對面，看了好一會。

這幢巨宅佔地怕不有百畝以上，在高逾兩丈的圍牆內，可以看到高聳的樓閣，兩扇緊閉的鑲銅朱漆大門兩旁，分站着十六名順着八級石階依次站立的漢子，這十六名漢子正是聶晉近百名弟子中當值的十六名，這是滄州城的百姓都知道的。

這座巨宅，當然就是聶晉的府邸。

秦楚站着看了足足有一盞茶時分，才轉身朝原路走去。

莫非秦楚也來打聶晉的主意？

這一點，就要秦楚本人才知道了。

× × ×

一連兩天，秦楚皆在滄州城內各處轉，却沒有再去過聶晉的那幢巨宅前觀看。

第三日，他一大早就離開客棧，來到座落在城西大街頭那間只有三數副座頭的豆漿店。

這時候天才濛濛亮，豆漿店也剛剛將板門卸下。

這家豆漿店就叫水記豆漿店，是滄州城內數十家豆漿店中最小的一家。

但水記豆漿店的豆漿却全城最有名的，因爲它賣的豆漿不但熱辣辣，而且香滑可口，飲後齒頰留香，有一股淡淡的甘香味。

故此，水記豆漿店雖不大，但每天皆是門庭若市，因爲凡試過水記豆漿的人，皆會再來光顧。

而水記豆漿店的老闆却絕不會因爲生意好而取巧，將水滲入豆漿中而做多些生意。每一天，皆賣出同等份量的豆漿，賣完即止；當然也順帶賣油條燒餅之類的可口食物。

豆漿店的老闆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姓水，據他自己說，他這間店是五代傳下來的，所謂熟能生巧，做出這樣香滑可口的豆漿。

秦楚一脚才踏入豆漿店，水老闆一眼看到進來的不是每天早上嘗頭一趟豆漿的那位大爺，而是一個年青人，不禁呆了一呆，搶上前朝秦楚急急地道：「這位公子，你是初來滄州的吧？」

秦楚淡淡笑道：「老丈，區區正是慕名而來的。」

水老闆急急朝門外瞧了兩眼，才惶急地道：「公子，老漢很多謝你的一番好意，只是……只是請你稍遲才來好麼？」

秦楚詫訝地皺眉道：「老丈，你是怎麼了？可是怕區區沒錢付帳？還是……」

水老闆急得直搓手，連聲道：「公子，老漢萬萬不是這個意思，你別誤會了。只是……只是這時候不能賣豆漿給你，煩你稍遲再來，老漢必定無任歡迎。」

秦楚臉上詫訝之色更濃，不解地道：「老丈，這是爲了什麼？這時候一個客人也沒有，區區來得不是正好麼？」

水老闆這時候惶急之色更濃，簡直是哀求般道：「公子，你就算做好心，帮老漢個忙，求你遲些再來。」

秦楚却站着不動。「老丈，你若不說個清楚明白，區區是不會走的。」

水老闆的雙眼在與秦楚說話時，一直往外溜望，這時更是氣急敗壞地道：「公子，老漢是爲你好的，因爲本城的一位大爺十八年來，每天早上皆是喝頭一趟豆漿的第一個人，他喝完了才能夠賣給其他的客人吃，否則……」下面的話他却沒有說下去，不是不能說，而是不敢說，因爲這時正有三個人神態悠閑地走了過來。

水老闆一見那三個人，臉色刹那變得惶急，竟然用手推秦楚出去。

但他如何推得動秦楚？

這時那三個人已來到豆漿店前，當中走在前面的那位年約五十五六的錦袍人一眼看到店內來了人客，輕鬆的臉容陡地沉了下來，一脚跨進了店中，就在門口一張靠着牆邊的桌子旁坐了下來。

那兩名跟在錦袍人後面，一身輕裘，年約三十不到的年輕人，則一個站在錦袍人的側面，一個站在門口桌邊，臉色也是很不好看地看着水老闆與秦楚。

「水老闆，你是怎麼攪的！」錦袍人威態十足地瞪眼沉喝一聲。

水老闆立時渾身哆嗦了一下，也顧不了去推秦楚，從秦楚的身邊繞過，搶上兩步，朝那錦袍人惶急地打恭作揖道：「聶大爺，老漢該死，老漢已要這位公子遲些再來，這位公子初來滄州，不識規矩，還望聶大爺寬恕則個。」

「哼哼，入鄉問禁，水老闆，我不怪你，這廝雖是初來滄州，不識規矩，但既然你已勸過他，他仍不肯走，那就不能輕恕了！」

水老闆見聶大爺不怪罪他，一顆緊張的心放鬆了不少，但聽到聶大爺不肯饒恕秦楚，則又驚又急，又打恭作揖道：「聶大爺求你……」

他倒是個心地不錯的人，爲秦楚求情，但他下面的話還未說完，秦楚已冷冷截道：「好一位作威作福的滄州之虎聶晉！」話聲中，霍地側轉過身來，冷冷地看着聶晉。

聶晉的目光觸及到秦楚那兩道冰寒如雪的目光，不由自主打了個冷噤，不禁吸了口氣，沉聲道：「你是什麼人？」

原來水老闆口中說的，那位每天早上到來喝頭趟豆漿後，才准其他人來喝的大爺，就是聶晉聶大爺，他倒是眞的會作威作福！

看來，秦楚是在打探清楚了之後，才一早起床來到水記豆漿店，目的就是找聶晉！

難道他想動聶晉不成？

× × ×

隨同聶晉一齊來的兩位輕裘年輕人，正是聶晉的大弟子與二弟子。

兩人一見秦楚轉身，立時身形一閃，左右斜閃上來，封住了秦楚進襲之路！

秦楚淡淡一笑道：「區區秦楚，末學後進，名不見經傳。」

在他以爲，聶晉一定沒有聽聞過他這個人，却不知道他自伏牛山一戰之後，已名傳江湖，聶晉焉會沒聽聞過他的大名？

「嘿嘿，原來你就是於半月前殲殺伏牛雙尊者的秦楚，怪不得這樣放肆了！」聶晉神色動了一下，雙眼深深地打量起秦楚來！

「想不到我的名字這樣快就傳了開來，這倒是我萬萬想不到的，一個人出了名，原來走到那裏也有人認識的。」秦楚心中竊喜不已，表面上却仍然冰冷一片。「哼，那又如何？」

聶晉雙眼一翻，惡狠狠地道：「別以爲你能夠殺得了伏牛雙尊者，便自以爲了不起，目中無人，須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我還不放在眼內，姑念你初來乍到，不識規矩，饒你一命，給我叩三個頭走吧。」

水老闆一聽，喜得朝秦楚急聲道：「這位公子，還不快向聶大爺叩頭賠罪。」

秦楚却不理會水老闆的勸諭，冷笑連聲道：「既然你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還敢小覷區區，豈不是自打咀巴，你以爲天下間的人都怕了你？」

聶晉被秦楚這番話說得惱怒不已，但是他却沒有發作，只是發出一連串的冷笑聲。「小子，看來你是存心找上我的，是麼？」

秦楚點頭道：「不錯。」

聶晉陡地大笑起來，笑了好一會，才道：「你以爲你自己是什麼東西？武林盟主？還是少林武當的掌門人？連他們也不敢說能够殺得了我，你倒是好狂啊！」

他的大弟子李啓元亦睜眼厲叱道：「看來這小子以爲天下無敵，也不怕笑掉了人家的大牙！」

「師傅，待弟子教訓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讓他知道目中無人的代價。」洪彪雙手互搓着，目光有如豺狼般兇殘！

聶晉衆多的弟子中，就以洪彪的性格最兇殘嗜殺。

聶晉頗爲讚賞地點了一下頭！

洪彪即時叱喝一聲，身形一動，左手五指箕張，疾抓向秦楚的顏面！

同時間，他的右手刀光一閃，也不知他是怎樣拔刀的，勢道竟然比左手的攻勢還要迅疾，斜斜劃斬向秦楚的腰脅！

這位洪彪看來不但兇殘嗜殺，而且還很陰毒。

秦楚顯然料不到洪虎這樣陰毒，也是他搏鬥的經驗還不够，只是上身微仰，一擰頭，便避過洪彪左手五抓，及至他警覺到一縷刀光襲體時，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尚幸他反應够快，身法也迅捷奇幻，半身急偏的同時，一拗腰，「削」地一聲，腰際一涼，仍然被刀光劃破了腰間的衣服！

洪彪見一招雖則傷不了秦楚，但却劃破了對方的衣服，不禁暗自得意不已，也存了輕視之心，冷笑一聲：「我還以爲你有什麼了不起，原來不過爾爾！」

話聲中一刀斜劈向秦楚的頸胸！

這一招一刀兩式，不過他的刀勢很快，快到給人一種只劈了一刀的感覺，這就顯示出了他在刀上的造詣確是有很深的火候！

連聶晉看到洪虎劈出這一刀，也不由露出讚賞之色。

水老闆却在一旁看得呆了，他幾曾見過這種兇險的場面，嚇得渾身痠軟，抖個不停。

秦楚的反應很快，身形奇幻地扭動了一下，一道刀光接從他身側飛起，有如駭電乍閃般，但聞「呼」地一聲，剛好截住

了洪彪那一刀！

聶晉看到秦楚那匪夷所思的拔刀手法，神色間不由動了一下，腰脊也挺直了一些。

洪彪料不到秦楚忽然間身子變得這樣高明，雙刀交擊的刹那，暗哼了一聲，左掌併指如刀，插向秦楚的小腹！

可惜他小看了秦楚，秦楚在刀揮出的刹那，左脚飛踢出去，踢向他的下陰！

一聲比殺豬還要刺耳難聽的淒厲慘吼聲響起的刹那，洪彪整個人被踢飛出去，一股屎臭之味亦從他身上散發出來。

原來他的手刀才沾觸到秦楚小腹的衣衫，他的下陰已挨了對方一脚，如何禁受得起，當堂氣絕，屎尿齊出！

眼看着洪彪的身體飛撞向牆壁的刹那，也不見聶晉怎樣作勢，身形便巳離椅斜飄了出去，一伸手，便接住了洪彪的身體，落在地上！

聶晉這種高明的身法，可不是一般的高手可以做到的，於此可見他不是等閒人物。

而洪彪若不是一動手便存了輕視之心，也不會這樣快便死在秦楚的脚下。

聶晉只看了洪彪一眼，便知道他死了，皺着眉忍受着那股臭味，將洪彪放在地上，一雙目光不由刀鋒般射向秦楚臉上。

恰在這時，李啓元巳虎吼一聲，撲向秦楚，掌中一對短戟狂襲向秦楚全身！

別看李啓元招法狂亂，實則這正是他六十四招戟法中最精絕的兩招殺着！

秦楚顯然也知道厲害，偏身避其鋒鋭，長刀疾斬向李啓元的側面！

聶晉剛想喝止李啓元，但倏地心頭一動，到口的話又嚥住了。

他是想乘這機會，再看清楚秦楚的身法招式，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何況，他知道這一戰是免不了的，那何不將對手的身法招式了解得更多些？

於此，也看出聶晉是個生性狠毒之人，爲了對對手了解多些，竟然忍心讓弟子去送死！

李啓元的身手也不俗，擰身一閃，卸過秦楚的那一刀的同時，右戟一掃，攔腰掃戳向秦楚，右手削斬向秦楚的右脅！

秦楚身形陡地直拔起來，接一個沒頭跟斗，人刀有如一條倒掛天河的虹光般，插向李啓元的頭頂！

李啓元雙戟走空，便知不妙，身形一挫的刹那，雙戟交錯封住頭頂！

秦楚人刀恰好直插下來！

「刷」一响，不偏不倚，秦楚的長刀恰好從李啓元的雙戟井口中直插而下！

李啓元即時發一聲喊，左右手同時反方向一擰，絞鎖住秦楚的長刀，否則，必被利刀貫頂而死！

這一來，秦楚便被「定」在空中，上下不得！

這情形對秦楚來說是很危險的，因爲還有一個聶晉在旁看着，隨時出手向他襲擊！

而聶晉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有這樣好的機會，他焉會錯過？

悶聲不响地，他像一頭兇殘的山豹般，竄躍而出，自秦楚的背後出手，一掌疾劈向秦楚的背心！

秦楚若是沒有解救脫身之道，肯定死在聶晉的掌下！

可是秦楚也不是庸手，他若不是有幾分把握，斷不至傻到自己找上聶晉送死。

就在聶晉一掌劈出的刹那，秦楚的身形亦倏地像被砍倒的樹幹般，倒折下來，雙腿飛踢向李啓元的臉龐咽喉！

「呼」地一下嘶風急响，聶晉那一掌從秦楚的背上劈過，而李啓元頭一側，避過了秦楚踢向臉上的一脚，但却避不過踢向咽喉上的那一脚，「砉」地一响，喉間發出一聲悶窒的叫聲，腦袋折垂下來，身形向後便倒。

人一死，力便消，加上秦楚在脚踢中李啓元的咽喉時，借力拔刀，所以很輕易便將被絞鎖住的長刀拔了出來，身形亦倒飛出去！

「呼」地一聲，恰好又避過了聶晉左掌切向他後頸的一招。

聶晉還想乘機再出手，但却被李啓元的身形所阻，氣惱得他哼了一聲，一手將仰跌向地上的李啓元扶住。

秦楚飛掠出丈外，才翻身輕巧地落在地上，長刀一橫，封住胸門，提防聶晉乘機進襲。

及一眼看到聶晉沒有跟踪追去，不禁鬆了口氣！

×　×　×

要知道高手相爭，若是先機一失，那就很難扭轉劣勢了。

聶晉眼見兩名自己最得意也最得力的弟子先後死去，不由又驚又怒，不過，他是個陰沉險詐之人，深深地吸了口氣，陰沉地說道：「好身手，只不知令師何許人也！」

秦楚道：「你還不配知道！」

這樣說對聶晉來說，可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換了是任何人，也會怒形於色，但聶晉却毫不動容，冷哼一聲，道：「你不說，我自有辦法令你說出來！」

「那你不妨試試。」秦楚充滿信心。

「那老夫就不客氣了！」聶晉說話聲中，身形一晃，像一抹流光般，繞着秦楚閃繞起來，雙掌交錯斬劈向秦楚，霎眼間也不知繞着秦楚轉了多少個圈，斬劈出多少掌。

一旁的水老闆只覺聶晉身形像一縷輕烟般，眨眼間便快到令他目光追之不及。

秦楚的身形先是轉得很慢，接着快了起來，越轉越快，像疾轉的陀螺般，一圈刀光亦繞着他的身形閃射出！將他的全身上下護住！

聶晉的身形掌法雖快，但對秦楚一點也奈何不了，秦楚此刻就像一只全身長滿了尖刺的刺蝟般，令到聶晉根本無從下手，稍一不愼，還會被那些「尖刺」所傷！

他本來就沒有小覷了秦楚（任何人眼見巳得自己七八成眞傳的兩名弟子死在敵手的刀下，皆不會對敵手加以輕視），這時更加不敢大意，而且暗懔不巳，在他的想像中，他實在想不出當今武林中有哪一門哪一派能夠調教出這樣出色的弟子來。

疾繞中，他的身形陡地停下來，而且還閃退了半步。

秦楚陀螺疾轉的身形亦隨之疾停下來，繞體的刀光亦一斂！

聶晉等的亦就是這一刻，身形有如鬼魅般一幌，暴欺上前，左掌右爪，劈抓向秦楚的胸側腰眼！

秦楚料不到聶晉使詐，冷不防之下，根本來不及出刀封拒，不由大驚失色，身形疾旋出去！

「嘶」地一响，秦楚不但腰間被聶晉抓破一塊衣衫，而且也被抓破了皮肉，雖然避過了胸前那一掌，但還是被剛猛的掌風擦過，有如刀擦般痛，氣也不由爲之一窒！

聶晉料不到秦楚在這猝然之下，仍能夠險險避過他的鋒鋭，只是傷了皮肉，不禁殺機更濃！

秦楚身形旋開丈許過外，差一點撞在一張石枱子上，幸好他身形一個側翻，從枱面上翻滾過去，落在地上。

他還來不及察看一下身上傷得重不重，一張枱子巳飛撞過來，他只好揮刀劈向那張枱子！

枱子應刀一分爲二，左右飛了開去。

緊接着，枱椅一張張飛撞向秦楚，秦楚一把刀竟然應付不來，只好掌劈！

刹那間，水記豆漿店內那有數的幾張枱子及十數張櫈子，在秦楚劈刀揮斬之下，碎成一堆爛木。

水老闆縮在牆角，雖然心痛不巳，但却半聲也不敢出！

「再接我的暗器試試看！」聶晉喝聲中，抖手撒射出一大蓬竹筷子，身形亦隨之撲掠前去！

秦楚在碎木紛飛中，耳聽喝聲，眼見青閃閃一大蓬暗器射來，不由刀勢疾展，那蓬竹筷在刀光中盡被絞碎擊落在地上！

聶晉的右掌也就在這時，穿過驟斂的刀光，拍向秦楚的胸膛。

秦楚大吃一驚，左掌急封而去。「啪」地一响，雙掌互擊，秦楚被擊得飛了出去，眼看要飛撞在後面一面牆上，却像背後長了眼般，背才觸在牆壁上，人便貼牆滑下來！

聶晉見一掌擊飛秦楚，心頭大喜，身形掠過去，一掌仍然拍向秦楚的胸膛。

秦楚剛才只不過驟然出掌，運勁不及，才被聶晉劈飛，而他亦乘機卸去聶晉向掌上傳來的大部份掌勁，故此他一點也沒有被震傷，只是氣血有點翻湧而巳。

這時候他背貼牆壁，聶晉却一掌巳劈到，退巳不能，閃避也不及，眼看便要實受聶晉那一掌！

秦楚若是被聶晉那一掌劈中，就算他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眼看着聶晉那一掌便要劈在他的胸膛上，而聶晉臉上眼中也顯露兇殘之色，一道奇幻的刀光驀然間閃現，飛截向聶晉那只手掌！

這一道驀然閃現的刀光，直是匪夷所思，在聶晉的想像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所以他根本就無從閃避撤掌！

刀光一下子閃切在聶晉的手掌上，血光立時暴濺，聶晉痛嚎聲中，急退不迭！

可惜巳遲了那麼一點點。

因爲所有的一切，秦楚巳經計算好了，連聶晉在中刀後的反應也算計在內。

刀光只不過閃切在聶晉的手掌上，秦楚便巳閃電般手腕擰側，長刀向外急劈而出！

饒是聶晉退得快，「削」地一下疾响，小腹處錦袍裂開，鮮血暴濺，不由又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身形退得更快！

秦楚一刀削在聶晉的小腹上，僅是將他的錦袍削裂，肚皮割開，還差一點點才將聶晉的小腹割破，但也够他受的了，別忘記，他的一只手掌巳齊腕被斬切斷了。

原來秦楚被聶晉一掌擊飛，一半是爲了卸去了對方的勁力，一半乃是故意那樣的，目的就是誘使聶晉乘勢向他追擊，險中求勝，其實，他早巳算準了會被擊飛向牆壁，才飛了出去的，而他右手的刀，則早巳蓄勁而發！

聶晉終於上了他的大當！

由此，也可以看出秦楚雖則經驗不足，却是一個頗有心計的人。

×　×　×

聶晉這一次也退到了牆邊，倚牆而立，而他的脚邊，就是他的二弟子洪彪的屍體！

左手捂的小腹，右手斷掌處鮮血仍然暴湧而出，聶晉一張臉比外面的積雪還要白，而且扭曲得很難看，但一雙目光却嚇煞人！最少，水老闆就不敢與他的目光相觸。

「你……你爲何要殺我？」聶晉舉起那隻沒有了手掌，鮮血淋漓的右手，指着秦楚。

秦楚却沒有乘機向他出手，一步步向前逼去，冷然道：「像你這種人，富而不仁，可謂死有餘辜，你不妨就當區區是爲民除害而殺你吧！」

「哼，說得倒好聽，我說你是爲了我的家財，還可以大大出名，所以找上了我！」聶晉嘶聲吼叫。「你未免太一廂情願了！」

秦楚冷然道：「不管你怎樣想，今天我也要殺了你！」

說着一刀斬了出去！

別小看秦楚這一刀，這一刀看似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實則暗含了九個變化，無論聶晉怎樣閃避，也避不過這一刀！

因爲這一刀九變，巳將聶晉的所有退路封死了！

聶晉在身受重創之下，看來無論如何是閃避不了的！

可是，有時候是會有意外的！

聶晉沒有閃避，只是用脚一勾一踢，在他脚邊的洪彪的屍體便被他勾踢得飛了起來，撞向秦楚斬來的那一刀！

就這樣，聶晉輕易地化解了秦楚那必殺的一刀！

秦楚像是下了決心必殺聶晉，斬出的一刀竟然勢道不變，斬了出去！

洪彪的屍體應刀斷爲兩截，秦楚的那一刀依然斬向聶晉！

可是聶晉巳不在牆邊，所以秦楚斬了個空！

秦楚一刀斬空，便知不妙，身形一歪，斜掠了出去！

「轟」地一聲，就在秦楚適才踏足的地方，塌陷了一個大坑，磚石飛濺！

秦楚驚出了一身冷汗，若不是他反應够快，只怕他巳被聶晉凌空一擊而亡！

原來聶晉在勾踢起洪彪的屍體的同時

，身形亦貼壁拔了起來，腰身一折，凌空揮掌，撲擊而下。

雖則他身受重創，但單看他仍能將地面擊塌一個三數尺寬，足有尺許深的土坑，便顯出他的功力不凡！

「老夫與你拚了！」聶晉一掌擊空，凌空一個翻身，腰一挺，雙腳疾蹬向秦楚的肩背！

秦楚身形斜竄中不及出刀封截，只好藉勢撲在地，避過聶晉的雙腳！

聶晉這時已拚了同歸於盡之心，雙腳蹬空，腰身一躬，凌空疾翻，接身形一展，頭下腳上，斜撲而下，左手暴探，五指箕張，抓向秦楚的後腦！

秦楚身形連滾，以間髮之差避過聶晉的一抓。

聶晉悶哼聲中，身形兔起鶻落，右爪接連暴抓而下，直追秦楚的身形！

秦楚被逼得只好疾滾不已，身形驀地一窒，又給逼到了牆邊！

聶晉這一次眼明手快，五指一抖，幻化出百十道爪影，暴罩而下。

一陣磚石爆裂聲中，聶晉滿有把握的一抓，却不知怎地抓了個空，直抓得地上的方磚爆裂開來，五指深陷入地。

一爪抓空，他便已知道不妙，身形立時倒瀉落地，但一道刀虹却像飛虹般自他身後閃射而至，「奪」地一下急响，射入聶晉的脊椎骨上！

聶晉半身驟挺了一下，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嘶吼聲，接爛泥一樣軟倒在地上，渾身顫動了一下，便不動了！

秦楚即時從聶晉身後數尺外的地上一挺身躍了起來，有點氣喘地望着癱瘓在地上的聶晉，終於長長吐了口氣！

這一次，他又誘使聶晉上了一次當！

却原來他這一次亦是故意滾向牆邊的，故技重施，誘使聶晉全力向他攻擊，他却在滾到牆邊的刹那，雙腳蹬踢在牆上，整個人便藉力貼着地面倒射了出去，其勢如離弦箭矢！

這一着秦楚是要冒很大險的，他若是動作及反應稍慢，或是算計稍有錯誤，那麼，死的就不是聶晉，而是他自己！

他在貼地倒射出去的刹那，反手擲出了手中的長刀！

除害有功千人擁戴

這一場兇險的激鬥終於結束了。

秦楚從聶晉的身上抽回長刀之後，回刀入鞘，正準備走出店門的刹那，門外却驟然响起一陣歡呼聲，這倒嚇得秦楚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吃了一驚。

及至他目光向門外一掃，才鬆了一口氣。

也不知在什麼時候，門外聚集了百數十個在附近居住的平民百姓，歡呼聲正是他們發出來的！

他們是向着秦楚歡聲呼叫。

好明顯，他們是感謝秦楚為他們除去了大害——滄州之虎聶晉。

「公子，你真本事，老漢在此多謝你為咱們除去了欺壓咱們的惡虎！」水老闆竟然不怪秦楚將他店內的枱櫈劈碎斬裂，反而歡天喜地，一副感激零涕的樣子。

原來聶晉十多年來光顧水老闆的豆漿店，連一文錢也沒有付過，三數碗豆漿雖然值不了多少錢，但十數年下來，這筆錢在一個小本經營的人來說，却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水老闆怎不對之恨之入骨，只是懼於聶晉的財勢，隱忍不敢發作，如今眼見欺壓他的聶晉死了，怎不心頭大快！

說聶晉為富不仁，確實沒有寃枉他，他家財千萬，却連區區一兩碗豆漿錢也不肯付，眞是刻毒成性！

秦楚幾曾見過如此多的人對自己歡呼擁戴，感激零涕，他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興奮、歡快、自豪兼而有之，隨之，他又感到有一種如在雲端的飄然感覺。

就這刹那之間，竟然有不少人跪下來向他磕頭，令到他不禁手足無措起來，同時心中歡快不已。

「秦公子，以後請多多光顧小店，老漢一個錢也不收，請你多多賞面。」水老闆只差一點沒有跪下來。

秦楚忙道：「老丈，區區若是仍留在滄州，一定來貴店嚐嚐你精製的豆漿，錢可是一定要給的。」

這時候他對於衆人對他的感戴稱譽，可說非他始料所及，在他來說，他做這件事，只不過是遵照師傅的吩咐，到江湖中磨練一番，並為江湖除害，他本是個孤兒，被他師傅收養，教之養之，由於他師傅是一位隱居不出的武林奇人，所以他平日除了練武，便是對着師傅，根本就接觸不到外界，雖則他師傅平日對他諄諄教誨，他也記在心中，但當他接觸到新奇異樣的江湖，便被吸引住了，就像現在這樣，是他從來沒有感受到的，這種新鮮受用的感覺，令到他對師傅平日的教導淡忘了。

×　　×　　×

門外的百姓口中恩公恩人地磕頭作揖叫個不停，驀地有人發聲喊，一擁上前，在他還未弄清楚他們幹什麼時，他從那些人的神情及舉動上知道他們對他沒有惡意，所以不加防備，那些人已七手八腳，將他抬了起來，走出豆漿店，往街的那頭走去。

那些人簇擁在後面，歡聲叫着，刹那間像出會景般熱鬧，沿途居民被驚動了，跑出來看個究竟，一聽被高高抬起來的年青人殺了滄州之虎聶晉，為他們除去了禍害，莫不歡叫着加入行列，所以走着走着，人龍越來越長，秦楚殺死了滄州之虎聶晉的消息，刹那間便傳遍了全城，每一個人皆爭着一瞧這位「打虎」英雄的丰彩。

秦楚被人抬起來在街上走，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被人爭睹丰彩的狂熱情景，令到他渾忘了一切，只覺飄飄欲仙，心頭舒坦極了。

人羣簇擁着他，由城西到城南，再往城東，然後才浩浩蕩蕩地湧向城北！

這時候人龍足有里許長，少說點怕不有成千上萬人，全城的人皆被驚動了。

自然，也驚動了官府，那些衙差捕快在知道了是什麼一回事之後，平時雖則受過聶晉的好處，但這時却已死了，再加上羣情哄動，對殺死聶晉的那位年輕人擁戴萬分，他們皆是善觀勢色的人，知道衆怒難犯，故此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法子，來個相應不理，躲在衙中喝悶酒。

這一段時間中，城北聶府中其他的弟子已聽聞了聶晉及兩位師兄被殺的消息，開始他們還不相信，及至傳來的消息一個接一個皆說聶晉與兩位大弟子已被殺死在水記豆漿店中，這就不由他們不信了。

平日他們仗着聶晉的財勢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如今聶晉一死，猶如大樹倒折，沒有了蔭蔽之所，失去了撐腰之人，一個個莫不驚慌失措起來！

他們皆知道滄州城的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一向因有聶晉在，所以無可奈何，如今聶晉一死，不對付他們才怪！

而他們在這段時間內——人羣抬着秦楚沿着城中大街遊行，早巳派人去水記豆漿店打探清楚，聶晉確實死了，跟着又打聽到人龍正向城北湧來，一個個心中有數，無不大驚失色，若是還不走，被人羣湧到來，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也不知是誰提出：「各自逃命去也！」刹時間一個個各自回房執拾行李，又不知那一個帶的頭，竟然打開聶晉平日收藏財寶的密庫，急急抓幾把就逃之夭夭，引得其它的弟子亦不甘後人，蜂湧向寶庫，刹那間搶得一乾二淨，四散覓路逃命，跟着，聶府起了火。

這一來，只苦了聶晉的幾房妻妾，她們皆是聶晉來到滄州後才先後娶進門的，都不懂武功，縮在房中，抱在一起抖個不停。

這對聶晉來說，可說是報應，他生前有萬千家財，但他才死，便被衆弟子搶掠一空，連家也燒了起來！

人羣抬着秦楚簇擁着走到城北聶府前面時，聶府已被火勢包圍了，若是換轉了是第二個人，人們早已衝上去救火了，此刻人羣不但不救火，還拍手稱快，呼聲雷動，看着聶府變成一片火海了……變成一片廢墟！

只可憐聶晉那四房妻妾，受聶晉之累，葬身火海中。

而那些挾錢而逃的弟子，由於是過街老鼠，所有大部分人被憤怒的百姓截下來，將之毆打喪命。

總之，每一處發現了聶晉的弟子，人們便蜂湧而出，甚至連九十歲的老翁也拄着拐杖走出來，舉拐就打，可見他們平日如何欺壓百姓！

而秦楚剎那間，成了滄州城的萬家生佛，人們對之莫不感戴萬分，他的大名亦傳遍了滄州城，又從滄州城向外面傳了出去！

甚至連他住的那家隆升客棧，亦對他優渥有加，不但殷勤招待服侍，甚至連房飯錢也不收他。

經過一日來人們對他的讚之頌之尊之，秦楚這一晚躺在潔淨舒適的床舖上，久久不能成眠。

想到日間人們對他的歡呼擁戴，自己就像個大英雄一樣，那種被人抬起，高高在上的恍如置身雲端的飄然感覺，一一映現眼前，這是他畢生從未體驗過的，那種愉悅，那種舒坦受用，至今還令他回味不已，這叫他如何睡得着？

他一直處於興奮的狀態中。

同時他在心裏想：「我只不過殺了一個聶晉，便受到人們如此的感戴尊敬，大名也傳遍了滄州城，若是我再幹出更加轟烈的事情，豈不是名動天下，走到那裏也受人崇敬歡迎？」

這一晚，他想得很多，直到差不多天亮時，他才朦朧睡去……

受優遇初嚐成名樂

翌日一大早，就有人來到客棧，對掌櫃的說，要拜訪秦楚。

掌櫃的一看，原來來者乃是滄州城中，也算得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小霸王卓開。忙不迭從櫃枱後走出來，笑着對卓開道：「卓爺，你請坐一下。秦公子還未起床，待我去看看他起了床沒有。」

小霸王卓開年約三十歲，生得豹頭燕頷，虬髯環眼，頗有幾分昔年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故人稱之為小霸王，他使的也是槍，不過是一雙短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氣，只是比起滄州之虎聶晉，則遜色多了。

卓開點點頭，在店堂內一張櫈子坐下來，看着掌櫃的急步向內走去。

不一會，掌櫃的走出來，微躬着腰對卓開說：「卓爺，請稍候，秦公子剛起床，我已與他說了，漱洗後他就會出來。」

卓開道一聲：「煩勞你了。」

掌櫃的連聲道：「算不了什麼，不陪了。」退回櫃枱後，翻看起帳部來。

掌櫃的才坐下來，門外人影一幌，又有人走了進來。

卓開也看到跨進店內的人，忙站起來朝那人抱拳道：「蘇兄莫非也來找秦楚兄的吧？」

跨進店內來的人年約三十五六，身長足有七尺五寸，生得一貌堂堂，舉止軒昂，正是滄州城中被聶晉生前視作眼中釘的賽孟嘗蘇天放。

賽孟嘗蘇天放生性豪爽，疏財仗義，凡是有求於他的，不論是武林朋友或是平常人，只要不太過份，而又力能所及的，可說有求必應，而他對於聶晉的惡行，頗為不齒，經常與之作對，故此聶晉對他恨之入骨，但却又不敢動他，因為他武功雖然不及聶晉，但朋友却多，而且甚得當地百姓的愛戴，聶晉就是有此顧忌，才不敢對他怎樣。

而蘇天放同樣亦奈何聶晉不得，論武功，大大不如聶晉，論財勢，更加比不上，雖則朋友衆多，但他却不想為了自己的事而牽累到朋友，所以一直對聶晉隱忍不發。但比起小霸王卓開，他的名氣又大多了，身手也比他高了一籌！

蘇天放看到卓開這麼早就在客棧店堂內坐着，不由怔了一下，心忖：「他這樣早就坐在這裏，也是來找秦楚的了。」臉上却泛起笑意，客氣地抱拳道：「卓兄比我還早，秦兄弟起來了麼？」

卓開道：「不早不早，只是與蘇兄前後腳吧了，秦兄弟剛起床，大概快出來了，蘇兄且請坐下。」

蘇天放對卓開再揖了一揖，才拉過一張櫈，坐了下來。

卓開却沒坐下來，掉頭往內裏望去。

驀地，他神色欣喜地搶了進一步，高與地大聲叫道：「啊哈，秦兄弟，你起來了。」

蘇天放聽聞卓開這樣說，忙掉頭望過

去，恰好看到秦楚正自走出店堂來，愕然望着卓開。「這位兄台如何稱呼？是兄台找區區麼？」

卓開再迎上兩步，抱拳道：「兄弟卓開，欣聞兄台昨日殲殺了聶晉此獠，爲地方除了一大害，兄弟不勝欽慕，特來趨拜兄台。」

秦楚忙抱拳回揖道：「原來是卓兄，區區久仰大名，區區是客，卓兄是主，理應區區登府拜訪才是，却……」

一邊廂蘇天放急趨上前，抱拳打斷了秦楚的說話。「秦兄弟果然是個人物，蘇某素聞大名，特來拜識。」

秦楚慌忙轉對蘇天放抱拳道：「蘇兄過獎了，區區愧不敢當，請教蘇兄大名如何稱呼？」

卓開搶着插口道：「秦兄弟，卓某來爲你介紹，蘇兄人稱賽孟嘗，大名天放，乃本城名望僅次於聶晉的有名人物。」

秦楚連聲道：「久仰，久仰。」

接又道：「未知兩位大清早來找區區有何貴幹？」

卓開忙笑道：「卓某仰慕兄弟之神武英明，欲請秦兄弟你到舍下一敘。」

秦楚忙抱拳說道：「卓兄謬讚了，區區末學後進，承蒙卓兄看得起，區區高攀了。」

實則，他在聽了卓開蘇天放對他的讚美之詞後，心中受用得很，直如吃了一碗冰糖蓮子羹。

蘇天放却急急道：「秦兄弟，蘇某與一班朋友皆欲結識秦兄弟你，並欲一睹風彩，寒舍已備下了薄酒一桌，請秦兄弟賞面，移駕舍下一敘。」

秦楚不知如何是好，吶吶着說不出話來，望望卓開，又望望蘇天放。

蘇天放已看出秦楚爲難之處，當下對卓開道：「卓兄既然你我皆欲邀秦兄弟一敍，卓兄可亦請一併移步到舍下，這豈不是兩全其美？」

卓開是個生性豁達之人，而且對蘇天放素來敬服，自然不便堅持己見，即道：「蘇兄太客氣了，小弟又欲到府上拜候，難得今天在此相遇，所謂相請不如偶遇，小弟萬分高興到府上一敍。」

卓開這樣說，無疑替秦楚解了困，他自是高興不已。

蘇天放見卓開答應自己所請，當下高興地道：「如此，秦兄弟，卓兄，請。」

三人一齊走出了客棧。

×　×　×

蘇天放外號賽孟嘗，家中雖則沒有食客三千，但也有數十人之多，最多的時候，幾達二百名，賽孟嘗這個外號，却不是浪得的。

他本來是滄州城的首富，由於他爲人疏財仗義，視錢財如糞土，而他又不善理財，試想想最多的時候食客幾達二百，每日的開銷是如何浩大，就算有金山銀海，也會吃崩，不到五年時間，他已只剩下空殼子，幸好在衆多的食客中有一位頭腦精靈，眼光獨到，又善於理財經營的食客周道秋，毛遂自薦，蘇天放便將所有的財產及生意的帳册一古腦兒交給了周道秋，讓他去費心思，而他則絕不過問一句。

周道秋果然有眞材實料，不到一年，使將入不敷出的情形扭轉過來，兩年之後，凡是屬於蘇家名下的生意，不但不再虧蝕，且還有盈利，雖則有一部份產業及生意已轉出去，家道已不大如前，但也不至於破產，能夠撐持下來，這完全要歸功於周道秋。

而蘇天放也將管理蘇家財產之權，全部交給了周道秋。

這就是俗謂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蘇天放的家宅在城東，乃是祖傳下來的家宅，佔地很廣，雖則沒有聶晉的府宅大，但也頗具氣勢。

秦楚看到蘇天放的宅子這樣有氣派，心中暗羨不已。心想：「蘇兄既有錢又有名，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及至進入大門之後，眼前是一個經過精心巧栽過的大院子，一條碎石舖就的小道兩旁，植放了兩列時花盆栽，姹紫嫣紅，青葱翠綠，互相輝映，人在其中，賞心悅目，碎石小道的兩旁，則是練武的場子，靠邊排列着石担石鎖，刀槍劍戟之類的兵器，場地內點塵不沾，這大清早，就有人在練武。

那些人看到蘇天放帶着兩人走進來，俱停下來，朝着蘇天放抱拳行禮。

蘇天放朝左右的人揮揮手，笑着點頭，帶着兩人一直走向對正大門那座大廳。

秦楚看到那些人對蘇天放如此恭敬，心中不由又暗道：「他日我若是能夠像蘇兄這般有氣派就好了。」

眨眼間，已來到大廳前。

大廳的階前，早已有一羣人在恭候，這時見蘇天放陪着秦楚及卓開笑談着走來，俱不由將目光一齊集中在秦楚的身上。

蘇天放快步走前兩步，朝那羣人抱拳道：「各位，蘇某幸不辱命，請來了秦少俠，亦同時邀來了卓兄。」

衆人亦齊抱拳道：「有勞蘇兄了。」

卓開早就看到那些人皆是滄州城內有頭有臉的武林同道，每一個皆有交情，忙上前抱拳道：「原來各位早已來了，小弟這廂見過各位兄台。」

衆人忙亦還禮。

蘇天放這才一手執着秦楚的手，上前對衆人道：「各位兄台，這位就是替地方除去聶晉這一大害的秦少俠。」

衆人忙朝秦楚抱拳，齊道久仰讚美之詞。

秦楚見衆人對他甚是欽敬，心中大樂，暗道：「一個人出了名，原來如此得人敬重。」嘴裏忙道：「區區何德何能，承蒙各位看得起，邀敍區區，區區實在是當受不起。」抱拳朝衆人環揖了一遍。

「各位，咱們還是到廳上坐下再說如何？」蘇天放伸手作勢。

衆人齊聲道好，都讓開兩旁，讓蘇天放與秦楚先行。

蘇天放速速朝兩旁的人抱拳道：「蘇某有僭了。」執着秦楚的手，穿過人羣，走上大廳。

秦楚也不敢托大，亦連聲道：「不敢！」隨着蘇天放走上大廳。

大廳上早已擺了一桌酒席，蘇天放將秦楚一直讓到上座，秦楚却不敢坐，卓開等人一齊堅要他坐，他才不得已坐下來，

其餘的人依次坐了下來。

蘇天放在主位上坐下來，然後才依次爲秦楚介紹。

坐在蘇天放下手的是年約四十許的豹子胆張冲，接下來是金刀銀鏢蔡風，快腿韓仲夫，怒金剛原自立，鐵指毛七，賽張飛蔣庭深，加上小霸王卓開，還有三位在江湖上頗有名氣，但却作了蘇天放食客的中年漢子，一共是十二個人。

除了那三位不願道出姓名的中年漢子之外，那七人皆是滄州道上叫得响名頭的人物，江湖道上，亦不是無名之輩。

秦楚一一抱拳見過十人，自不免說些「久仰」之類的客氣話。

此刻衆人自不覺亦對他說一些讚揚的說話。

介紹過後，蘇天放舉杯對衆人道：「各位，難得秦少俠肯賞臉，移駕寒舍，與各位聚飲，來，咱們先敬秦少俠一杯。」

衆人齊聲道好，舉杯朝秦楚道：「秦少俠，咱們敬你一杯！」跟着一飲而盡。

秦楚只好亦舉杯，連聲：「不敢當。」亦一飲而盡。

跟着，秦楚亦敬了衆人一杯，然後衆人再敬主人一杯，三杯過後，衆人便將話題落在秦楚的身上。

首先是蘇天放道：「秦少俠身手這樣了得，所謂明師出高徒，令師不知是那一位高人？」

秦楚自出娘胎到如今，才喝過這樣香醇的酒，眼見用的是銀杯牙筷，吃的是精美可口的小菜，在他來說，可說是大開眼界，也才算知道有錢的人是如何享受的。

他心中正自怔怔地想着，冷不防蘇天放有此一問，慌不迭道：「還請蘇兄與各位見諒，家師乃山野之人，不求聞達，區區曾受家師嚴囑，不得將他老人家的名諱見示於人，故此區區不敢有違師命。」

他這番話說得極是婉轉，衆人雖則未免有點失望，但也不好再追問下去。

鐵指毛七遂即笑着道：「秦少俠既有師命，咱們又怎會怪你呢？來，咱們乾一杯！」

「秦少俠，自從你在半月之前殺了伏牛雙尊者這兩名賊頭，大名就傳遍武林了，一直渴欲得識尊範，想不到今日果然得睹秦少俠風彩，足慰生平！」豹子胆張冲神態甚是欽敬。

「若是江湖上多一些像秦少俠這樣年少有爲的年輕人，那就江湖幸甚，武林幸甚！」快腿韓仲夫頗爲感慨地說。

「長江後浪推前浪，眼見像秦少俠這樣年輕有爲，原某眞是自愧得很！」怒金剛原自立直朝秦楚豎拇指。

「今日能夠結識到秦少俠，可說是咱們滄州武林道的榮幸！」金刀銀鏢蔡風舉杯邀秦楚再飲。

「總之，這乃是咱們滄州武林道之幸！」小霸王卓開擊掌而道：「若不是秦兄弟，咱們怕不被聶晉此獠肆虐才怪！」

衆人對秦楚說的盡是讚美之詞——這不是他們故意對秦楚恭維，乃是發自他們眞心的說話。

秦楚喝着美酒，吃着佳餚，聽着衆人讚美之詞，那份受用，舒暢，實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秦楚目前就是這樣，再加上酒意，令到他飄飄然，飄飄然直上雲端。

這一頓酒吃下來，足有兩個時辰，秦楚從來沒有喝過這樣多酒的，終於醉了。

這一次是眞的醉了。

蘇天放見他醉了，便吩咐兩名下人將他扶到客房休息。

×　×　×

秦楚酒醒的時候，已經是掌燈時分，窗外黑沉沉地，房內却燈光如同白晝。

秦楚沒有即時起身下床，雖則昨晚客棧的那張床很舒服，但比起如今躺着的這張床來，那又算不了什麼。

這張床柔軟得令到他有如躺在雲端般，衾枕皆絲羅，輕而軟滑，這種寒冷的天氣，躺在這樣的床上，有一種暖洋洋的舒適感覺，令人不願起來。

房內的佈置也頗爲華麗，一桌一椅，莫不明淨整潔，令人有不沾塵俗的感覺。

秦楚就那樣睜着眼躺在床上打量着房中的每一件物件及佈置，實在不願起來，但一個俏麗的少女輕悄的脚步聲終於將他驚動了。

那少女一身青衣，年約十四五歲，進入房中一眼看到秦楚已醒，忙上前施禮道：「秦公子酒醒了，請起床漱洗，我家主人與各位爺們已在內堂等候。」

秦楚原本想等那青衣少女退出去才起床的，見她却沒有出去的意思，一直拿眼望着自己，不禁不好意思地掀開錦被起身下床，那青衣丫環已趨前蹲下身來，替他穿上靴子。

秦楚幾曾試過這樣被人服侍，慌得他想將雙脚縮回，但已給那青衣丫環輕柔地捉住了，躁得他臉也紅了，但心中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接着下來，那青衣丫環又爲他穿上一襲簇新的錦袍，那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秦楚彷彿換了個人般，顯得精神煥發，倜儻不凡。

接着，那青衣丫環出去捧來一盆洗臉水，親自擰乾毛巾，遞給秦楚擦臉，接又遞上一盅溫水，給他漱口。

秦楚雖則像木頭人一樣依着那丫環擺佈去做，但心中却感到新奇不已，他也才發覺，一個人若是給人細心服侍，原來是這樣舒服受用的。

漱洗穿戴好之後，那丫環在前引路，轉迴廊，穿暖閣，來到一座燈火通明，佈置華麗的廳堂中。

一路之上，秦楚眞是目不暇給，只覺有如走在八陣圖中，沿路所見，飛簷綠瓦，紅樓高閣，看得他眼也花了，暗暗讚羨不已。

廳堂內的人一見青衣丫環引着秦楚走來，皆從座位上站起身來，趨前兩步迎向秦楚。

原來廳堂內的人正是日間相陪他喝酒的那幾位。

秦楚大大地不好意思，搶上兩步對衆人道：「各位，區區眞是失禮了，有勞各位相候。」

蘇天放等人忙道：「秦少俠那裏話，害得秦少俠醉倒，咱們實在過意不去，秦少俠快請上坐。」

原來廳堂正中已擺放了一桌筵席，只等秦楚來到便入席。

秦楚與衆人相讓，結果仍是被讓到上坐，依照日間的坐次坐了下來。

蘇天放見衆人已坐好，一擊掌，便有一名心腹僕人朝外叫道：「上菜！」跟着，一個個下人手托漆盤，一樣樣山珍海錯接着捧了出來。

秦楚眼見從未吃過的菜式，一陣陣菜香襲來，不由食指大動，只是礙於禮貌，不好先動筷。

照例又是先敬他一杯，接着是他敬衆人，衆人又敬主人之後，才相讓着舉箸挾菜。

這一頓飯吃下來，直吃得秦楚腹脹如鼓，大快朵頤，自嘆從未嚐過這般色香味俱佳的菜餚。

飯後，再來一杯清香醒胃的雨前龍井，秦楚何曾嚐過這種珍品？只覺喝後齒頰留香，舌甘津生，精神爲之一暢！

談論了一會江湖上的逸事人物，已是三更天，衆人紛紛起身告辭，秦楚雖則捨不得離開，也只好向蘇天放告辭。

但蘇天放却道：「秦少俠遠來是客，蘇某自當稍盡地主之誼，若不嫌寒舍簡陋，就請在寒舍居留數天，如何？」

秦楚正是求之不得，嘴上却道：「只是怎好打擾蘇兄？何況，區區的行李還在客棧中。」

蘇天放立時笑道：「不瞞秦少俠，你的行李我已着人到客棧取了來，房錢也結算了，秦兄弟就請去歇息吧！」

秦楚見行李已取來，裝出無話可說的樣子，只好道：「如此，打擾了。」

蘇天放客氣道：「那裏那裏，難得秦兄弟肯屈居寒舍，蘇某高興還來不及！」

說着親自送秦楚到客房，再說了一會閒話，才辭了出去。

秦楚直到蘇天放去遠，才在房中東摸一把，西看一下，對於房中的各物，莫不嘖嘖稱美。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傳來，他忙轉身望向房外。

兩名壯漢正好抬着一個大浴盆，跨進房來，浴盆內水氣氤氳，隱隱飄出一縷清香，兩名壯漢將浴盆放在房中，朝秦楚哈哈腰，退了出去。

跟着青影一閃，那青衣丫環輕俏地走了進來，手上捧着一疊衣褲，放在床沿上，才盈盈轉身朝秦楚道：「秦公子，請沐浴，床上放着的衣褲，乃我家主人着婢子送來給你穿着的。」

說完施了一禮，退出房外，並順手將房門帶上。

秦楚對着那熱氣嬝嬝的浴盆發了一下怔，才急不迭地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赤條條地跳進浴盆中，洗擦起來。

算起來，他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洗澡了，如今浸在熱水中，整個人舒泰無比，浸下去，連骨頭也酥了。

這一個澡，他足足洗了有差不多半個時辰，直到那盆水從燙熱到微溫，他才懶懶地跨出來，抹乾身體，將那丫環帶來的新淨的衣袴穿上，再穿上錦袍，整個人只覺前所未有的舒泰輕鬆。

那丫環在他穿好衣服後便推門進來，像看着他洗澡一樣，秦楚臉上不由躁熱起來，也不敢去看那丫環，那丫環却若無其事，將他換下來的舊衣袴拿了出去。

跟着，先前那兩名壯漢走了進來，一言不發，將浴盆抬走。

秦楚即時關上了門，將外衣脫下，吹熄了燈上床躺下來，一雙眼却睜得老大。

回想起今日所遭遇到的一切，皆是他以前從未見過，嚐過，享受過的，那一切皆令他一輩子也忘不了，末了，他在朦朧入睡時，自己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得到像蘇天放所有的一切。」

×　×　×

這之後接連數天，不是豹子胆張冲請到滄州醉月樓飲酒，便是小霸王卓開邀到城外的福香居遊宴，差不多滄州城內外有名的去處，皆到過了，那種享受，亦是秦楚以前沒有見識過的，令到他眼界大開。

雖則他極想留下來不走，繼續享受蘇天放等人的招待，但心中那個強烈的意願却令到他忍痛推辭了蘇天放等人的挽留，堅決離去。

在他離開滄州的這一日，蘇天放等人爲他擺酒餞行，說一番傷別珍重的話，接着蘇天放代表豹子胆張冲，小霸王卓開等七人，送給秦楚一包盤川。

秦楚這時身上正好只剩下十數兩銀子，正愁盤川若用光了不知怎樣才好，見他們送他盤川，心中大喜，也感激得很，但口裏却推辭道：「區區承蒙各位兄台熱誠招待了這些天，心中已感過意不去，這盤川區區是萬萬不敢領受的，各位請收回，區區心領了。」

蘇天放他們可是誠心送他盤川，見他推辭不受，大急起來，硬硬將那包盤川塞在秦楚的懷中，恐防他推回給他們，齊齊說一聲：「秦少俠珍重，後會有期！」各各上馬望滄州城飛馳而去。

秦楚捧着那包銀子，感動不已，望着蘇天放他們的人馬消失在遠處中，才轉身朝前路走去。

受藐辱動怒　遭冷遇含恨

俗語謂一雷天下响。

秦楚的大名先是在殲殺伏牛雙尊者之後，傳遍了江湖，繼之在滄州擊殺了滄州之虎聶晋，聲名更响，成爲江湖上新鮮出爐的新聞人物，一時間也成爲了武林中談論的對象。

不少江湖人物甚至推許他是近年來年輕一輩中的傑出人物，前途無可限量！

一路之上，秦楚也曾陸陸續續聽聞到有關談論他的說話，他聽到的幾乎都是對他讚美之詞，這令到他心頭大樂，飄然欲仙！那都是他一路上在歇脚打尖的飯舖酒樓聽到的。

這一日，他來到太原府外約三十里的青龍鎮！

青龍鎮位在通向太原府的大道邊，很多人若是估量天黑前趕不到太原府，便會在青龍鎮歇下來，過一夜，翌日早上才起程趕往太原府。

秦楚也是估量在天黑前趕不到太原府，横豎他又沒有急事待辦，便在青龍鎮找了一家客棧，開了個房間，便出外溜躂一下，順便去找一家像樣一些的酒樓吃他一頓。

他來到青龍鎮的時候，已是黃昏時份，這時候正好是吃晚飯的時候，因爲鎮上的人家已點上了燈。

青龍鎮不算是大鎮，但由於是位於大道邊，每日人來人往的旅客絡繹於途，若不是趕路或有急事的，很多皆拐入去歇一下，喝杯茶或酒，加上那些趕不到太原府的到來投宿一宵，故此鎮上開客棧的與開飯館酒樓的特別多。

其中最大最有名氣的，要算座落在鎮上大街中央那家太原樓了。

秦楚自從在滄州大開眼界，嚐試過珍饈海錯之後，他頗懂食之道了，不再像以前那樣了，只要吃得下口的，就胡亂吃下肚子中，但求一飽，一路之上，他已懂得揀飲擇食。

這一套，都是他與蘇天放卓開他們數日來飲酒遊樂學到的。

既然太原酒樓是青龍鎮最有名氣的酒樓，而他身上盤川充裕（原來蘇天放卓開他們一共送了五百兩程儀給他），他當然去太原樓了。

由於這是晚飯時分，故此地下偌大的店堂內幾乎坐無虛席，秦楚這時候衣履光鮮，雖則風塵僕僕，仍然掩不住那種天生俱來的氣度，他才進入店堂內，用目光溜掃了一下嘈雜的食客一眼，便有一個伙計趨上前笑着道：「公子爺，請上樓上雅座。」

一欠身，伸手向樓梯那邊。

秦楚若是在以前，不會計較店堂內的嘈雜人聲，但自經過與蘇天放等人數天來邀飲邀宴的場所皆是滄州最有名氣的地方後，他對於飲食的要求已然改觀了，很自然地，他邁步走向樓梯。

樓上果然清雅多了，人客也不多，而且全是頗爲體面的人物，秦楚很滿意，被招呼到一張空着的桌子，坐了下來。

小二殷勤地抹桌放置杯筷，順便問：「公子，要些什麼酒菜？」

秦楚想了一下，學着蘇天放的口吻道：「先來一壺窖藏的女兒紅，再來幾樣拿手的小菜，要快！」

小二一迭聲應是，退了開去。

這時候，秦楚才有機會瀏覽一下樓上的食客。

樓上大約只有四成食客，多是作商販打扮，只有靠着窗口那邊的一枱客人，看來是武林人物。

那枱客人只有三個人，這樣寒冷的天氣，只在緊身勁裝的外面加上一件薄薄的棉袍子，而且還是敞開了的，身上皆帶有兵器，由於被棉袍子遮着，所以看不到三人佩的是何兵器。

那三人年紀相差不大，約在三十五六到四十之間，正在大碗酒喝，大塊肉吃，談興正濃。

看到這三人的吃相，再想起蘇天放他們那種豪放中却又斯文的吃法，秦楚不由對這三人有點看不起。

但三人的話却引起了他的興趣。

因爲這三人談論的話題，正是他。

聽到有人在談論自己，無論是誰，也會在感興趣，加以注意的。

秦楚自然也不例外。

那三人的語聲很高，所以秦楚聽得清清楚楚。

「許兄，那位先是殲殺了伏牛雙尊者，接又擊殺了滄州之虎聶晋的年輕人秦楚，不知是何人門下，他身手這樣高，應該大有來歷，可是，却沒有人知道他是打哪裏鑽出來，眞邪門！」斜對秦楚的那位長臉漢子瞇着眼對他的兩位同伴說，神態悶露出不大以爲然的樣子。

秦楚先是聽到那人讚他，心中自是歡喜，但繼之聽到那人說他不知從那裏鑽出來，他不由又暗哼一聲，有點不悅了，但却沒有發作。

被稱爲許兄的漢子正是坐在長臉漢子對面的那位黃臉膛漢子，「骨嘟」喝了一大口酒，才眨眨眼道：「他當然邪門了，否則，以伏牛雙尊者及滄州之虎在道上的名頭，豈是普通人敢惹的？但那位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傢伙却殺了他們，名頭一下子便傳遍了江湖武林，他不邪門，難道你邪門？」

「許兄、張兄，聽說這個傢伙很年輕，這樣年輕便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小弟實在想不出，當今武林之中，有那一門哪一派能够調教出這樣出類拔萃的弟子來。」

說話的是背對秦楚的漢子，所以秦楚看不到此人的相貌，但却以他的說話最令他受用。

看來，那一位長臉人應該就是姓張的了。

「連馬老爺子也想不出來，咱們更加想不出了。」姓張的漢子在說到「馬老爺子」四個字時，神態頗爲肅然。

秦楚偸眼瞥到，心頭一動，暗忖：「看來這位馬老爺子在武林中頗具身份，只不知道這人是誰，怎麼沒有聽蘇兄他們說過。」

「哼哼，這傢伙一出道便搶盡風頭，依我看，此人居心叵測，說不定他只是徒具虛名，使手段放倒了伏牛雙尊者與滄州之虎，若是有機會，我倒要會一會這位被有些人稱許爲當今年青一輩中最有前途的傢伙！」姓許的越說越激動，聲調也越高，引得所有的人客皆側目望過去，他却毫不理會，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秦楚聽到姓許的如此說他，這還是頭一遭聽到，不禁怒火上升，眞想拍桌而起，但還是忍住了，沒有發作。

恰在這時，小二送上用熱水燙着的酒壺送上來，殷勤地爲他斟了一杯酒，他氣悶地舉杯一飮而盡。

小二再替他斟了酒，才退下去。

那位背對秦楚的仁兄又說話了：「這位叫秦楚的傢伙也眞懂得出風頭，自他一出現，江湖上的朋友便只說着他，像咱們這種人便像被人忘記了般，再沒有人提起了。」

「媽的，那傢伙有什麼了不起，咱們出道的時候，他不知道還窩在哪裏，如今却被他搶盡了風頭，我第一個不服氣！」姓張的激動得擂了一下桌子。

秦楚這一次可眞的忍受不了，自他殲殺了伏牛雙尊者到擊殺滄州之虎，一直以來，他聽到的皆是人們對他的感戴讚美之詞，那一個不對他旣欽又敬？如今這三個傢伙當着他的面對他說出這種難聽的話，

他不氣怒才怪！
　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他雙目凝煞，走向那三個漢子坐着的桌子。
　小二這時候恰好端着托盤上菜來，見秦楚離桌望向窗口那邊，不由喚道：「這位公子……」秦楚猛地回頭瞪了他一眼，嚇得他將下面的話咽回肚子中，驚詫地望着秦楚，心想：「這位客人怎的變得這樣兇？」
　這時候那三名漢子也驚覺到秦楚向他們走來，神態很冷肅，不由睜大眼詫然望着秦楚。秦楚的大名雖則傳遍了江湖，但見過他的人却不多，故此很少人認識他，眼前這三個人就不認識他。
　「三位可是想與區區較量一下？」秦楚的語聲很冷。
　那三名漢子一時間却聽不懂秦楚的話意，更想不到眼前的年輕人就是他們談論的人，俱不由愕了一愕，露出訝異的表情，姓許的不由問：「朋友是誰？咱們素未謀面，怎會無端端找你較量？」
　秦楚冷然地一字字道：「區區就是秦楚！」
　三名漢子一聽，俱不由睜大了雙眼，驚詫地上下打量着秦楚，好一會，才吸了一口氣，姓張的愼重地道：「朋友眞的是秦楚？」
　秦楚忽然笑了。「三位剛才不是說想與區區較量一下麼？動手試一下，不就知道是眞是假了麼？」
　「嘿嘿，這眞是太巧了，說曹操麼，曹操就到，咱們聞名久矣，想不到今日見到閣下，果然是個人物，只不知本領如何？」背對秦楚的漢子就扭過頭來，臉頰上有一塊銅錢般大紅色胎記，頗爲醒目。
　秦楚輕輕「哼」了一聲。「三位很快就會見識到，區區在鎭口前那塊空地等你們。」說完轉身從懷中掏出一塊約半両重的碎銀，扔給小二，大步往梯口走去。
　小二張口欲叫，却叫不出聲來，姓張的三人亦推椅而起，放下了一錠碎銀，跟着下樓而去。

受藐辱不打不相識

　今夜雖然無雪，北風却頗勁，雖則這時才起更，但將圓的月已斜掛在天，原來今日是十二。
　融融的月色下，加上雪地的反光，雖則在夜晚，在丈許之外，也可以勉强看到對方的輪廓面貌。
　秦楚與姓許三人正相隔丈許而站。
　「三位，區區還未請教大名。」秦楚雖則心中惱恨三人對他出言不遜，但仍然想知道對方三人是誰。
　長臉漢子首先道：「張長漢。」
　姓許的漢子接道：「許遠謀。」
　胎記漢子緊接道：「魯冀！」
　秦楚想了一下，却想不起曾聽聞過這三個人的大名，不由上下打量起三人來。
　這三人却不是等閒之人，在江湖上的名頭，比蘇天放還要响亮，頗爲受人注目，風頭也很勁，只是自從秦楚的大名傳出來之後，便被蓋過了，所以他們心中一直不服氣，才會有在太原樓那一番說話。
　人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眞是一點也不錯的。
　最少，眼前的四人就是爲了這原因，而動手較量的。
　論起許遠謀三人，也算得上是太原道上近五六年來最出風頭的年輕一輩，甚至連隱隱然被認爲是太原道上的第一號人物馬伯均，對三人也甚爲推許，青睞有加。
　而這三人也各自掙得了一個外號。
　許遠謀人稱武諸葛，那是因爲他不但身手高明，而且頗具智謀，故稱之。
　張長漢人稱閃電手，可知他出手有多快了。
　至於魯冀，人稱斑虎，擅使一柄虎頭刀，勇猛如虎，加上他臉有紅痣，故有此稱！

× × ×

　「三位那一位先與區區動手？」秦楚由於不知三人的底細，所以不敢小覷了三人。
　斑虎搶前一步道：「你我同是使刀的，就讓咱們先在刀法上較量一下吧！」
　許遠謀張長漢本也想先上，見魯冀搶先，只好讓他先上。
　秦楚亦踏前一步，拔出長刀，刀身被月色靈光一映，閃泛起一縷縷碧森森的光芒來，隨便擺了個架勢，道一聲：「請出招。」
　魯冀早就亮出了虎頭刀，刀身寬且厚，刀刃森亮，見秦楚如此說，也不再多說，挽了一個刀花，低吼了一聲，一個虎躍，刀光弧閃間，「嘯」地斜削向秦楚，刀至半途，刀勢却倏地一變，改爲直劈，刀光抖閃中，直奔秦楚中鋒！
　秦楚初時見他出刀平常，暗道一聲：「不過爾爾！」及至見他刀法倏變，迅捷詭猛，頓斂輕視之心，爲了不示弱，不閃不避，長刀一揮，刀芒如虹，截迎向魯冀的虎頭刀！
　許遠謀張長漢見兩人動上了手，立時聚精會神，觀看兩人的打鬥。
　兩刀相擊，發出五六下「鏗鏘」的激響聲，原來魯冀一刀化五，單是這一招，就不簡單。
　秦楚也顯出他的功夫來，接下了魯冀的五刀，腳步身法絲毫不亂。
　「再接我這一刀！」魯冀虎吼聲中，身形如虎，倏地躍撲起來，雙手執刀，電閃雷擊也似地當頭向秦楚劈下！
　秦楚不由暗讚一聲：「好刀法！」身形紋絲不動，上身微仰，長刀閃泛起一片碧芒，疾迎上去！
　「錚！」地一下震響，魯冀躍起的身形像被一股無形的大力猛撞了一下般，身形翻滾着飛了出去！
　而秦楚只不過上身向後微微拗沉了一下，便挺彈起來，腳下半分也沒有移動過，這就顯出了他的功力來。
　要知道一個人上身微仰向上出刀封擋，在形勢上已吃了虧，加上仰腰不易發力，承受力道不及站直腰身那般大，若是功力稍差的人，不但承担不了魯冀那兇猛如虎的撲斬，更遑論將對方震飛出去了。
　而事實上，魯冀也憑着這一招「虎躍斬」，擊敗過不少高手。
　這一次却反而被秦楚震翻出去，實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翻掠出丈外，飄落在地，他喘了口氣

，深深地打量了沉穩得有如一座山岳般的秦楚一會，魯冀突然倒執虎頭刀，掠前兩步，抱拳向秦楚誠心誠意地道：「秦朋友果然名實相符，魯某認輸！」
　秦楚見魯冀掠前，以爲他向自己發招，忙吸口氣蓄勢待發，乍見對方向自己抱拳認輸，不由呆了一下，疑信參半地望着魯冀，一會才道：「魯兄太謙了，你根本還未落敗，區區也沒有勝你。」
　就是許遠謀張長漢見到魯冀認輸，也是愕然不已，實在想不通魯冀在交手兩招，勝負未分之下，爲何自承失敗了？
　魯冀却認眞地道：「秦朋友，魯某雖則看起來還未敗在你手上，實則已經敗了，魯某一套虎形刀法中，以這一招虎撲斬最具威力，但仍然及不上你封拒的那一招，被你震飛出去，再打下去的話，魯某必敗無疑，何不就此乾脆認敗，免得傷了和氣呢？」
　秦楚聽了魯冀這一番話，不由對他頓生好感，加上與他又無怨無仇，對方又不是師父說的那種惡人，何必結下這段樑子，當下亦抱拳道：「魯兄既如此說，咱們就算平手吧。」
　魯冀剛想說什麼，許遠謀與張長漢也上前抱拳朝秦楚道：「秦朋友，咱兩人也自願認輸。」
　原來魯、許、張三人的武功一直在伯仲之間，誰也勝不了誰，如今見魯冀自動認輸，而他們也確實看出若是再打下去，魯冀必敗無疑，既然魯冀這樣光棍，自動認敗，他們一樣打不過秦楚，那何不學魯冀，認輸服敗，賣個交情？
　秦楚見許、張兩人未交手便認輸，不由苦笑道：「兩位，咱們還未動手啊。」
　許遠謀慨然道：「許某與張兄魯兄的身手一向在伯仲之間，魯兄既已認輸，也就等於許某與張兄也輸了，若還不自量力與秦朋友交手，豈不是自討沒趣？」
　秦楚實在料不到三人這樣光棍，敗就是敗，絕不死要面子，强撐下去，原本對他們的憤怒反感，刹時消散，當下苦笑道：「三位如此大量，區區佩服得緊，所謂不打不相識，咱們交個朋友如何？」
　三人既已服輸，自然對秦楚心存欽慕，有心結交，聞言大喜道：「能够與秦朋友相交，實在是咱們三人的榮幸，哈哈，眞的是不打不相識！」
　四人相對笑了起來。
　笑了一會，許遠謀忽然道：「放着有酒不喝，站在這裏喝西北風？走，咱們且再去喝個痛快！」
　魯、張兩人自然叫好，秦楚這才省起自己未曾吃晚飯，肚餓得很，當然極之贊成。
　於是乎四人把臂走向太原樓……

秦楚被滄州城百姓捧了起來，歡迎這個打虎英雄。

祝壽受冷落

　天有不測風雲，這句話眞的沒有錯。
　昨晚雖然北風很勁，却是一片雪花也沒有下過，想不到早上却落起鵝毛大雪。
　大雪天，對於趕路的人來說確是頭痛，原本一早便打算起程趕路的旅人，看到天上下着這般大雪，只好皺眉苦臉，仍然留在客棧中，焦急地盼望大雪忽然停止。
　秦楚昨晚與魯、張、許三人喝了不少酒，直喝到近三更天，才回樓安歇。
　所以他起得很遲，若不是魯、許、張三人拍門將他叫醒，他還會繼續睡下去。
　睜開眼睛，他才猛然想起昨晚答應了魯冀三人，一同趕往太原城的。
　於是乎他推被而起，下床穿衣着鞋，然後去打開房門，讓許遠謀三人進來。
　門才打開，他一眼便看到天井上飄飛下來的雪花，不由呵了口氣，對許遠謀三人道：「三位早啊，可是要起程了？
　張長漢瞥一眼窗外的雪花，不由嘟喃道：「秦兄弟，這樣的大雪天，如何上路？眞他媽的，偏偏在這個時候下雪。」
　「但願這雪能够在午前停止，否則，只怕趕不上馬老爺子的壽辰了。」魯冀雙眉皺在一起。
　秦楚這是第二次聽到他們提起馬老爺子這個人了，心頭一動，好奇地問：「三

位，這位馬老爺子是何許人物？」

三人聽聞秦楚這樣問，不由詫訝地望着秦楚，許遠謀道：「怎麼？秦兄弟沒有聽過馬老爺子的大名？咱們還以為你也是趕去太原城為馬老爺子祝壽的？才邀你今早一同上路。」

秦楚聽三人馬老爺子前馬老爺子後，顯得很尊敬，便猜到這位馬老爺子必是位身份地位很高的武林人物，自己初涉江湖，名頭雖然傳出來了，但認識自己的人還不多，這倒是結識江湖朋友的大好機會，對自己的將來大有好處，於是笑笑道：「三位可否賜告？」

「秦兄弟這樣說就太客氣了。」魯冀搶着道：「說起馬老爺子，乃是名重一方，在太原道上，被同道公認為泰山北斗的武林大豪，相信在江湖上，提起馬老爺子的大名，沒有聽聞過的沒有多少人，秦兄弟你初涉江湖，不認識馬老爺子不奇，馬老爺子世居太原，今年剛好七十大壽，相信前往為他老人家祝壽的人，一定很多，聽說各門各派的首腦人物，在兩日前已趕到太原，這一次太原可熱鬧了！」

秦楚聽了，不由吐了口氣。「原來馬老爺子乃是太原道上的武林泰斗，區區真是孤陋寡聞，幸得三位賜告，否則，區區可錯過了拜識馬老爺子的機會了。」

「秦兄弟可是也想去為馬老爺子拜壽？」許遠謀拿眼望着秦楚。

秦楚忙道：「區區是有此心，奈何與馬老爺子素未謀面，這貿然前去，豈不是太唐突嗎？」

張長漢忙拍胸口道：「憑着秦兄弟的大名，馬老爺子也會青眼有加，再加上咱們為你引薦，那個還有說話？」

秦楚心中大喜，表面上却感激地道：「如此，區區多謝三位了。」

許遠謀却雙眉深鎖，望着窗外焦急地道：「看來這雪在午前不停的了，那咱們只好冒雪趕路了，若是知道下這樣的大雪，咱們昨夜起程趕往太原就好了。」

「許兄，你的意思如何？」秦楚這時可說心花怒放，表面上却不動聲色。

「好在這裏離太原城不過三十里左右，快一點的話，個把時辰就可以趕到，還是等到午前再說吧。」許遠謀一屁股坐下來。

「既然是等，何不喝兩杯暖暖身子？」魯冀提出。

「有酒喝那是最好不過了。」張長漢首先贊成。

秦楚有意結交三人，當然不反對，而且還連聲道好，更走出外面將小二呼來，吩咐小二將酒菜送到房中來。

整個早上大雪下個不停，但接近晌午的時候，天上飄飛的雪花疏落了很多。

一盞茶不到的時間內，雪竟然奇跡般停了。

悶在客棧中的人皆鬆了一口氣，紛紛回房執拾，準備起程。

在房中喝酒的秦楚許遠謀四人自是高興不已，酒也不喝了，立刻結算房錢，趕往太原城。

一個時辰之後，他們已趕到太原城，却沒有立刻去馬老爺子的府上，而是去城中一客棧開了四個房間，先歇一歇，再換過衣服，才去馬府。

× × ×

馬老爺子諱伯均，今年剛好七十歲，人生七十古來稀，以他在太原武林道上的身份輩份，自然非要大大地祝賀一番不可，這一來，不管馬老爺子有沒有發帖邀請，武林中稍有名氣，與馬老爺子攀得上交情的武林人士，均在這幾天陸續趕到太原城，為馬老爺子祝壽。

故此這幾天以來，太原城隨處可見到各式各樣的武人物——僧道俗皆有。

而太原城所有的客棧，幾乎客滿，真可以講得上八方豪傑會太原。

據說，當今武林中最有名望的四派三家的首腦人物，於兩天前陸續來到了太原，並已住進了馬老爺子的府上。

馬老爺子的府第就在城南的一片棗林前，馬家是太原世家，府邸佔地很廣，前後三進，左右偏院，佔地足有百畝，據說，單是前院及頭進大廳就可以筵開百席。

明天，就是馬老爺子的壽辰，該來的已經來了七七八八，若不是天不作美，早上下了那場大雪，已到齊了。

而馬府自晌午雪停之後，便一直忙着招呼來自各方趕來賀壽的武林豪傑，馬老爺子這一次做七十大壽，不但全城哄動，亦傳遍了天下武林。

略為歇息梳洗一番，換過體面的衣服，秦楚隨着許遠謀魯冀張長漢三人前往馬府。

路上，許遠謀三人在店舖中各自買了一份壽禮，秦楚則有樣學樣，亦買了一份，來到馬府。

老遠，就可以看到馬府門前燈火通明，人聲陣陣，中門大開，進去的人川流不息。

秦楚幾曾見過這樣熱鬧的場面，心中興奮得通通直跳，想到自己幹了兩件轟傳武林的大事，傳遍了武林，馬老爺子一定對他青睞有加，不由更加興奮。

大門前站着八位身穿新衣的家人，在招呼前來送禮的人及賀客。

許遠謀三人顯得是常來馬府的，四人才來到大門前，早已有一個漢子迎了上來，親熱地朝三人打招呼：「許爺、魯爺、張爺，路上辛苦了，快請進去。」

他明明看到秦楚是跟着許遠謀一齊來的，却像看不到一樣，眼尾也不瞄一下秦楚。

秦楚一腔高興，不由冷了下來，臉上有點訕訕地，一言不發。

許遠謀三人却顧着與那漢子在說話，沒有看到秦楚落寞的樣子。

「馬管事，明日就是馬老爺子的壽辰了，若不是早上下了那一場大雪，咱們早就來了，有勞馬管事通傳一聲。」

馬管事笑着道：「三位路上辛苦了，快請進來再說。」

許遠謀這才省起沒有替秦楚引介，忙拉着秦楚上前，朝馬管事道：「這位是咱們在路上結識的秦楚秦兄弟，他聽說馬老爺子大壽，亦要來為馬老爺子賀壽，我便與他一齊前來。」

馬管事的不知是眼高於頂，還是未聽聞過秦楚的大名，雖則笑着朝秦楚拱拱手，口氣却是淡淡的道：「哦，原來是秦少

俠，也請一併進去！」

說着當先引路，朝大門走去。

進入大門，右側擺放着一張舖了紅綢的長桌，桌後坐了一個夫子模樣的中年人，馬管事將四人帶到桌前，許遠謀三人將手上的賀禮送上，自有僕人將壽禮收起，秦楚雖則老大沒趣，但既然來了，也跟着將壽禮呈上。

那中年夫子接將許遠謀三人的姓名依次寫在一本册子上，輪到秦楚，秦楚報上姓名，那中年夫子只抬眼看了他一下，臉上既沒有驚訝之色，口氣也很平常地唸了一遍：「秦楚秦少俠。」將他的姓名寫在册子上。

秦楚心中滿不是滋味，但又不好顯露出來，悶聲不響隨在三人後面走了進去。

許、魯、張三人這時也好像忘記了秦楚般，只是與那馬管事邊行邊說笑，只有秦楚無趣地走着。

他雖則老大沒趣，但雙眼中却四處溜轉，看到那些下人在忙碌着，前院到處燈火高張，前面偌大的一座大廳佈置得堂皇氣派，大廳後面樓閣高聳，心中不禁暗羨不已，暗自忖道：「幾時我也像這位馬老爺子這樣風光，也就不枉此生了！」

想着走着看着，不覺已來到大廳前，馬管事却沒有將他們引上大廳，身形一轉，走向右邊一座偏廳。

那座偏廳也不小，佈置得富麗堂皇，單是左右對排着的兩列楠木椅几，便已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擺設的了，由於時屆隆冬，所以椅几上皆補上了紅緞軟墊，兩列椅几的正中靠牆處，放了一張太師椅，鋪上獸皮，牆上一幅松竹梅歲寒三友畫軸，左右對聯，兩邊牆上掛了不少字畫，秦楚才踏入廳中，便已看得呆了。

馬管事讓四人坐在左首那排椅上，跟着便有人捧上熱騰騰的香茗，退了下去。

馬管事屁股沾了一下椅子，便站起來對許遠謀四人說：「四位請稍坐一會，我這就去通稟給老爺子知道。」

許、魯、張三人連忙站起來道：「有勞馬管事你了。」

馬管事連聲：「那裏，那裏，應該的應該的。」轉入左面的一幅屏風中。

許、魯、張三人這才重新坐下來。

張長漢啜了口茶，笑對秦楚道：「等一會馬老爺子出來，見到你這位才出道便名傳武林的後起之秀，一定對你另眼相看，大大地誇讚一番。」

秦楚聽了張長漢這樣說，心中才舒坦了一些，口裏却道：「區區末學後進，算得了什麼，張兄太抬舉區區了。」

許遠謀却話鋒一轉，道：「老爺子不愧德高望重，聽馬管事適才暗中對我說，這三十年來未踏出過禪房一步的少林寺方丈普智大師也在昨日趕了來，為馬老爺子祝壽。」

「聽說普智大師的年紀比馬老爺子的年紀還要大，這真是給足了老爺子面子。」魯冀說時，臉上流露出欽羨之色。

「明天一定很熱鬧的了，記得馬老爺子做六十大壽的時候，普智大師也沒有來，這一次却來，馬老爺子臉上不知有多光彩了。」張長漢說時，雙眼望着左面那幅屏風。

秦楚聽着三人說起，因他根本未見過馬老爺子其人，所以不便說什麼，只好坐着呆聽三人在談話。

一陣輕快的步履聲就在這時傳來，張長漢首先聽到，做了個手勢，示意許、魯兩人不要說話。

許、魯兩人住口不語，亦望向屏風那邊，剛好看到屏風後轉出一個人來，三人以為是馬老爺子來了，正欲起身，看清楚原來是馬管事，便沒有起來。

馬管事來到四人面前，略含歉意地道：「四位，馬老爺子正與剛來到的趙長青趙老爺子在書房中敍舊，一時間分不出身，請四位包涵包涵。」

魯冀搶着說：「馬老爺子既然沒空，咱們做晚輩的等一下有什麼關係，馬管事，你若是有事，只管去忙吧。」

許、張兩人亦隨聲附和，馬管事却忽然道：「真是忙昏了頭，這已是什麼時候了，四位一定還未吃飯吧？」

被馬管事的這一提醒，四人才省起自早上到如今還未吃過飯，肚子也感到餓了，許遠謀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府上這樣忙，怎好打攪？」

馬管事急不迭道：「許爺你這樣說就見外了，四位專程來與老爹子祝壽，吃頓飯算得了什麼？來，我帶四位去先吃飽了，到時候老爺子或者可以騰出身來見四位了。」

四人見馬管事這樣說，便不再推辭，起身隨馬管事往外走去。

× × ×

四人飽餐一頓，回到偏廳上，才坐下，屏風後已轉出一個鶴髮童顏，身軀高大，慈藹中帶有一股懾人的氣勢的老人來。

許、魯、張三人一見那老人，忙不迭站起身來，朝那老人恭恭敬敬地抱拳齊聲道：「恭祝馬老爺子福壽雙全。」

秦楚一見那老人的氣派，便猜到可能是渴欲一見的馬老爺子了，見三人那恭敬的樣子，忙亦站起來抱拳拜了下去。

馬老爺子呵呵一笑，坐在獸皮交椅上，朝四人擺擺手道：「遠謀、小冀、長漢，快坐下說話。」

接目光落在秦楚的臉上，遲疑着道：「這位是……」

秦楚正想回答，許遠謀已搶着道：「老爺子，這位就是在兩個月內，先後殲殺伏牛雙尊者及滄州之虎聶晉，大名傳遍了江湖的秦楚兄弟，晚輩三人在青龍鎮結識了秦兄弟，順便帶他來為老爺子祝壽。」

馬老爺子一雙明亮的眸子在秦楚的臉上注視了好一會，這才含笑道：「原來是二戰成名，傳遍江湖武林的秦少俠，老夫何德何能，要少俠來為老夫祝壽，少俠快請坐下說話。」

秦楚這才坐了下來。

馬老爺子目注秦楚道：「秦少俠，請教令師大名。」

秦楚遲疑了一下，才吶吶地道：「回馬老爺子，晚輩家師乃一山野閒人，晚輩拜辭家師到江湖行走時，家師因不欲沾惹塵俗，故此嚴囑晚輩不得將他老人家的名諱示人，請恕晚輩不便有違師命。」

馬老爺子原本笑容滿臉的，利那消失了，語聲淡淡地道：「原來令師乃是位不

沾塵俗的世外高人，老夫與令師一比，那就太俗氣了。」

秦楚焉有聽不出馬老爺子言中之意，忙不迭欠身道：「馬老爺子太謙了，家師怎能與您老人家相比。」

馬老爺子心裏「哼」了一聲，暗忖：「你這小子，自以爲了不起，竟然連師承也不告訴老夫，這豈不是不將老夫放在眼內？」

原來江湖武林中，最忌的就是不知道對方的師承來歷，因爲這一來，無從判斷這人的出身是正是邪，所謂正邪不兩立，那時候正與邪之間，是經緯分明的，絕不會混淆。

秦楚這次可說無意中犯了武林大忌。

「秦少俠年少有爲，老夫老矣。」馬老爺子別有意思地望了秦楚一眼。

秦楚却那裏聽得弦外之音，忙又欠身道：「老爺子謬讚了，老爺子老當益壯，晚輩怎能與老爺子相比。」

馬老爺子呵呵一笑，便轉對許遠謀道：「遠謀，爲何這半年多不來與我這個老頭子下棋了？可是嫌我這個糟老頭子下得太慢？」

許遠謀忙陪笑道：「老爺子說笑了，只因近來家母身體不適，遠謀不敢稍離，所以少與老爺子你親近。」

馬老爺子收斂了笑意，關注地問：「令堂得的是什麼病？好多了？」

「多謝老爺子關注，家母得的乃是老人常染之病，經過調治，已好多了。」許遠謀欠身說。

「那就好了。」馬老爺子嘆口氣，轉對魯冀道：「小冀，你呢？近來你忙些什麼？」

魯冀忙回道：「老爺子又不肯指點冀兒一二，冀兒只好躲在家中日夜苦練。」

馬老爺子不由呵呵大笑起來，指着魯冀搖頭擺腦道：「冀兒，你幾時學得這樣會說話的？眞是後生可畏，老夫老矣。」

接又對張長漢道：「長漢，你近來爲何也不來了？」

張長漢頓時紅了臉，吶吶道：「回老爺子，長漢……長漢……」

下面的話硬是說不下去，一張臉漲成紫紅。

許遠謀笑着道：「老爺子，長漢忙着娶媳婦，那還有心思來老爺子處！」

馬老爺子一聽，笑得更加厲害。「長漢，娶的是那一家的閨女？這大個人了，有什麼不好意思的？記着可別忘了請老夫喝喜酒。」

張長漢臉色更紅了：「老爺子，長漢怎敢不請您老人家，她……她是城外李員外的閨女。」

「嗯，該成家立室了，老夫眞替你高興。」馬老爺子忽然頗有感觸地長嘆了一口氣。

却原來馬老爺子生有一兒一女，兒名正行，娶妻王氏，結婚三十年，却只生下一女，那還是三十六歲時生下的，便再無所出，只得那位掌珠，偏是白頭人送黑頭人，馬正行在四十九歲時，忽染怪病，羣醫束手，藥石無效，便一命嗚呼了。

馬老爺子自是傷悲不已，但他不是神仙，馬家傳到他這一代便絕了後，這一件事，令到他一直耿耿於懷。

而許、魯、張三家與馬家乃是世交，也所以馬老爺子對三人這樣隨便。

馬老爺子又與許、魯、張三人談笑了一會，才起身道：「遠謀，你們就在客房息宿吧。」

許遠謀却道：「老爺子，府上還要招待各方來的客人，咱們怎好打攪，何況咱們已在客棧開了房間，明天再來與老爺子正式祝壽吧。」

馬老爺子笑罵道：「就是你主意多多，可是怕住在這裏，諸多不便？」

許遠謀連忙分辯道：「老爺子，怎會呢？」

馬老爺子揮揮手道：「隨便你們吧，老夫可要進去與普智大師談禪說經了。」

許遠謀四人於是拜辭了馬老爺子，離開了馬府。

憤而生異志　走上死亡路

秦楚可說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故此在回客棧的路上，一直悶悶不樂。

許遠謀忽然提議道：「時候還早，難得咱們聚在一起，何不去賭兩手？」

魯、張兩人以前經常與許遠謀去賭場解悶的，自然一口應承。

秦楚自出道以來，見識雖然不少，却未去過賭場，不知賭場是什麼樣子的，見三人眉飛色舞的樣子，料也是好去處，於是不等三人問他去不去，他立刻地道：「三位，區區也想去見識一下。」

三人自然滿口答應，於是在許遠謀的率領下，朝賭場走去。

× × ×

太原乃是大地方，自然什麼刺激的玩意也有。

松山賭場是太原最豪華的賭場，在這裏無論你賭什麼注碼最細十兩，最大可以賭十萬兩，甚至一百萬兩。

故此，光顧松山賭場的人，非富則貴，販夫走卒之流是見不到的。

許遠謀帶着三人走進松山賭場，立刻就有一位衣着光鮮的漢子趨上前，謟笑着招呼他們進去。

說這裏是賭場，無如說這裏是王侯府邸，這裏的一切佈置，皆堂皇富麗，連那些賭桌，也是鋪上了厚厚的波斯國來的絨布，柔軟而光滑。

秦楚自一脚踏入賭場，便覺得自己像換了個人般，感覺到自己的身價變得高了，像一位有頭有面的大爺般。

確實，賭場內那些負責招呼接待人客的漢子，一個個對人客極有禮貌，招呼得無微不至，讓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在秦楚的眼中，這家賭場甚至比馬老爺的府邸還要富麗堂皇。而見到的每一個人皆是衣着體面，各有氣派的。

許遠謀三人先不忙着賭，在各張賭枱之間溜了一轉，才停在一張骰寶枱前，很有氣派地從身上掏出一疊銀票，抽出其中一張，看也不看便放在「小」上！

秦楚偷眼一瞥，三人合共下注了二千兩銀子。

他不由睜大了雙眼，看得呆了。

秦楚身上只帶了三十兩銀子，又不懂得怎樣賭法，不敢下注，許遠謀三人也沒有叫他下注，全神貫注在那個骰盅上。

秦楚心中對三人的豪賭驚羨不已，也第一次見識到有錢的人那種對銀錢滿不在乎的氣派。

更令他吃驚的是，跟着下注的人當中，竟然有人下注一萬兩的，那是一個肥頭豬耳的大胖子。

荷官開始搖動骰盅了，那一陣陣「嘩朗」聲引得所有人的目光皆死盯在荷官那雙手搖動的骰盅上，每一個皆屏息靜氣，靜到連呼吸聲心跳聲也清晰可聞，秦楚雖則沒有下注，但也被這種緊張的氣氛感染了，一顆心也通通地跳了起來。

終於揭盅了。

荷官大聲道：「雙一二，四點小！」

剎那間，有人搖頭嘆氣，有人興奮地笑出聲來，有人重重地舒口氣，有人握腕擊掌，總之，贏的人眉飛色舞，輸的人搖頭嘆氣，咬牙切齒。

許、魯，張三人買的是小，贏了，只是笑了笑，連本帶利將銀票收回來。

秦楚見三人贏了，也替三人高興，同時感到這種玩意，確是很夠刺激，令人忘其所以。

這時候，許遠謀像才省起身邊還有個秦楚般，「咦」了一聲，道：「秦兄弟，你怎麼剛才不下注？」

秦楚想到自己身上只有三十兩銀子，而且又不懂怎樣賭法，不禁窘得脹紅了臉，吶吶着說不出話來：「區區……」

張長漢恍然道：「秦兄弟，你可是身上帶不夠錢？」

秦楚點了點頭，一張臉更紅。

「唉，秦兄弟，你怎不早說？」魯冀豪爽地將贏回來的一張五百兩的銀票塞給秦楚。「小意思，先拿去賭。」

許遠謀張長漢也不讓魯冀專美，亦各自塞了五百兩銀票給秦楚。

一下子秦楚就有一千五百兩銀子在手了。

但他反而更惶急，吶吶道：「三位，實……不相瞞……區區……從……未玩……過這玩意兒。」

三人不由像看着一頭怪物般驚詫地望着秦楚，不相信地道：「秦兄弟，你不是說笑吧？」

秦楚尷尬地道：「眞的。」

三人不由啞然失笑起來，許遠謀伸手拍拍秦楚的肩頭，慨然道：「不懂不要緊，這種玩意很易懂，看幾次就明白了，來，你先跟咱們下注，好麼？」

秦楚只好點點頭表示同意。

跟着許、魯、張三人各自下注一千兩在「小」上。

秦楚既巳有一千五百兩在手，胆氣頓壯，亦跟着下注五百兩在「小」上。

這一次，秦楚又注意到，那大胖子將一張二萬的銀票下在「大」上。

「買定離手」之後，荷官又搖動骰盅，這一次，秦楚也將注意力放在那個搖動的骰盅上，並且覺得那一陣陣搖動的「朗朗」聲悅耳好聽。

這一次他更加緊張了，因爲他下注了五百兩，心跳得更厲害，雙手不自覺拳握起來，連大氣也不敢喘。

他已將全副心神放在那個骰盅上，同時在心裏叫：「小，小，小！」

在衆人緊張的期待下，又揭盅了，「雙二單一——五點小。」荷官高唱。

秦楚差點點沒有昏眩過去，整個人立時鬆弛下來，身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欣悅。

「咱們又贏了。」魯冀興奮得臉色泛紅，低叫起來。

秦楚瞥一眼那大胖子，這樣寒冷的天時，他竟然頻頻用衣袖拭汗，不禁替他有點難過。

但當他接過許遠謀遞給他連本帶利一千兩銀票時，他又將那大胖子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高興得一顆心砰砰直跳。心裏暗忖：「這玩意眞刺激。只不過眨眼間，便多了五百兩銀票，相信世間沒有比這種玩意更易贏錢的了。」

之後，秦楚跟着許遠謀三人連買了兩口「小」，他仍然是下注五百兩。許遠謀三人則每一次下注比前一次多五百兩。

秦楚又瞥到那個大胖子下的注碼一次比一次多一萬兩。

說起來，賭錢這種玩意，眞是邪門得很。竟然連續再開了兩口小，合共是開了六口「小」。

那位大胖子却不信邪，固執地下注在「大」上，結果輸了二十一萬銀子！

秦楚望着那大胖子汗下如雨的狼狽樣子，驚詫此人怎會有這樣多的銀子來輸，而他也發現，所有的人除了他之外，對於大胖子輸了這麼多錢。皆是一副見怪不怪的冷漠樣子。

許遠謀他們顯然是精於此道的，賭了六口之後，他們便離開了骰寶枱，轉到牌九枱。

在牌九枱這一邊，秦楚看到那些賭客下的注碼，令他咋舌不已。

在這裏，買得最小的一個，也下注二千兩銀子，最大的一注，下注十萬兩，其餘的五千一萬三萬不等。

許遠謀三人合共下注了三萬五千兩。

秦楚想了一下，下注二千兩。

結果他們贏了。

接下來却輸多於贏，秦楚一共輸了四千兩，許、魯、張三人合共輸了七萬兩，之後，許遠謀提議回客棧，四人便離開賭檔回客棧。

秦楚這次可說是空歡喜一場，因爲他連本帶利合共是四千兩，在牌九枱上全部輸清光了。

……不過，他却一點也不心痛，只覺得回味無窮，同時覺得有錢眞是好，像許遠謀他們，賭得多瀟洒，不像他那樣每下注一次，便緊張得差點一顆心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許遠謀三人雖則在牌九枱輸了七萬兩，但在骰寶枱上，三人合共贏了足有十萬兩，計下來還贏了三萬有多，心情特別輕鬆。

秦楚見三人贏了三萬多兩，心中羨慕死了，他自出道以來，身上最多只有五六百兩銀子，最窮的時候只有幾兩。今天，眞是擁有過幾千兩銀子的了，但比起許、魯、張三人那種視錢財如糞土的闊綽慷慨樣子，他又算得了什麼？窮措大！

由於翌日是馬老爺子的壽辰，所以他

們不敢喝酒，回到客棧之後，便各自回房歇息了。

× × ×

秦楚雖則很疲累，但却睡不着，腦海中像走馬燈一樣，閃現出今天見到的人與物，以及在馬府受到的冷落，在賭場中豪賭的逸興。繼之想到馬府內之氣派堂皇，馬老爺子之志得意滿；許、魯、張三人視錢財如糞土之豪情，想着想着，他不禁瞪大了雙眼，一拳擂在床板上，霍地挺起身來，在心裏大叫：「人生在世，當如馬老爺子般有名有財，那才不枉此生。」

隔房傳來魯冀的叫聲：「秦兄弟，你怎麼啦？」

原來秦楚一拳擂在床板上，驚動了隔壁房間的魯冀。

秦楚忙悄沒聲地躺回床上，故意發出一陣夢囈般的混語聲，跟着扯起鼾來。

隔壁的魯冀顯然聽到了秦楚裝出來的囈語及鼾聲，嘀咕了一聲，便沒動靜了。

秦楚接又心想：「像魯冀他們三人那樣，我秦楚有那一點及不上他們？他們只不過命好，生長在富貴之家，我爲什麼不能好過他們？我一定要好過他們！」

這樣胡思亂想，直到四更將盡，才昏然睡去。

× × ×

翌日，秦楚睡意正濃的時候，一陣拍門聲將他驚醒了。

「秦兄弟，起床了麼？時候不早了。」是許遠謀的叫聲。

秦楚急不迭掀被下來，應道：「區區起來了。」接披衣走前將房門打開。

許遠謀三人相偕入房，朝秦楚笑笑道：「秦兄弟，別是心痛昨晚輸了錢，睡不着吧？」

秦楚忙道：「小弟連日勞累不堪，難得昨晚這樣好睡，不覺睡過了頭，眞不好意思。」

「秦兄弟，時候不早了，該是去馬老爺子處拜壽的時候了。」

秦楚應了一聲，叫來小二打水洗臉漱口，穿着整齊。對三人道：「累三位久等，這是小弟之過，現在可以走了。」

三人巴不得他說走，立時站起來往房外走去。

今日是個大晴天，風息雪止，天氣雖然寒冷，但日頭晒在身上，渾身暖烘烘的，說不出的舒坦。

難得天氣這樣好，街上滿是行人，不少是出來晒太陽的。

許遠謀四人很快便來到馬府前。

老遠，便可以看到馬府前人頭湧湧，大門兩邊的空地上，停滿了轎車，拴滿了馬匹，眞的說得上門庭若市。

這一路上行來，遇上的皆是來馬府拜壽的武林朋友，越走越多，人流如潮。

許、魯、張三人在路上不斷地與相識的武林朋友打着招呼，寒暄幾句，獨有秦楚一個也不認識，只好悶聲不响走路。

這是難怪沒有人認識他的，雖則他已名傳江湖，畢竟見過他的人不多，他亦所識不多，故此只好走悶路了。

馬家門前掛起了一串足有丈許長的鞭炮，站在門前迎候客人的家丁個個衣履一新，喜氣洋洋。

那位馬管事亦站在大門石階上，對着來客點頭哈腰，揖客進去，許遠謀四人才來到大門階下，他便走下石階，迎了上來。「許爺、魯爺、張爺，哈，還有秦少俠，你們怎麼不早此來？快請進去，老爺子就坐在壽堂上恭候來賀壽的人客。」

許遠謀抱拳說道：「馬管事，你請招呼別的客人吧，咱們自會進去拜謁老爺子的。」

說着踏上石階，跨進大門。

馬管事這時又忙着招呼別的人客了。

大門內寬大的前院中，這時已差不多擺滿了枱子椅櫈，不少武林人或站或坐，馬府的家丁下人則穿插其間，忙個不了。

他們才進入大門內，便有專人一路上指引他們往正對大門的那座大廳。

那座偌大的廳堂中，佈置得比秦楚他們昨晚看到的更加堂皇氣派，正中是一幅狂草壽字掛軸兩旁掛滿了壽幛，那都是當今武林中有頭有臉，或是一門一派之長送的，也只有這些人送的壽幛才有資格掛在壽堂中，襯出主人的氣派及面子。

壽字掛軸下，是一張供案，正中供着壽桃壽果之類的供品，左右點燃着兒臂粗的壽燭，案前香爐中點着壽香，烟氣繚繞，案前擺着一張虎皮大交椅，椅上就坐着那位老壽星馬伯均馬老爺子！

馬老爺子今日穿一件壽字錦袍，精神奕奕，喜上眉梢，笑容滿臉，不斷在接受着來客的祝賀。

而左右兩排紫檀木椅几上，坐滿了當今武林中最具身份的人物。

右首首座，鬚眉俱白，身穿黃僧袍，大紅袈裟，手掛紫金禪杖的，正是少林寺掌門普智上人！

左首首座坐的是武當掌門青雲道長，手執拂塵，一副仙風道骨，超凡脫俗的道相。

接下來是丐帮帮主神眼周必誠，與及各門各派的首腦人物，武林三大家的現任當家。

武林中這般有頭有臉的人物齊集一堂，怎不令馬老爺子躊躇志滿，顧盼自豪！

相信當今武林中，還找不出有那一位人物能有馬老爺子這般大面子的了。

秦楚這一次眞是眼界大開，在走向大廳的路上，許遠謀魯冀及張長漢三人不住指點三大院子中的武林人物，將認識的人一一數給他聽，聽到那些人的名號及在武林中的聲望，秦楚不禁頓時覺得自己原來是這般渺小，根本算不了什麼。

當他們四人被引上大廳向馬老爺子拜壽時，秦楚面對那些當今武林中顯赫一時的成名人物，更覺得自己像忽然間矮了一截，誠惶誠恐，根本連正眼也不敢看一眼座上的各門各派首腦人物。

馬老爺子呵呵笑着實受了他們行的大禮，也沒有說什麼，更沒有將秦楚介紹給在座的各門派首腦人物，這令秦楚失望不已。

其實在這種時刻，一批接着一批的壽客接續來到，皆等着爲馬老爺子拜壽。根本就沒有時間替他介紹，他們才向馬老爺子行完禮，第二批已踏進大廳，他們只好退了下去。

許遠謀三人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也明白到主人在這種場合根本連說多一句話的時間也沒有，倒也不覺得怎樣。獨是秦楚見各門各派，及武林三大家的主腦人物在聽到自己報上姓名時，竟然連正眼也不望他一眼，感到滿不是滋味，心中也暗生憤懣。

他們退到院子中，不知怎的，許遠謀三人各自被相識的朋友拉到一邊攀談去了，一下子只剩下秦楚一個人，令到他一時間不知站着好，還是坐着好，像個呆子一樣。

無聊中，他放眼四下溜視，發覺院子中的人，各自三五成羣地或坐或站，談笑甚歡，獨有他一個像被人遺棄了的孤兒般，孤零零一人，那種孤獨的感覺，啃嚙着他的心！

他眞想一走了之，或是憤怒大聲呼喊，但他還是忍住了。

後來，許遠謀魯冀張長漢先後回來，並爲他介紹了一些朋友，他才沒那樣悶。

可惜許遠謀三人的朋友皆是在江湖上叫得開字號的人物，雖則聽聞過秦楚的大名，但他們也有自己的身份，自然沒有蘇天放卓開他們那樣對他欽仰有加，只是道了一聲：「久仰大名。」或是：「秦兄果然是個人材。」之類的客套，便算了，這又令到秦楚心中很不高興，以爲那些人瞧他不起，心中氣怒地罵道：「哼，你們有什麼了不起？日後我若是名氣比馬老爺子還大的時候，看你們不趕着來巴結奉承我麼！」

× × ×

馬老爺子的壽辰是在午時一刻。

早就有專人在看着滴漏，並且在大門前左邊的一塊空地上，豎了一根測竿，只等午時一到，便鳴放鞭炮，爲馬老爺子上壽！

這一刻終於來了。

「霹里啪勒」，震天價响的鞭炮聲爆响的刹那，所有人皆一齊朝安坐在交椅上的馬老爺子齊聲祝頌。

馬老爺子樂呵呵地端坐着安然不動，接受衆人的祝頌之詞，那種熱鬧的場面，當得上近數十年來所少見。

接下來是接受馬家晚輩的祝拜，廳裏廳外，一時間擠得水泄不通。

跟着，是大排壽筵，交情深，有頭有臉的被招呼到大廳內入席，一般的人物則在大院子中入席。

許、魯、張三人雖則輩份很低，在江湖武林中的身份也不顯赫，但由於與馬老爺子乃是世交，故此三人被招呼入大廳內入席。

那當然是敬陪末座的了。

但這却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試看看數百上千前來賀壽的武林人物當中，能夠坐在大廳席上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二，其餘的則全部在院子內入席了。

秦楚與馬老爺子一不沾親帶故，二不身份顯赫，自然是在院子內入席了。

這令到他老大沒趣，也怏怏不樂，放眼望去，沒有一個是相識的，只好胡亂揀了個坐位坐下，喝着悶酒。

在這種場合，若是同席之人沒一個相識的，那是很難受的，眼見別人與相熟的人談笑風生，猜拳喝令，自己則獨坐索然

，吃着悶菜，喝着悶酒，眞是味同嚼蠟。

所以，他也不等馬老爺子出來向羣豪敬酒，便藉詞一個人悄然走了。

× × ×

馬老爺子的壽酒一直喝到晚上二更天才散，故此許、魯、張三人回到客棧時，已差不多三更天了。

喝了半日酒，就算酒量再好的人，也有了醉意，三人帶着醉意回到客棧，去敲秦楚的房門，那知却沒有人應，伸手一推，應手而開，房內漆黑一片，不像有人在的樣子，許遠謀還是跨了進去，並叫了一聲：「秦兄弟。」

聽不到秦楚的應聲，火光一閃，魯冀幌亮了火摺子，光亮的火光之下，房內那有秦楚的影踪？

許遠謀不由嘀咕一聲：「他去了哪裏？」目光在房內掃視起來，忽然像發現了什麼，驚詫地道：「怎麼連他的包裹也不見了？莫非他走了不成？」

魯冀皺着眉頭道：「好端端的，他爲何不辭而別？」

「唏，我忽然省起了，今日他一直悶悶不樂的樣子，大概是咱們冷落了他吧，所以他覺得沒意思，便走了。」張長漢打了個酒呃。

「那他就太小心眼了，咱們也不是存心冷落他的，他氣量這樣小，眞是令人想不到。」許遠謀轉身走出去。「去問問掌櫃的，看他是否眞的走了。」

來到前面店堂，掌櫃找不到，却找到一個在店堂內睡覺的小二，叫醒了他，一問，那小二說確是有那麼一個人客在天黑前拿着一個包裹，算清了房錢，走了。

魯冀一聽，不由氣惱地道：「姓秦的眞不够朋友，一聲不响便走了，這算什麼意思？」

許遠謀道：「算了，他既然不辭而別，也就不再當咱們是朋友了，他既走了。咱們還是回房睡一覺吧。」

三人便各自回房睡了。

× × ×

十日之後，秦楚來到了雁蕩山下的千雁山莊。

千雁山莊乃是一位名叫韓千雁的老人於二十年前退隱江湖後建下的居所。

韓千雁在未退隱之前，乃是一位亦俠亦盜的一流高手，昔年名聲曾經直追馬老爺子，後來由於他忽萌退隱之意，他的名聲才漸漸在江湖上消沉，但只要提起他的大名，仍然有人記得起他。

韓千雁自退隱後便沒有再涉足江湖，由於他沒有娶妻，所以莊中除了一個莊漢，與兩名僕婦之外，便只有他一個人了。

秦楚忽然來到千雁山莊，不知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 × ×

却原來他是來找韓千雁一決高下的。

韓千雁在聽到那莊漢的禀告之後，還以爲有人與他開玩笑或是那人是個瘋子，但他還是來到莊前，看看那是個怎樣的人，爲何要找上他這個已不問世事的老人。

韓千雁今年已六十六歲，只比馬老爹子小四歲。

他看到一個年紀只有二十四五歲，神情冷肅，眼神深邃，腰掛長刀的年輕人。

這人正是秦楚！

韓千雁瞇着眼打量着眼前這位要與他一決高下的年輕人，疑惑地問道：「小伙子，你是誰？」

秦楚也在打量着韓千雁，在他的眼中，韓千雁像個山野間的老人，一點銳氣也沒有了，只有那雙瞇縫着的雙眼，還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身懷武功的人。

因爲他的目光仍然明銳有神，這是普通的老人所沒有的，而且，他的腰也像年輕人般挺得很直。

「區區秦楚。」秦楚答得很平淡。

「秦楚？」韓千雁喃喃自語一遍，然後搔搔頭道：「老朽想不出你是那一位仇家之後了，請你自己說出來吧。」

秦楚亦搖搖頭道：「區區與你素不相識，也不是你的仇家的後人。」

「那麼你爲何找上老朽？」韓千雁不由詫異地望着秦楚。「老朽已退出江湖多年，爭雄逞勇之心已消磨殆盡，小伙子，你若是要一舉成名，應該去找比老朽有名氣的人物一決高下。」

「前輩，區區不是爲了一舉成名才找你一決高下的，區區是爲了你這間山莊而來的。」

「你看上了老朽這座山莊了？」韓千雁不相信地問。

「不錯，」秦楚倒很坦白。「區區要找一個地方作爲根基地，你這座山莊很適合，區區願以這條命來賭你這座山莊！」

韓千雁深注了秦楚一眼，嘆口氣，道：「老朽若不是親耳聽聞，眞不敢相信你打上老朽的主意，老朽雖則老矣，但却不想離開這座山莊，說不得爲了這座山莊，只好與你動手一較高下。」

「那麼，前輩請亮兵器。」秦楚一手按在腰間的刀把上。

韓千雁陡地仰天大笑起來，好一會，才感慨地道：「想不到老朽退隱二十年後，仍然有機會一展昔年豪勇？」

接喝一聲：「長福，取刀來！」

喝聲未已，那名莊漢已經飛奔出來，雙手捧着一柄鯊魚皮鞘的長刀，呈給韓千雁。

韓千雁一把抓過長刀，接拔刀出鞘，一股青濛濛的刀芒刹時脫鞘而出。

秦楚不由脫口一聲：「好刀！」

韓千雁撫刀道：「當然是好刀，否則怎配作老朽兵器！」

秦楚却不以爲忤，問：「請教此刀何名？」

「刀名青霜。」韓千雁扣指一張，發出「錚」的一下吟响聲。

「區區這一柄也是好刀，這正好與前輩的青霜相匹敵！」秦楚說時，亦拔出了長刀。

韓千雁目光一凝，讚道：「果然是好刀，刀何名？」

「刀本無名，因人而名，其實，一柄好的刀，有沒有名又有何關係？只要是殺得了人的刀，便是好刀！」秦楚「霍」地虛斬了一刀，刀光閃燦若電。

「說得好！」韓千雁不由讚一聲。「小伙子，請發招。」

「區區有僭了！」秦楚也不客氣，身形一個側閃，長刀走偏鋒，劏戳向韓千雁

的腰脅。

秦楚這一刀有劏有戳，明是一招中含有兩個變化，實則却含有四個變化！

韓千雁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雖則退隱多年，功夫却沒有丟下，他却根本沒有去理會秦楚劏戳向他腰脅的那一刀，長刀迴舞，劏斬向對方的腰腹部位。

韓千雁這一招叫圍魏救趙，乃是攻敵之必救，秦楚料不到韓千雁的刀法這樣老辣，身形一縱而起，刀芒流曳飛閃中，劏向韓千雁的頭頸！

韓千雁道：「果然有兩下子！」身形一伏一起，反手向上斜斬！

秦楚身形一縮，接彈展開來，人刀橫滾而下，刀芒暴漲又束，罩切而下。

秦楚這一招很是怪異，先是刀芒暴漲，接又一束如綫，若是經驗稍差的對手，必定上了他的當，以爲他一刀千鋒，閃避不迭，那知道却逃不過他那雷劈一擊般的一刀！

韓千雁却看得很透，喝一聲，一刀疾迎上去。

雙刀互擊，發出一下嗆啷交擊聲，韓千雁功力深厚，身形紋風不動。

秦楚的身形却因那一擊之力，被震彈起來，但彈起得快，墜落也快，仍然是一刀斬劈而下！

韓千雁亦再一刀向上揮出。

兩刀又再互擊。

秦楚又被彈起，但刹那又墜斬而下，就那樣彈起墜斬，循環不息，韓千雁亦只好不斷揮刀上斬。

兩刀交擊之聲越來越急密，秦楚也不知斬出了多少刀，大概總有百十刀吧，韓千雁亦硬擋了百十刀！

這一來，韓千雁就吃虧了。因爲他是站在地上實受秦楚的斬劈，而秦楚却取了巧，每一次皆藉震彈之力，將身形彈升起，卸去了大部分震擊之力！

韓千雁雖則功力深厚，時間一久，畢竟消耗了不少，二三百刀下來，他的雙腿已微顫，氣息也喘急起來，握刀的右手酸痲發軟！

他這才發覺上了秦楚的大當，可惜已經遲了。

就在秦楚劈斬下三百九十八刀的時候，他已經封擋不住，雙刀交擊的刹那，他那柄青霜刀被震擊得反嵌入他自己的腦門內。

一聲也沒有叫出來，他便栽倒在地上，不過，他的一雙眼却是睜得大大的。

一代俠盜，竟然不得善終，眞是令人唏噓不已。

秦楚贏了，這座千雁山莊也就屬於他的了！

他從此有一個立足之點。

他將韓千雁擊殺，霸佔了千雁山莊之事，却沒有傳出江湖，因爲他將那個莊漢與及那兩個僕婦也殺了。

× × ×

接下來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他以與人賭命的方式，先後與太湖雙義莊的兩位莊主曾伯通、曾叔明；金陵開賭坊爲生的地頭虫賴八痲子，雙河口的雙環索命蕭振義，淮北金錢帮的帮主蔣金山一決高下，結果，曾氏兄弟、賴八痲子、蕭振義，蔣金山皆死在他刀下！

而這四人的財產，便歸他所有了！

特別是金錢帮的人手，也一併歸他統轄了。

這一來，秦楚不但財雄，而且也有了實力，聲威更傳遍了江湖，名頭也越來越大了，直有擠身武林四派一帮三大家之聲勢。

江湖上從來是講究實力的，以前秦楚雖則有名，但却沒有財力，自然沒有人趨附巴結，如今可不同了，不少武林人物吹捧唯恐不及，紛紛巴結他。

他開始嘗試到那種被人尊崇奉承的樂趣了。

他將千雁山莊擴充了不止一倍，廣建房舍樓閣，將之作爲根基之地。

這時候，他只要安坐在千雁山莊中，便不愁沒有人前來向他攀交巴結，令到他開心不已。

不過，他並不以此爲滿足，他要蓋過馬老爺子，他要武林中人聽到他的大名，莫不心懷敬畏，他要武林中的人對他比對馬老爺子還要尊崇敬慕！

他就利用金錢帮那一班人手，作爲他實力的基礎，發展擴充，並藉着這股力量，不斷對一些實力較弱的帮派加以吞併，這一來，他的力量就迅速地膨脹了！

接下來，他對一些諸如金刀門、鐵馬帮、忠義會、銀槍門之類，實力比較雄厚的帮會門派進行吞併，結果如願以償，一一被他吞掉了。

不到一年之間，他的勢力已伸展到江南江北，聲勢亦越來越大，令到各門各派以及武林三大家惴惴不安。

這種形勢，除了少林武當等大門大派之外，其它的門派皆感到自危，担心不知那一日會忽然遭遇到秦楚的吞併！

這時候秦楚的勢力已沒有那一個門派可以拑制得了的，除非是各門各派聯合起來。

但江湖武林中素來就存有門戶之見，而且成見極深，加上誰也不肯聽誰的，要他們聯合起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各門派大多存有僥倖之心，認爲秦楚不至於動到他們，這就更難令他們聯合起來了！但秦楚終於令到他們聯合起來。

× × ×

秦楚一直對於年前到太原爲馬老爺拜壽時遭到的冷落與輕視耿耿於懷，他在壽筵未散便悄然離開時曾暗暗發誓，有一日必要馬老爺子向他下跪磕頭，方消心頭之恨！

既然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吞掉馬家，那何不趁馬老爺子還未魂歸極樂之時，去報當年之恨？若等馬老爺子壽終正寢才將馬家吞掉，那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他要馬老爺子爲當年輕視冷落他而付出慘重的代價！

於是，他在距中秋還有十天的一個晚上，率衆進攻馬府！

馬府雖是太原世家，實力不弱，但可惜馬家能够主持大局的人却只得馬老爺子一人，當馬老爺子聽聞率衆胆敢夜犯馬府的乃是年前與許遠謀三人一同前來拜壽的秦楚之後，他不由驚怒得差點沒有昏暈過去，喃喃道：「想不到他敢來惹老夫，眞

想不到！」

經過半夜激戰，馬家終於不敵，被秦楚率衆攻破！

踏着鮮血與屍體，秦楚志得意滿地踏上大廳，傲然坐在馬老爺子七十大壽時坐過的虎皮交椅上，顧盼自豪，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

笑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朝手下道：「還不快帶那老傢伙上來？」

恰好一名手下從內進那面走了進來，聞言回道：「秦爺，姓馬的不知躲到什麼地方，找遍了宅內每一個地方，就是找不到他！」

「莫不是他被嚇死了吧？」秦楚皺皺眉。

另一名手下急匆匆奔出來回道：「秦爺，弟兄們發現一間書房內有一道暗門，暗門內有一條秘道，不知通到什麼地方，那老傢伙可能從那裏逃了，特來請示要不要追下去！」

秦楚一聽，像被人刺了一刀般，從椅上蹦了起來，朝那手下喝道：「快帶我去看看！」

×　×　×

查看之下，終於斷定馬老爺子是從那條秘道溜逃了的！

秦楚不禁氣恨得咬牙罵道：「好狡猾的一條老狐狸！」

接又解嘲般道：「叫那老狐狸嚐到落荒而逃的滋味，亦稍消我心頭之恨！」

接下令：「將馬府內的財物一件不留，全部搬走，然後放他娘的一把火，將這狐狸巢燒個清光！」

馬府在秦楚一句話之下，便被燒成廢墟。

而在馬府被大火吞噬的時候，秦楚帶着四名心腹手下，來到了松山賭場！

他要像一個大豪客般，在這豪華的賭場內豪賭一番！

結果，他真的豪賭起來，而且大贏特贏，將整間賭場「贏」了回來！

說明白一點，他是在輸了三十四萬両銀子之後，一怒之下，吩咐兩名心腹手下，將留在城外等他一齊起程的手下召回來，來了個裏外夾攻，將賭場以及那些賭客洗刧了個乾乾淨淨，然後再放一把火燒了賭場！

他雖然輸了三十四萬，但從賭場中搶回來的，十倍於這個數目！

×　×　×

太原馬家被秦楚燒毀的消息，不到十日間，傳遍了整個武林！

整個武林皆被這一個驚人的消息震撼了。

這時候各門各派這才醒悟到，再各自爲政，自掃門前雪，遲早會遭遇到像太原馬家的災刧。

馬老爺子確實是從書房那條秘道逃出來的。

逃出來的還有他的孫女，及媳婦。

他們就躲在城外丐帮的分舵中。

對於這一次被秦楚率衆攻毀馬家的行動，馬老爺子眞是又氣又恨，但却無可奈何。

半個月之後，馬老爺子與從丐帮總壇趕來的丐帮帮主周必誠的陪同下，秘密地來到了嵩山少林寺！

十日之後，武當青雲道長亦上了嵩山少林寺。

接下來，是武林三大家的當家的，及黃山掌門郭啓邦，華山掌門抱月道長！

×　×　×

秦楚毀了馬家，滿載而歸地回到雁蕩山下的千雁山莊，不禁躊躇志滿，狂笑不已。

經此一役之後，他已不將武林中各門各派放在心上，認爲他們徒有虛名，實則不堪一擊！

而他亦雄心勃發，認爲以目前自己的勢力，足可以稱霸江湖武林，令到武林各門各派臣服於自己脚下！

想到各門各派的掌門帮主對自己必恭必敬，揖拜尊崇的情景，他不由又狂笑不止！

他要將武林各門派踩在脚下，吐氣揚眉！

於是他暗中準備，整頓手下，準備向各個門派逐一開刀！

那知道武林各門派正是有了馬家前車之鑑，在四派一帮三大家的爲首倡議之下，已秘密聯合了起來，並且採取主動，於重陽節那一天，對千雁山莊發動了全面攻擊。

待到秦楚聞報召集人手，四派一帮三大家及各門各派的人馬已殺到莊前，將山莊圍了個水洩不通！

各門各派這一次集中了門派中的大部分人手，少說點也有千人之衆，而秦楚雖則勢力龐大，但絕大部分的人手分散在各地，留在莊中的人手不過四五百人，與各門各派相比之下，實力懸殊！

但這時候已不容他有所選擇了。

各門各派的人馬已經從四面八方殺入了千雁山莊中，與他的手下展開了激戰。

秦楚一人力戰四派掌門以及馬老爺子，雖則他神勇非凡，刀法奇詭剛猛，俗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四位掌門人乃是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

劇戰二百餘招之後，秦楚終於招架不住，先是吃了普智禪師一禪杖，口噴鮮血，繼之被青雲道長在背側上削下一大塊皮肉，痛得他直吸氣，跟着，他左腰被黃山掌門郭啓邦刺了一劍，華山掌門抱月道長在大腿上砍了一劍，血流滿身，已沒有再戰之能！

「天亡我也！」秦楚以刀拄地，仰天愴呼一聲，接又大叫：「師父，徒兒悔不該不聽你之言，涉足江湖，又不切記你之訓戒，至有今日此厄！」

語畢，反手一刀抹在自己的咽喉上，氣絕身亡！

四位掌門人望着秦楚的屍體，一時間呆住了。

「此子若不是心胸太窄，而又貪圖虛榮，憑他的身手，定可在江湖上闖一番偉大的事業，造福武林，可惜他却走上歧道，自取滅亡！」馬老爺子感觸萬分地慨嘆一聲。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此例足爲後者之戒！」普智上人垂眉闔目，口中連喧佛號。

（全文完）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

龍殺令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喜脫死囚獄

怒闖飛虎崗

那一排用大塊的蔴石砌成的高牆，在隆冬的嚴霜覆蓋之下，顯得異常潔白，白得像塗了一層白蠟一樣。

正是淸晨，陽光弱得像燭火一樣，通到這堵高牆來的路上，也全是厚厚的霜花，兩名獄卒，正縮着頭，向前走來，自他們的口噴出來的白氣，似乎立時凝成了細小的冰粒，天眞冷啊！

這裏乃是滄州府的大牢。

被囚在大牢中，全是些殺人越貨的重囚，大牢之中自然暗無天日，除了秋後處決，從裏面拉出些死囚來行刑之外，幾乎很少有人活着出來的。

但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同，方今皇上喜獲太子，大赦天下，傳諭各府，在大牢之中，赦出一名重囚來，以示普天同慶之意，滄州府的知府大人，昨晚翻開重囚的死名冊，硃筆順手一圈，批道：赦此人。

被圈中的這個人今天就可以從大牢中釋放出來了。這個人，姓丁，名天野。

那兩個獄卒縮着頭，來到了大牢的簽押房前，一掀棉簾，鑽了進去，簽押房中生着一盆熊熊的炭火，一團暖氣，迎面撲了過來。

他們將才從知府公堂上領下來的花名册向桌上一放，一個道：「看看是誰够運氣！」

另一個雙手搓着，道：「看看吧，反正自咱們這裏出去的人，再能活上三年五載的命，也算是祖墳風水好了，是誰？」

那一個在翻死名冊的人突然呆了一呆，道：「是他！」

另一個道：「怎麼啦，是誰？」

「東字號第七間石牢中的丁天野。」

另一個獄卒皺起了眉，道：「丁天野，那是什麼人？噢，就是那個被鎖了琵琶骨，一天到晚只縮在牆角，一雙眼睛幽幽地邪門得緊的那個傢伙？」

「可不是他，他在大牢中，怕不有二十年了，嘿，我聽得人家說，他是咱們滄州府近百年來，最出名的捕快，天羅地網黃山黃大爺抓來的，是一個要犯，這個傢伙也很有來頭，聽說一身功夫好生了得，要不然，怎麼一來就用鐵鍊穿了琵琶骨？據黃捕頭說，若不是這樣，一天也關他不住！」

「得了，得了，將他帶出來，交給知府大人看過，將他放了，不就完了？」

那一個是老獄卒，他喃喃地道：「二十年了，一個人被囚了二十年，他再出去的時候，不知會怎樣？」他一面說，一面拿起了一大串鑰匙，走出了簽押房，另一個就跟在他的後面。

走進了牢房，便有一股異樣的臭味，撲鼻而來，不是當獄卒當得久了，聞到了那股臭味，準得嘔上三天三夜。而轉入石牢之後，那種臭味却聞不到了，聞到的是一股陰森森的死氣。

通向石牢的甬道中，掛着幾盞半明不暗的油燈，那些油燈非但未曾添上一絲生氣，反倒更令得這裏像是閻王的森羅殿。

那兩個獄卒一直向前走着，在陰暗的石牢中，並不是每一間都有人囚着，但有人囚着的石牢，更加恐怖。

因爲裏面的人，實在已不成人形。

兩個獄卒終於在一扇鐵門前停下來。

他們向內看去，看到石牢的一角，有兩點綠幽幽的光芒，如同一雙鬼眼一樣。

那老獄卒吸了一口氣，叫道：「丁天野！」

石牢中並沒有回答，只是傳來了「錚」地一聲響。

老獄卒再叫：「丁天野！」

仍然沒有回答，但是在屋角處的那兩點幽綠色的光芒，似乎強大了許多。

老獄卒道：「丁天野，恭喜你了！」

他這一句話才出口，只聽得裏面傳來了一陣「錚錚」聲，然後，便是一聲怪叫，再接着，一股勁風，捲着一條人影，直撲了出來！

那一股勁風，將兩名獄卒撞得連退了三步！

在鐵柵之後，已多了一個人。

與其說那是一個人，還不如說那是一個怪物來得恰當些。那老獄卒在這裏，也當了近十年的差了，可是他也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

他頭上的頭髮，一個結又一個結，虬結在一起，像是一個亂草窩，而在亂髮之下的，簡直是一個骷髏，漆黑的皮膚，緊緊地包着骨頭。

若不是那一雙眼睛，還現出十分邪門的綠光，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那是一個活人的。

他上身赤着，骨頭一根一根地可以數得出來。他的下身，圍着一塊破得千絲百縷的破布，再往下便是柴枝一樣的雙腿。

在他的兩邊肩頭上，却有極粗的鐵鍊穿過，鐵鍊的穿口處，皮翻肉綻，可以見到森森的白骨。

他鳥爪似的雙手，這時正抓在鐵柵上，他微微地張着口，一口白牙，利得像是用銼子銼過一樣。

只聽得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氣，然後，用狠嗥似的聲音叫道：「要處斬了麼？」

那一句問話，更令得那兩名獄卒，各自打了好幾十個寒戰！

那老獄卒忙道：「不是不是，你誤會了，太子降世，大赦天下，每一府赦重囚一名，知府老爺點中了你，這可不是大喜麼？」

那人雙手緊緊地抓在鐵柵上，由於他的身子在劇烈地抖着，是以連得那鐵柵也抖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那老獄卒忙道：「你別搖，要是搖倒了，那可就蔴煩了！快等我們來開門！」

可是他却沒有聽到，他的身子不住地抖着，而自他的喉間，則不住地發出難聽之極的號叫聲來，叫了好久，才聽得他道：「你們……你們不是逗我玩？」

「不是，當然不是，丁……丁爺，你……你這樣子，我們如何敢放你出來，你……可別將我們爲難，這些年來，沒有好好服伺你丁爺……嘿嘿，多多見諒。」

他不再號叫，而是怪笑了起來，老獄卒走近幾步，道：「你可別太高興而失了態，知府老爺還在堂上等着，快讓我們開了鎖，好隨我們去！」

他停止了笑聲，後退了兩步。

老獄卒打開了鐵柵，向內走去，自那人肩頭上穿過的鐵鍊，一直通到牆上，牢牢地釘在石牆之上，還有一柄大鎖鎖住。

獄卒開了鎖，道：「丁爺，是現在就將鐵鍊拉出來，還是到堂上再拉？」

丁天野的聲音，聽來平靜了許多，他道：「現在就拉罷，若是到了堂上，知府老爺一見我鎖着琵琶骨，一定是個重囚，說不定會改了主意，不放我了。」

那兩個獄卒的心中陣陣生寒，心中俱都想，不放你這個太歲倒是好了，放你出去，胆小的人見到了你，怕不被你嚇死。

當然，他們全不說什麼，老獄卒說道：「那你就站穩了，這痛楚，可不是人受的。」

「你放心，我已忍了二十了，還怕忍不了這一時的痛麼？」他緊緊地咬着牙，雙手握在鐵柵上，兩個獄卒拉住了一根鐵鍊，用力一拉，鐵鍊在丁天野的肩頭上穿過，那一陣澈骨蝕心的痛楚，令得丁天野發出了一陣震天動地的呼叫聲來！

那兩個獄卒被鐵鍊磨着骨頭的害害聲，和丁天野的驚呼聲嚇得呆了，還是丁天野自己最先恢復過來，他低頭一看，肩頭上兩個可以看穿的深洞，沒有血，只有黃油在向外翻跌着。

他的身子在發抖，那並不是因爲痛，而是他心中異樣的激動。

二十年了，他肩上那鐵鍊，已穿了二十年，但是如今却終於除去了。

他用鎭定得出奇的聲音問道：「兩位，滄州府中如今是誰在當差，還是外號人稱天羅地網的黃山黃捕頭麼？」

「早巳不是了，六年前，黃大爺便告老了，丁爺，我說你這次獲了特赦，應該善自珍重，別再生事了，要知道天網恢恢，而且，黃捕頭是官命在身，聽說你當時是畫形通緝的人犯？」

「是的，你放心，我不會和黃捕頭過不去的，那只不過是想在他口中，問一問二十年前，是誰告訴他我住在滄州羣玉院的後院之中的！」

那兩個獄卒互望了一眼，沒有再說什麼。

他們也不敢再望丁天野。

因爲此際，自丁天野的眼中所射出來的那種光芒，簡直是令人不敢逼視的，那種綠幽幽的光芒，像是一團團可以直鑽入人肺腑之中的陰火一樣！

× × ×

丁天野終於又走在滄州府的大街之上了。

相隔了二十年之久，他終於又能見到陽光，又能自由自在地走動了。

滄州府的現任知府，體恤聖意，不但放了丁天野，而且還給他一套新衣，賜他沐浴，理髮，使得丁天野看來不那麼可怕了。

丁天野將雙手攏在衣袖中，慢慢地向前走着。

他走出府衙時，剛看到府前的告示牌上貼出一張告示：特赦重囚丁天野一名。

丁天野並不因此走得快些，隔了二十年，滄州府的街道還是沒有什麼變動，他可以認得出街道來，他瞇着眼，多少年沒有看到陽光了，他非得瞇上眼不可，當他來到綠水坊東大街的時候，巳是晌午了。

他在東大街的街口，停了片刻，目光停在一扇氣象十分宏偉的朱門之前，那扇朱門之上，有一塊橫匾，匾上四個字，在別家門上是很少見到的，那是「善惡有報」四個金字。

丁天野將這四字，唸了幾遍，逕自向前走了過去，到了門前，抓起了門環，敲了幾下。

不多久，大門便打了開來，開門的是一個精壯漢子，向丁天野上下打量着，却攔着門，不讓丁天野進去，冷冷地問道：

「尊駕是——」

丁天野臉上的皮牽了牽算是裝了一個笑臉，道：「在下受了些外傷，想向黃老爺子討點傷藥！」

正說着，又有兩個漢子撲到了院子中，呼喝：「什麼人在此胡言亂語！」

接着，另有一人自屋中奔出來，道：「小心點，有人來報說，府中將二十年前，龍門帮的副帮主，玉郎君丁天野赦了出來，若是有人來胡混，先拿下了再說！」

那攔住了丁天野的人道：「是啊，你們來看，這厮怕不就是才從死囚牢裏放出的丁什麼野！」

丁天野的雙手，仍然攏在衣袖之中，他肩頭上巳敷上傷藥，但是仍傳來了一陣一陣的劇痛，他不想揮動雙臂，他只是抬起頭來，道：「不錯，我就是才從死囚牢裏放出來的丁天野！」

那漢子哇呀怪叫了起來，道：「好啊，你公然到這裏來撒野，定然是活得不耐煩了，先將你吊起來，吃三十鞭再說！」

他一面說，一面「唰」地伸手，便向丁天野的肩頭，抓了下來，那一招，丁天野一看便知道是天羅地網黃山所傳的擒拿法。

他身子一側，堪堪避開了那漢子的一抓，右足突然由外而裏，圈了一圈。

他右足在圈動之際，上身紋絲不動，那漢子在他的對面，絕不知道他的下盤巳發了招數，被丁天野一圈間，右足巳勾住了他的小腿，緊接着一抖腿，喝聲道：「去！」

那漢子身子向後直跌了出去，另外兩人大叫一聲，一左一右，搶了出來，但是丁天野雙足先左後右，快疾無比，連圈兩圈。

那兩人搶到了丁天野的面前，連身子都未站穩，便巳然跌了開去。

丁天野連用雙足，抖出了三個人，他雙手却始終攏在衣袖之中，他人則巳緩緩地走進天井來了。

那三個跌倒在地的漢子，一骨碌爬了起來，連同另外兩個漢子，一共是五個人，兩個揮起鐵尺，還有三個人揮出的兵刃，竟各是一根三尺來長的鐵鍊。

一看到鐵鍊，丁天野的面色，便變成了死灰色，他身形凝立，喝道：「放下鐵鍊！」

那三人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丁天野這樣呼喝是什麼意思。

但丁天野第二聲巨喝聲，又巳傳了出來，喝道：「放下鐵鍊！」

這二十年來，在黑牢之中，他固然很少機會練拳脚，但却有的是時間練內功，這時，他那一下巨喝，令得在他面前的五個人，人人都被他喝退了兩步，連丁天野自己，對自己的內功居然巳如此深湛，也頗感意外！

他第二下巨喝聲喝出之後，那五個人更是嚇呆了，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才好。

就在此際，只聽得大廳之中，傳來一個十分沉穩的聲音道：「收起兵刃來！」

隨着那聲音，只見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穩步走了出來，那老者頂巳半禿，滿面紅光，手中兩隻玉核桃，搓得「卡卡」直響。

他一出來，那五名漢子一起退後，他的目光十分銳利，向丁天野打量一眼，道：「這位朋友，眼生得很，若是有何指教，但言無妨。」

丁天野陡地轉過頭來，向前逼近了兩步，道：「黃捕頭，你曾捉我入獄，如何會眼生？」

黃山呵呵一笑，道：「黃某身在公門，上命差遣，有得罪江湖朋友之處，事非得巳，閣下若是因此遷怒黃某，那可大錯特錯了。」

丁天野一聲長笑，道：「說得好，然則用鐵鍊穿我琵琶骨，也是上命差遣？」

這句話一出口，黃山的面色，陡地變了，在他手中的兩隻玉核桃，在發出了「卡」地一聲響之後，也停了下來。過了好半晌，才聽得黃山勉强擠出了一絲乾笑聲來，道：「原來是丁副帮主，恭喜你重見天日！」

他一面說，一面向後退出了一步，左手在身後，迅速地擺了一擺。

在他身後的一名漢子連忙奔了進去。

丁天野又向前逼近來，說道：「你可是想叫人去拿兵刃麼？哈哈……黃捕頭，二十年前，你絕不是我的敵手，今日你仍然不是我的敵手，若是你要逼我動手，那麼……」

他講到這裏，一直攏在袖中的雙手，突然揚了起來，他的動作快，黃山的動作也快，只見他猛地後退，手揚處，兩枚玉核桃「嗤嗤」有聲，向前勁射而出！

丁天野一聲冷笑，雙手一沉，五指一緊，巳將兩枚玉核桃，一齊抓住，只聽得他冷笑之聲，不絕於耳，而他的手中，則發出不斷的「格格」聲來。

黃山不斷的後退，丁天野不斷向前進逼，巳然進了大堂之中，只見丁天野雙手一翻，「叭叭」兩掌，擊向一張桌子上。

他手按在桌面上，望了黃山好一會，才提起手來，仍然攏在衣袖之中，黃山的視綫，停在桌面之上，挪不開去。在桌面上，有兩隻深深的手印，而被他運內家眞力捏碎的玉核桃，則全嵌進了桌中。

在黃山身後的脚步聲，令得黃山直了直身子，他回過頭去，只見他的一名徒弟，巳將他多年不用的兵刃金絲網捧出來。

但是黃山却並沒有去接兵刃，他只是面色灰敗的搖了搖頭，道：「你們退下，別來生事，這位丁副帮主是我故人，和我有要緊話要說。」

那漢子叫道：「師父——」

可是黃山立即厲聲喝道：「退下！」

那漢子不敢再出聲，退了下去，其餘幾人，也不敢再走近來。

黃山在桌旁坐了下來，道：「行了，憑你這種驚世駭俗的內家眞力，我與你動手也是自取其辱！」

他講到了這裏，慘笑了一下，道：「你要殺要剮，還不動手麼？」

他閉上眼睛，身子在微微地發着抖。

丁天野一字一頓道：「黃捕頭，我若殺你來洩憤，那定然叫天下好漢恥笑！」

黃山在陡然之際，聽出自己大有生機，他有點不相信似地睜開眼來道：「那麼，你想怎麼樣？」

丁天野挺了挺身子，緩緩地道：「二十年前，我到滄州來，住在羣玉院的後院，這件事極其秘密，你是如何知道的？」

黃山的身子陡地一震，默然不語。

丁天野大喝一聲道：「我要你說！」

他的左手，猛地一揮，擊在一條大柱之上，「叭」地一聲巨響，頓時木屑四飛，柱上缺了一大塊，他一俯身，道：「你若是不說，此宅老少，人人如此，無一可免，鷄犬不留！」

黃山的臉比紙還白，他陡地吸了一口氣，道：「那是有人黃夜來告訴我的。」

丁天野陡地緊張了起來。自從他被捕的那一天起，他早就知道自己是被出賣的了，龍門帮本就不是什麼正當的帮會，刦鏢越貨，搶奪官糧，什麼事全做，是綠林中勢力極盛的一帮。龍門帮的帮主，和四個副帮主的容貌，全都張貼在各府各縣城門之旁的當眼處，他們的行動，自然也極其小心秘密。

當年，有玉郎君之稱的丁天野，到滄州府來時，便曾戴上極其精巧的人皮面具，而且，他並不投店，而是住在一個妓院之中。

他到滄州來，是因爲聽說滄州有三家百萬鉅富，各自自炫富有，說僵了口，巳準備將所有的珍藏拿出來作一比較，那是方圓數百里的盛事，龍門帮聽到了風聲，自然也準備趁機前來打刦，他是來滄州府中打探消息的。

他到滄州府來，除了帮主，和另外三個副帮主之外，可以說沒有別人知道。

但是，他到滄州府，黃山當晚就將他捉住了，黃山是三更前來，用悶香將他燻翻了，趁他未醒之際就穿了他琵琶骨的。

琵琶骨被穿，他一身武功，無從施展，被投入滄州府的大牢之中，一囚便是二十年！

如今，他不怨黃山，黃山是吃公門飯的人，他只想知道，將自己行踪告訴給黃山聽的是什麼人！

他在二十年黑牢生涯中，早巳將這個問題，翻來覆去不知想了多少遍，在路上，到了滄州府之後，他絕未曾洩露行藏，知道他行踪的人，只有龍門帮的人，而且，只有龍門帮中居高的幾個人，那便是當日一起議事的帮主，和另外三位副帮主。

一共是四個人。

可是四個人中出賣他的是誰呢？

他將其中一人在可能出賣他的人的名單中剔去，那是他的生死之交，是和他一齊投入龍門帮的八臂猿項飛。

八臂猿項飛和他，玉郎君丁天野在未曾投入龍門帮之前，幹的也是綠林生涯，他們投入了龍門帮之後，從小頭目當起，一步一步升上去，終於全升到了副帮主的高位，當眞可以稱得上生死與共的知交。

除了項飛，可能出賣他的人只有三個了，這三個人中，帮主的可能性也不大。

龍門帮帮主金龍神君，在武林中成名數十年，武功、輩份、何等之高，他若要害丁天野的話，只消一出手，丁天野便絕不是敵手！

而且，龍門帮的帮規極嚴，若是帮主有心要對付屬下，隨便引一條帮規，便可以將之偷偷處死了，又何必去私通官府？

幫主金龍神君不可能，項飛不可能，那麼，剩下來的只有兩個人了。

這兩個人之中，誰才是害他的人呢？

本來，既然只有兩個人，丁天野是可以一個一個地查訪的，但是因爲仇太重了，怨太深了，他去報仇之時，絕不能給他的仇人絲毫抵賴的餘地。

是以他必需確定是兩個人中的哪一個人！

所以，他一出大牢，便來找天羅地網黃山，要在他的口中探出這個人來，他這時，果然獲知是有人向黃山通風報信的，他激動得緊緊地咬着牙，上下兩排牙齒相磨，發出「格格格」的聲音來。

他一翻手，鳥爪也似的五指，突然捉住了黃山的手臂，令得黃山的身子也發起顫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誰，那是誰？」

黃山的聲音都變了道：「你……你請放手！」

丁天野却非但不放手，反將黃山的手臂抓得更緊，道：「說！你快說！」

黃山急道：「我，我不知他是誰，那人的武功極高，他才一現身，便轉到了我的背後！」

「那你至少也行過他一面！」

「我是見過他一面的，但是，他……却是蒙着面的！」

丁天野的五指陡地一緊，黃山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丁天野像是瘋了一樣，雙眼之中，還射出綠幽幽的光芒，掀着唇，露出白森森的牙齒，道：「你說，那是誰，你說！」

黃山的身子，像是篩糠一樣地抖着，他嘶叫着，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他一直貼在我的身後，我幾次想轉過身去看他都看不到。」

「那你說說他的特徵，他穿什麼衣服，他講話的聲音怎樣，高矮如何，用什麼兵刃？」

「他……聲音十分尖銳，那分明是裝出來的，他穿一套黑色夜行衣，我也沒有看到他帶着什麼兵刃，他雙手不時按在我肩上——」

黃山講到這裏，突然停了一停。

丁天野立時問道：「怎樣？他手上可有什麼特徵？」

黃山苦笑着，道：「沒有，他是戴着鹿皮手套的。」

丁天野手一鬆，後退一步，一字一頓，道：「戴着鹿皮手套，你看清楚了？」

黃山點頭道：「是，我看清楚了！」

丁天野突然仰頭怪笑了起來。自他口中所發出的那種狂野而淒厲的呼聲，令得聽到的人，更不由自主地將身子縮成了一團！

他一面怪聲笑着，一面道：「原來是你，好，原來是你這賊子！」

他上下兩排牙齒猛地一挫，止住了笑聲，向黃山一拱手，道：「多謝你了，黃捕頭。」他身形騰起，向外便掠，可是才掠到門口，轉過身，道：「黃捕頭，還有一事請教。」

黃山戰戰兢兢，算：「請說。」

丁天野道：「龍門帮近況怎樣了？」

黃山道：「龍門帮早就散了，那是十年前，金龍神君突然死去之後的事，金龍神君一死，八臂猿項飛，金掌燕大南，毒砂飛虎陳烏，三位副帮主爭奪帮主之位，各領部下，自相殘殺。」

丁天野不等黃山講完，便道：「且慢，金龍神君一死，龍門帮帮主一職，自然由他的女兒紅衣龍女担任，難道紅衣龍女也死了麼？」

當他講到「紅衣龍女也死了麼？」這一句話之際，他的聲音，聽來十分異特。

而他的心中，也正一陣抽搐，感到了異樣的痛楚，他二十年來，連想也不敢想「紅衣龍女」四字，但這時，他却不得不問了出來。

而問出的「紅衣龍女」四個字，竟能引得他的心頭生出如此强烈的痛楚來，那可以說也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

黃山望着丁天野，面上露出像是十分驚訝的神色來，丁天野道：「說啊，望着我幹什麼？」

黃山結結巴巴，道：「你……自從你丁爺被捕後，紅衣龍女大鬧滄州府，丁爺你不知道？」

丁天野身子向前一俯，要用手按住了桌子，方能站穩，那是他心頭受了極大的震動之故，他心中不斷地道：「她大鬧滄州府？那是爲了什麼？可是爲了我？難道她對我，她竟是對我如此有情意？」

丁天野呆了片刻，才道：「我身在大牢之中，如何知道？」

黃山現出抱歉的神色來，道：「是，是，我說溜了嘴，丁爺莫怪，紅衣龍女率領一百多名龍門帮的高手，到滄州府來刦牢，但是府中早有準備，調了精兵在守衛，紅衣龍女非但無功而退，而且還將龍門帮的百餘高手，一齊折了，聽說，紅衣龍女僅以身免之後，和她父親金龍神君大吵了一場，金龍神君怒氣勃發，在龍門帮的總壇上，要拔劍斬女——」

丁天野身如石像也似，一動也不動，用心地聽着，可是等到黃山講到金龍神君拔劍斬女時，他厲聲叱道：「你胡說！」

黃山的身子發起顫來，道：「丁爺……亮鑒，小可絕不敢胡說。」

丁天野「哼」地一聲道：「人人皆知紅衣龍女是金龍神君唯一的愛女，他怎會殺自己的女兒？」

黃山苦笑道：「丁爺，這事武林之中，人人皆知，我有天大的胆子，却也是不敢憑空揑造。」

丁天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那你就替我照實說下去。」

黃山點頭道：「是，他們父女兩人，是爲什麼吵起來的，也沒有人知道，等到金龍神君拔劍追出大堂之際，項飛、燕大南、陳烏三位副帮主便跪了下來，代爲求情。據當時目擊的一個人說，金龍神君氣得臉都黃了！」

「紅衣龍女怎樣呢？」

「紅衣龍女臉色煞白，只是說：『爹，你害了我，你自己或者不知，但是你害了我！』她頭也不回地就走了，從此之後，沒有再出現過。」

丁天野鳥爪也似的五指，本來是按在桌面上的，這時他五指緩慢而有力地揑緊，手指在桌面上削過，出現了五道極深的刻痕。

丁天野說道：「難道……她一直沒有下落？」

「金龍神君一見紅衣龍女走了，便站着發呆，後來，龍門帮曾通帖天下帮會，要各路英雄協助尋找紅衣龍女的下落，有人說，看到她曾在衡山出雲峯附近出現過，可是那是鐵心庵的所在，鐵心老尼的厲害，誰不知道，連金龍神君也不敢去證實一下她是不是究竟在鐵心庵中，江湖上却全沸沸揚揚地傳說——」

黃山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望着丁天野，像是有什麼顧忌一樣！

丁天野連忙問道：「江湖上傳說些什麼？」

黃山猶豫了一下，道：「江湖上全說，紅衣龍女是鍾情於丁爺你，因爲救不出你，是以萬念俱灰，投往鐵心庵，削髮爲尼了。」

丁天野的身子，猛地向後退出了兩步，坐倒在一張椅子上。

他呆呆地坐着，心中不知道是什麼滋

味。這些事，他直到二十年之後才知道：而當年，紅衣龍女大鬧滄州府，父女總壇相比，轟動武林之際，他却在那陰暗無比的石牢之中，過着野獸不如的日子！

他的心中像是有千百條繩索在緊緊地盤絞着，他痛苦得全身骨骼在格格作响，那個出賣他行踪的人，不但害了他，也害了紅衣龍女！

丁天野閉上了眼睛，他彷彿看到紅衣龍女在黃河大堤上飛快地奔着，紅色的披風揚得老高，宛若是一團紅雲，人人都叫她紅衣龍女，但只有丁天野叫她紅紅。紅紅，紅紅，聽到了他的叫聲，紅紅的俏臉就會現出甜蜜無比的微笑，除了丁天野還未曾向金龍神君作表示之外，龍門帮上下，是全知道這一段戀情的。

而當年，龍門帮之中，也的確只有風度翩翩的玉郎君丁天野，才配得上風華絕代的紅衣龍女！

可是剎那間，什麼都變了，鐵索穿肩，黑牢餘生，一幌二十年，他死裏逃生，巳是形如鬼怪了！

如果這時只有丁天野一個人在，那他一定會忍不住號啕大哭了！

現在，他當然可以忍得住，不讓眼淚落下來。

黃山等了片刻，才又道：「金龍神君自女兒走後，也就不怎麼理會龍門帮的帮務了，龍門帮勢力大弱，不少高手，紛紛離去，等到金龍神君死後，項飛、陳烏和燕大南三人自相殘殺，又死了不少高手，結果，三人也分不出高下來，誰也沒有當成龍門帮的帮主，龍門帮也散了，他們三人各自帶着一部份人，自立名堂，各組一帮，分據黃河中下游，明裏河水不犯井水，但是暗中，却還鬥得十分劇烈，一直至今！」

丁天野心中激動的神情巳漸漸地平靜了下來。

二十年黑牢生涯，過着野獸不如的日子，巳使得他懂得如何將極度的痛苦隱藏在心中了。

他緩緩地站起身來，又問了一句，道：「你眞是看到，來告密的人，戴着鹿皮手套？」

「是的。」

「那麼，毒砂飛虎陳烏現在何處？」

「丁爺，」黃山震了一震，說：「你說告密的是他？」

「我只是問你，他現在何處？」

「陳帮主他自組飛虎帮，飛虎帮的總壇，就在往南約四百里，濟南府東八十餘里的黃河邊上，那地方，本來叫老牛崗，現在也給飛虎帮改了名，叫飛虎崗。」

丁天野沉聲道：「多謝指點。」

黃山却忽然又叫道：「丁爺！」

丁天野站定了身子，黃山苦笑道：「二十年前我自知不是你敵手，是以用悶香燻翻了你，又穿了你的琵琶骨，害你……如今你總算出了頭，飛虎崗可以不去，還是不去好的。」

丁天野並沒有說什麼，只望着黃山。

「飛虎帮主的武功，你是知道的，而且，帮中這幾年來，着實攬延了不少高手，你隻身前往，恐怕——」

丁天野聽到這裏，才發出了「嘿嘿」兩下慘笑聲，道：「黃捕頭，我還怕什麼？你或許不知道那二十年黑牢生涯是怎樣過的，但我却是捱過來的人，你說，我還怕什麼？」

黃山呆呆坐着，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丁天野緩緩地轉過身去，慢慢地向外走去，他不斷地發出那種令人心悸的慘笑聲來。

等到丁天野出了大門，黃山七八名弟子，才一起搶了進來，七嘴八舌地問着。

黃山却什麼也不回答，只是長嘆一聲，對於今天能夠死裏逃生，丁天野竟沒有怎樣難爲他，他實在很感到意外。

但是他的心中，却一點也沒有高興之感。

二十年前，他是著名的捕頭，而丁天野更是年少英俊的大盜，然而如今，丁天野變得如此可怕得使人不敢逼視！

過了好久，黃山才道：「快散去吧，沒事了。」

當天晚上，黃山收拾細軟，改名換姓，離開了滄州府，他知道丁天野一出來，武林中必然將掀起軒然大波，而他的年紀，他的武功，都是無法捲入這個大風波之中的，是以他誰也未曾告知就單身走了。

× × ×

丁天野騎着一匹瘦馬，向南馳着。

他並不急於趕到飛虎崗，他要讓巳經知道了仇人是誰的喜悅多保留幾天。

二十年來，他日日夜夜都在思索着，告密的是誰，向官府洩露他行踪的是誰，今天他總算知道了！那是毒砂飛虎陳烏。

他之所以肯定那是陳烏，是因爲黃山的敍述，黃山說來告密的人戴着鹿皮手套。陳烏外號人稱「毒砂飛虎」，那是他兩樣絕技，「腐骨毒砂」，和「飛虎七爪」的合稱。

那腐骨毒砂，乃是極歹毒的暗器，發時毒砂漫天撒出，只要中上一粒，就緊黏在肌膚之上，拂之不脫，而砂上的奇毒，也立時深入，肌肉腐爛，直至見骨而亡，極之厲害。

陳烏自己雖有解藥，但是毒砂一沾上，便奇癢難忍，是以他發砂之際，必然戴上鹿皮手套的。

鹿皮手套！

當丁天野一聽了鹿皮手套之際，他便立時想起了毒砂飛虎陳烏！

而他如今，已漸漸地接近他了，最妙的是，毒砂飛虎陳烏還一點也不知道！

出滄州府之後的第二天，烏雲密佈，當天下午，天就紛紛揚揚的下起大雪來。大雪一直下到第二天傍晚時分，而丁天野一直沒有停息過，他縮着頭攏着手，騎在瘦馬上，任由瘦馬向前任意地走着，雪落在他的身上，落在馬身上，使得他和茫茫一片灰白的天地，幾乎結成了一體，若不是馬在雪地上留下一個一個腳印的話，眞不知道有一人一馬在趕路。

第二天早上，雪早巳止了，但是天氣冷得滴水成冰，積雪却一點也未化。

在一個小鎮集上吃飽了肚子，丁天野又向南走去，大路上客商很多，大河凍了，客商趕凍渡河的十分多，在趕出了十來里之後，大路之旁，有一條小路。

那小路的兩旁，全是林子，樹上壓滿

了雪，看來就像是一片銀樹林子一樣。

在小路之旁，豎着一塊老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三個大字，染着紅色，乃是「飛虎崗」三字。這裏當然還不是飛虎崗，只不過是飛虎崗自此而去而已，但是過往的行人車輛，在經過那條小路口的時候，莫不加快些，像是唯恐慢得一慢，小路上便會竄出甚麼惡魔來將他們拖了進去一樣。

只有丁天野一個是例外。

他拉了拉馬韁繩，瘦馬轉過了身子，四蹄翻着雪，逕向那小路走去。

他穿過了好幾座林子，便看到那座形勢十分險惡的山崗了，山崗延綿好幾里，只有一個窄窄的入口處，在山崖上，也刻着「飛虎崗」三個大字。

丁天野才一來到入口近處，便聽得大石之後，傳來了一聲呼喝，道：「來者是何方朋友？」

丁天野並不出聲，仍然緩緩地向前走去，大石後立時又喝問了兩聲，但丁天野仍然不出聲，只聽得石後響處，「颼」地一支箭，向前射了過來。

丁天野微直了直身子，伸指一挾將箭挾住了，大石之後也已疾跳出了四名漢子來，各自橫刀在手神氣兇惡，喝道：「來者留名。」

丁天野懶洋洋地道：「我是你們陳帮主的舊相識。」

四名大漢中，年紀較長的那個道：「若是帮主故交，請道姓名。」

丁天野突然「哈哈」一地慘笑起來，他的笑聲是如此之難聽，以致那四個人都不約而同退出一步，丁天野又陰森森地道：「太久了，名字連我自己也忘了，但見到了陳帮主，他或者還認得出我來的。」

那四人互望了一眼，突然發一聲喊，兩個着地便滾，單刀閃動來砍馬足，另兩人的身子，則疾拔而起，向丁天野砍來。

丁天野身子突然一側，自馬背之上滑了下來。他身子自馬背上滑下之際，像是跌了下來一樣，但是身子才離開了馬鞍，便突然一挺，向下踏去，雙足恰好踏在向前疾砍而來的兩柄單刀之上，將那兩柄單刀緊緊地踏在地上。

同時，他雙手揚起，雙袖疾拂而起，一股極加强勁的勁風過處，那拔在半空的兩人，如斷綫風箏也似，向外直跌了出去，而那兩柄單刀，已被丁天野捲在手中。

丁天野雙臂一抖，手一翻，已立時將兩柄刀握在手中，他的動作快疾之極，等他握了兩柄單刀在手，那兩個着地滾來之人，才倉惶後退。

可是丁天野雙手疾伸，刀光已然抵住他們的咽喉，那兩人面如土色道：「尊駕……有話好說。」

丁天野一字一頓，道：「去告知陳帮主，有舊相識來拜訪他了！」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突然向前一送。

他雙手所執的單刀，刀光已然抵住了那兩人的咽喉，這時突然之際，雙手向前一送，分明是要取兩人的性命，那兩人方才聽得丁天野要他們傳話，剛在想可有了一綫生機，突然之間又見他雙手向前一送，不由得嚇得魂飛魄散，立即慘叫起來。

也就在他們的慘叫聲中，只聽得「啪啪」兩聲響，那兩柄單刀，突然齊中斷折，前半截刀身落了下來，斷刀又抵住了那兩人的咽喉。

那兩人全身發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何以自己竟能不死。

丁天野哼了一聲道：「還不快去！」

兩人向地上一看，看到了斷刀，這才知道，原來對方在雙臂突然向前一送之際，內力暗運，已同時將刀震斷，是以刀雖然向前送出，但是他們却未曾送命！

一想到對方的武功如此之高，那兩人如何還敢說半個不字？掉頭就奔，連那兩個被丁天野袖勁拂出的人，也疾奔而去。

丁天野抛去了手中的斷刀，不急不緩向前走去，等他走過了那一道兩丈來長的峽谷時，只聽得前面一聲鑼響，隱蔽處閃出了三四十個人來。

那三四十人分兩排列開，兩個身形矮胖的人越衆向前，向丁天野拱了拱手道：「閣下是——」

丁天野冷冷地道：「剛才我已說過了，是你們陳帮主的舊相識！」

那兩人桀桀冷笑，一個道：「舊相識也好，新相識也好，總有個姓名，像在下兄弟兩人，人稱冀南雙毒，閣下難道如畜牲一樣，無名無姓麼？」

丁天野綠幽幽的眼光，盯定了那人，他的眼光十分異特，顯然看得那人十分不自在，是以那人按住了腰間的軟鞭，顯得十分緊張。

丁天野看了他好一會，才道：「你出言傷人，那是自取其亡！」

那人手背突然一抖，「呼」地一聲響，軟鞭已疾抖而起，他那軟鞭之上，有着許多尖刺，一揚了起來，映着日光，藍殷殷地，一望而知，刺上餵有劇毒，軟鞭才一抖起，便向丁天野劈頭劈臉砸了下來。

那人一出手，另一個雙臂一分，「錚錚」兩聲，雙手各多了一枝長五尺許的點穴橛，一上一下「嗤嗤」兩聲，點向丁天野的「氣海」、「肩井」兩穴。

這兩人出手都十分快，丁天野一聲怪叫，身子突然向後，仰頭倒下去！他身子向後一倒，點穴橛兩招，一齊點了個空。

但是，向他劈頭劈腦砸下來的一鞭，他却仍是未能避開的，長鞭呼嘯着，變成向他的胸口，疾壓了下來，丁天野的身子，向後仰去，雙足還是站在地上的，那是一式絕頂的鐵板橋功夫。

但是電光石火之間，他的雙足，突然猛地向前，蹬了出去！

這一蹬之勢，可以說是怪異之極！

因爲，在他雙足蹬出的那一刹間，他的身子是懸空的！如果對方的一鞭恰在這時砸下來，那麼他是絕沒有躲避的可能！

但是他動作之快難以形容，當他雙足蹬出之際，長鞭離他的胸口，還有兩尺！

而他雙足蹬出，却蹬中那人的小腿！

這一蹬之力何等强勁，只聽得那人慘叫了一聲，在慘叫聲中，吉然骨斷之聲，更是清脆可聞，身子向後一仰，只見他像是矮了一尺，而斷骨刺破了他腿上的肌肉，兩股血泉，疾噴了出來！

而丁天野一蹬中了那人，身形下沉，也落到雪地之上，他順手一抄，抄起了兩團雪來，揚向那使點穴橛的人的面門。

雪花雖然是輕軟之極的東西，但丁天

野在揚出之前，雙手揑了一下，揚出的乃是兩個雪球，兼且他內力過人，那兩個雪球，一先一後，「叭嗟」兩聲，撞在那人的臉上，雪球震散之際，鮮血隨之迸濺，那人的臉上，已是血肉模糊地一片！

丁天野身形一挺，站了起來。在不到兩招之間，冀南雙毒已然各受重傷，那排列而立的三四十人個個呆若木鷄！

丁天野冷笑着，慢慢地在人羣中走過去，那三四十人紛紛後退，丁天野轉過了山腳，只見面前乃是四五十級石階，石階之上便是一座十分宏偉的建築。

雖然那比不上昔年龍門帮總壇的氣勢，但因爲山勢十分險峻，是以襯托得極爲奇偉，在丁天野抬頭上望間，身後三四十人也已遠遠地圍了上來。

而在石階之上，一個人正飛掠而下。那人身影極快，轉眼之間便到了石階之下，丁天野一見那人便震了一震。

那是龍門帮中的舊人，是龍門帮八大堂主之一破碑手歐陽興旺。二十年不見。他自然也老了許多，但精神奕奕，想來在飛虎帮中也十分得意。

自從在黑牢之中被放出來之後，丁天野還是第一次遇到舊相識！

他震了一震之後，凝立不動。

只見歐陽興旺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顯然他是絕不能在眼前這個骷髏也似的怪人的身上，找出當年玉郎君的影子來了。是以他十分疑惑地道：「閣下是——」

丁天野嘆了一聲道：「何以如今要見一見陳烏，竟然有這許多麻煩？」

歐陽興旺道：「尊駕來意不明，他是一帮之主，自然要查問明白，閣下也要理應通姓報名！」

丁天野一聲慘笑，道：「玄和堂主，我就是不想通名報姓，我想見了他之後，考考他的眼力，看他是不是認得我！」

歐陽興旺打量了對方半日之間，在對方的口中，却叫出了他多年以前在龍門帮中的職位來，這不禁令得他大吃一驚，後退了一步望定了丁天野。

在那片刻之間，他心如電轉，殫智竭力，在思索着那究竟是甚麼人。

但是，這時的丁天野和當年的玉郎君，實在是沒絲毫相似之處的，二十年非人生涯，使他整個地改變了！歐陽興旺望了半晌，才勉强一笑道：「原來閣下果然是陳帮主故人？」

丁天野冷冷地道：「正是，你若是不帶我上去，我可自己上去了！」

歐陽興旺忽然堆下笑容道：「請！」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來握，看來他是想和丁天野把臂前往的，但是丁天野自然知道，他是想藉此掂一掂自己的份量！他眞氣運轉，聚於右臂，但却蓄而不發，及至歐陽興旺的五指一握了上來，掌中力道突然發出之際，丁天野的內力才迸了出來！

兩股力道一撞，歐陽興旺連退了三步，方始站穩了身子！

丁天野則已一聲怪笑道：「我不怎麼喜歡人家碰我，閣下莫怪。」

歐陽興旺試了一試，已試出對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除了帶他去見陳帮主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他不敢先行，唯恐對方在背後出手，是以讓丁天野先走，却不料丁天野突然一伸手道：「我們還是一起走吧！」他一伸手間已牢牢握住了歐陽興旺的左手手腕。

歐陽興旺大吃了一驚，面色倐變，但是他已身不由主，被丁天野帶着向石階之上疾馳而上，轉眼之間，二人已到了飛虎帮總壇的金漆大門之外。

只聽得大門之中，傳來一陣極其宏亮的笑聲，接着便是一個中年人的聲音，道：「聽說有故舊來訪，何其榮幸，請立時前來相會！」那正是陳烏的聲音！

一聽到陳烏的聲音，丁天野只覺得熱血沸騰，握住了歐陽興旺的手指，不由自主緊了一緊，歐陽興旺咬着牙，才不致叫了起來。丁天野到了門前，衣袖一拂，「呼」地一聲，將大門拂了開來。

大堂正中的一張金交椅上，坐着的一個中年漢子，立時站了起來！那中年漢子兩道濃眉，蓋着一雙目光極其銳利的眸子，一團亂鬚，身形高大，腰際懸着一隻一尺見方的鹿皮袋，左手戴着鹿皮手套。

丁天野一步跨了進去，手一鬆便放開了歐陽興旺，歐陽興旺身形一閃，便到了毒砂飛虎陳烏的身邊，陳烏向他揮了揮手，示意他離開些。

一看到了陳烏，丁天野已然封了口的肩頭上的創痕，似乎又感到一陣抽搐似的劇痛，那樣的苦楚就是眼前這個人賜給自己的，自己要怎樣在他身上找回補償。

他雙眼碧光閃閃，兩人相隔一丈五六左右，互望了好一會，丁天野才以十分沉靜的聲音道：「陳帮主，別來無恙麼？」

陳烏面上現出疑雲不解的神色來，他勉强一笑道：「請恕在下眼拙，閣下說是陳某故交，但是在下……却不敢相認。」

丁天野發出令人毛髮直豎的桀桀聲，身形聳動向前連跨出三步，兩人之間的距離，突然縮短了，丁天野仰起頭來，道：「你不認識我了？你仔細看看！」

陳烏滿臉皆是警惕之色，他戴着鹿皮手套的手，也向腰際的鹿皮袋移近了許多，可是他仍然搖着頭道：「我與閣下，可以說素未謀面。」

丁天野緩緩地道：「可是，有人却記得你手上的鹿皮手套！」

陳烏聽了哈哈一笑道：「原來閣下有什麼親人死在陳某的毒砂之下，是以來尋仇來了，那又何必冒認是陳某的舊識？」

丁天野搖頭道：「不是，你戴着鹿皮手套的手曾放在一個姓黃名山的人肩上，你可還記得麼？」

陳烏一呆道：「此話何意？」

丁天野桀桀地笑了起來，道：「二十年前，滄州城內向天羅地網黃山洩露我的行藏的，不是你麼？」

丁天野越講越激動，講到最後「不是你麼」四字之際，身上的衣服，如爲狂風所拂一樣，「呼呼」有聲，一個「麼」字才出口，他雙手齊出，猛地提了上去，向陳烏的肩頭，疾抓而下！而在那一刹間，陳烏却果然不趨避，只聽得他一聲呼叫道：「你，你竟是丁四弟！」

當年，龍門帮四個副帮主，名是副帮主，實際上等於是帮主金龍神君的弟子一樣，是以他們相互之間，兄弟相稱，四人之中，丁天野年紀最輕，是以稱之爲「丁

四弟」，可是這時陳烏「丁四弟」三字才出口，「颼颼」兩聲，丁天野十指，已然緊緊地抓住了他的肩頭，十指深陷入陳烏的肩頭，陳烏面色倏變，勉力忍住了痛，驚道：「丁四弟，是你麼，你作什麼？」

丁天野雙手抓住了陳烏，他的心中已經起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快意，他咧着嘴露着齒，自他的喉間，發出一陣含糊不清的聲音來。

而這時，在門後，帷旁，約有四五人，手執利刃，一起湧了出來，陳烏肩骨，已被握得「格格」發响，他一面運氣相抗，一面叫道：「你們不可妄動，這是我丁四弟，玉郎君丁天野！」

丁天野厲聲道：「是的，就是因爲你去告密，而被像狗一樣，在黑牢中鎖了二十年的丁天野！」

陳烏驚叫道：「你這話從何說起？」

丁天野哈哈大笑了起來！

陳烏又厲聲道：「你這話是從何說起？是我告的密，我爲什麼要去告密？丁四弟，你出了事，對我有什麼好處，你快放手！」

丁天野十指牢牢地抓着，道，「你不必圖賴了，我當日一到，晚上就着了道兒，我行踪無人知道，不是你尾隨我到滄州又是誰？」

陳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那你就錯了，丁四弟，這事我再易分辯都沒有了，當年你一走，帮主便命我和歐陽堂主，以及金堂主兩人，南赴長江，去和長江白蓮帮聯絡，我們三人是在白蓮帮中過的年，老堂主如今也在此處，這却是千眞萬確之事！」

丁天野一呆道：「鐵面無私金能？」

那鐵面無私金能，在昔日的龍門帮中，地位雖然不如三位副帮主之高，但是他在龍門帮中受到了尊敬，却絕不在三位副帮主之下。他號稱鐵面無私，其人極其正直，乃是昔日龍門帮的執法，他講的話人人信服，是以這時丁天野立時反問。

陳烏揚聲叫道：「金副帮主，快請現身！」

只聽得大堂側門處，响起了一個聽來十分鏗鏘，猶如鐵板相擊也似的聲音，大聲道：「丁副帮主，一別二十年，別來無恙麼？」隨着語聲，一個人大步踏了出來。那人身形高大，兩目森嚴，正是鐵面無私金能。

情絲惹禍害　仇了恨無涯

金能一出來，看到了丁天野，他也不禁陡地一呆，呆呆地望了丁天野半晌，長嘆了一聲道：「唉，歲月不饒人啊！」

丁天野却是目光閃閃，道：「金堂主，陳烏的話是眞的麼？」

金能道：「眞！」

他只講了一個字，但是那一個字的份量之重，却是重逾千斤！

丁天野的身子，陡地一震，雙手也不由自主一鬆，向後退出了一步，陳烏鬆了一口氣道：「丁四弟，你若是再不信時，當年的白蓮帮主，如今還在，愚兄可以和你共赴白蓮帮去對質的，我們三人向南走，你却往北行，我們如何能够到滄州府去告密？」

對於陳烏的這一番話，丁天野就像是沒有聽見一樣，他在鬆開了雙手之後，向後連退出了幾步，然後便聽得他不住喃喃地道：「那麼是誰？是誰幪了面，戴了鹿皮手套去告密的？」

他自問了好幾遍，才陡地抬起頭來，大聲道：「是誰？」

毒砂飛虎陳烏的面色，十分嚴肅道：「丁四弟，知道你行踪的人，寥寥可數，總不外是這四五個人，你自己難道還想不出來麼？」

丁天野茫然地搖着頭道：「我想不出來。」

在一旁的歐陽興旺，突然踏前一步低聲道：「丁副帮主，屬下有一言相告！」

其實如今這樣的場合下，歐陽興旺講話實在是沒有低聲講話的必要的，但是因爲他要講的事極之嚴重，是以他不由自主地將聲音壓得十分低。

丁天野立時道：「什麼事？」

歐陽興旺尷尬地笑了一下，道：「我也不敢說一定是他，但是這件事，丁副帮主却是非知道不可的。」

丁天野催道：「什麼事，快說！」

歐陽興旺吸了一口氣道：「燕大南燕副帮主，曾向帮主求過親，想娶紅衣龍女這件事，丁副帮主可知道麼？」

丁天野的身子陡地一震，金掌燕大南當年竟向金龍神君求過親？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他，玉郎君和紅衣龍女相戀，龍門帮上下誰人不知，燕大南如何再會去向金龍神君求親？

但是紅衣龍女貌美如花，再加上又是金龍神君的女兒，武林中人誰不想娶她爲妻？燕大南明知自己未敢在金龍神君面前提及，他異軍突出，想金龍神君一言定好事，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如果燕大南想娶紅衣龍女，那麼自己當然是他的眼中釘了。

那麼……

丁天野一想到那裏，身子不由自主震動起來。

只聽得鐵面無私金能沉聲道：「歐陽兄，此事你又何由得知？」

歐陽興旺道：「那晚，燕大南去求見帮主之際，恰是我在總壇當值，他進去出來我皆曾親見。」

「或者他是另有事情禀報帮主？」

「不是，我聽得帮主大聲吼叫，說他只有一個女兒，誰也別想在他身邊搶走他的女兒，聲達戶外，我親耳所聞，在帮主發怒之後，燕大南面色尷尬，退了出來，見到了我之後，兀自憤然，說——」

歐陽興旺講到這裏，停了下來，望了丁天野一眼。

「他說什麼？」丁天野尖聲問。

「他說，老頭子還不知道他女兒和老四泡上啦，哼，好好的來求親發惡罵人，要是女兒做出丟臉的事來，不知該怎樣了！他講完之後，就走了。」

「這件事，離我出事有多久？」

「大約一個月左右。」

丁天野的身子直了一直，緩緩地轉過身來，自他的齒縫之中，迸出一句話來道：「燕大南現在何處？」

金能、陳烏和歐陽興旺三人異口同聲道：「他自創金掌帮，距此四百里，沿河而上一問便知。」

丁天野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出了幾步，才道：「三位，我要到金掌帮去，你們千萬不能洩露我行藏，陳大哥，剛才多有得罪，你別怪我！」

陳烏長嘆一聲，道：「丁四弟，看了你這等情形，我怎還忍心怪你？若眞是燕老二告的密，別說你不容他，我也不容他！但你不必急在一時，且先盤桓幾日，咱們兄弟敍敍舊情。」

丁天野苦笑着道：「你想，我怎能不心急？」

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咬牙切齒，在他極其恐怖的容貌上，更現出令人心悸的淒厲神色來，看了他這等神情，陳烏長嘆了一聲，道：「丁四弟，那我也不再留你了，你武功極高，足可應付，但是……但是……」

「陳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燕老二爲人爽直，胸無城府，他似乎不像是告密之人，你還得先將事情弄清楚才好。」

丁天野一聲苦笑道：「除了他之外，已不會再有別人。當然，我是要弄清楚的——」他緊緊地咬着牙，一字一頓地道：「我要他死，也死得明白！」

他身形陡地掠起，「颼」地一聲，便已掠了出去。三人急步來到門上，已見他身形如烟，掠下了石級，隱沒在山口不見了。

×　×　×

朔風呼號，河岸上的冰渣子被勁疾的西北風捲了起來，在河堤上翻滾着，有的更跳了起來，打在馬蹄上，令得在急馳中的馬兒，發出一陣陣的尖嘶聲來。

四百里路程，丁天野一停也未曾停過，當他奔馳一夜，天色漸明之後，他的身上和馬身上，全是厚厚的一層霜花。

見到了朝陽，丁天野才伸了伸身子，他身上的霜花，簌簌地落了下來，霜花不但結在他的身上，而且結在他的兩道濃眉之上，使得他看來，形貌更是可怖。

第三天早上，過了陳橋鎮。

在鎮上，丁天野略歇了一下。過陳橋鎮，不遠就是開封府了，而金掌幫的總壇，就在開封北三十里的黃河邊上，再向前十來里，過了河就到了！

天氣似乎越來越冷，丁天野是連人帶馬上了冰排，被粗大的繩索拉過河去的，一過了河，他就看到兩座巨大的石亭。

石亭頂上的積雪還十分厚，冰梭在簷角上掛下來，足有三尺來長，石亭的柱上，皆刻有「金掌帮迎賓之處」七個字。

可是石亭中却一個人也沒有。

丁天野走進了石亭等了片刻，仍不見有什麼人來，他心中遲疑了一下，又出了石亭，再策騎向前飛馳而出，只馳出了半里許，便看到前面好大的一片林子，那林子全是百年上下的楡樹，樹上覆滿了雪，看來更是氣勢迫人，有一條小路，略略掃過些雪，一直向內通去。

到了林前，丁天野略停了一下，但立時又向前飛馳而出。

進林不久，幾排整齊的房屋，便已在眼前了。

那幾排房屋之中，正中的一所氣勢特別宏偉，丁天野奔得近了，只見屋前很多人在來往，但是人人皆現出惶急憂戚之色，竟沒有人來理會丁天野！

丁天野心中呆了一呆，直到了屋前，才一翻身下了馬，直到此際，才有人向丁天野望了一眼，但是望他的人，却也不來問丁天野究竟是什麼人。

丁天野心中大奇，一伸手按住了一個在身邊經過的人的肩頭，問道：「這裏可是金掌帮的總壇？」

那人嘆了一聲，道：「正是。」

丁天野的心中不禁一凜，暗忖莫非自己前來的消息已然走漏，是以燕大南故意以這樣的佈置來對付自己的？然而看來來去去的人，個個皆是如此，却又不像是裝出來的。

照如今這樣的情形看來，倒像是金掌帮中發生了什麼大事一樣。

丁天野略想了一想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唉，帮主昨晚帶着殷副帮主去，在河邊上和六盤四妖動手，今日凌晨是殷副帮主將之負回來的，唉，帮主只怕……只怕……」

丁天野「啊」地一聲，手一緊，抓住了那人的手臂，道：「你快帶我去見你們帮主。」

那人被丁天野握得怪叫了起來，道：「你……閣下是何人？」

正喧鬧間又有幾個人自內奔了出來，丁天野一眼便看到了其中一人，是龍門帮的舊日堂主，三手神劍殷黑子，那自然便是那人口中的「殷副帮主」了。

丁天野一看到殷黑子，連忙鬆開了那人迎了上去，道：「燕大南怎樣了？」

殷黑子滿面悲容，搖了搖頭，但突然之間，他臉上浮起了一層警覺的神色來道：「尊駕是誰？」

丁天野一聲慘笑，道：「二十年前的玉郎君丁天野，來拜訪燕二哥來了，我還能見得着他麼？」

殷黑子大吃一驚，登登登地向後，連退了三步，道：「你……你是丁副帮主？唉，要是你昨天來，燕帮主一定不致傷在六盤四妖之手了！」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自然！」

殷黑子却未曾聽出他弦外之音，忙道：「丁副帮主，你快跟我來，遲些只怕不及了！」

他一個轉身向內走去，丁天野跟在後面，兩人迅即來到了一間陳設十分華貴的臥房之中，只見一個身形粗壯的漢子，躺在床上。

在床邊，有一個美婦，和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正在啜泣着。

躺在床上的那漢子，雙目圓睜，面色獰厲，他的身上，幾乎綁滿了白布條，但是所有布條，全被血染滿了，他的手腕之切去，在他的胸口，血仍在不斷地透出白布來，自他的喉間，則發出了極其難聽的呼嚕聲。

任何人一看，都可以看出，那是一個傷重之極，就快死去的人了！

丁天野一進房，便呆了一呆，目光望定在這個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金掌燕大南。

這個人就是害了他吃了二十年苦的人，難道就這樣讓他死了麼？這不是太便宜他了？

在剎那間，丁天野知道他自己也沒有能力來先救轉燕大南，然後再慢慢地折磨他了，他心中的那一口怨氣，難道竟不能有發洩的一日了？

突然之間，他碧光閃閃的兇睛，停在床邊的美婦人和少年的身上。

那當然是燕大南的妻子、兒子了，他要燕大南在死前，先看到他愛妻嬌兒的慘死，一想到這一點，想到了燕大南在臨死之前，還要受到這樣的懲罰，丁天野幾乎縱聲大笑起來！

而殷黑子在一進房之後，便直趨床前，道：「帮主，帮主，二十年前失陷滄州府大牢之中的玉郎君，丁副帮主來了！」

床上的燕大南雙眼瞧也不瞧一下，緩緩轉過頭來，當他對住了丁天野的時候，他啞着聲，道：「老四？你……我……是你在我面前麼？」

丁天野緩緩地向前走來，到了床前道：「燕二哥，是我來了！」

燕大南呼哧呼哧地喘着氣道：「是啊，二十年了，唉，老四，你……爲什麼不早來一天？你早來，今早我有了帮手，便……不會……落得這樣……下場了……你如今別望我了，快去，快到華山北麓去，快去救……」

他講到這裏，喘了幾口氣。

丁天野冷冷地道：「我到華山北麓去做什麼？」

「去救……項老三，六盤四妖在傷了我之後，便聲言要去找項老三，以報當年我和老三大破妖穴之仇，我不是……他們敵手，項老三一樣敵不過他們，你……快備快馬去，或者……還可趕得上……助他一臂之力，我們……兄弟一場，雖然曾生齟齬，但究竟……是兄弟相稱過的！」

這一番話，可以說是誠懇之極，聽在丁天野的心中，實是令丁天野大爲震動。

因爲一個將死之人還如此關懷着曾經稱兄道弟過的人，若說他會去告密出賣弟兄，那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

而且，八臂猿項飛，和丁天野乃是生死之交，丁天野一聽得六盤四妖聯手傷了燕大南之後，又去找項飛的晦氣，他心中也是焦急無比。

但是不論他如何想念項飛之難，有一件事他仍是非弄清楚不可的！

他要燕大南承認是他告的密！

丁天野俯下身來，沉聲道：「項三哥有事，我自會盡力趕去，但是我有一件事，却是非弄明白不可！」

燕大南掙扎着道：「什麼……事？」

丁天野還未曾講，便先慘笑了一聲，道：「二十年前，我被陷獄中是有人向官府告密的。」

燕大南咬牙切齒，道：「可惜我是將死之人，不然定和你一齊找出此人，碎屍萬段！」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燕老二，那告密的人，就是你！」

丁天野這一句話一出口，燕大南的身子突然一震，疾揚起手來。他揚起手來，像是想向丁天野抓來的，但是他的手早被斷去，自然不能再有什麼動作，他手臂揚起之後，由於氣向手腕位湧去，以致斷手處，鮮血湧出，連白布也難以阻住，直淌了下來。

他顫聲道：「你……老四，你……瘋了？」

「你曾向帮主求過親，是不是？」

燕大南一咬牙道：「是！」

「你明知紅紅和我兩人情濃，你還這樣做？你還要這樣做？」

燕大南厲聲道：「是的，你和紅紅情濃，但是你就不准我爲她廢寢忘食麼？」

「是以你將我當作了眼中釘便想將我除去，是也不是？是以你便到滄州府去告密了，是不是，你說！」

燕大南「哈哈」大笑了起來，他笑得如此之淒厲，連得丁天野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笑了許久，才道：「老四，你錯了，你出事之後，紅紅和帮主大鬧，定然要派人去救你，帮主曾聲稱誰隨紅紅去的，便逐出龍門帮，當時堂主、副帮主之中，只有我一人……只有我一人……蒙面前往……」

丁天野叱道：「胡說，項老三呢？難道他也不去？」

燕大南又怪笑着，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只是道：「殷黑子，你說給他聽，若不是那次爲了救你，我在滄州府中爲火銃所傷盲了雙目，我如今怎會在六盤四妖之手下傷得如此之慘？你說，你說，我爲了救你連一雙眼都廢了，你反來說是我告密，害你受苦，你……哈哈，我們總算稱兄道弟過了！」

丁天野眞正呆住了。

難怪燕大南從未感到自己的容貌改變，原來他雙目早已盲，根本看不見東西。

而他雙目盲去，是當年違抗帮主之令，跟着紅衣龍女到滄州府去救人而受火銃所傷的！

現在，自己却反來說他是當年告密之人！

丁天野只覺得心中有一陣說不出來的歉疚，他一矮身，在床沿跪了下來，嘶聲道：「燕二哥，我錯怪了你，不是你，當年向官府密告我行踪的那人不是你！」

燕大南長長地嘆了一聲，道：「別難過，我們是稱兄道弟的人，有些誤會是難免的，但……假造這樣的事，那就天地不容，你……快去，六盤四妖的武功，十分怪異，項老三……不是他們之敵……你快去……」

燕大南臉上獰厲激怒的神色，已然漸漸退去，他斷斷續續地說着突然停止了。

丁天野伸手在他的鼻端上一探，已然沒有了氣息。

丁天野站起了身子來，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而殷黑子也已覺出燕大南嚥了氣，他滿面淚痕，道：「丁副帮主，你快去罷，項三爺是敵不過六盤四妖的！」

丁天野的心中只覺得一片茫然，他實在感到太痛苦了，痛苦得他不再有痛苦的感覺。

不是陳烏，不是燕大南，那還有什麼人呢？

八臂猿項飛，只有他一個人了！

而八臂猿項飛，是自己生死與共的好朋友，只要想一想，令自己受了二十年黑牢之苦的，竟是自己引爲生平第一知己的人，那就已經够令他痛苦的了！

他呆呆地站着，殷黑子再催他，道：「丁副帮主，這裏的一切由我來打理，你快去罷，唉，龍門帮本來就不應該散開來的，一散開，便容易被人欺侮了！」

丁天野緩緩道：「是的，我去了。」

他身形僵直地轉過去，向外緩緩地走了出去。金掌帮上下，正在極度的慌張和混亂之中，以致丁天野的來去，幾乎沒有人注意。

× × ×

神猿帮的總壇之上，籠罩着一片殺氣。坐在主位上的，是一個身形瘦削，其貌不揚的中年漢子，然而他雙目極其有神，那是神猿帮帮主，八臂猿項飛。在他的身後，站着四名漢子。

坐在客位上的一共是四個人，一色紫衣，爲首的一個已在六十開外，白髮白眉，鬚長及胸，但是滿臉皆是詭異之色。那是六盤四妖之首，大妖淳于靈。

那四人中年紀最輕的四妖，看來也已有四十出頭，六盤四妖早在二十年前，便是邪派中的有名人物，但自從毀在龍門帮手下之後，便一直無聲無息，直到近日才突然現身。

而他們一現身，就殺了金掌帮主燕大南，武林中消息傳得很快，飛鴿傳音互通信息，八臂猿項飛也早已知道了。

可是，六盤四妖也來得眞快，不等項飛在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有什麼打算，四人已尋上門來了！

項飛的神情雖然鎭定，但是他心目中的焦急，却是難以形容的。

今日是他自己的生死大關，這一點他實在是再明白也沒有了！

淳于靈面上一直掛着詭異的神情，他「桀桀」地笑着道：「燕帮主的下場，想必你已然知道了，是不是？」

項飛冷冷地道：「知道了。」

淳于靈怪聲笑了起來道：「十餘年前，你和燕大南兩人率衆來攻，我們措手不及敗在你們手下，本來，這件事要找金龍老鬼算賬的，但是他已然比你先走一步，自然只好找你交待了！」

八臂猿項飛的肩頭，聳了一聳，裝出了一副漠不關心的神氣來，但事實上他早已在全神戒備，只聽得他道：「有寃報寃，有仇報仇，那是理所當然之事，你們只管出手好了！」

二妖應聲說道：「大哥，那我們也就不必客氣了！」

他一個「了」字才出口，四人的身子便驀地站了起來，一翻手，晶光閃耀，手上便多了一柄樣子極其奇特的尖刀。

那尖刀銀光燦爛，一望便知是上等的緬鐵所打成的。

項飛仍然坐在椅上，冷冷一笑道：「你們是四人一齊出手麼？」

他講話的語調，十分緩慢，可是話還未講完，他人突從椅上跳了起來，身在半空，雙手齊揚，八柄長只四寸的飛刀，已電射而出！

那是項飛的絕技，他「八臂猿」的外號，也是因此而來，這時那八柄飛刀一齊發出，去勢如電，六盤四妖發一聲喊，身形一齊向外，散了開去。項飛發出那八柄飛刀，絕不想一下子就可以將對方射中，他目的就是要將四人逼散！

四人的身形，各自散了開來之後，他那八柄飛刀，自然一齊射空，而他身在半空，却突然發出了一下長嘯，只見兩邊門上，立時竄出了數十人來，六個人圍一個，已將六盤四妖，分成四處圍了起來。

六盤四妖齊聲怪叫，手中的尖刀展了開來，各自以一敵六打了起來。

項飛眞氣一沉身形下墮，他雙足尚未點地，揮手處一條軟鞭，已如靈蛇也似，「颼」地疾起，足尖點地，身形如流星向淳于靈疾撲而出！

剛好在他撲到了淳于靈身前之際，圍住了淳于靈的六人之中，有兩個發出驚心動魄的慘叫聲，跌翻出來，向項飛撞來。

那兩人在跌出之際，胸前鮮血直噴，分明已是性命難保了。

但是項飛却連看也不向那兩人看上一眼，手中軟鞭一抖，向淳于靈的左脇疾纏過去！

淳于靈身子一翻逃開了這鞭，在他身後，「呼呼」兩聲，又有兩柄刀砍了下來，淳于靈的身子正在退後，看那兩刀是萬難逃得過去的。可是，就在那一剎間，淳于靈的身子，突然向下一矮着地便滾！

他身子滾動得快疾之極，而且在滾動之際，尖刀發之不已，每一刀，都刺向圍攻他的人的足踝，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慘呼之聲不絕於耳，刀光掣動，人影閃搖，另外四個人一齊倒在血泊之中！

而在此同時，項飛連發四鞭，但是他的鞭勢快，淳于靈的滾動之勢却更快！

隨着四人的慘叫聲，「叭叭叭叭」四下響聲，那四鞭一齊抽在地上，將地上的大青磚，抽得磚石橫飛！

項飛眼見淳于靈的招式如此之厲害，四鞭落空，狠狠跟了上去，左袖揚出四柄飛刀，挾着「颼颼」勁風射出，右手的長鞭却呼地一圈，擊向淳于靈的身側，不讓他滾開逃避。他刀鞭齊施，招式之凌厲，也是難以形容。

淳于靈的身子，突然縮成了一團。在他縮成一團之後突然整個人向上彈了起來！

他一彈起，那四柄飛刀，竟自射空！但是項飛却不憂反喜，長鞭一抖，「呼」地一聲響，反向上捲去！

淳于靈身在半空，這鞭眼看是避不過去的了！

可是，就正在那電光石火間，只聽得淳于靈一聲長笑，隨着那一聲長笑，項飛隱隱覺得有一股金刃劈空之聲，自身後傳來！

而淳于靈的一聲長笑，似乎就是爲了掩飾那自他身後傳來的金刃劈空之聲的！

八臂猿項飛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顧不得再去鞭擊淳于靈，急忙收回鞭招，同時，左袖後拂，又發出了四柄飛刀。

然而此際，向他身後攻來的，一共有三個人之多！

他發的四柄刀，逼退了兩人，其中一人的尖刀，仍然在他的肩頭之上，削了一下！

他肩頭上立時出現了一道口子，鮮血汩汩而下，項飛強忍着，向外搶出了四五步，站定了身子，定睛向前看去。

他不看還好，一看之下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

只見整個大堂的地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死人，那些死的人全是他的手下，有的是跟了他已然近二十年的，從龍門帮帶過來的手下！

那數十個人是什麼時候死的，八臂猿項飛竟然毫無所覺！雖然他剛才和淳于靈動手，全神貫注，但自己手下全數遭了毒手，還一點不知道，這個觔斗也實在是栽得太重了！

他看到那些倒在地下的屍體，每個人的面上，都中了七八枚金光閃閃的金針。

而且，每一個死去的人，他們的姿勢，幾乎全是相同的，那便是他們的手都待向臉上摸去，這自然是中了毒針之後第一個動作。

但是，他們的手又都未能伸到自己的臉上，那顯然又是金針之上餵有劇毒之故，是以一中了毒針，連伸手去摸一摸的時間都沒有，便自毒發身死了！

這只怕也是數十人一齊身亡，便是項飛竟然不知道的原因，因爲這些人實在死得太快了！

× × ×

好一會，項飛的目光，才收了回來。

他這才看到，二妖、三妖、四妖的手中，各持着一個金光閃閃，長可一尺，粗如兒臂的圓筒，當項飛看到了那金筒之際，六盤四妖，一齊揚聲大笑了起來，淳于靈道：「這種金針，乃是苗疆金針聖母所傳，項帮主，也算叫你大開眼界了！」

項飛看了這等情形，已然知道自己絕望了！

既然已經絕望了，項飛又絕不是會向人搖尾乞憐的人，是以只得豁了出去，一聲冷笑，道：「一些下三流的東西，也想耀武揚威麼？」

淳于靈「哈哈」大笑，道：「項帮主，只怕你神猿帮上下，沒有一人能逃脫金針之刦，你帮中還有高手沒有？快叫他們出來領死！」

項飛又向地上那四五十具屍體看了一眼，心頭沉痛無比厲聲道：「沒有了，你們動手罷！」

項飛這一句話才出口，忽然聽得門外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還有一個！」

那四個字，聽入人的耳中，令得人心中，不由自主生出一股極度的寒意，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一時之間，五人一齊回頭看去，一看之下，連項飛在內，都是陡地一怔！

因爲項飛也從來未曾見過這樣一個像骷髏一樣，眼中碧光四射，雙手像是鳥爪一樣的怪人過！

但是，那人却自認是神猿帮中的人，這時出現分明是準備和六盤四妖爲敵的了。項飛忙道：「閣下——」

可是，他才講了兩個字，忽然聽得四妖一聲大喝，道：「你是誰？」

他一面問，一面左手疾揚起來，也就在他手剛一揚起之際，他左手所握的那隻圓筒之中，射出了一蓬金針來，去勢極快！而且，那蓬金針射出之際，竟是了無聲息的！

他一面發問，一面已然突然射出了金針，去勢可說突兀之極！

項飛一見這等情形，心頭陡地向下一沉，已然暗叫了一聲不妙。可是，也就在此際，那骷髏也似的怪人，身子突然向上拔了起來。

他疾拔向上之勢，十分怪異，看來竟像是冉冉升了上去一樣，但實際上，上升之勢却是十分快疾，那一蓬數十枚金針，剎那之間，在他的脚下一齊掠空。

那骷髏也似的怪人，自然不是別人，正是丁天野了。丁天野是剛趕到神猿帮的總壇的。他雖然才趕到，但是也一眼可以看出，項飛已然處在極危險的境地之中。

這一路前來，丁天野的心中一直被憤怒之火燃燒着。被人出賣，受了二十年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這已是令他憤怒之極的事情了！

他在總壇的門口略站了一站，心中已然決定，先帮他打發了六盤四妖，然後再來慢慢地和他算這筆舊賬！是以他才突然出聲的。

這時，他見六盤四妖竟然手段如此卑鄙，一句話未說完，這樣歹毒的餵毒暗器，便已然電射而出，他心中不禁大怒！

他身在半空眞氣運轉，內力已貫於衣袖，恰好這時，三妖見四妖一筒金針，未曾射中對方，對方身在半空，有機可乘，一揚手，又是一筒金針，電射而出！

丁天野發出了一聲驚心動魄的吼叫聲，衣袖突然拂出，「轟」地一聲響，一股强勁之極的勁風，突然揚起，那一蓬針，還未曾射到他的身上，便一齊被反激了回來！而且，被反激回來之勢，猛烈之極，每一枚針，都帶着「嗤嗤」的風聲！

六盤四妖一見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了一驚，忙不迭向後一齊退了出去。

項飛見忽然之間，來了這樣的一個帮手，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精神爲之大振，他一見四人向後躍開，一聲大喝，軟鞭掠起，「呼呼」有聲，向淳于靈沒頭沒腦砸了下去。

淳于靈顧不得還手，只是騰挪閃避，同時急叫道：「小心這殭屍向下撲來！」

他究竟在四人之中，見識最廣，已然看出對方在擋回了金針之後，必然仗着身在半空之中，而會居高臨下撲了下來的。

但是，等他在百忙之中，出言警告之時，丁天野却早已發動了！

只見他雙臂一振，身形略斜，已如流星下瀉也似，向下直撲了過來，看來，他像是撲向二妖和三妖的，但是當他撲到了一半之際，身子離地，還有五六尺，陡地一轉已變得撲向另一旁掠出的四妖！

四妖見對方不撲向自己，心中剛鬆了一口氣，却不料電光火石之間，一股勁風，和着一條人影，已然撲到了近前，四妖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趕緊身形一沉，手中的兵刃，颼地向前，疾刺了出去！

他只當這一刀，至少也可以將敵人阻上一阻，等到敵人落下地來，再和他動手，自己的兄弟定然出手，那就可以解得圍了。

却不料丁天野心中最恨四妖不出聲就放金針，在一撲撲出之際，早已立意致他的死命，他乃是全力撲出的，內家眞氣，將他的一身長衣，鼓了起來，尖刀向前刺出，丁天野竟然絕不躲避。

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噗」地一聲响，尖刀在丁天野的衣服上刺了一個洞。尖刀雖然刺住了丁天野的衣服，但由於丁天野的衣服是鼓了起來的，刀尖還未能刺中丁天野的身子，而且丁天野內家眞氣外湧，尖刀的去勢，也受了阻。

也就在此際，丁天野的五指，已然向着四妖的頭頂疾抓了下去！

四妖做夢也未曾料到自己的一刀已然刺中了對方，對方的來勢還是如此凌厲，一股勁風壓下了來，連躲避的念頭也未曾起，便已然被丁天野的五指，將他的腦袋疾抓了個正着！

在滄州府的黑牢之中，丁天野心頭懷恨無處可洩，在他內力與日俱進之時，他日日伸手，抓向石壁，到最後兩年，已然到了隨手一抓，便可以在石壁之上，留下五道深深抓痕的地步，四妖的腦袋，如何比得上石頭？丁天野五指一緊間，只聽得「叭」地一下响，竟將四妖的腦袋捏成了粉碎！

這一下，連丁天野自己也頗覺意外，四妖的腦殼一碎，他倒染了一手的鮮血，四妖自然連聲也未出，便自倒了下去，丁天野一脚飛起，將四妖的身子踢了開去，轉過身來。

這時，大妖淳于靈正在和項飛動手，而二妖和三妖兩人，則正待趕過去相助淳于靈，但却料不到就在一招之間，四妖送了性命！

當他們向四妖的無頭屍體望去之際，不由得魂飛魄散，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驚呼！

丁天野桀桀地笑着，向他們揚着沾滿了骨碎和血的手，露着白森森的牙齒，和碧光四射的雙眼。項飛在回頭一看間，看到了這等情形，他雖然明知來人是帮自己的，可是心頭也不禁升起了一股極度的寒意！

而三妖、二妖兩人，更是心驚胆戰，竟同聲叫道：「大哥！」

淳于靈也已看到了四妖畢命，心中既驚且怒，一聽得兩人叫他便厲聲道：「叫甚麼？快出刀！」

二妖和三妖倏地分開，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刀光如電，已向丁天野砍了下來，丁天野仍是兩手空空，他一見對方出刀砍到，身子一凝，上身不動，突然右脚一圈，勾向三妖的足踝。

三妖見自己一刀砍出，對方竟然身形凝立不動，心中正在高興，可是，他那一刀還未曾砍下去，丁天野的右脚，已然勾中了他的足踝，他的身子，突然向後一仰。而丁天野的右手，反手一掌，已然拍中了他的肩頭，五指突然箝緊，已深深陷進了三妖的肩頭之中，手臂一縮，將他硬拉了過來！

也就在這時，二妖的那一刀，也已然砍到，丁天野手臂一振，提着三妖的身子，向上伸起了半尺，二妖的那一刀，變得向三妖的頂門疾砍了下來，三妖急得面色青綠，叫道：「二哥，是——」

可是，他下面一個「我」字還未曾叫出口，二妖那一刀用的力道實在太大，一時之間，哪裏收得住，「唰」地一聲，已然砍進了三妖的腦中，刀身直沒了進去，鮮血如同噴泉一樣，噴了出來！

三妖中了這一刀，哪裏還出得了聲，倒是二妖，一見手中的尖刀砍中了自己人，發出一下撕心裂肺的怪叫聲，刀也不要了，撒手便向後退了出去，丁天野一聲冷笑，鬆開了手。

那柄尖刀陷進了三妖的腦中，但三妖却還未曾立時死去，丁天野將他鬆開之後，他身形搖擺，還向後退出了幾步，幾乎一直退到了二妖的身前。

二妖急叫道：「三弟，我不是有意的，三弟，我可是收不住勢子了！」

三妖的身子，在退出了五六步之後，才「砰」地倒了下來，二妖身形僵直站在那裏，呆若木鷄。

丁天野「桀桀」地一聲冷笑，道：「在下這幾手功夫，可還過得去？」

二妖伸出雙手亂搖，道：「不，不，你別走近來，我甘拜下風，我不是你的敵手！」

丁天野一聲狂笑道：「認輸了麼？」

二妖只當有了一綫生機，忙道：「是的，我……認輸了！」

丁天野「哈哈」大笑，道：「那也不行！」

他倏地伸出手來，一反手已抓住了二妖的手腕，二妖怪叫一聲，連忙向後掙扎，但丁天野左手一翻，「呼」地一掌，拍向二妖的胸口。

那一掌之力，將二妖的身子，震得向後跌去，可是丁天野同時，却又右手用力一拉，兩股力道一配合，竟將二妖的一條右臂，連骨帶肉，生生地扯了下來！

二妖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嚎叫聲，身形向後，退出了兩步，跌倒在地，他還連忙爬了起來，可是退出兩步，又跌倒在地，這一次，他一直向外，滾了出去，隨着他身子的滾動，出現了一條血路，滾到了大堂門口之時，他已然連滾動的氣力也沒有了！

丁天野的手中，握着一條斷臂，轉過身，道：「老賊，只剩下你一個了！」

淳于靈見三個兄弟，盡皆死於非命，而且，還死得如此之慘，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虛幌了一刀向後退了開去！

他不由自主地喘了口氣道：「你是什麼人？」

丁天野「桀桀」怪笑，道：「你立時就要惡貫滿盈了，我就算把姓名說與你知又有何用？」

淳于靈眼珠亂轉，看他的情形，分明是想覓路逃走，然而丁天野雙手齊張，十指如鈎，同時，發出極難聽的怪叫聲，已向他直撲了過去！

淳于靈勉力一劍刺出，但突然之間，他只覺眼前一花，對方人已不見，緊接着

身後勁風突起，雙肩之上，一陣劇痛夾着一陣骨碎之聲，丁天野的雙手抓了下來，已將他的肩骨一齊捏碎！

肩骨一被捏得粉碎，淳于靈的頭，便向下陷去，自他的口中血沫子亂噴，丁天野將他的身向前一推，項飛手起鞭落，「叭」地一鞭，鞭梢正抽在他的天靈蓋上，淳于靈絕活不成的了！

項飛收起了軟鞭，一轉身，來到了丁天野的面前，屈一膝跪了下來道：「多謝大俠相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項某人聽候差遣。」

這時候，丁天野心中的激動，實在是難以言喻的！

但是，連他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他竟用極其平靜的聲音道：「不必客氣，項三哥，你我本是自己兄弟生死與共的。」

丁天野這句話才一出口，項飛的身子突然彈了起來，望定了丁天野道：「你，你！你是……」

他突然身子發起抖來，剎那間，熱淚盈眶，激動無比地叫道：「是的，四弟！是你！是你！你是丁四弟，我……你……你是四弟！」

他叫着，跳着，突然，張大了雙臂，向丁天野撲來，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將丁天野緊緊抱住，但是不等他撲到，丁天野的內力疾運，項飛的身子突然遇上了一股極大的力道，令得他登登後退了兩步！

項飛又陡地一呆，道：「你……你不是我丁四弟？」

丁天野一聲冷笑道：「項三哥，誰說不是？」

項飛滿面喜容道：「四弟，這些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在紅紅大鬧滄州府之後，我每年均曾派人到滄州去打探你的消息，也曾用重金賄給獄卒，希望得你的一點消息！」

丁天野的聲音，比冰還冷比刀還利，道：「噢，你和官府交結得到不錯啊！」

項飛呆了一呆，他已然感到丁天野的神態十分異常，但是他仍然極之高興，他又道：「唉，我也曾去探大牢，可是却一無結果，得到的消息，都說你在被捉的當晚，就已過世了。」

丁天野又道：「是以你放心了，是不是？」

項飛吃了一驚道：「你這是何意？」

丁天野道：「你存心將我害死，得了我的死訊，你還不放心麼？」

項飛呆了半晌，在丁天野碧森森的目光之下，他滿臉皆是疑惑的神色，好一會他才道：「閣下何人？閣下決計不是我丁四弟。」

丁天野厲聲怪笑道：「項三爺，我却正是你少年共患難，二十年前共富貴的丁四弟！」

項飛仍然搖頭道：「不，不，你若是我丁四弟，怎會講出這樣的話來？我與丁四弟肝胆相照，我們二人從小孤苦伶仃，在一起行乞、混江湖、學武藝，他怎會對我講出這樣的話來？他怎會疑心我害他，怎會？」

項飛面上的神色，激動之極，而且，淚水竟已滾滾而下，顯然是在悼念他的丁四弟。

丁天野冷冷地道：「是麼？你對你的丁四弟，如此親切？嗯？」

「我對他可以說得上情逾骨肉！」項飛斬釘斷鐵地回答。

「那麼，燕大南曾跟着紅衣龍女去滄州府想救你丁四弟，以後盲了雙目，你為什麼不去？」

「我怎麼去？我怎麼去？我連他出了事的信息，也是在三個多月後，我自西域歸來，方始知道，我知道他最愛白玉，是以我在和闐，替他找了一雙極佳的玉璧，可是我始終未能將這雙玉璧交到他的手上！」項飛語言哽咽，淚水翻滾。

丁天野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陣心酸，他呆了半晌，說道：「你……你不在中原？」

「我不在中原，那天晚上，商議完畢，他先走，接着，帮主便命陳烏帶着鐵面無私和歐陽興旺兩人到長江白蓮帮去。」

「這我已知道了。」

「而我則被派到西域去送信，帮主有一封信，是給西域番僧大輪法師的，我一來一回，去了三個多月。等我回來時，紅紅已走了，丁四弟他已是生死不明，而帮主他也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樣，唉，若是我知道此行回來，竟然面目全非，那我定然抗命不去！」

他說着，掀開上衣取出了一對潔白無瑕的玉璧來，道：「這就是我從西域帶回來給丁四弟的，却想不到二十年了，一直佩在我的身上！」

丁天野不由自主，踏前一步，接了起來，只見璧上刻着四個字，乃是「情同手足」，而且，這玉璧一定是不斷被人把玩着的，是以光潤之極。

丁天野的眼中，不由自主地濕了起來，叫道：「三哥！」

項飛一震道：「你真是我四弟？」

丁天野叫道：「是的，我是你四弟，我是你四弟！」

他張開雙臂，項飛也張開了雙臂，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

好一會，他們才分了開來，丁天野長嘆一聲道：「那麼是誰呢？向官府告密的是誰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向我詳細說。」

丁天野咬牙切齒，將在黃山處打聽到的事說了一遍，項飛來回踱着步，道：「這事情十分奇怪，知道你行踪的人只有這幾個，而你走後，和你交情較好的人，都被帮主差走了，莫非……莫非……」

「莫非什麼？」

「莫非要害你的是帮主？」

丁天野一呆道：「不會的，帮主他老人家要害我，何必去官府告密？只消他出手好了，誰能阻擋，誰又敢去阻擋？」

項飛道：「這倒也是……」

他突然面色一變道：「對了，我回來後不久，侍奉紅紅的一個侍女，曾來找過我，那時紅紅已經走了，帮主終日呆若木鷄，失神落魄，那侍女說，在紅紅走前，他們父女兩人曾吵鬧得十分劇烈。」

「是的，帮主還是提劍要殺紅紅！」

「那侍女說她聽得小姐不住地說着一句話。」

「什麼話？」

「紅紅說的是：你害了他也就是害了我！四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個『他』可就是你麼？」

丁天野呆了半晌，他等於墮入了一層迷霧之中一樣，好半晌才道：「聽說紅紅在衡山出雲峯鐵心庵中，我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只有她才知道了！」

× × ×

丁天野和項飛兩人，是在天色將明時分，攀上了出雲峯，來到了鐵心庵前的。鐵心庵全是大石砌成，在嚴寒的天氣下，石上凝着厚厚的一層霜，看來倒和滄州府的大牢差不多。

兩人直來到了鐵心庵前，由於懼於鐵心神尼的威名，他們也不敢逕進庵中去，只是小心地敲着門。敲門聲在寒晨之中，聽來格外清脆。

過了好久，才聽得裏面有一陣脚步聲傳了進來，然後，便是一個乾澀無比的聲音道：「誰？」

項飛道：「我們是龍門帮的舊人，來找昔年龍門帮帮主，金龍神君之女紅衣龍女的。」

那乾澀的聲音道：「兩位施主，一定找錯地方了，寒庵並無其人。」

丁天野忙道：「大師，你去告訴她，二十年前失陷滄州府大牢中的丁天野來找她了，只求見她一面，問她一句話，她一定肯見我的。」

丁天野說話之間，門內突然傳來了「啪」地一下異樣的聲響，倒像是門內那人忽然站不穩，是以伸手在門上按了一下，以穩住身子一樣。

過了半晌，才聽得那聲音道：「二十年前，倒有一名女子投入本庵，待我去問問她看。」

接着，他聽得脚步聲傳了開去，脚步聲時輕時重，那人像是喝醉了酒一樣。過了一盞茶時，那種脚步聲又已傳了過來。

丁天野忙道：「怎麼了？」

那乾澀的聲音道：「兩位施主來得不巧，無根師太在日前坐化了。」

丁天野和項飛兩人「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在她坐化之前，却遺下一件東西，倒是指明一個姓丁名天野的人看的。」

「那……那是什麼？」

「啪」地一聲，一面金光閃閃的龍形令牌自牆頭之上拋了出來，那乾澀的聲音又道：「就是這個！」

項飛和丁天野兩人一看到那面令牌，便陡地呆一呆，那是金龍神君的「龍殺令」，龍殺令一出，龍門帮高手，必然有人喪生，金龍神君治帮極嚴，龍殺令就是專治帮內有違帮規的高手的，在龍殺令的正面，一定有兩個人的名字。下面的名字是該死之人，而上面的一個名字，則是被派去殺那人的人。

這時，龍殺令跌在地上，是背對着上面的。丁天野和項飛兩人一齊俯下身去，當他們的手指快要碰到龍殺令之際，都呆了一呆，然後，將龍殺令翻了過來，這面龍殺令，頒下至少有二十年了，但是兩個名字，却還十分清楚。

應該被殺的，是丁天野。

被派去殺丁天野的，是俞紅紅。

二十年前，金龍神君曾命他的女兒紅衣龍女去殺丁天野！這實在是駭人聽聞的秘事！

他們兩人全都呆住了，但是，他們也漸漸地明白了。他很明白，在燕大南求親之後，金龍神君開始注意起自己的女兒來，當然也發現了女兒和丁天野之間的來往。歐陽興旺轉述燕大南碰釘子之後金龍神君所說的話，似乎又在丁天野的耳際響了起來！我只有一個女兒，誰也別想在我身邊，搶走我的女兒！

丁天野甚至可以想像金龍神君當時鬚髮俱張的情形。於是，他下了龍殺令！

而可憐的紅紅怎知道是為了什麼呢？她不敢違令，因為她一遺令，金龍神君可以派別人去殺丁天野的；她又不敢向丁天野私通消息，那樣，他們兩人都會沒命。

於是，她想到了最好的方法，她連夜趕到滄州府去通知了黃山。

那的確是最好的辦法，因為到了大牢之中，金龍神君暫時便難以殺害丁天野了，那麼她便可以打聽，丁天野究竟犯了什麼事，有無求情的可能，至少也可以和幾個副帮主商議着辦事。但是，她沒有想到的是，黃山一上來就穿了丁天野的琵琶骨，而且在投進了大牢後，音訊全無！

他們沒有看到紅衣龍女，但是那句話的意思也明白了：你害了他，也害了我！

太陽已然升起了，但是一點生氣也沒有，那厚厚的霜花，也一點沒有溶解之意，實在太冷了啊！

（全文完）

日本武士道軼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金風鐵雨樓



刦匪潛入

日本的海上有一座山峯，叫做「亂石穿雲山」，山上有一座鐵屋，乃是日皇御賜之物，叫做金風鐵雨樓，藏金百萬兩，「白雲飛」四代留守，這批藏金引起江湖人物前往索取，展開連塲血鬥！

今日的「名古屋」工廠林立，商戶櫛比，顯得十分俗氣，古代的名古屋，乃是文化藝術之宮，林木青翠，古意盎然，連接三條長街，全是書畫文玩的勝地，殺氣甚薄。

初秋之夜，月色如銀，有一名書生打扮的青年，站在一座三層高的古物店外敲門，朗聲說：「李翁，我是『高岸清水郎』，白天說過在晚上拜訪，請你開門。」

頂上花白的小老頭，從樓上走到地面，開門給他，隨手關門，雖然那座房屋有三層高，却把這個賓客延入小廳，從梯級走下地窖。

兩人落坐，李翁說：「清水郎，你說今晚駕臨，有些値錢的古物給我鑑定眞僞，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李翁，請你盡力而爲，替我看看它是否百多年前的殘頁。」

清水郎很知趣，剛把他携帶在身邊的木盒打開，拿出兩頁黃得發焦的古箋，順手拿出二兩銀子，放在枱上，算是痲煩李翁的酒資。

區區的二兩銀子，李翁當然不屑一顧

慘死刀下

，可是，兩張薄紙却深深的吸引了他，拿起來放在燈下慢慢的欣賞，看了一會，說：「它的確歷時百年，它只是古箋，並非古畫，沒有甚麽價值，況且字跡潦草，亦非書法家的手筆，故此它賣不起價，你還是把它收藏起來吧，傳到曾孫的一代，它才是眞眞正正的古物。」

清水郎說：「李翁，別跟我開玩笑了，任何一封信，留到五六百年；也是古物！我並非要托你把它賣出，更不是希望你出價買它，我只是想你替我看清楚它寫的是甚麽。」

「你看不出來嗎？」

「它是草書，加上了字跡潦草，又有一截紙張已給小虫吃掉，我只能够隱約看得出兩三個字，那是沒用的，相信你有本領把它寫的字句，看得八八九九，可否帮忙費神看看？」

「我也不敢十分肯定的說自己有本領看得一清二楚，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吧，你聽着，開始的幾句是說一個武功極高的人，救駕有功，御賜一座鐵屋給他，此人叫做白雲飛。」

「對，這一截比較清楚，我也看得出一點點，大致跟你說的話相同，再往下看，那就有些不清楚了，那座鐵屋有一個名字，涉及風雨，它應該稱做甚麽樓，你可否把它的名稱說出來？」

「它叫做金風鐵雨樓。」

「分明是一座鐵屋，怎會涉及金子呢

？是否那座房屋有金又有鐵呢？」

「如果它眞的有金有鐵，那就値錢了，它是否一個藏金窖呢？很難說。」

「你還是說說它的準確位置吧，它下面有一個石字，別的文句我看不出來。」

「我却有些看得出來，不錯的，它有一個名字，那一句的確是指它的方位，它建築在『亂石穿雲島』，那個小島在南邊海岸的天水之間，却又離岸不遠。」

清水郎說：「我倒沒有聽見過有這座古怪的孤島。」

「白雲飛大概不是朝廷裏面的武官或虎將，否則，皇上認爲他救駕有功，索性把他擢升三級好了，皇上沒有叫他做官，只是賜給他一座鐵屋，還叫他永遠看守它，這種措施，反映出白雲飛只是江湖人物，至於孤島以及那座鐵屋，不單是你沒有聽見過，我也沒有聽見過。」

「李翁，你說皇上叫他永遠看守，看守一些甚麽？」

「那兩張薄紙能够說些甚麽？下邊只是有另外一句可以看得出來，其餘的字句，我沒法分辨。」

「好，多謝你賜助，相信你能够看得出來的一句相當重要，它說些甚麽呢？」

「它說：鐵屋之內有井，無底，叫做陰風井，沿着鐵索走下去，直通地獄。」

「李翁，這一句相當恐怖，似乎它的語氣叫人切勿走入陰風井，你是否這種想法呢？」

「我也有這種想法。」

「似乎有一批金銀珠寶藏在無底洞；如果我有機會置身於鐵屋之內，一定走下去看看。」

「那是很危險的，就算井內沒有強敵，也有蛇虫鼠蟻，這種地方不去爲妙。」

清水郎沉默了一會，說：「李翁，你一個人留在店內，有許多書畫古董說不定晚上有竊匪或刀客出現，你却絕無所畏，眞是佩服。」

「我有甚麽地方値得你佩服的？晚上有許多人帶了佩刀弓箭巡夜，我用不着担心綠林豪傑駕臨，店內的東西只是識貨的人，然後出價，沒有一個刀客打算刦奪它的。」

清水郎哈哈笑道：「李翁，巡夜的武士有沒有人偷偷的走進店內搜索呢？」

「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李翁剛剛閉嘴，清水郎疾忙把手一揚，一道白光射向高處，驀地一聲慘呼，抬頭望去，罩住木梯頂上的一塊板仍然閉合，却有鮮紅的血從板隙滴下來。

李翁慌做一團。

清水郎從梯級下邊走上去，單手托高木板，立刻看見一張臉孔，在兩眼之間插着一塊光滑的鐵，形狀似刀，沒有刀柄，中刀的人滿臉是血，有一隻眼睛突出，十分可怖。

顯然是這傢伙潛入店內，揭開木板，伏在地面偷窺，兼且竊聽地窖下面兩人密談，給清水郎發覺，擲出暗器，他才跌進鬼門關，李翁連脚步聲也聽不出來，當然沒有力量抵抗，如果屋裏沒有這個武功精湛的書生，他死定了，反過來說，倘不是書生夜間到訪，提及古頁殘箋，他未必給刀客覬覦。

他的心情極度矛盾，沒法開口。

清水郎神閒氣定，說：「李翁，這種事情我看得多了，區區鼠輩，只是一柄空心刀，已經把他了結！」

說完，他從死人的臉上拔刀。

看來似是刀子的一塊薄鐵，眞的是刀，不過，它的尖端鋒利，空心，沒有刀柄，那就不像刀子了，把它稱做空心刀，倒是很貼切的。

清水郎把那一塊染了血的空心刀，在死者衣裳上面拭去了血漬，納入腰間，很悠閒的說：「李翁，外邊一定沒有巡夜的武士，你用不着慌張，我一個人就可以把他帶到河邊抛下去，我走開之後，你關上了門，用水洗去血汚，當作甚麽事情沒有發生過好了，辦妥了，立刻熄燈睡覺，我不再回來。」

他順手取回兩張古箋，托屍出門。

他走了十多步，聽到關門聲響，覺得一切乾淨俐落，相當滿意，臉露微笑。

從李翁那一間「慧眼古物文玩書畫店」走出大街，轉入小巷，揀陰暗的地方走，到了小河前面，抛屍落河，這一截路花了一個時辰，清水郎不打算回到李翁那邊了，可是，東南方一片火光升起，猛然聽到一聲嘈吵，却又使他眉心一皺。

他想了想，索性走近水邊，用河水洗去上衣的血汚，轉身向原路走去。

越是走近那三條買賣風雅品物的街巷，他越加不安，再走近點，看見許多人救火，還聽到一些人的談話，隱約透露失火的正是「慧眼文物古玩店」，有一個老翁燒死。

他不再走過去。

他此行只是想證實海南的近岸荒島，有一座鐵屋，並非謠言，已經達到目的，老翁的死活，不會擺在他的心上。

使他有些不安的還是那一塲火，它必然是鼠輩朋友幹的，那些人沒有找他痲煩，却欺負老翁，確是鼠輩！

他的眉毛往上一揚，轉過方向走，很快就走出名古屋的商戶林立之區，恍如歸雁投林，閃入林木之內。

夜間投宿險遭毒手

三日後，清水郎到了「津山」。

「津山」是「名古屋」向南的一座大城，已經是岸邊，因爲那座城的名氣太响，站在沙石眺望，只是看見茫茫大海，看不見荒島，漁舟出沒，不必繞道而行，料想李翁說的「亂石穿雲島」並非該處海面，他用不着再三考慮，繼續往南方走去。

一連五日，他總是在海岸走向南邊，沒有人烟之處，他就揀一株大樹，把粗壯的横枝當做床，躺下睡覺，醒了再走，走到有食物賣的地方，他就多買一點，喝一些酒，繼續趕路。

他沒有確定的地方，只是向南走，偶然走向高處眺望，憑着他的見識，加以判斷，他認爲那一帶的岸邊必然沒有孤島在視綫中出現，故此他不打算停下來。

照他想，沿着海岸走了幾天，毫無進展，如此走動，白費氣力，必須另想辦法，主要打定了，他走到「大網」那一處漁船聚居的小鎮，找一間可疑的客店，要了

一個房間，走下大堂喝酒，故意露出一大堆銀子，迎着燈光，十分搶眼，又故意叫了三瓶烈酒，佯作喝醉，實在是用大巾抹嘴時噴出去的，又厚又大的方巾，濕透了酒，便即收回，改換另外一條，三瓶酒他只是喝了半瓶，如何會醉？憑着這一招，他認為那晚必有豪客打他的主意，抓一個在海邊出刀的傢伙查問，可能有些眉目，故此他依照心裏所想的計劃進行。

凌晨一時，他仍躺在床上，側臥，臉孔朝向床口。燈光很暗，突然在微光之下有一條黑影竄入，手起刀落。房門剛剛被刀尖撬開，這傢伙已經到了床口，身手眞快，可是，清水郎有備而戰，他的刀子雖然穿過薄薄的一張氈，插入床板，清水郎毫無損傷，他只是縮後一點，避過刀子，便即佔了上風。

那個刀客怎會是他的敵手？他伸手一抓，扭曲了對方的右腕，順勢飛出一條腿來，這傢伙就變成滾地葫蘆。

他還沒有機會爬起來，清水郎已經從床上一躍而起，補加一脚。

他捱了三脚，勉強站起來，仍是站不穩，搖搖幌幌，陡覺肩膊的琵琶筋被人鉗住，整個人發軟，跟着雙脚離地。

他看清楚了，那個俊俏的書生只用左右手兩隻手指抓住他肩上的大筋，已經有力把他整個提起來，而且抖了幾抖，他渾身骨節好像全部離位，痲痲痹痹，顯然他絕非對手了，顫聲說：「好漢饒命！」

清水郎笑了笑，說：「你是強盜，進門就是一刀，還口口聲聲把我稱做強盜？眞的是罪加一級！」

那人聽了，改口說：「大人，你是公差，不是強盜，小的有眼無珠，請大人饒命！」

清水郎把他放下，說：「料想你逃不了，我既非公差，亦非強盜，但却殺人不眨眼，請你看看這些東西！」

清水郎把書生穿的長袍往上抽起一截，繞在腰間插入黑色腰帶的空心力，密密痲痲，一團白光映眼，那人驚嚇到說不出話來。

清水郎說：「我有話問你，你必須句句吐實！你叫甚麼名字？除了做賊，靠甚麼生活。」

那人稍為鎭定，說：「我叫白虫，靠蛇生活。」

「怎會靠蛇度活？」

「大俠有所不知了，大網鎭著名出產水蛇，有許多人專心捉蛇，送到大城新宮賣給食店或酒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的確是靠蛇生活。」

「好好的靠蛇生活，為甚麼你却又帶刀行刦？」

「說來話長了，近這兩年，來了一個形容醜惡的大漢，自稱蛇王，他沒有動手捉蛇，却不斷的欺負捉蛇人，儼如一方之霸，沒有銀兩交給他，一到海岸捉蛇，一定被他打個半死，人是要吃飯的，為了吃飯，強盜也要做。」

「蛇王在那裏？我今晚有些胃口，想吃蛇，也想殺人，白虫，你快些帶我見見蛇王！」

「你跟他無寃無仇何苦捨命相搏？」

「不，為民除害，正是英雄本色，如果我殺了他，相信一定受到許多捉蛇人歡迎。」

白虫歡呼了一聲，說：「大俠，我第一個歡迎你！」

稍遲，白虫忽又開口：「大俠似乎專心打抱不平，値得欽敬，大俠可否留下一個名堂？」

清水郎聽了，說：「白虫，你別再口口聲聲叫我做大俠好不好？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仗劍而行，東闖西闖，打打殺殺，專向惡霸挑戰，而又毫無所獲，除非他是傻瓜！我為甚麼要為民除害？殺了蛇王，再告訴你！此外，你還要看清楚這一點，江湖上高手林立，我可能死在他的刀下，我殺了他，才把眞姓名說出來仍未遲。」

白虫說：「你所講的話很有道理，小的不再問了，不過，你說蛇王用刀，却有些估計錯誤，小的不能不說。蛇王臂力驚人，所握的武器作一枝細如竹竿長達十多尺的鐵條，尖端分而為二，可開可闔，內藏毒液，給它刺了一刺，等於被毒蛇嚙咬，十步之內喪生，這種武器是他獨創的，叫做蛇口棒。」

「那不要緊，我跟他剛剛見面就飛出刀子來，他一定逃不了，不過，我沒有看見過他，你必須帶我去見見他，當面談幾句，我才知道沒有殺錯人。」

白虫遲疑了一會，說：「可惜我沒有銀兩，否則，送銀給他，他一定出迎。」

「我這裏有些銀兩，你先把它送去，我殺了他，收回來的所有銀兩，包括我現時給你的十兩銀子以及他積聚的銀子，全是你的，你可滿意了吧？」

白虫喜出望外，說：「恩公，你太好了，殺人最好在夜間動手，我們即時啓程好不好？」

「好！」清水郎很豪氣的說。

清水郎血戰蛇王

月色溶溶，有兩個人沿着沙岸往西走，遠見蘆葦與亂石交纏之處，有一間石屋，兩個人的脚步停下，其中有一個人大聲喊叫。

「誰在殘夜找上門來？」石屋飛出一個粗魯的語聲。

「我是白虫，帶了十兩銀子，清償欠債，除了十兩，只是欠你五兩，你走出來收銀好了，此外，我帶了一個人到來，他肯出每條五兩銀子的價，向你買五條毒蛇，那一類毒蛇都好，只要細而毒，能夠一口咬死人的更妙！」

「站在你身邊的人就是他嗎？」

「是的。」

「他叫甚麼名字？幹甚麼出高價買毒蛇？」

「他不肯說出姓名，也不肯說出買蛇的行徑為了甚麼，這是一宗交易，你自己走出來跟他談談吧，肯賣就賣，不肯賣，算數。」

「他是否帶了銀兩到來？」

「當然帶了銀兩。」

白虫跟蛇王交談，到此為止，沒有續說下去，月色稍暗，有一個彪形大漢倒握長長的蛇口棒，從石屋鑽出來，見面就對白虫說：「你說把銀子歸還給我的，銀子呢？」

白虫送上銀子。

「對，正是十兩，另外的廿五兩銀子呢？」

「銀子在這位先生的手上，你把毒蛇放在袋裏，連同蔴包袋，交給他，他看過是毒蛇，確是五條，自然把二十五兩銀子交出來。」

「好的，叫他等候一會。」蛇王只是說了一句，便即轉身，走入石屋。他再走出來的時候，多了一個蔴包袋。

「毒蛇全在這裏，一共是五條。」蛇王說。

清水郎沒有拿出銀子來，嘴上却很鄭重的說：「蛇王，你打開袋子給我看看，好嗎？」

「好！」

蛇王打開了袋子，果然有五條蛇爬出來，三角頭，一雙眼閃着兇光，蛇身却不大，顯然是毒蛇了，可是，清水郎仍不滿意，說：「不錯，確是五條蛇，牠有名堂嗎？」

「牠叫做十步亡，是大網鎭最毒的一種。」

「我沒有買過你的蛇，怎樣知道牠最毒呢？」

「你沒有聽見嗎？牠叫做十步亡，即是說任何人被牠咬一口，走不了十步。」

「我不相信。」

「怎樣才使你相信呢？」

「找一個人被牠咬一口，此人無法走十步，我看在眼裏，然後相信。」

「客官不是說笑吧？荒山寂寂，怎樣找到陌生人給牠咬呢？」

「為甚麼你說沒有人呢？你，我，白虫，這三個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嗎？」

蛇王怒冲冲的說：「你簡直是存心搗蛋的！我眞想把五條蛇一起抛出去，把你活活的咬死！」

「咬死我也可以！」清水郎笑嘻嘻的說。

白虫在旁邊煽風點火，說：「蛇王，這傢伙如此嘴硬，還是放蛇咬死他吧，相信他身上携帶的銀兩不止二三十兩。」

蛇王心上一動，向清水郎望了一眼，說：「我不認識你，在月色之下，看不清楚你的臉孔，殺了你，我决不會記掛在心，如果你變了鬼，纒住白虫好了，別向我討債！」

他故意瑣瑣碎碎的說，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突然抓起五條蛇，向對方中上門抛過去。

那些毒蛇好像是他的朋友，不會咬他，可是，牠如果纒住別人的頸子，使勁咬了一口，那個人就完了，白虫看見過十步亡咬死人的可怖景象，他替那個不速之客揑一把汗，可是，白光一閃，五條蛇紛紛落地，被五把飛刀插死，這一招快如閃電，白蟲驚奇到說不出話來。

蛇王突然揮動蛇口棒，向前衝刺，口中大聲說道：「原來你是向我尋仇的，看招。」

他以為對方赤手空拳，腰間沒有刀劍，必然鬥不過蛇口棒，殊不料對方的武功遠遠超過他，只是騰挪躲閃，他就招招落空。

苦鬥了十個回合，蛇王所發的招逐漸慢下來，突然抛了鐵棒，仰臉倒下來，頸上插了一把刀，胸腹之間，分別插一把刀，當然死定了，白虫驚喜交集，由衷的說：「恩公，你出手眞快。」

清水郎說：「閒話休提，你先行走進石屋，取出蛇王所有財物，然後縱火燒屋兼燒蛇，地上的死屍抛進火窟一起燒掉，免得多生枝節，日後有人談及此事，就說蛇王不愼，醉後失火喪生，那就一了百了，明天請你替我召集所有捉蛇人，白日升到最高的正午，到此處集合，我自然到來，現時我同到客店睡覺了，明天見！」

白虫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當然全部依他的吩咐去做。

白虫並非毫無所獲，他在石屋找到一百兩銀子，連同清水郎給他的十兩銀子，便是一百一十兩了，無怪他喜歡到說不出話來。

捉蛇人透露的綫索

翌日中午，白虫召集幾十個捉蛇人，在石屋被焚之前的空曠地方齊集，對他們介紹清水郎，還說出清水郎勇戰蛇王的一場龍虎鬥，認為清水郎是新的蛇王。

清水郎說：「我叫做清水郎，只是玉蜻蜓門下的一個弟子，微不足道，不過路經此地，眼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我不會長居此地的，更加不會做蛇王，今天由白虫召見各位，並非商量誰做蛇王，只是兄弟有一宗要緊的事情要辦，盼望各位賜助，我此行只是查探一個朋友踪跡，他闖入亂石穿雲島，打算進入金風鐵雨樓，料不到他在海南的岸邊，去得無影無踪，請各位指點幾句，亂石穿雲島或金風鐵雨樓究竟在甚麼地方呢，你們當中任何人稍為知道它的下落，請即賜告。」

各人聽了，只是湧起了一些竊竊私語，很久，然後有一個人挺身而出，說：「清水郎大俠，我也是姓白的，是白虫的表哥，叫做白沙，你說出來的一個地名以及一處特異的房屋，我只是略為懂得其中的一種，那是金風鐵雨樓。」

「白沙兄弟，你既然到過金風鐵雨樓，敬煩引路，」清水郎說。

白沙趕快分辯：「清水郎大俠，我只是略有所聞，沒有見過金風鐵雨樓。」

「那麽，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好了，說不定一句半句，對我大有帮忙。」

「好，我就說出三個月前所見所聞好了，這一處是大網縣，向南行走，百里過外，便是新宮縣，那個地方比較大網縣大得多了，來往客商極衆，食客也多，有一間食店叫做春江蛇店，店主就是春江一田，我每隔旬日或半月，送蛇到那邊去，每次送蛇，總是逗留大半天才走，他必然盛意拳拳的留我吃一頓飯，酒肉欵待，客情甚好，那晚我多喝了幾杯，熏熏然的坐着閉目小睡，無意中聽到有人跟春江一田談論鐵屋，纒住春江，自願給他五兩金子，請求春江一田把他送到島上去，照情形看，那個島必然是亂石穿雲島了，至於鐵屋，大概它就是你說的金風鐵雨樓。」

「春江一田有沒有答應他呢？」

「沒有，不管此人怎樣說，春江只是

搖頭，還對他說知，凡是闖入霧海的人，必然有去無歸。」

「大概是由岸邊，划艇到亂石穿雲島，必須經過霧海了，是不是呢？」

「我不知道那邊的山川形勢，不敢亂說，不過，春江被他纏到發火，無意中說出了一句頗爲重要的話，我試在此轉述，也許你聽了會對它更加發生興趣，當時春江怒沖沖的說：『黑刀疤，世界上有許多地方可以掘金，何必拚了一條性命去闖陰風井？』照我的想法，那個大漢一定是邪道上的人馬，他想到鐵屋，無非垂涎傳說中的金子。」

「後來怎樣？」

「兩人談談說說，不久，便即走開，我也呼呼的入睡，此事與我無關，我當然不會向春江一田查問。」

清水郎笑了笑，說：「白沙，你做得好，眞的對我有些帮助，我還想問問你，傳說中的金子究竟是怎樣子的？」

「這一帶漁民都怕海龜，網了海龜，總是把牠放走，他們相信海龜是這處海面的守護神，開罪了牠，大禍臨頭，他們還相信不知名的水洞裏面，有一隻萬年大龜守着一座山那麼多的金子，等候有福之人到取。」

「傳說中的水洞在那一處？」

「我們只是聽到這種傳說，實在不知道水洞在甚麼地方，不過，水洞這種地形十分古怪，不妨對你說知，凡是潮水漲了之後，那個洞穴消失，潮水退到盡，它就顯露出來，洞中無水，十分潮濕，這種洞穴就是水洞。」

「多謝你的好意，把重要的消息透露，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很想邀請你跟白虫同行，一齊去新宮縣找春江一田，由我查問此事，你可否賜助呢？」

白沙聽了，猶疑不決，白虫在旁慫恿，他終於勉強點了點頭。

有人佈下一個假局

翌日的晚上，三個人一起走進了「新宮城」，夜色已深，春江蛇店的食客漸減，看來就快關門了，突有三個遠行的人闖入，叫伙記通知老闆，春江一田緩步走出，打個招呼，說：「白虫，白沙，你們兩個爲甚麼這樣快就送蛇到來？」

白沙說道：「春江老闆，我們此行並非送蛇，只是送一個朋友到來，他想設宴欵待一個貴人，當然是蛇宴，否則，不會找上門來，他叫做清水郎，想你準備十圍酒席。」

原來有生意找上門來，春江一田十分高興，立即改變態度，滿臉堆笑。

春江一田道：「清水郎先生、究竟是做壽請客，抑或是婚宴呢？」

「不！我只是想向一個人致敬而已，十圍蛇宴要多少銀子呢？」

「一圍蛇宴是三兩銀子。如果做得豐富一點便是四兩銀，定銀先交四份一。」

「好，我把全部酒席費一起交出來，這裏是四十兩銀子，務求做得豐富。」

清水郎說完，送上雪花白的銀兩。

春江一田樂得眉開眼笑，收了銀兩，先向清水郎道謝，又向白虫白沙道謝，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清水郎先生，你眞是慷慨，你想設宴欵待的一個貴人是誰？料想他必然是個大官了，是嗎？」

清水郎搖了搖頭，說：「此人並非朝廷裏的官吏，只是一個商人，但却威震江湖，他就住在這一座城內。」

「本縣竟有如此出色的一個貴人嗎？客官可否把他的姓名賜告？」

「聽着了，他叫做春江一田。」

春江一田吃了一驚，說：「此人的姓名跟我一模一樣，眞是奇妙。」

白沙忍不住插進一句：「老闆，清水郎先生想找個藉口，送你四十兩銀子，明白嗎？」

春江一田愕然，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清水郎忽又開口：「春江老闆，我的確是十分敬重你然後登門拜訪的，此行只是想問你一句，你把黑刀疤送去亂石穿雲島，他是否一去不返？」

這句話很是平常，不知道爲甚麼，春江一田聽了，渾身不舒服，遲遲沒開口。

清水郎盯了他一眼，說：「你不說話，我也明白，他一定是一去不返了，我並非黑刀疤的朋友，也不是他的仇人，不過借了黑刀疤的大名，作爲一個開端，跟你談金風鐵雨樓，僅此而已，你這裏有甚麼機密地方可以談談的？」

春江一田看見對方有三個人，聲勢洶洶，好漢不吃眼前虧，只好硬着頭皮把他們帶到地下的一個廳子。

那個廳子是長方形的，擺設精雅，跟上邊的大堂有天淵之別，牆上掛着刀劍，還有一個圓形的木餅，是水松木製成，直徑只有六寸，看來有如大湯碗那麼大小，似是古物。

清水郎一眼看見它就對白虫白沙說：「原來春江一田先生是武術的大行家，失敬了，你們懂不懂得這個木餅是作甚麼用的？如果我不說出來，你們一世茫無所知，因爲你們一向不擅長各種暗器，如果有人想練習飛刀，就需要這種刀疤，水松木可以插得很深，拔出刀子，它很快恢復原來的模樣，故此可以多次練習，你們不相信它是刀靶嗎？看看我這一招！」

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話剛吐出來，便有一道白光，從他的掌心飛出，霎時間，刀靶上面插着五把飛刀，刀尾竟有搖曳之勢。

清水郎顯然是想施展這一招懾服春江一田的，這一層道理，誰都看得出來。

白虫白沙異口同聲的讚好，清水郎說：「勞煩兩位替我檢回那些空心刀，我有話跟春江老闆說。」

春江一田坐在一旁，悶着不做聲。

清水郎看他一眼，說：「我想到亂石穿雲島去，你只是送我到那邊去好了，不必勞駕守候，也不必由你送我回來，不管我在島上發生了甚麼，與你無關。你能否帮我這個忙呢？最好是在殘夜划艇送我到那邊去，天亮之前已經回航了，沒有人知道你帮忙我。對你來說，很容易辦得到，肯或不肯，請你立刻表明態度。」

春江一田爲勢所逼，低頭想了想，毅然說：「好的，要去的話，立刻動身！」

清水郎哈哈大笑，向白虫白沙說：「此事與春江老闆無關，你們可以替他做個

見證，至於你們，到此爲止不必相送！」

白虫白沙兩人恨不得清水郎這樣說，他們根本上就是担心到了亂石穿雲島被神龜吃掉，故此立刻遵命，分手之前，仍然把清水郎送到碼頭。

白虫向清水郎望了最後一眼，依依不捨，說：「清水郎大俠，我眞的不想跟你分手！」

「你眞傻！你以爲我像黑刀疤那樣子一去不返嗎？我並非爲了尋金而去，更加不是尋仇，此行只是想看看百多年前的古蹟，根本上沒有甚麼，我必然可以回來再見你的，別替我担心！還有一點，如果有人向你們打聽我的下落，就說清水郎已給萬年大龜吃掉好了，懂得嗎？」

白虫白沙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

艇子划開了，海上一片白霧，清水郎坐着休息，只是春江一田打槳。

清水郎一直閉目養神，突然聽到春江一田說：「到了！」睜開眼看看，果然看見前面有幾塊石頭，另有沙岸。

他仍然坐着，說：「春江老闆，這個地方就是亂石穿雲島嗎？」

「是的，正是亂石穿雲島。」

「金風鐵雨樓就在島上嗎？」

「是的，這座鐵屋就在島上，從山徑走上去，逐漸走上高處，便即發覺它。」

「好的，我不識路，勞煩你把我帶到上邊去，你肯不肯在前引路？」

「我肯，我肯……」

春江一田急急忙忙的回答，只是說了半句，艇子已經泊岸，他沒有再說甚麼，跟那個豪客先後走到岸上去，再從山徑那邊走，艇子繫在樹脚。

走了一程，抵達山頂，在殘月疏星的微光照映之下，仍然可以看得出那一座鐵屋，孤伶伶的屹立在山頂。

春江一田伸手向它指了指，說：「這一座屋子全是用鐵蓋搭起來的，久無人居，如果你不怕蛇，不妨進去看看。」

「我怎會怕蛇？」

清水郎隨口說着，大踏步走到前面去，一馬當先的闖入鐵屋。

一股臭味撲鼻，令人作嘔，到處黑沉沉，地上雖有石階，野草叢生，顯然是很久沒有人居住了，清水郎亮了火摺照着，定眼看了一會，眉心一皺，說：「春江老闆，你可帶我到陰風井去？」

「那邊很危險，如果你冒險從洞口抓住鐵索走下去，一去不返，只就剩下我一個，恐怕我會嚇死，還是太陽升空再去看吧。」

「不，我要立刻進去看看。」

清水郎的武功懾服了春江一田，他的說話就是命令，春江一田那敢抗命呢？只好馴若羔羊的走向崎嶇的山徑。

走了一程，看見一個大洞，好像猛獸張口，春江一田也有火摺帶在身邊，他也亮了火摺照看，辨路而行。

大洞之內還有小洞，走進第三重的洞穴，果然陰風陣陣，寒氣逼人。

春江一田在奇形的井前面停步，說：「鐵索仍在原處，如果你想送死，自己抓住鐵索逐步吊下去。」

「下邊有甚麼？」

「大概不會有金銀珠寶，却又有可能碰着千斤過外的神龜。」

清水郎說：「我沒有決定走下去或不走下去之前，先要看看鐵索，請你把兩個火摺亮起來，使井口更加明亮。」

春江一田依他的吩咐去做，可是，對清水郎各種行徑，莫測高深。

他呆呆的站着，聽從指示。

清水郎抓住鐵索使勁提起來，很快他就看得出，它是由一個個很細的鎖鍊互相扣緊弄出來的，並非像繩子似的由長長的鐵絲扭曲，絞在一起，他很不高興。

在他的眼中，鐵鍊跟鐵索大有分別，把手中抓住的鐵鍊放下，冷然說：「春江老闆，懸垂在井欄的東西，只是鐵鍊，不是鐵索，看來它是一個假局。」

春江一田怯怯的問：「清水郎大俠，鐵鍊鐵索有甚麼不同呢？」

鐵索不易製造，鐵鍊很易製造，再又因爲它沒有絲毫鐵銹，顯然不是一百年前放下去的古物，剛才我細心欣賞，那座鐵屋已經發覺它有些古怪，看完鐵屋再看鐵鍊，更加不對，分明是仿古僞造出來。」

「鐵屋有甚麼不對？」

「眞的鐵屋整座由鋼鐵鑄成，沒有蓋搭加釘的痕跡，我剛才看見的鐵屋乃是逐層加上去，下邊用鐵板以及鐵柱支撑，絕非皇帝賜給白雲飛的一座鐵屋。此外，我們從下邊走上高處的山徑，太過容易走動了，山又太矮，怎能稱做亂石穿雲呢？十分顯明，這是一個假局，快點說出來，誰叫你佈下這個假局的？」

說到這裏，清水郎怒不可遏，突然伸出鐵鉗似的五指，抓住春江一田的頸子，只憑右臂之力，大喝一聲，把他整個抓起來，雙脚離地，憤然說：「我最憎恨說謊，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如果你守口如瓶，我只好把你拋進陰風井，你可以知道那種滋味是怎樣子！」

看來他講得出就做得到，春江一田驚呼了一聲。

清水郎索性把他提到井口的上空，只是鬆了鬆手，春江一田必然直綫跌下陰風井。

春江一田鼓足了勇氣，說：「我們做一個交換，我把你帶到眞正的亂石穿雲島，直上金風鐵雨樓，你不再追問我究竟那一個人佈下假局。」

「好，我同意這樣交換。」

清水郎說了一句，把他提高一點，拉出井口以外，然後放下來。

春江一田氣喘如牛。

清水郎讓他休息够了，說：「小艇仍在沙石之間，走吧！」

春江一田無可奈何的被他押着走。

兩人走到山脚，春江一田解開繩子，跳到小艇上面，一言不發，便即把小艇划開。清水郎早已坐在艇內，他也一聲不响，閉目養神。

不知道划了多久，天色微明，曉風疾勁，撲臉生寒，清水郎果然睜開眼睛看，才知道小艇已經划入峽谷，兩邊的懸崖十分險峻，猿猴也難攀登，最奇的是高處崖石，就像一條條劍，橫七豎八的刺到空中，他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說：「對了，這一座峽谷才是亂石穿雲山！」

春江一田很倦，有氣無力的說：「清

水郎大俠，你已經放我一馬，我怎會不領情呢？左邊的一座山，隱約看見一處飄簷，它就是金風鐵雨樓，正如你所說，它全部用鐵鑄成，一枚釘子也沒有，我們就快抵達目的地了，希望你自行攀登，我實在沒有氣力走動，再者，這座峽谷到處懸崖，驚心動魄，沒有山徑，我就算想攀登高處，仍是有心無力。」

他說了這麽多的話，無非想遠遠的走開，清水郎寬大爲懷，向他瞪了一眼，說：「你自行划艇回去新宮城做蛇宮的老闆好了，不必把小艇留下來。」

「大俠，沒有小艇，你怎樣回去？」

「看來我要永遠留下來，就此告別，今天的事，切勿在別人的面前訴說，懂得嗎？」

「我當然謹記在心，而且永遠不會忘記你不殺之恩。」

清水郎不由自主的笑起來，說：「我不殺你，就算是有恩於你嗎？你這個人的想法眞是出奇，言盡於此了，請你看看我怎樣登山？」

說完，清水郎雙脚一蹬，從小艇飛躍到岸上，立刻向懸崖那邊奔走。

剛剛走到山脚，他就從腰間拔出兩把鐵鑿來，先用左手抓住它插入崖石，再用右手向上插過去，如是者忽左忽右，每一個起落都可以把身體拉高兩三尺，有如在梯子上面升騰，很快就離地三十多尺！

那種鐵鑿照理是加上鎚子才可以插入崖石的，清水郎空手亂插，逢插必入，這一手功夫的確是前所未見，無怪春江一田看呆了一雙眼。

太陽升高了一點，他已經攀登到半山，看來他必然可以攀到懸崖的絕頂，闖入金風鐵雨樓，如果那一座鐵屋有高手座鎮，必然展開惡鬥，春江一田担心惹禍上身，片刻也不敢留，趕快把小艇向原路划回去。

荒山野嶺，杳然無人，只有一個人在筆直的懸崖上面好像螞蟻似的逐步攀高，十分壯觀，他就是清水郎。

清水郎雖然覺得吃力，仍然沉住氣走完最後的一步，置身於高崖頂上的平台，那個平台伸展到鐵屋去，對他來說，再好也沒有了，他坐着休息一會，便即緩步走向鐵屋去。

走近了些，他看見有一塊橫匾，也是鐵鑄，刻了「金風鐵雨樓」幾個大字，每一個字俱是丁方一尺，很有氣勢，他把視綫從橫匾移到下邊，又再伸遠一點，突然發覺一個穿綠色衣裳的少女，自遠而近，他也迎上去，說：「小姐，我只是一個遊客，慕名而來，想看看這座鐵屋，並無他意，請勿誤會。」

她很冷淡的說：「爸爸下山了，鐵屋暫時由我作主，我叫做白虹，如果你眞的是遊客，看完鐵屋就走，你是很受歡迎的，不過，屋裏的大堂却有兩個武士坐着，他們不懷好意，那就不受歡迎了，他們二人現時動武，你還是留在外邊好些，免得他們打打殺殺，驚動了你。」

清水郎說：「白小姐，你認爲他們不懷好意，且又不受歡迎，我不必留在外邊，他們却應該留在戶外。」

說完，他不理會白虹是否同意，大踏步走進去。

那座鐵屋分前後兩截，大堂在後半截，雖然鐵屋只是平房形狀，却有二十多尺高，十分雄偉，大堂裏面坐着兩個武士，殺氣騰騰，怒目而視，這副模樣和屋更加配合了，清水郎一直喜歡厮殺，看在眼裏，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好！」

那一聲响使兩個武士知道鐵屋來了另外一個人，中氣十足，喊聲响亮，等於多了一個強敵，不自覺的站起來，走向他那邊。

有一個武士大聲說：「你是誰？爲甚麽你大聲喊好？」

清水郎不慌不忙的囘答：「我是一個書生，寂寂無名，我之所以到來，因爲金風鐵雨樓的樓主白冰川邀我到訪，我從未看見過一座屋子全部由鐵鑄成，上上下下，沒有一處駁口，太過高興了，故此衝口而出的叫了一聲『好』！」

武士很鄭重的說：「我們二人正想決鬥，凡是决鬥，需要一個公證人，白小姐是女流之輩，不適宜做這個角色，你來得正好，可否做我們决鬥的公證人呢？」

「好！我最喜歡看熱鬧，既然你們二人打算决鬥，而且擺脫許多處可以任意選擇公證人的地方，特意攀登懸崖决鬥，值得欽佩，我不問情由的担任這個角色，十分榮幸，你們打算在甚麽地方動手呢？」

「就在鐵屋地下室，它叫做魂歸閣，陰風井也在那一處，身受重傷的武士將被沒有受傷的一個武士，抛入陰風井。」

清水郎突然很沉着的問：「萬一兩位都是身受重傷呢？」

「倘有這種事情發生，勞煩你把我們全部抛入陰風井內。」

清水郎說道：「我現在明白了，你們需要找一個公證人來，純然是爲了安排後事。」

「正是如此。」

清水郎把臉孔朝向另外一個武士說：「你是否同意他的安排呢？」

「完全同意。」

「那麽，我們一起到下邊去吧。」最初開口的一個武士，作出如此決定。

兩個武士决鬥同歸於盡

清水郎給兩個武士引路，穿過鐵屋幾處重要的地方，包括書房、食堂、酒廳、茶閣以及兵器室，大開眼界，末了，他發覺白虹也在身邊，四人默然走到下邊去。

清水郎一直都沒有向她說過一句話，直到四個人置身於魂歸閣，他才向她問：「白小姐，如果我沒有臂力把兩個屍體抛入陰風井，你可否協助我呢？」

她低聲說：「我必然協助你做這種神聖的工作。」

只是這一句，清水郎已經知道她十分討厭那兩個武士，明白了她的想法，他就幹得更加起勁。

準備决鬥的兩個武士，雖然臉貌不同，一身搏鬥的長短兵器以及所穿的衣裳，十分相似，各有一柄長刀，兩把短劍，另有一柄鋒利無比的七首，長度不够一尺，背上還有一把大弓以及一壺箭。

武器太多了，清水郎實在猜不透他們

二人打算用甚麽兵器厮殺。

他很想問，却沒有開口，因爲他渴望這兩個蠢才快些闖入陰風井，說話太多，殺氣減弱，他們二人突然罷手，那就弄巧反拙。

他只是站着想了想，那兩個武士已經展開了生死鬥，首先用長刀搏殺，跟着右手握刀，左手握劍，其中有一個武士那柄長刀被對方擊落，他索性雙劍齊出，盡量貼近對方然後發招，逼使對方棄了長刀，改用雙劍搏殺，四把短劍纏在一起，殺得難分難解，可能互有損傷，最後，有一個武士不敵，繞着井欄走，乘機收劍，從背後拔出大弓來，搭箭便射。

陰風井的井口直徑有八尺闊，當然是用箭射出去的武士佔上風，因此之故，另外一個武士也收了短劍，改用弓箭搏殺。

箭壺裏面的短箭幾乎射完了，兩個武士仍然不分勝負，末了，忽然聽到很淒厲的呼叫聲，定眼看時，他們二人已經棄弓兼棄劍，拔出七首砍劈。那種短刀只有八寸長，誰也沒法躲閃，雙方各中一刀，那一刀竟又當胸插入，插得很深，痛澈心肺，無怪兩人同時發出絕望的哀鳴。

儘管在高處透進的微光照映，看得不大清楚，清水郎仍然可以看得出兩個武士的胸部噴血，必死無疑，他向白虹望了一眼，說：「白小姐，我是公證人，應該依照兩人的吩咐去做，把屍體抛入陰風井，你說過協助我的，一起工作吧。」

「好的，我們把屍體抛入井中，一了百了。」她很冷靜的說。

其實清水郎只是一雙手一提一送，兩個屍體已經可以抛入井內，他故意擺出一副孱弱書生的模樣，只是找藉口親近她。

他覺得接近她，心情愉快，越是接近她，越加興奮，這種心理是他以前沒有發生過，引以爲奇。

抛了兩個屍體，鐵屋之內只是剩下他跟白虹，他更加興奮了，說：「白小姐，你是主，我是客，跟我毫無關係的事情，照理我用不着開口，向你查問，可是，剛才的一場厮殺實在是太過出奇了，兩個武士的兵器和裝束，十分相似，竟然互相殘殺，究竟他們爲甚麽打起來？」

「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爲何打起來。」

「那麽，你總會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

「這個我亦不知道他們屬於那一族的武士，只是知道他們是討死的人。」

清水郎愕然，再問一句：「你憑甚麽說他們自尋死路呢？」

她忽然態度冰冷，說：「凡是企圖走進金風鐵雨樓找尋金子的人，都是討死的人。」

話裏有骨，清水郎趕快表明他的立場，說：「白小姐，我不是討死的人，因爲我此行只是想拜訪令尊翁白冰川，並非爲了金子而來，或者我不會死在這裏吧。」

「很難說，各有各的命運。」

她只是說了一句，便即走開。

那一處地万根本就是陰暗的，血瀋猶新，聲聲哀鳴，仍在耳邊盤旋，留在那個地方，實在沒有甚麽意思，橫豎白虹走開，清水郎索性走上地面那一層。

他到處找她，總是找不到，有些慌張，跟着自言自語：「白虹一向住在這裏，不見得她被萬年大龜吃掉吧！」

他在鐵屋之內走動不已，偶然發覺第二進深的一間大房，似乎有些機關，他把內勁放在右脚上面，使勁的踐踏。忽然踏中機關的開啓，地板自動移開，跟着出現鐵鑄的梯級，下面黑沉沉。

那個出入口很細，呈現正方形，人生路不熟，他担心走下去有甚麽風險，不敢深入，却又不捨得走開，躊躇不决。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翁，從下邊踏着梯級走上來，剛剛走到地面，望着他痴痴的笑。

因爲老翁的神態有異，清水郎只好開口問他是誰，怎料老翁一言不發，目露兇光，伸出右手來，凌空飛躍，向他打出一個穿心掌，來勢極兇，幸而他的武功不弱，猝然受擊也可以躲開，換過別人，恐怕捱不起這一掌，立刻倒地身亡。

即使他被老翁撲攻，他仍是不會大打出手，因爲他懷疑對方的神經有問題，只是設法閃避就算。

走火入魔逢人追殺

老翁十分勇猛，啣尾窮追，一直把他追到演武廳。

那個廳很大，牆邊掛滿了兵器，另外一邊，還有「兵器室」，收藏的兵器更多，他無意中走進了那個大廳，老翁追上來，擋住門口，臉露獰笑，看來他要被逼而戰了，他只是停步想了想，老翁巳經展開攻勢，一招蒼龍探水，先用掌，後用脚，向他搶命撲攻，由於對方施展的拳脚跟他學習拳棒的玉蜻蜓門派相似，忽軟忽硬，一雙脚的走步十分靈活，他懂得對方攻守的門路，自然懂得應付，老翁雖然兇狠，仍然沒法傷害他。

對方好像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殺不可，認爲拳脚不能取勝，忽然向斜裏竄出，從兵器架上面搶下兩把長劍來，隨手向他當胸刺出，一劍又一劍，一口氣刺了十三劍，劍風虎虎，他竭力招架，仍是屈居下風，逼不得已，只好找一條五尺長的短棍對抗。

劍長五尺，且是雙劍出擊，他只有一條棍，它並非長棍，單是兵器方面巳經分得出高下，苦鬥多時，他逐漸覺得軟弱，就快落敗，如果他沒法自救，必然死在劍下。

他有的是空心刀，假如他一口氣飛出十二把刀，大有把握取勝，不過，刀劍無情，那個老翁可能死在飛刀之下，他沒有弄清楚老翁跟白虹的關係之前，不敢輕舉妄動。

他只是分心想了想，對方的兩把長劍如風捲至，不知如何，他手上的短棍竟被雙劍劈落，其中一劍向他咽喉直刺過來。

形勢極度危急，即使他想用飛刀自救也來不及了，忽然聽到一聲：「爸爸！」老翁震了一震，呆呆的站着，他才死裏逃生。

他奔走了幾步，跟白虹碰頭，第一句就問：「白小姐，他是否你的爸爸呢？」

「他當然是我的爸爸，你没有聽見我的叫喚嗎？」

「是的，我聽見你的叫喊，還看見他忽然之間停止攻勢，呆若木鷄，他是否患病呢？」

白虹嘆息一聲，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你還是到外邊的大堂坐坐，等候我服侍爸爸之後，走出來再作詳談吧。」

「好，我一定很有耐性的等候你。」清水郎說。

過了一會，白虹走出客廳，跟清水郎打個招呼之後，說：「清水郎先生，眞是對不起，剛才的一場打鬥使你受驚了。」

「算得甚麽？總是我不好，到處走動，誤踏機關，你的爸爸才走出來，如果我安安份份的在大堂恭候，那就不會鬧出亂子了，你的爸爸爲甚麽單獨留在黑暗的密室之內呢？是否他患了病呢？」

「你可以看到的，他逢人砍殺，大概是練功過度走火入魔了，不管他怎樣狂，仍然認得我，還算好些，假如他連我都沒法認識，那可就糟了，我早已死在他的劍下。」

說到這裏，白虹向他望了一眼，問：「清水郎先生，你說過此行是登門拜訪我爸爸白冰川的，爲甚麽你看見他却認不出他是誰呢？」

清水郎苦笑一下，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此行只是奉了師傅之命，想不到令尊翁患病如此之深。」

「你的師傅是誰呢？」

「我的師傅是玉蜻蜓的掌門人雷振天，我是許多個弟子當中的一個，武功並不好，剛才我已身陷絕境，僥倖你及時相救，遲來一步，恐怕我已經變了鬼，我眞的萬分感激你，希望在特殊的情況之下，幹一宗不尋常的事情，表達感激之情。」

她嫣然一笑，說：「清水郎先生，不必如此謙恭了，你不忍心下毒手殺死我爸爸就眞。」

清水郎很快回答：「我不遠千里而來，只是想保護你爸爸，怎會殺他呢？」

「原來你奉了雷師伯之命到來保護他的，料想雷師伯已經知道他患病了，是也不是呢？」

「不，雷師傅只是說金風鐵雨樓就快有一批官兵襲擊，叫我到來，協助一臂之力，講起來，十分可笑，我只是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金風鐵雨樓，還知道它建在亂石穿雲山的山頂，此外，茫無所知，我能够找着這一座山，實在不容易。」

白虹瞟了他一眼，柔情無限地說：「清水郎先生，你眞好，別的人登山只是想找尋金子，太過俗氣了。」

「你說過找尋金子的人總是討死，是否屬實呢？」

「當然屬實，你不看見嗎？那兩個不知名的武士就是爲了金子互相殘殺的，即使僅有一人到來，他到得金風鐵雨樓，自然有勇氣沿着鐵索走下陰風井，從來沒有一個人走到下邊能够走回來的，他們豈不是自尋死路嗎？」

「是的，我也聽說過陰風井這個名稱。」他忽然想起身上收藏的兩塊薄紙，把它交到她的手上，讓她細看。

白虹看了一會，驚奇地說：「你憑着這兩張薄紙，居然找到準確的地方，佩服之至，看過古箋，我對這個地方更加瞭解了，它分明指出陰風井下邊直通地獄。」

清水郎想了想說：「你們兩父女一直是守住荒山古洞，爲的是甚麽？」

「我的年紀太輕，今年只是十七歲，懂得甚麽？爸爸可能知情，可惜他病倒了，再也沒法找別的人查問。」

她忽又開口：「清水郎先生，雷師伯會不會到來看看爸爸呢？」

「很難說。」

「爲甚麽你以爲不容易回答這個問題呢？」

「師傅把兩頁古箋交到我的手上，只是叫我到名古屋一間文玩書畫古物店查問，也許他也不知道金風鐵雨樓在甚麽地方，從這方面看，他未必知道如何尋找亂石穿雲山，反之，他早已知道如何走向這個地方，只是給些微的綫索，叫我自行尋找，看看我的智慧，那就反映出他早已知道這個地方如何抵達，我認爲自己才疏學淺，沒法分辨虛實，故此不敢確定他會不會到來，不過，我已經來了，希望你讓我居留十天八天，替你分憂，你願不願意讓我住下來呢？」

「我願意你留下來。」她由衷的說。

揭穿百萬藏金的秘密

一住三日，清水郎懂得更多了，看來白冰川一定是爲了某種事情，然後跟女兒留在荒山的，他的祖父正是「白雲飛」。

不過，有一種矛盾，清水郎始終猜不透，假如金風鐵雨樓沒有金子，幹甚麽他一生留守？反之，眞是有金子，他跟女兒儘可以走出荒山享福，何必留下？

這個矛盾不單是他想不通，他徵求白虹的意見，她只是搖了搖頭，說：「也許這個地方眞的有一批金子，亦未可料，不管怎樣，經常有人爲了金子登山送死，那就太過可悲了！」

清水郎逐漸跟他混熟，覺得她比較金子更重要，爲了保護她，他索性留下來，他隱約感覺到師傅雷振天是玉蜻蜓門下的掌門人，白冰川係玉龍門下的掌門人，兩個門派的武功相似，同出一源，也許雷振天有本領醫治白冰川的怪病，希望有一天雷振天親自到來，故此他越過越不想走。

雷振天還沒有到來，夜間偷襲的官兵已經來了，那晚殘夜將盡，山下一片火光，人聲鼎沸，有幾十個人用飛抓和繩子攀登，他們快要爬到山頂，清水郎突然發覺，趕快叫醒白虹，走到外邊去，已經有三個人爬上來，清水郎連發三箭，把他們殺掉，追到平台，又殺三人，白虹也有些武功，始終站在他的身邊，不會受傷，他爲了保護她就難以抵擋那麽多的官兵了，很快就有二十多個武士爬上來，闖入金風鐵雨樓，不過，他們仍是走不遠的，一陣陣慘叫聲傳出，清水郎定眼看去，發覺老翁白冰川手持雙劍如飛殺上，碰着他的人紛紛倒地，他殺得性起，把武士逼到退守平台。

下邊的武士本來是魚貫登山的，突然騷動起來，殺聲震天，過了一會，有一個人單獨攀登，快要走到山頂，大叫：「我是雷振天！」顯然是雷振天從下邊殺上，清水郎喜出望外。

清水郎與高采烈的歡迎他，料不到雷振天剛剛攀登平台 還沒有站穩，突然受到一個人的襲擊，此人就是白冰川。

白冰川已經迷失本性，腦海中只有一個殺字，除了女兒白虹之外，全是他的敵人，雷振天亦無例外，故此他不問情由的衝殺，換過了別人，可能被他殺掉，不過，雷振天係玉蜻蜓的掌門人，亦係擅長雙劍，那一手玉蜻蜓劍法比玉龍劍法絕不遜色，連續鬥了二十多招，打個平手，他才鬆一口氣。

清水郎十分焦躁，趕快大聲叫喊：「師傅，白冰川練功過度，走火入魔，提防他用毒招偷襲！」

聽了這句話，雷振天恍然大悟，立即改變劍法，並非纏着打鬥，而是以劍擊劍，務求對方的長劍離手。

白冰川已經鬥了很久，氣力總是差了些，再鬥下去，他的兩把長劍分別被對方劈落，照理他應該認輸了，可是，他絕無懼色，反而施展空手入白刃的絕招撲攻，雷振天逼於拋了雙劍，跟他用拳脚打鬥，趁勢抓住他的一雙手角力，企圖消耗他的氣力，無法再戰。

那時兩個人的姿勢十分古怪，背貼背，一雙手勾住對方的手，不斷發力，偏是那麽古怪，氣力耗盡，仍然不分勝負。

白冰川突然大叫一聲，整個仆倒，各人連忙上前施救，只見他的一雙眼不斷轉動，稍停，一躍而起，向雷振天打量一眼，說：「你是不是玉蜻蜓的雷振天呢？」

單是這麽一句，已經反映出他的神志復元，凡是患了失憶症或腦病的人，往往有如此怪異的行徑，忽然病發，茫無所知，迷迷惘惘的度活，有甚麽刺激，却又突然恢復常態，甚麽事情都想得出來，只是失落了病中的夢痕。

白冰川果然恢復神志，白虹喜極而泣，清水郎趨前問安，跟着走到懸崖頂上的邊緣俯瞰，發覺官兵退盡，然後放心。

談到金風鐵雨樓，白冰川長嘆一聲，說：「我當然是有些重要的事情，然後留守，坦白點說，別人冒險登山搜索金子，三十年來，我也不斷的搜索金子，沒有找到金子之前，我絕不離開，我的爸爸死了，我沒有走開，白虹的媽媽死了，我也不肯走開，爲的是金子。」

雷振天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你爲甚麽堅信金風鐵雨樓必有金子呢？」

白冰川說：「因爲當年祖父白雲飛救駕有功，皇帝叫他做官，他不肯上任，皇帝贈他一百萬兩黃金，他也不肯收，索性把金子埋藏在這一座山，還對他說知，你這一代不肯接受金子，下一代也許接受，這番話是父親說的，决非說謊，因爲他老人家也是一輩子守在山上，到死也沒法找到藏金的地方。」

雷振天忍不住問：「聽說所有走到山上找尋金子的人，都有一個信念，認爲陰風井係金庫的入口，渴望抓住鐵索走下去看看，你有的是時間，爲甚麽不敢走下去看看呢？」

白冰川道：「傳說井底有一隻大龜，活了萬年過外，有時夜靜風微，我還在井口聽到下邊有些呼吸之聲，怎樣敢走下去看呢？此外，我還有另外一種想法，不管甚麽人，到金風鐵雨樓，如果他想走下井中看看，我一定盡量協助，希望他大功告成，充其量把一百萬兩金子瓜分，料不到所有人俱是沿着鐵索走入井中，永不回頭，看得多了，我就更加心寒，不單是不敢走下井中看個究竟，對那個吃人的井，也望而生畏。」

那天他們四個人因爲打鬥得太兇，雖然殺退強敵，仍是很疲倦，分別休息，晚上起床，很痛快的坐在食堂吃吃喝喝，十分熱鬧。

清水郎把他沿途見聞說出來，各人聽了，稱奇不已。

雷振天說：「白翁，照情形看，必然繼續有人登山，找你的麻煩，這一批官兵已被殺退，不必談了，那兩個武士可能有些底蘊，他們二人死了，說不定有人尋仇，還有一點，照清水郎所述，春江蛇店的老闆會得佈局把一些冒險登山尋金的人送到死亡陷阱，顯然有人包庇，此人不論遲早一定走到山上，跟你一决雌雄，此外，慧眼文玩古物店的李翁被殺之前，有人潛入店內竊聽，後來李翁還被人焚屍，亦可反映出有人企圖搜索這座山的金子，爲今之計，最好一齊下山，永不回頭，免得多生枝節。」

清水郎也在一旁苦勸，說得多了，白冰川突然遷怒於他，說道：「清水郎，你分明想誘白虹下山，跟你成婚，才苦苦勸我拋棄金風鐵雨樓，我也不想她永遠守住這老頭子，現時我想向你挑戰，赤手空拳决鬥，你贏了我，帶她離開，反之，輸了給我，你立刻滾！你的武功不弱，兼且是玉蜻蜓門下的首徒，有沒有勇氣跟我過招呢？」

清水郎下不了台，只好接戰，雷振天想制止他也來不及了，眼見他的愛徒跟白冰川纏在一起打鬥，急作一團。

更加焦躁的人，還是白虹，她對英俊的清水郎芳心默許，担心他死在爸爸的拳下，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清水郎，當心爸爸的飛龍穿心拳，眞的可以一拳打爆你的心臟！」

白冰川聽了，氣湧如山，索性把全身內勁放在右拳，俟機出擊，趁住對方飛躍的時候，跳高打出，怎料清水郎身法靈活，即使在半空仍可閃避，他是閃過一點，白冰川的一拳已經打到盡，沒法留手，驟然聽到隆然一聲，屋頂竟被它打破，露出一個洞。

鐵瓦也打破，這一拳端的非常猛烈，白虹不知道爲甚麽，突然大叫一聲，兩人愕然，以爲她發生意外，不自覺的停戰，雷振天問她是否不舒服，她大聲說：「你們看吧，金子藏在鐵閣之內！」

各人仰望到屋頂裂洞，看見一塊塊黃澄澄的東西，霎時間明白過來，無可壓抑的縱聲大笑。

他們不再爭吵了，細心搜索，原來整座鐵屋所有鐵瓦都是空心的，每一塊瓦藏了一塊金，這一拳打在穿心的鐵瓦上面，無怪它能够把一塊瓦打破。

明白了一切，四個人和好如初，舉杯痛飲，以後的事情如何演變呢？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必再贅。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寒月設計誘敵之策，金陵傳誦趙幽蘭能配製長生神丹的事，不脛而馳，有些人還繪聲繪影，如親眼目覩一樣，張嵐和應天府捕頭王守義見初步計劃生效，再和蕭寒月商量，在永樂堂藥室佈下暗樁，專候敵人上鈎，一天黃昏，趁狂風暴雨潛入一個黑衣幪面人，在藥室將趙幽蘭要脅，限她在第三天中午時分，把二十七種配製神丹的藥材親自送到秦淮河畔，自有人來領取。來去自如，張嵐，王守義等捕快全未發覺，可見黑衣人的輕功之高，是一流高手，他們只有亡羊補牢，希望在秦淮河伺機緝捕，趙幽蘭喬裝村姑送藥，蕭寒月喬裝賣物小販……

情急試身手

蕭寒月心中也在奇怪，這番佈署，早經商定，由張嵐帶着王府侍衞，易容改裝，負責在岸上保護趙姑娘的安全，王守義、蕭寒月負責水上，怎的竟不見張嵐等人。

小船剛剛靠岸，忽見一個身穿水綠衣裙的姑娘，直向那村女迎了上去。

王守義心中一動，低聲說道：「蕭老弟，看着船。」跨步登岸，急行過去。

那綠衣少女已和村女會合，村女把手中的花布小包袱交給了綠衣少女。

但是，她兩人却沒有急於離開的樣子，對立交談。

王守義本是快步追趕，現在，却放緩了脚步。

他已經追得很近。看得也很清楚了，那村女果然不是趙幽蘭。

蕭寒月沒有看錯，那村女兩鬢間散髮披垂，果然是大半個臉，都被垂髮遮住。

仗義救嬌娃

現在，王守義離那村女只有七八尺的距離而已，她又擧起了纖纖玉手，理起鬢邊散髮，面目清晰可見。

王守義呆住了，他辦了無數奇案，江南名捕，自非浪得虛名，但却從未遇到如此巧合的事情，同樣的時間，同樣的衣服，一樣的花布小包袱。

那村女回過頭來，看了王守義一眼，微微一笑，牽起綠衣姑娘的手，低聲道：「姐，帶我到畫舫上看看好麼？」

那綠衣少女搖頭，歎了口氣道：「小妹，有什麼好看的，那是女人賣笑的地方，姐姐命薄如紙，淪落風塵，我怎麼還能把妳也拖下水去。」

「姐，我只是看看就走嘛！」村女的口氣，滿是哀求。

綠衣姑娘有些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坐一下就得走。」

兩人轉向秦淮河畔行去，就從王守義的身側行過，王守義聞到了那綠衣少女身上的脂粉香氣。

呆呆望着了兩個少女的背影，王守義搖搖頭，吁一口氣，道：「怎會這般巧合？」

「恐怕不會這樣巧合，而是一個巧妙的設計？」

王守義轉臉看去，不知何時，蕭寒月已站在了他的身後，怔了一怔，道：「蕭老弟，你是說……」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她穿着同樣的衣服，在約定的時間到了秦淮河畔，但她不是趙幽蘭、趙姑娘……」

王守義忽然跳了起來，接說道：「趙姑娘呢？」

「還有張總教席……」

「對！他還帶着兩個侍衞，難道，難道……他們出了事情？……」王守義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話，說：「這不太可能啊！張嵐那身武功，和他豐富的江湖經驗……」

蕭寒月淡淡的接着說道：「王兄，我們遇上了高人，現在，唯一的綫索，就是那兩位姑娘。」

「對！先把她們抓住。」

抬頭看去，那綠衣姑娘和布衣村女，已行到了河邊，正準備登上一艘小舟。

王守義心中大急，氣納丹田，大聲喝道：「張傑、羅鑣，攔住他們。」人也快步向前奔去。

張傑、羅鑣，是王守義手下兩個最精幹的捕快，藥庫被人潛入，王守義挨了一記悶棍，不敢再有疏忽，把兩個左右臂膀也調了出來，應天府中的捕頭，可算是精銳盡出。

但見一艘緊靠岸邊的小船上，突然站起了兩個船夫打扮的大漢，一躍登岸，攔住了即將登上小舟的綠衣少女和布衣村女。

這一支伏兵突出，看出了王守義的才智，江南第一名捕，果有不凡之處。

王守義急奔如飛，追到河畔。

那布衣村女似乎有些害怕，躲在了綠衣少女的身後。

綠衣少女却是十分沉着，看了兩個大漢一眼，道：「兩位是……」

左首大漢笑了一笑，道：「問我們的頭兒吧！」

綠衣少女回頭看了急奔而至的王守義一眼，道：「問他……」

王守義接道：「不錯，是我讓他們攔住妳們！」

輕顰一下柳眉兒，綠衣少女冷然說道：「你是幹什麼的？爲什麼要攔住我們，就算是訛詐吧？也該找個借口啊！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難道你們還敢打刦搶人哪？」

應付這種場面，王守義可是游刃有餘，冷哼了一聲，道：「好利的一張嘴吧，果然是見過世面的人，不過，老夫不吃這一套，把包袱解開給我看看！裏面包的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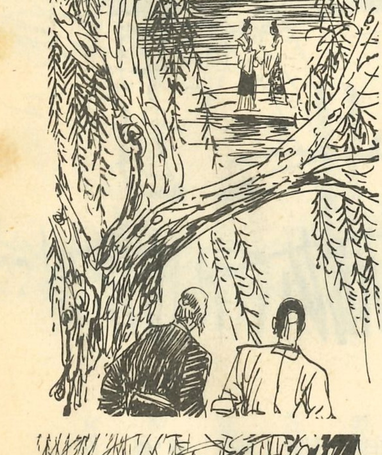
「果然是搶東西呀！救命啊！……」綠衣少女大聲呼叫起來。

蕭寒月也趕到了，但他沒有插手，只是站在一側，冷眼旁觀。

王守義轉眼四顧，發覺已有不少人圍上來看熱鬧，不禁一皺眉頭，道：「張傑，把閑人攆開。」

張傑就是先開口的大漢，看着圍上來的人物，大都是船伕小販，不見特別扎眼的人，一拱手，道：「各位鄉親，我們是衙門的人，正在查件案子，各位請帮忙一下，沒事的請回到









船上，不要妨碍到公事。」

右手取出一面腰牌，四下揮動。

看到捕快的腰牌，人倒散去大半，只有四五個胆大的人，還沒有散去，但也退到一丈開外。

綠衣少女忽然一笑，道：「喲！大爺，既是衙門的人，怎麼不早說一聲。」解開花布包袱，攤在地上，裏面只是幾件女孩子換洗的衣服。

王守義看了一看站在一側的羅鏢一眼，羅鏢立即伏下身去，檢起衣服查看。

他查看的很仔細，但那只是幾件衣服，連銅板也找不出一個。

王守義皺皺眉頭，道：「姑娘是……」

「我叫荷花，在楊柳舫上候教，她是我的妹妹。」

「楊柳舫……」王守義抬頭看去，果然見林立在水面的畫舫中，有一艘楊柳舫，約停在十丈之外。

「大爺……」荷花笑一笑，道：「如果沒有別的事，我想走了。」

王守義道：「哦！到那裏？」

「自然是回楊柳舫了，如果大爺們還要問話，我在楊柳舫上等候。」荷花回答的氣定神閑。

想不出留難的理由，王守義只好揮揮手，道：「好！你回去，不過，不能離開楊柳舫，還有令妹，也請妳暫時留住她，不能離開。」

荷花點點頭，牽着妹妹的手，登上一艘接腳的小舟。

回頭望了蕭寒月一眼，王守義有些茫然的道：「老弟，這是怎麼回事？」

但聞步履聲响，一個大漢急奔而至，高聲問道：「那位是王總捕頭？」

王守義看那大漢年約三十六、七，一身青色緊身衣服，點一點頭，道：「區區就是，閣下……」

「韓伯虎，張嵐張大人要我通知王總捕頭一聲，立刻回到趙府中去。」

王守義不認識這個人，却聽過韓伯虎這個名字，此人是金陵城中威遠大鏢局重金禮聘的副總鏢頭，到金陵不過半年，王守義還未見過，想不到竟是張嵐的朋友。

事情發展如一團亂絲，但王守義的處理却很明快，回頭對張傑、羅鏢揮揮手，道：「去盯上荷花姑娘，天黑之前，如不見我派人通知，你們就撤回永樂堂。」

兩個人應一聲，立刻登上小舟，划向楊柳舫，這張傑、羅鏢是王守義最得力的兩個助手，武功好，人也機警，辦事穩健，滴水不漏。

蕭寒月似乎是想到什麼？張口欲言，但在話出口之前，却又忍了下去。

回到了永樂堂，只見布衣布裙的趙幽蘭早在廳中，輕顰柳眉兒，一語不發，坐在廳中間一張太師椅上的張嵐，更是臉色冷肅，兩個佩刀侍衛，分站廳門兩側。

王守義一眼就看出了氣氛不對，但却想不出，什麼事會鬧的如此僵持，輕輕咳了一聲，道：「張兄……」

張嵐一擺手，道：「王總捕頭請坐。」。

「謝謝……」王守義已感覺到事情相當嚴重，在沒有瞭解原因之前，最好不要多話，規規矩矩的坐在一側。

韓伯虎一抱拳，道：「張兄，對小弟還有什麼差遣？」

張嵐搖搖頭，道：「韓老弟請回鏢局吧！以後，有需要再麻煩你！」

韓伯虎道：「好！兄弟先告退了。」轉身而去。

蕭寒月看看張嵐，又看看趙幽蘭，在王守義身邊坐下。

張嵐長長吁了一口氣，道：「王總捕頭，趙姑娘交給你了，我們這就離開！」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王守義急急站起，攔住了張嵐，道：「張兄，什麼事？惹你這麼個生氣法？」

趙幽蘭抬頭看了張嵐一眼，欲言又止。

這就使得張嵐的火氣更大，冷冷的說道：「緝捕兇手，捉拏人犯，不是我這個教席的責任……」

「是，是，……」王守義急急的接道：「這是我們作捕快的應有的責任，張兄是奉七王爺的口諭，從中相助。」故意提出七王爺，是提醒張嵐，你也是奉命而來，說走就走，那就是不把七王爺放在眼中。

張嵐歎了口氣，道：「七王爺那裏，我自然會去交代，這件案子，我張某人是不想再管了。」

他去意如此堅決，倒是大出了王守義的意料之外。

這件案子，困難重重，眼下，只是稍有眉目，有張嵐以王府中總教席的身份頂着，知府大人不好追的太緊，七王爺也不便常常查問，張嵐要是撒手一走，這就麻煩大了，王守義心中一急，連忙說道：「張兄，什麼事？請說出來，大家商討商討，你老可是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我是依附驥尾，聽候差遣……」

張嵐接道：「我既不吃皇糧，不拏俸銀，也沒有辦案的責任……」

「話是不錯，不過……」王守義說道：「這件案子很棘手，你老既然管上了，半途撒手，豈不是要落人話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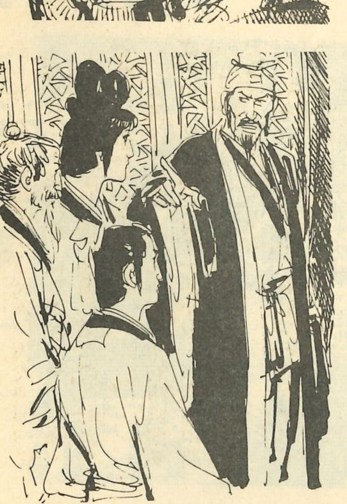
張嵐怒道：「只要七王爺答應老夫撒手，誰敢說我閒話？」

一直未開過口的蕭寒月，突然說了話，道：「張兄，究竟為什麼事？……」

趙幽蘭歎息一聲，接道：「都怪我，得罪







了張老前輩……」

「妳……」蕭寒月大惑不解的道：「怎麼會開罪了張老前輩？」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因爲，我沒有照你們吩咐合作，得罪了張老前輩，不過，我抓到一個敵人，不知道能不能將功贖罪……」

王守義興奮的說道：「抓到了一個敵人，在那裏……」

忽然發覺張嵐臉有不豫之色，趕忙住口。

趙幽蘭緩緩地站起了身子，行近了張嵐身邊，福了一福，說道：「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才能消去你心中的氣怒，但我的想法，只是備不時之需，所以，才有那些準備，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會先藏人馬車之中，我事先眞的不知道車中有人，等我發覺到有問題的時候，呼救恐已來不及，張大人怪我的是，在馬車啓動之前，張大人來看我，我沒有說明車中潛藏有人……」

張嵐接道：「就算妳恐怕危及生命，不敢呼救，但至少也應該示意一下，讓我有點準備，可是妳却若無其事，一聲不吭，那還把我張某人放在眼中？」

「這一點，算是我的疏忽，但我已有了擒賊之法，賊人機警，我如有示意，恐怕賊人也有警覺……」

「這麼說來，是老夫錯了？」

趙幽蘭道：「不！是我的錯，我早就應該對張前輩說明準備的擒賊之法，也就不會有這場誤會了。」

蕭寒月、王守義總算明白了這場誤會的原因，奇怪的是，手無縛鷄之力的趙幽蘭，竟然能生擒了潛入車中的敵人，不知她用的是什麼方法？

但聞張嵐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老夫年近半百，怎能和妳一般見識？這件事咱們就此不再提它了！」

武林中人，最愛面子，張嵐爭的就是趙姑娘說一句道歉的話。

眼見風波平息，王守義暗暗吁一口氣，道：「張老，這麼說來，趙姑娘根本就沒有到過秦淮河去了？」

張嵐道：「敵人狡猾，老夫也不得不防他們一招，邀了韓伯虎帶着幾位鏢師，暗中隨行保護，想不到他們竟然早派人潛入了篷車之中，幸好，那人被趙姑娘用藥物迷暈擒住。這一鬧，就過了中午，自然是用不着再去秦淮河了，老夫才要韓伯虎去招呼你們快回來，一方面，也讓你們認識一下，這個人不但武功好，人也機靈的很，以後，恐怕還有很多借重他的地方。」

王守義說道：「張兄，你問過那人口供沒有？」

張嵐搖搖頭，道：「沒有……」

舉手一招，接道：「把他拖出來！」

守在門口的兩個侍衛應了一聲，行到大廳一角，拖出來一個身着灰衣，留着八字鬍的中年人。

這個人年紀雖然很大，但他却長的很是瘦小，身長竟不滿四尺。一副皮包骨的身架，單以他身材而論，就很像個十幾歲的孩子。但臉色却是灰裏泛靑，是那種肥無四兩肉，生性極端冷酷，陰毒的人物。

看清楚了灰衣人的形貌，王守義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道：「張兄，是不是點了他的穴道？」

「是中了趙姑娘的迷藥。」

趙幽蘭說道：「我給他解藥，讓他清醒過來。」

伸手取出一個玉瓶。

「慢着……」

王守義伸手攔住了趙幽蘭，道：「這個人陰狠刁滑，武功又高，千萬不可大意，我先點了他幾處穴道再給他解藥。」

王守義點了他雙臂穴道，還是不太放心，又取來了一條絲繩，綑住了他的雙足。

趙幽蘭取出了一個玉瓶，拔開瓶塞，瓶口放在那灰衣人的鼻孔上，倒了一些白色的粉末，道：「一盞熱茶工夫之內，他就可以清醒過來了。」

張嵐看看王守義，道：「你認識他？」

「認識，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提起他的名號……」

王守義說道：「張兄，你也可能知道。」

張嵐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灰衣人兩眼，道：「他是？……」

「鬼刀侯玄！」

果然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張嵐呆了一呆，道：「他就是侯玄？久聞其名矣！想不到會是這麼一副德行。」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就是這麼一副貌不驚人的樣子，才會叫人常看走眼，加上他一向行動詭密，惡名雖著，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却是不多。三年前，他在金陵城中傷了兩條人命，我追了他三個月，連影子也找不到，想不到，三年後，他又在金陵出現，却被趙姑娘擒住，眞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張嵐道：「聽說他刀出如電，很多武林中的高手，都栽在他的手中……。」

「張爺誇獎了……」

不知何時，侯玄已經醒了過來，但他仍然側身靜臥，連動也沒有動過一下，如果不是他忍不住開口說話，在場之人，竟然無人知道他已經醒來。

張嵐低着頭看了侯玄一眼，道：「你認識我？」

侯玄微一挺腰，人已坐了起來，笑道：「張爺名滿江湖，現在又是七王爺座前紅人，我

侯玄豈可不識，只不過，你張爺是大人物，不認識我侯某人罷了？」

他雙臂穴道受制，雙足又被緊緊綑着，毫不費力的一下子就坐了起來，這人功力的精深，却非小可。

王守義冷冷的說道：「侯玄，你可是被緝拏的要犯，最好老實一點，如圖掙逃，格殺勿論。」

冷冷的看了王守義一眼，侯玄淡然說道：「侯某人雖是階下之囚，可不是被你王總捕頭拏住的，你神氣什麼呢？」

王守義臉色一變，就要發作，却被張嵐攔住，道：「侯玄，你在江湖上也算一號人物，大丈夫敢作敢當，張某人想問你幾句話，希望你能據實回答！」

「那要看你問什麼了？該說的我會說，不該說的，就是千刀萬剮了我，侯某人也不會說一個字。」

張嵐皺皺眉頭，忍着心頭怒火，道：「趙大夫是不是你擄走的？現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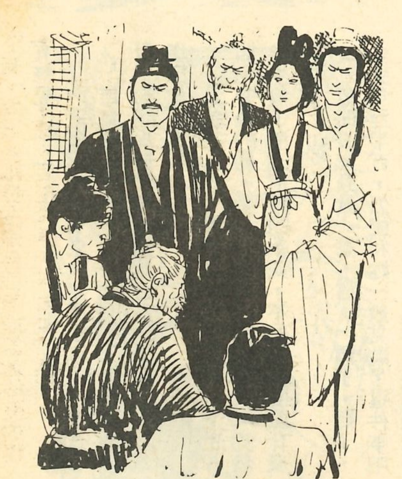
「不知道！」侯玄回答的非常乾脆。

張嵐冷笑一聲，道：「那你潛入趙姑娘的馬車中，目的何在？」

回頭瞄了趙幽蘭一眼，侯玄道：「提起這件事，侯某人就覺得窩囊，這一遭陰溝裏翻了船，我鬼刀侯玄，竟然栽在了一個小丫頭的手裏！」

「張兄，你聽聽，他是一派胡言，答非所問，不給他一點苦頭吃……」王守義忿怒的說：「只怕是很難使他就範。」

張嵐點點頭，目光盯注在侯玄的臉上，冷冷說道：「侯玄，你既知老夫之名，也該知道我的脾氣，一諾千金，只要你據實回答老夫問話，我保證不動刑逼供，要是再逞頑强，吱唔以對，那就自找苦吃了。」



侯玄坐正了身子，淡淡一笑，道：「你說話算數？」

張嵐怒道：「張某言出必踐，你……」

侯玄接說道：「張爺別生氣，在下知道王守義的手段，只不過想要張爺重複一下保證罷了……」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受人之僱，想竊取趙姑娘一批藥物。」

張嵐道：「什麼人僱你的？多少代價？」

侯玄道：「代價很高，白銀五千兩，至於僱我的人，就不便說了。」

王守義搖搖頭，道：「張兄，侯玄老奸巨滑，盡兜圈子，這麼文明問法，絕對問不出結果。」

張嵐臉色一變，道：「侯玄，我敬重你是個人物，想不到，你却戲弄於我……」

侯玄接道：「怎麼？一定要說出僱用我的人？那不是壞了道上的規矩……」

突然雙腿一掙，綑在小腿上的絲繩，竟然寸寸斷裂，坐在地上的人也站了起來。

王守義吃了一驚，霍然站起，伸手抓去。

侯玄左臂一伸，五指反扣，疾拏王守義的右腕脈穴。

這一招變化詭異迅速，迫的王守義疾退了三步，道：「你的雙臂……」

「怎麼？大出意外是不是……」侯玄冷笑，道：「我如不解開雙臂穴道，怎敢掙斷絲索，這只怪你王總捕頭的制穴手法太差。」

張嵐緩緩站起身子，道：「高明，如此短促時間，能夠運氣自解穴道，這份內功，放眼江湖，屈指可數，張某人小看閣下了。」

侯玄道：「張爺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侯某人是個殺手，爲人處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

張嵐雙目中神光閃動，面色凝重，冷然說道：「好個不擇手段……」右手一揮，拍出一掌。

侯玄一閃避開，笑道：「張爺，我不想和你動手……」

張嵐接道：「那就由不得你了。」

雙掌連環進擊，片刻間，拍出二十八掌。

侯玄瘦小的身軀，有如風車一般，在方圓三尺之內，閃躲迴轉，竟然把二十八掌完全避開，沒有擧手封架，也沒有還擊一招。

張嵐呆住了，這是他從沒有想到過的事，竟然有人在他連環廿八掌之下，不封架，不還擊，輕輕鬆鬆的閃避開去，再打下去，不但顏面無光，而且毫無勝算。

王守義知道鬼刀侯玄武功很高，但高到如此程度，却是大出了他的意外，他是作捕頭的人，不像張嵐那般講求江湖規矩，刷的一聲，抽出藏在袖中的鐵尺，道：「張兄，這個人放不得，咱們聯手擒了他。」

這時，站在一側的兩個王府侍衛，也亮出了兵刃，堵在廳門口處。

張嵐似是忽然老了十年一般，有些茫然的道：「我們聯手……」

王守義接道：「是啊！咱們在辦案子，不是一般江湖上比武過招，用不着太多顧忌。」

侯玄雙目神光一閃，冷冷說道：「王守義，不是我侯玄誇口，你那點武功，在侯某人的手下，走不過十個回合的。」

王守義心中明白，侯玄確非誇口，眼下唯一機會，就是張嵐能放下面子，兩人聯手或有勝望，偏偏張嵐是個最愛面子的人，自恃武林名宿身份，一時間竟然放不下臉，沉吟難決。

忽見寒芒閃動，一股刀風，直襲侯玄。原來，守在廳門口處一個侍衛，深知張嵐爲人，看他面有難色，立刻揮刀擊出，準備代替張嵐，和王守義擒敵。

刀如閃電，一閃而至。

但聞侯玄冷笑一聲，右手疾揚，金鐵交鳴，血雨濺飛，蓬然聲中，那飛撲過來的侍衛，摔跌到五尺以外蕭寒月的身前。

侯玄站在原地未動，除了臉上一片殺氣之外，雙手未見兵刃。

但那侍衛却是咽喉裂開，氣息已絕，連一聲呼叫也未出口，分明刀中要害，一擊畢命。

「鬼刀手法，當眞是神出鬼沒……」張嵐忍不住驚歎出聲。

「張爺見笑了……」侯玄淡然的說道：「他突起發難，來勢太快，我一時之間，收不住手。」



王守義臉色肅冷，一揮手中鐵尺，道：「侯玄，你拒捕殺人，那可是滅門大罪……」

侯玄道：「王總捕頭一定要找死，侯某人只好成全你了。」

王守義道：「我爲國執法，死而何憾！」這兩句話，擲地有聲，大有一代名捕的氣概。

張嵐長吁一口氣，道：「殺人償命，王兄，咱們聯手擒他。」右手一探腰間，取出一對子母金環，分握雙手。

侯玄突然一個閃轉，靈動無比的欺到了趙幽蘭的身側，一手抓住了趙幽蘭的右臂。

堅强的趙姑娘，目睹殺人流血，心中已驚恐欲絕，但她却咬牙忍住，沒有失聲大叫，那裏還想得到侯玄會打她的主意。

事實上，就算她早已知道了，也是閃避不及。

侯玄的動作太快，快的令張嵐和王守義都救援不及。

嬌弱的趙幽蘭，面對着死亡時，却出奇的鎮靜，除了臉色有些蒼白外，竟無畏懼之色。

「兩位如果不顧忌趙姑娘的生死，那麼，儘管出手吧！」

大廳中突然靜了下來，靜的落針可聞，王守義、張嵐，都明白完全沒有搶救趙姑娘的機會，一時間，呆在那裏，不知如何回答。

蕭寒月劍眉聳動，俊目放光，盯注侯玄，突然開口，道：「放開她……」

侯玄冷笑道：「好大的口氣，放開她，你小子是什麼人？」

「我叫蕭寒月，你要人質，我可以代替趙姑娘。」

「哈哈，蕭寒月，沒有聽過，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有份量？」

「我……」

「你只是一個無名小卒，連十兩銀子也不值的小人物……」侯玄輕藐的說：「你要代替趙姑娘作人質，也不想想自己是什麼東西？」

蕭寒月身軀抖動，雙目圓睜，瞪着侯玄，大有拚命一撲的架勢。

趙幽蘭輕輕嘆息一聲，道：「蕭兄，算了，你救不了我的，何苦多送一條命？」

她看到了侯玄殺人，却沒有看到侯玄的刀在何處，那眞是取命快如閃電，蕭寒月如要出手救她，豈不是自尋死路。

只聽蕭寒月歎息一聲，道：「趙大夫救了我的命，我却無以爲報，怎能眼看妳被擒作人質，如果要死，我也該死在妳的前面……」

忽然飛身而起，撲向侯玄。

像怒矢劃空一般，以侯玄的靈巧，竟也閃避不開，但見人影閃動，蓬然大震中，侯玄跌摔到七八尺外，趙姑娘已被蕭寒月抱起來，躍退五尺。

但聞男聲大喝，女聲驚叫，混在一處，傳入耳際。

那是趙幽蘭的驚叫，王守義同聲喝阻蕭寒月不可冒險的聲音，只因同時出口，混在了一起，反叫人聽不清楚。

這不過一瞬之間的時光，張嵐、王守義都楞住了，侯玄借此機會，一個翻滾飛躍出廳。

守在門口的侍衛橫身攔住，却被侯玄一腳踢倒。

張嵐、王守義驚覺時，侯玄已去如疾風消失廳外。

趙幽蘭不忍見蕭寒月濺血刀下，早已閉上眼睛，睜開時發覺竟被蕭寒月一手抱在懷中，心中又喜又羞，低聲道：「蕭兄，放開我！」

蕭寒月啊了一聲，急急放開趙姑娘，臉上一熱，道：「我……我忘了還抱着妳。」

看着蕭寒月的惶恐模樣，趙幽蘭後悔爲什麼要睜開眼睛，如果閉目裝作暈迷，豈不是可以在箇郎懷中，多留一陣。

心念轉動，羞紅泛頰，低下頭，柔聲道：「我該多謝蕭兄救了我。」

張嵐歎息一聲，道：「蕭老弟，你是眞人不露相啊！我這數十年的江湖歲月，眞是白過了，今天，我總算開了眼界，這一刻時光中的變化與歷練，大有一日千年的感覺。」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老前輩，寒月只是僥倖……」

「什麼？……」王守義大聲嚷道：「僥倖，蕭老弟，這叫僥倖啊，赤手空拳，封住了名動天下的鬼刀，硬把一個人毫髮無傷救了回來，我幹了幾十年的捕頭，也見過一些高人，可從來沒有像你那樣的武功，蕭老弟，你已經露了相，還咬着牙說是僥倖，這不是謙虛，這是瞪着眼說瞎話呀？」

蕭寒月又是一個苦笑，道：「也許我眞有武功，可是我從沒有試驗過。王兄，我是練過武，但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剛才，我只是情急拚命……」

王守義接道：「老弟，你……你……」

張嵐吁一口氣，接道：「我相信蕭兄弟說的話，他有一身絕世武功，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由蕭老弟改成了蕭兄弟，口氣上，多了一份親熱，也多了幾分敬重。

王守義看着張嵐，道：「這個可能嗎？」

張嵐道：「蕭兄弟說的是眞話，但這中間，却又有些使人難解的玄秘，不過，我相信可以問個明白。」

這一下，蕭寒月呆住了，他封住鬼刀，救了趙幽蘭，完全出於一種意識本能，那快速一剎的變化過程，並非是早有預計，在他自己的感覺中，確實充滿着僥倖，他作到了，但却連自己也有很多疑問，倒是希望由張嵐的質問，能讓他演繹出一個變化過程，把那些熟記於胸中的武功口訣，勾繪出一個完整的體系。

望着蕭寒月，張嵐聲音有些生澀的道：「蕭兄弟，在求證一件事情的時候，言語之間有着盤詰的尖銳，希望你不要介意。」

趙幽蘭突然接口道：「老前輩說的對，我爹這些年在醫術上，能突破很多的難關，得到我常提出很多刁難他的問題，帮助很大。」

「對！老前輩盡管問，寒月知無不言。」

「好！那我就直言了……」張嵐的驕傲、固執，似乎在適才一番搏鬥中，隨而消失，神情和口氣間，大爲客氣起來。（未完．五）

鷹飛江南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鐵鷹公子一行人來到石花街的山鎮小店住下，郭子羽見布袋和尙和一個藍衫青年互相格鬥，覺得奇怪，隨即上前勸止，藍衫青年知道他就是郭子羽，便約他晚上到半壁山作生死決鬥，郭子羽問布袋和尙也摸不清原因，只好晚上赴約，原來藍衫青年叫公孫旗，過去和郭子羽並無過節，目的是找他比武一見高低，二人傾全力酣戰，結果兩敗俱傷，郭子羽被丐帮桃花仙子救走，爲他療傷，二人相見，恍如隔世，互道別後情況，他安心養傷，有一天獨自信步山間，見陰風神魔歐陽胆和一黃衣少女搏鬥，上前參戰解圍。二人不幸被擄去陰風洞……

洞內抗陰風 化敵成三友

現在惟一出洞的法子，只有郭子羽及早恢復武功，能够勝得了陰風神魔，出洞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否則就只有拜他爲師了。

正邪不兩立，郭子羽天生一副寧折不彎的性格，縱然把刀擱在他的脖子上，他也會屈服的。

他收回打量洞口的目光，向這間練功室流目一瞥。

這是一個天然石窟，再經人工整修而成，室內的空間方圓不足兩丈，除了地上擺着一只打坐的蒲團，別無任何陳設。不過石壁上倒還有幾件東西，那是兩張掛圖，及放着一本書的小洞。

此地是練功室，掛圖及小洞裏的書本，八成就是陰風神魔是武功秘笈，就陰風神魔那身高不可測的功力來說，這些秘笈必然都是驚俗駭世之學，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就便瞧一下未嘗不可。

但郭子羽却不屑一顧，一轉身就在石壁一角盤膝坐了下來。

厲烈的寒氣襲擊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在奇寒中發抖，在這等地方療傷只有更增加傷勢，最後可能會凍斃在這裏。

這似乎是無法改變的結果，但郭子羽却不去想它。逕自垂眉闔目，五心向天，默運內功來治療內傷並抵禦寒氣。

他身負三家之長，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是罕見的，如非內傷未癒，陰寒雖重仍然難他不倒。

如今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只能全力抵禦外來的寒氣，對內傷的治療，就有點力難從心了。

只是這無異飲鴆止渴，他以全力拒抗奇寒，必然會使傷勢增加，時間一長，後果焉能想像。

正當他心無旁騖，全力抗寒之際，一股顫抖的嬌音忽然鑽進他的耳鼓：「郭……公子……我……實在忍受不住……」

這間練功室內，只有一個女人，那位難耐奇寒，嬌聲求助者，自然是黃衣女郎了。

只不過郭子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雖有同情之心，却無援助之力，但人家已經擠到他身邊來了，他總不能置之不理。

於是他睜開雙目，吁出一口長氣道：

「對不起，姑娘，在下無能爲力。」

「我知道，但，咱們總得想個自救的法子。」

「這……我想不出。」

「咳，公子，難道咱們就這麼凍死在這裏。」

「也許是命該如此吧。」

「不，公子，法子是人想出來的，咱們不能認命。」

「莫非姑娘已有自救之策？」

「有……」

「哦，請說。」

「我適才瞧過石壁上的掛圖，它就是陰風神功，咱們如果學會了它，就可以尅制這裏的寒氣了。」

「那我該恭喜妳了，快去學吧。」

「怎麼說？公子，你不想學？」

「是的，我不想背師別投，爲江湖同道所不齒，何况正邪不兩立，我怎能拜一個魔頭爲師！」

「你這人眞是的，誰要你拜他爲師了？咱們照圖學習不行麼？」

「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縱然有我也不幹。」

「你太固執了，公子，咱們通權達變一點不行麼？」

「不行！」

「好吧，不學就不學……」

「姑娘，人有各志，請妳不要勉强我，不過我並沒有阻止妳去學，我也無權阻止妳，請吧。」

「不要攆我，公子，你不學我也不想學了，只是……唉，這凍死的滋味實在難受！」

這位姑娘倒是眞怪，郭子羽不學陰風神功，她也不想學了，聽口吻，凍死的滋味雖然是不太好受，她好像並不怎樣怯懼似的。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你如果想猜，她究竟爲了甚麼，結果必然會得來一個失望。

郭子羽從來不猜女人的心事，所以他雙目一闔，不再理會黃衣姑娘了。

「別這樣嘛，公子，我還是有一個法子。」

「妳還有法子。」

郭子羽不相信她還有法子，他的雙眼却再度睜開。

求生是人類的本能，無論貴賤貧富都是一樣，郭子羽年紀輕輕，前程似錦，要是凍斃在這兒，他是心有不甘的，所以他雖是心有所疑，還是向黃衣姑娘投下帶着求生希望的一瞥。

黃衣姑娘瞧懂了他的眼神，抛給他幾分羞意的一記笑容跟着將螓首垂了下去。

「公子，武林中有一種玄功名叫『陰陽道』，你可曾聽人說過？」

「沒有。」

「那……蕹山雙奇？」

「請恕在下孤陋寡聞，並不知道那兩位前輩的字號。」

「哼，你這人……好啦，還是讓我告訴你吧，蕹山雙奇是我爹娘，本門的獨門玄功就是『陰陽道』。」

「原來姑娘是武林高人的千金，在下還沒有請教，太失禮了。」

「這不能怪你，自從先父母因走火入魔，相繼去世之後，我就心灰意冷，將自己鎖在孤獨寂寞之中，你來敝莊養傷，我沒有盡半點地主之誼，失禮的應該是我。」語音一頓，續道：「我叫方玫，跟柳姐姐是閨中密友，你們既是姊弟相稱，咱們之間也勿須客套，你說，你願不願練習陰陽道？」

「這個……」

「怎麼，你還有顧慮？」

「是的，在下的確有些顧慮。」

「說說看。」

「第一是咱們有沒有足够的練習時間？妳想，一旦讓陰風神魔發現，他還能不立下殺手？」

「現在時間巳經入夜，陰寒之氣較日間更爲凌厲，陰風神魔必然以爲咱們在難耐奇寒之下，入了他的圈套，正在練習陰風神功以資禦寒，不過這只是我的想法，但咱們別無選擇，不得不賭賭運氣。」

「好，就算是這樣吧，請問，姑娘既然是貴門的惟一傳人，爲甚麼不能抗拒寒氣？」

「你認爲我練過陰陽道？」

「難道不是？」

「你說的不能算錯，我是本門惟一的傳人，應該練過這門玄功，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只知道它的練法，却從來沒有練過。」

「這是爲了甚麼？」

「如果我一個人能練，它就不會名叫陰陽道了。」

「這……我不懂。」

「顧名思義嘛，它所以以名爲陰陽道，就必須一男一女兩人合練。」

話是說明了，但郭子羽却面色一變。

黃衣姑娘方玫幽幽一嘆道：「公子誤會陰陽道是邪派武功了，先父母一生行俠江湖，活人無數，蘺山雙奇之名，決不是沽名釣譽而來……」

郭子羽不知道蘺山雙奇，却正與他們的獨生女兒一室相處，這位姑娘端莊嫻雅，靜如幽蘭，如果說她是魔道，那麼天下就沒有正人君子了。」

他略作沉吟，道：「好，咱們賭賭運氣，如何練法姑娘請說。」

方玫道：「公子下定決心了。」

郭子羽道：「說吧，姑娘，在下不會後悔的。」

方玫幽幽道：「好吧，不過小妹沒有練過這項玄功，很難預料它的後果，咱們是死馬當做活馬醫，公子在心理上應該有一個準備。」

語音一落，她立即講述「陰陽道」玄功秘訣，以及它的練法，待郭子羽完全領悟，然後盤膝對坐，四掌相抵，半個時辰之後，他們已進入忘我之境了。

時間在慢慢溜走，現在已是第二日的凌晨，無論陰風神魔歐陽胆有多大的自信，他總得前來瞧瞧這一對少年是不是在練他的陰風神功。

及到達練功室門外一瞧，這位名震武林的魔頭竟然目瞪口呆，滿臉都是駭異之色。

原來他瞧見郭子羽坐在地上，方玫則坐在郭子羽的懷抱之內，他們四手環抱，四唇相接，那副閉目深吻的情景是一幅香艷絕倫的寫照。

這只是上面一截，由於方玫的裙子洒開，護着整個下體，使他瞧不到下面，不過他們的身體在輕微的震動，難免使人想入非非。

陰風神魔數十年不近女色，估不到他準備收歸門下的傳人，却是一對淫娃浪子，這怎能不叫他大爲震怒！

「兩個孽障，老夫斃了你們！」一聲怒叱之後，立即闖向室門。

他在盛怒之下，已經提足了全身功力，縱使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他這全力一闖。

但在一聲巨震之後，他竟然被彈了回來，虧得他連續幾個翻滾，除了眼冒金花，還沒有造成重大的傷害，只是在感受上他却驚駭以極，因爲他是被一股排山倒海似的罡氣彈回來的。

那麼這一對少年男女，並非在做淫穢之事，他們是在練功，而且已臻大成。

是什麼玄功會是這般練法？

歐陽胆畢竟是一位前輩高人，略一思忖，便已猜出它的來路。

他知道蘺山雙奇，自然也知道他們的獨門玄功「陰陽道」，只是十餘年來這對奇人已不再出現江湖，想不到這兩名少年男女，竟是他們的門下。

陰風神功對敵不過陰陽道，以一敵兩更是連一絲僥倖的機會也沒有，他再向室內投下一瞥，便悄悄轉身退了回去。

這是一場十分兇險的經歷，郭子羽與方玫可以說歷經生死，逃過一場刦難，因爲他們運功正當緊要關頭，適才陰風神魔一闖，已在他們的心神上造成極大的震蕩，如非歐陽胆心生疑懼，只要連續再闖幾次，他們可能會走火入魔，當場死亡。

再經一個時辰他們終於大功告成，只是這等練功的形狀，難免使人感到尷尬。

方玫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如此投懷送抱，更是羞不可仰，她首先騰身而起，面對石壁，嚶嚶啜泣起來。

郭子羽先是一陣尷尬，然後是萬般惶悚！他暗忖：「莫非是我欺侮她了，要不她爲甚麼如此傷心？」

其實當時他們的心神體態，已全部投入「陰陽道」玄功之中，除了練功，一切都在毫無意識中進行，這樣做是爲了練功的需要，動作雖是親密，但心如皎月，沒有絲毫雜念，這一點他們全都明白。

不過方玫畢竟是一個女孩子，郭子羽確也佔了她的便宜，除了溫香在抱，檀口送吻，他的內傷已霍然而癒，一身功力更爲精純，現在去向人家姑娘表示一點歉意難道不應該？

於是他站了起來，緩步走到方玫的身後，說道：「方姑娘，適才……在下頗爲失禮，希望姑娘能够原諒。」

方玫果然不再哭泣了，她擰轉嬌軀，仰起掛着淚球的粉頰，向郭子羽投下羞澀的一瞥，口中叫了一聲「大哥……」便一頭向他的懷裏鑽去。

郭子羽心頭一懍，他知道這又是一樁不易解決的麻煩，雖然如此，他還是輕輕環臂擁抱着她，並柔聲安慰道：「瞧妳，這麼大的姑娘了，還哭哭啼啼的，走，咱們找那魔頭算賬去。」

方玫道：「好的，不過……」

郭子羽道：「怎麼啦，妳怕咱們鬥不過他？」

方玫道：「不是，現在咱們練成陰陽道，就算單打獨鬥，我一個人也能將他收拾下來，只是他對咱們並無惡意，咱們何必作的太絕？」

郭子羽道：「除惡就是行善，咱們不能留他在世上害人。」

方玫道：「你怎麼知道他會在世上害人？」

郭子羽道：「這還不簡單，不害人怎會稱爲魔頭？」

方玫微微一笑道：「大哥，江湖褒貶是不能採信的，先父當年談過這個人，他最大的缺點是不辯是非，一切全憑自己喜惡行事，他不是好人，也不能算作惡人，只因他殺過幾個名門正派的子弟，遂被人稱爲魔頭。」

郭子羽道：「原來如此，好吧，只要他放咱們出去，我不再深究就是。」

於是，他們走出去練功室，去找歐陽胆，誰知道這位名滿江湖的魔頭，正在室外等着他們。

哈哈一聲長笑，他向郭方二人雙拳一抱道：「恭喜兩位練成神功，老朽也該去歇息了，洞門已經開啓，兩位請吧。」

郭子羽一怔道：「你都知道？」

陰風神魔道：「從兩位練功開始，老朽就在替你們護法，我當然知道了。」

方玫愕然道：「你替咱們護法？爲甚麼？」

陰風神魔道：「姑娘姓方吧？尊父母俠名滿天下，是老朽最欽佩的一對俠侶，你們在窩居練功，怎能不替你們護法？」

方玫道：「多謝，你不再要咱們做你的傳人了？」

陰風神魔道：「那是老朽無知，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不過老朽無親無故，孑然一身，如果兩個不棄，老朽希望咱們交個忘年之交的朋友。」

這件事方玫就不敢作主了，她回過頭來，瞧着郭子羽道：「大哥，你看呢？」

以郭子羽的方正性格，他是不會跟魔道交朋友的，不過此人的本質並不太壞，並且曾經爲他們護法，因而猶疑不決的沉吟起來。

方玫明瞭他的心意，她却頗爲同情這位孤獨的老者，於是面色一整道：「你要跟咱交朋友，那很簡單，只要改改你的行爲就可以了。」

陰風神魔說道：「如何改法？姑娘請說。」

方玫道：「你平生會照你自己的好惡行事，全然不顧倫理道德與社會規範，如果人人像你，豈不要天下大亂？」

陰風神魔道：「這個……好吧，我改，今後一切都聽你們的，這總行了吧？」

對一個勇於改過，從善如流的人，應該鼓勵，不應排斥，郭子羽方玫都有同樣的想法，因而雙雙抱拳一禮道：「見過老哥哥。」

陰風神魔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小兄弟，小妹子，老哥哥沒有什麼見面禮給你們，不過咱們應該慶祝一下，走，咱們到鎭上去喝個痛快。」

方玫道：「何必到鎭上，小妹莊上甚麼都有。」

郭子羽道：「對，咱們回莊吧，也免得莊裏的人因爲找不到咱們着急。」

陰風神魔道：「這樣也好。」於是他收拾了一個包裹，封閉洞門，三個人一起回到莊上。

方家莊人丁單薄，除了方玫，還有一個老管家田福，以及他的兒子小三子，方家莊一切對內對外的事務，全由這父子兩人處理，另外還有奶娘湯大娘，婢女小燕，是負責侍候小姐方玫的。

不過目前的方家莊比較熱鬧一點，因爲多了郭子羽及桃花仙子主婢幾位客人。

只是這雙主婢因事離莊，郭子羽及方玫徹夜未歸，這可急壞老管家及湯大娘，他們曾經在附近找過，結果是失望而歸。

正當他們急得像石上的螞蟻似的，小三子忽然大叫起來：「爹……快來，小姐回來了！」

老管家田福首先聞聲奔出，接着奶娘湯大娘，丫頭小燕也奔了出來，他們一眼瞧到方玫，神情上全都現出一片詫異之色。敢情方家這位大小姐，雖是幽雅嫻靜，生就一副溫婉的性格，但她却孤芳自賞，對男人從不感到興趣，現在居然挽着郭子羽的臂膀，一臉嬌羞之狀，怎能不使他們大爲驚愕？

不過這是他們小主人的事，做下人的不敢過問，何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郭子羽英俊倜儻，超凡逸俗，能够得到這麼一個歸宿，他們全都替方玫高興。

待進入大廳之後，方玫很大方的爲歐陽胆及郭子羽介紹方家莊的成員，然後對湯大娘道：「奶娘，咱們要餓扁了，快替咱們準備酒菜。」

湯大娘道：「不要緊，有現成的，只要熱一下很快就好了。」

湯大娘先去廚房，小燕沏好茶也去廚房帮忙，片刻之後酒菜就端了上來。

席上只有三個人，氣氛却顯得十分和諧，陰風神魔是酒到杯乾，同時口沫橫飛的暢談着江湖往事。

郭子羽是他忠實的聽衆，所以很少說話。

方玫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偶爾插上一兩句，她的全副心神幾乎都放在郭子羽的身上。

「吃嘛，大哥，聽故事別忘了喝酒吃菜，這是我最喜歡吃的冰糖肘子，你嚐嚐看。」

斟酒，佈菜，勸飲，勸食，方大小姐忙個不停，幾乎要將整個酒菜一起灌進郭子羽的肚內似的。

陰風神魔不在乎這些，他認爲小兩口應該如此，可是却有人在乎，而且會爲郭子羽帶來極大的困擾。

× × ×

「小姐……」

老管家田福匆匆由外面奔進大廳，好像有什麼事要向方玫稟報，但他只叫了一聲小姐，下面的話又嚥了回去。

方玫見老管家神色有異，不由詢問道：「怎麼啦？田叔，出了什麼事？」

老管家道：「適才小的瞧到桃花仙子柳姑娘主婢由莊門匆匆奔出……」

方玫一怔道：「咳，田叔，你爲甚麼不叫住她們？」

老管家道：「小的叫了，並且還追出莊去，只是她們的脚程太快，一眨眼就走得沒有影子了。」

方玫道：「奇怪，柳姐姐既然回來了，爲甚麼不進來？就算要走也應該打個招呼。」

郭子羽眉峯一皺道：「她也許有急事吧，我也應該走了。」

方玫道：「你也要走？去那兒？」

郭子羽道：「家父母一行寄居武當，我有點放心不下。」

方玫瞧了一下天色，道：「武當距離咱們這兒不遠，但天黑以前必定無法到達，不如在莊上歇一晚，明天一早上道。」

郭子羽道：「請原諒，方姑娘，只要一想到家父母我就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方玫道：「好吧，你一定要現在走，咱們只好聽你的了，小燕快去收拾包裹，咱們立刻起程。」

郭子羽一怔道：「妳也要去？」

方玫撇撇嘴道：「我爲甚麼不去？」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道：「應該，應該，人多一點彼此有個照應。」

湯大娘道：「小姐，我呢？」

方玫道：「我只帶小燕，你們都留下來看家。」

湯大娘道：「小姐一向都很少出門，老婆子有點放心不下。」

方玫道：「咳，奶娘，妳還將我當成小孩子？我那江南玉女的名號又不是撿來的！」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江南玉女，果然名不虛傳。」

方玫瞪了他一眼，再流目向郭子羽一瞥道：「這是江湖朋友開玩笑的，老哥哥休要見笑。」

湯大娘向郭子羽抱拳一禮，道：「家小姐江湖閱歷不够，今後還望公子照顧一點。」

郭子羽道：「在下的見識並不比方姑娘多，不過我會盡力照顧她的，好在歐陽老哥哥是老江湖，大娘不必担心。」

此時小燕已經揹着包裹出來，她將一把雁翎寶刀交給方玫，她自己的腰際則纏着一條黑色軟鞭。

方玫接過雁翎刀，再向陰風神魔及郭子羽一瞥道：「兩位使用甚麼兵刃？」

陰風神魔道：「老哥哥一向不用兵刃，妳還是替小兄弟找一把刀吧。」

郭子羽道：「小弟習慣用劍，如果有現成的普通長劍，倒可借用一下。」

方玫道：「小燕，快去將老爺書房掛的那柄取來。」

小燕應聲奔去，迅即取來一柄帶着布套的長劍，郭子羽並未打開瞧看，只是向老管家湯大娘雙拳一抱，逕自轉向莊外急馳。

他們這一陣馳行，眨眼就是二十多里，直待郭子羽放緩了速度，陰風神魔才追到他的身側。

「小兄弟，你要怎樣走法？」

「怎樣走法？小弟不懂得老哥哥的用意。」

「咱們不是要上武當山麼？上山的途徑很多，總得事先有個決定。」

「小弟沒有上過武當，該怎麼走，老哥哥決定就是。」

「上武當一般的走法，是由均縣草店上山，咱們是在武當的南端，由草店上山路就遠了……」

「還有沒有比較近的？」

「有，咱們由南岩上山，至少近了兩天的途程，不過……」

「怎麼，由南岩上山有困難？」

「是的，南岩峻嶺插天，危崖處處，行走十分不易。」

他語音甫落，忽然啊了一聲道：「老哥哥，有人帶路了，你瞧。」

陰風神魔與方玫同時向前面一瞧，果然發現十幾條人影，正兔起鶻落的向南岩奔去。

方玫道：「大哥，這般人不是道士，而且個個功力不凡……」

郭子羽劍眉一挑道：「我想起來了，這般人可能是我的仇家。」

方玫道：「相隔如此之遠，你怎能這麼肯定？」

郭子羽道：「我聽二哥說過他的服色，是男黑女白，咱們雖然瞧不見他們的長像，但黑白二色一望而知。」

陰風神魔道：「據老哥哥所知，當今武林各派，還沒有男黑女白這等服式的，他們究竟是什麼門派？」

郭子羽道：「聽說他們來自西南，至於是什麼門派，小弟就不知道了。」

陰風神魔面色一變，道：「莫非是他們……」

方玫見他面色沉重，知道這批人來歷不凡，因而追問道：「快說嘛，老哥哥，他們究竟是何神聖？」

陰風神魔道：「別忙，小妹子，有一點老哥哥還待證實。」

郭子羽道：「那一點？」

陰風神魔道：「他們的衣襟之上，有沒有一種特別的標誌？」

郭子羽道：「有……」

陰風神魔道：「一隻金色的蠍子？」

郭子羽道：「不錯。」

陰風神魔長長一吁道：「如此說來，中原武林又要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刧了！」

郭子羽愕然道：「老哥哥，你該不是危言聳聽吧？中原武林人材輩出，豈會懼怕異端邪教！」

陰風神魔搖一搖頭道：「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小兄弟是不知道他們的厲害。」

方玫道：「說嘛，老哥哥，他們究竟是什麼門派？有些什麼厲害之處？」

陰風神魔道：「四十年前，西南一個詭異的門派進軍中原，他們以橫掃千軍之勢，連敗中原七大門派，不僅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也使中原武林幾乎一蹶不振，如非靈空神尼的傳人妙芳師太出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方玫道：「老哥哥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他們是什麼門派，使的是何種武功？」

陰風神魔道：「金蠍門，小妹子有沒有聽人說過？」

方玫啊了一聲道：「是他們？我聽爹說過，他們的兵刃是冷魂飛星，還會放蘊有奇毒的金色蠍子傷人，據爹說，雖然事隔數十年，武林中仍然談蠍色變！」

郭子羽道：「冷魂飛星是什麼？」

陰風神魔道：「冷魂飛星是一種星形的利器，連接一條兩丈長短的細繩，飛星出手，只能瞧到一絲銀光，星形利器便已擊中敵對者的重要穴道，當眞是招無虛發，狠毒無比。」

方玫道：「大哥，你家怎會惹上他們的？」

郭子羽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上一代的恩怨。」

他們口中雖在交談，腳下可沒有半點放鬆，經過三個時辰的追逐，南岩已經呈現在眼前了。

此地層巒叠嶂，溝壑無盡，放眼望去，但見山峯如海浪，聳立於烟霧迷濛之中，我國山川的雄偉，眞箇壯麗以極。

領先急馳的陰風神魔忽然脚下一收道：「小兄弟，天色已近黃昏，咱們是不是還要追下去？」

郭子羽道：「當然要追，如果他們是乘夜偸襲武當，咱們正好打個接應。」

陰風神魔道：「要追可以，但有幾點我必需說個明白。」

郭子羽道：「老哥哥請說。」

陰風神魔道：「第一，入夜以後視綫不明，加上山高林密，只怕很難找到他們。其次是金蠍門下個個武功高強，不只是冷魂飛星疾逾閃電，令人防不勝防，他們的毒蠍子尤其可怕，只要被螫上一下，大好生命就算擱在這裏了。」

郭子羽道：「老哥哥說的是，我看這樣吧，咱們原意並非要跟甚麼人動武，只是不放心家父母而已，因此小弟想一個人先上山……」

「不，大哥，我不許你一個上山。」

「郭子羽的話還未說完，就有人提出反對，語音急促而尖銳，連樹林的鳥兒也被驚得飛了起來。

是誰這麼激動？語氣又是如此橫蠻！

這自然是方玫了，除了她，這一行四人之中，還有誰叫他大哥？

郭子羽聞言一呆，陰風神魔却哈哈大笑起來，道：「對，不許他一個人上山，再說我只是說明對方的情況，他竟然將咱們當作外人，所以也該罰！」

陰風神魔如此一來，方姑娘那玫瑰般的臉蛋，立即映上一抹紅暈，目光向郭子羽投下一瞥，螓首同時垂了下去。

郭子羽長長一吁道：「老哥哥不要誤會，小弟只是想先找到家父母，一個人行動比較方便一些。」

陰風神魔道：「隨便你怎麼說，你想甩掉咱們是辦不到的，如果李靖甩掉紅拂，那還叫甚麼風塵三友？」

這是一個好譬喻，他將他們三人以風塵三俠自居，雖然只是一個笑話，却也恰到好處。

郭子羽不說話了，方玫在那兒拈衣弄帶，粉頰上帶着幾分喜悅。

惟一沒有參加辯論的是小燕，因爲她是下人，不敢隨便插嘴。現在辯論宣告終止，她却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方玫螓首一抬，瞪她一眼道：「死丫頭，有什麼好笑的？」

小燕道：「沒——沒什麼，小婢只是覺得咱們這半天滴水未沾，大家應該餓了，無論要做甚麼，總得吃點乾糧歇息一下再說。」

陰風神魔道：「這話不錯，人是鐵飯是鋼，不塡飽肚皮那有力氣爬山？」

方玫向郭子羽瞥了一眼道：「大哥，你說呢？」

郭子羽投目天際，向逐漸消失的晚霞投下一瞥道：「好吧，咱們吃快一點。」

燕丫頭十分可人，立即取出水壺乾糧，分給郭子羽等食用，並未躭擱多少時間，他們就直趨南岩。

待登上南岩，天色已經入暮，好在半彎新月正閃着迷朦的光輝，視綫雖是不太清朗，以身負上乘武功的人來說，並不妨碍他們的行動。

陰風神魔足跡遍天下，武當是道家聖地，他自然熟習得很。

他們由榔梅祠至三天門，再經三瓊台至尹喜岩，這一路奇峯突兀，遠岫參差，景色之美，簡直不可方物。可惜他們無心欣賞，時時都在戒備之中，美景當前，只得輕輕放過。

過了尹喜岩是元君殿，然後繞行而上即達天柱頂。

他們還未到達元君殿，就已感到天風勁烈，高寒澈骨，尤以時值深夜，寒氣之甚，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武當山中當然沒有常人，但却出現了一批「樹人」，而且還發生一連串駭人聽聞的怪事。

樹會流血，樹會走路，它還會將一個武林高手殺死，你能說這不是一件怪事？

最先碰到樹人的是「金蠍門」，他們走在郭子羽一行的先頭自然要首當其衝。

也許是合當有事吧，這般人不遲不早，不前不後，偏偏就在遍佈樹人的叢林中停了下來。

他們的領隊是一個白衣女郎，由於她面蒙輕紗，瞧不出年歲的大小，若由身形推測，柳腰豐臀，婀娜多姿，可能是一位姿色迷人的妙齡女郎。

對這班突襲隊伍，她具有極高的權力，在一聲「停止歇息」的命令之下，他們立即停止前進。

然後她吩咐道：「各位調息一下，半個時辰之後咱們繼續上路。」

對一個長途跋涉者來說，半個時辰是一個暫短而寶貴的時間，他們不願浪費，默默的散了開去。

夜深人靜，萬物皆寂，何況又在人跡罕至的深山，按說是不會有人打擾他們。

當然，他們也不會打擾別人，這兒除了草木沙石，連一隻虫蟻都很難找到。

不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尤以深山大澤之中，往往會發生令人想不到的怪事，可能是金蠍門流年不利吧，一種駭人聽聞的怪事，今晚就被他們遇上了。

他們之中有一個年約三旬的彪形大漢名叫褚傳薪，是金蠍門黑衣隊中的傑出人物。

此人功力頗高，個性偏激，只要一言不合，出手必然傷人，自從金蠍門踏入中原以來，傷在他手下的兩道高手，已有十餘人之多。

現在有半個時辰的歇息時間，他却不願跟大夥擠在一塊，因而轉身移步，獨自向樹林之中走去。

也許這幾天他沒有殺人，所以性情變得十分粗暴，他手中掄着一枚冷魂飛星。伸縮吞吐之間，不斷向隣近的樹木飛射。

沒有人殺，殺樹，未嘗不是一種發洩，雖然樹木不會呼痛，那飛星着樹的奪奪之聲，聽來倒是有些過癮。

樹木不會呼痛，會呼痛的樹木必然是一個怪物。

世間的怪物畢竟不多，除非特別倒楣，多半不會碰到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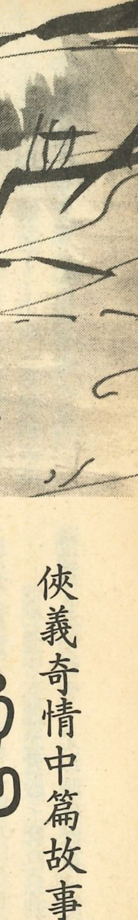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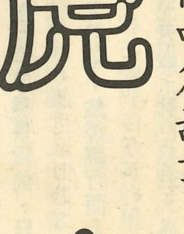
也許褚傳薪霉運當頭，別人遇不到的怪事，竟然被他遇上了。

他傷過不少樹，也殺過不少人，這回當飛星擲出之後，他竟然心頭一懔。

像他這種人是不會害怕的，在他來說殺人是樂事，傷幾棵樹又算得了甚麼？

只不過他擲中的那棵矮樹，竟然是一個怪物，飛星擲出，矮樹應手發出一聲悶哼，這實在是一件前所未見的奇事，樹木居然會發出人類一樣的聲音，就算他胆大如斗，也不能不爲之大感震駭。畢竟他是一個殺星，所以有些不太信邪，右臂一振將飛星收了回來，脚下一挪，向那棵矮樹逼了過去。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鐵虎、喀麗絲出了洞口之後，已和金鵬、烏鴉、花鷄道士會合，金鵬、鐵虎等四人向假冒飛鳥帮的人截殺，忽然來了一個銀衣幪面人，自稱是「飛鳥帮主鳳棲梧」，施展九陽神功，金鵬等四人都不敵，鳳棲梧覺得奇怪，連忙接戰，銀衣人漸漸不敵，鳳棲梧正想一掌將他打垮，發現他改用九陰眞經迎擊然後逃走。九陰眞經是華山派掌門人玉嬌嬌的眞傳，此人既不像她何以會使用這種武藝，至於九陽神功恐怕是從少林寺偷來，決定派烏鴉到少林寺打聽，自己和衆人去華山打聽，來到絕龍嶺山洞，見玉嬌嬌和八個尼姑趺坐，毫無反應……

石洞埋芳骨　敲鐘亂少林

「一種旁門內功心法，據說練成的人能夠將一個人的魂魄奪去，驅使那個人做他吩咐要做的事情。」花鷄道士接道：「據說這是南宮世家秘傳絕技。」

喀麗絲道：「既然是旁門內功心法，南宮世家應該也不是什麼名門正派……」

花鷄道士沒有回答她，身形陡動，掠進兩個尼姑當中，長劍展處，將那兩個尼姑的掌勢截下。

他看到現在才看出破綻所在也拿揑得恰到好處，及時掠進去。

那兩個尼姑給這一阻，趕不上其他六個的身形，陣勢雖然未散亂，卻出現了一個大缺口。

鳳棲梧隨即從缺口衝出，一連四掌分拍在四個尼姑背上，無一落空。

那四個尼姑中掌仆前，正迎着其他兩個，那兩個攻勢未絕，劍掌立時都落在仆前來四個尼姑身上。

鳳棲梧完全是配合花鷄道士的行動，那剎那也以爲那兩個尼姑看見同伴撲來會讓開，忘記了那八個尼姑都中了天魔迷魂大法，非獨已喪失理智，連閃力也不能夠控制，不住的透支。

她們的內力現在還未透支盡，那四個仆前去的尼姑被劍掌擊中，三個當場喪命，還有一個被擊飛出去，正撞在花鷄道士截下的其中一個尼姑身上。

那個尼姑很自然的轉身一劍揮出，插進擁來同伴的咽喉，她同時亦挨了同伴的一劍。

與之同時，那兩個劍掌齊施的尼姑亦倒下，她們雖然擊倒了四個同伴，亦被那四個同伴反擊了一記。

花鷄道士的劍亦同時刺進了最後那個尼姑的心窩，一劍致命。

他無意殺那個尼姑，但他若是不刺出那一劍，便得傷在那個尼姑手下。

那個尼姑一聲也不發，直挺挺的倒下去，花鷄道士握着劍，怔在當場。

鳳棲梧要搶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看着那八個尼姑一一倒地，歎息一聲，掠到玉嬌嬌身前。

玉嬌嬌仍然端坐在那裏，甚至眼蓋也不稍動，鳳棲梧看着她，好一會才道：「你到底怎樣了。」

玉嬌嬌毫無反應，鳳棲梧再也忍不住，躍上石台，伸手按向玉嬌嬌前額。

花鷄道士不用吩咐，身形開展，來到台前，仗劍待發，以便隨時接應。

金鵬鐵虎仍然推着那扇石門，喀麗絲看看他們，忙亦振刀掠到鳳棲梧另一邊。

觸手冰冷，鳳棲梧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接伸出另一手，按在玉嬌嬌眼蓋上，一抹將眼蓋推高。

玉嬌嬌的眼珠赫然已變成青碧色，就像兩顆碧玉，鳳棲梧一驚鬆手。

花鷄道士詫異地問：「她是……」

鳳棲梧道：「散功坐化了。」

語聲甫落，玉嬌嬌眼蓋霍地暴張，那碧玉也似的眼珠陡然亮起來，雙手同時急動，抓向鳳棲梧。

鳳棲梧目光與之相觸，心頭怦然震動，他的反應也很快，雙掌立即拍出。

玉嬌嬌雙手那剎那十七個變化，十六個迅速被鳳棲梧拂開，但最後一個變化仍然抓在鳳棲梧右手腕上。

鳳棲梧一掙不開輕嘯一聲，身形拔起，玉嬌嬌另一手即時拍到，却因爲身形被帶動，拍了一個空，她的那隻手却緊抓不放，坐着的身子緊接離開了平台。

就在這剎那，平台上火光一閃，花鷄道士看得眞切，急喝一聲：「小心——」

鳳棲梧已經小心，却是怎也想不到火藥是裝在玉嬌嬌身上，與她的身子離開平台的同時，火石被牽引，磨出了火花，燃着了藥引子。

那條藥引子很短，火藥在火光一閃之後便爆炸，鳳棲梧已嗅到火藥氣味，只以爲火藥是藏在平台上，以爲玉嬌嬌要跟他同歸於盡。

他的思想很敏銳，就是沒有考慮到玉嬌嬌也中了天魔移魂大法，變成了一個活死人，南宮望處心積慮設計出來的一樣活武器。

鳳棲梧一心還想將玉嬌嬌拉離火藥爆炸的範圍，怎知道其實將火藥拉近自己。

到他發現不妥的時候已經遲了，玉嬌嬌霹靂一聲，火光暴閃中血肉橫飛。

她終於發出了一聲尖叫，那也是他最後的一聲。

火光中還有刀光，十二柄沒有刀柄，只有半尺刀鋒的利刀原縛在火藥上，這下子爆炸開來四面橫飛，那份強勁不下於發自機弩。

鳳棲梧那剎那已知道什麼回事，到底是反應敏銳，身子疾轉。

五柄利刀差不多同時射進了他體內，雖不是要害，但傷得也不輕，玉嬌嬌橫飛的血肉亦沾滿了他的衣服，那剎那他只有震驚的感覺。

他不覺鬆手，倒躍了下去，花鷄道士第一個躍到他身旁，橫劍擋在他身前，喀麗絲也不慢，那邊金鵬也着慌，鬆開雙手，向這邊奔來。

石門立時移動，鐵虎暴喝一聲，再將石門迫開。

鳳棲梧目光及處，道：「我們先離開這裏。」接提一口眞氣，掠了出去。

金鵬花鷄道士喀麗絲身形齊展，緊護在鳳棲梧左右，看見鳳棲梧身手仍然能夠這樣敏捷，也放心不少。

鐵虎看着他們都出了石室才將手鬆開，那扇石門「轟」地迅速關上。

鳳棲梧出了石室，伸手扶着旁邊的石壁，吁了一口氣，陽光下，他一身血汚，連神態看來也特別詭異。

鐵虎目光一落，道：「是毒刀。」

插在鳳棲梧身上的五柄刀藍汪汪的，顯然淬了毒，喀麗絲看清楚，驚問：「這怎麼是好？」

鐵虎沒有作聲，伸手按在鳳棲梧後心上，一股內力隨即透過去。

鳳棲梧同時盤膝坐下來，眞氣運轉，只見那五柄利刀緩緩的從傷口退出來。

血隨着亦射出，赫然已變成紫色，鳳棲梧繼續行氣運功，鐵虎的內力亦不住透進去。

紫血由濃而淡，終於變回鮮血色，鳳棲梧的面色却變得慘白，抬手接封住了傷口旁邊的穴道，阻止鮮血再外流。

鐵虎這才吁一口氣，收回雙掌，鳳棲梧一聲：「有勞——」再回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拔開塞子，將瓶中的藥粉洒在傷口上。

金鵬這下子才敢開口：「帮主……」

「不要緊，中刀之前我已經閉住了眞氣，這個毒雖然厲害，並沒有多大影响。」鳳棲梧說來若無其事，神態却已顯得有些兒疲乏。

鐵虎道：「也幸虧你及時讓開要害，否則就是沒有淬毒也已經要命。」

鳳棲梧點頭道：「火藥盒子中顯然還有機密，那些利刀才會這麼強勁。」

鐵虎歎息道：「若換是我，反應一樣沒有你這麼敏捷，非要命不可。」

鳳棲梧道：「也許類似這種陷阱我經歷太多，所以對我已起不了多大作用。」

鐵虎道：「可是你還是上當。」

鳳棲梧無言，喀麗絲接問：「是因爲你那個叫玉嬌嬌的尼姑？」

鳳棲梧沒有作聲，喀麗絲又問：「她就是爲了你而遁入空門，出家爲尼的？」

金鵬一旁嘟喃道：「你怎會想得那麼多，想到那兒去？」

喀麗絲道：「你們很多故事不都是這樣的？」

金鵬一怔道：「老故事。」他想笑，但看看鳳棲梧，又笑不出來，喀麗絲目光又回到鳳棲梧面上，還要問什麼，花鷄道

士突然說道：「我們沒有時間再說什麽的了。」

喀麗絲一怔，正覺得奇怪，鐵虎巳道：「公主與道長照顧鳳帮主，來人我們應付。」

「來人？」喀麗絲回首望去，並無發現什麽。

那刹那，樹木山石間突然人影閃動，無數暗器飛蝗般射來。

鐵虎怒吼一聲，拉下了身上披風，疾捲了出去，那塊披風在他用來，有如盾牌般飛舞，射來的暗器，都被他擋開。

那些暗器一撥又一撥，接連七撥才疏落，終於完全停下來。

鐵虎這才將披風停下，接一抖，暗器散滿了一地。

那些人兵器同時出鞘，向他們殺奔前來，一個個不是褐衣便是青衣，陽光下混在樹木山石間，實在不容易分辨出來。

鳳棲梧目光及處，道：「是南宮世家的人，小心他們的兵器。」

花鷄道士接道：「他們的兵器種類很多，藏在全身上下隨時襲擊。」

金鵬與他們一夥，當然知道南宮世家的底細，這些話也是對鐵虎說的，鐵虎當然明白，道：「我會小心。」

金鵬那邊巳撲出去，與那些褐衣青衣人戰在一起，鐵虎隨即撲前，有如猛虎出柙，當者披靡。

花鷄道士擋在鳳棲梧身前，迅速的拾了一大堆暗器，繞過鐵虎金鵬衝過來的敵人閃得開他的暗器，閃不開他的長劍，一個又一個倒下。

喀麗絲完全沒有用力的機會，亦不敢離開鳳棲梧，緊守在一側。

鳳棲梧刀亦巳出鞘，靜觀其變，他雖然帶傷在身，但絕對可以出手，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以不出手就絕不會出手。

金虎那邊，一面斷殺一面留意這邊的情形，他居然還笑得出來，大笑道：「花鷄，想不到你的暗器功夫也練到這個地步，不比那隻烏鴉壞。」

花鷄道士道：「烏鴉若是在這裏，當然更加好。」

每殺一人他便喧一聲：「無量壽佛」，這個出家人其實並不喜歡殺生，但一定要殺的時候，他也只有殺，並不固執是一個出家人。

那些青衣褐衣人數逾百個，出手當然狠辣，兵器也果然層出不窮，但鐵虎金鵬已有防備，武功又實在高出他們很多，還是佔盡了優勢。

不過片刻，他們巳倒下了三十多個，一聲竹哨中，一齊倒退。

來得快去得也快，繩鈎兵器並用，鐵虎金鵬追殺得四個，其他的巳高飛遠走。

鐵虎沒有追，金鵬也沒有，雙雙退回到鳳棲梧身旁，花鷄道士又一聲「無量壽佛」。

金鵬看看他，道：「殺便殺，你不殺他們，他們便殺你，用不着難受。」

花鷄道士搖頭道：「貧道早便巳入定了地獄，只念上天有好生之德。」

金鵬打了一個「哈哈」。「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個鴿子和尚倒教曉了你不少。」

花鷄道士道：「這絕無疑問是一個最好的藉口，無論做什麽壞事都可以了。」

金鵬大笑說道：「可惜你實在壞不起來。」

花鷄道士道：「這的確可惜得很。」

目光轉落在鳳棲梧面上。

鳳棲梧面色仍然是那麽蒼白，正陷進沉思中，彷彿完全沒有聽到金鵬花鷄道士的說話，好一會才突然開口：「金鵬到來路那邊看看。」

金鵬口裏問：「看什麽？」脚步還是放開來。

鳳棲梧沒有回答，只是道：「小心暗器暗算。」

金鵬大笑道：「南宮世家的人難道還敢留在那兒？」

他口裏盡管說得輕鬆，却是一路小心，南宮世家的人果然沒有離開，暗器突然飛蝗般襲至。

金鵬巳脫下外衣，也就以外衣將暗器撥開，那些暗器一撥接一撥，又急又密，金鵬到底吃不消，撥打着急急退了回去。

暗器隨即停下來，山石樹木間人影閃動，却沒有一個追向金鵬。

鳳棲梧看在眼内，歎息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什麽？」鐵虎詫異地說。

鳳棲梧道：「他們是要將我們留在這裏。」

鐵虎道：「有什麽作用？」

喀麗絲接問：「又何以見得？」

鳳棲梧道：「那個銀衣人絕無疑問是南宮望，也只有他才能够騙信玉嬌嬌，出其不意的將玉嬌嬌制服，施以天魔迷魂大法，奪取九陰眞經。」

喀麗絲說道：「然後在她身上安裝火藥。」

鳳棲梧道：「這相信是在與我們碰面之後，他有意無意施展九陰眞經的武功，知道我們必然會追查到這裏來，才預先趕到這裏佈下這個陷阱。」

「那他應該也留在這裏伺機襲擊。」

「不錯，只是這個人絕少做沒有把握的事，而且兼練九陽九陰兩種内功武功，仍然不能將我擊倒，難免有些心虛，這個陷阱雖然毒，還是不敢太相信。」鳳棲梧歎息一聲。「他若是在這裏，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喀麗絲不由四顧一眼。「幸好他不在，否則伺機襲擊，我們不容易應付。」

鳳棲梧道：「若是沒有重要的事要去做，他却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喀麗絲奇怪道：「還有什麽事比殺你更要緊？」

鳳棲梧道：「九陽神功。」

花鷄道士插口：「他去了少林寺？」

鳳棲梧肯定的道：「不會錯的，從我的出手他應該會想到他學的九陽神功並不齊全，而我絕不會藏私，惟一的解釋就是在少林寺内他疏忽了，那不去少林寺找清楚怎會甘心？」

花鷄道士道：「以這個人的城府深藏，第一次在少林寺應該找得很仔細，除非藏九陽神功的地方很秘密……」

鳳棲梧道：「應該够秘密的。」

花鷄道士道：「那他第一次找不到，第二次也應該找不到……」

鳳棲梧道「你忘了他那種……」

花鷄道士突然脫口叫出來：「天魔迷魂大法？」

鳳棲梧道：「據說，中天魔迷魂大法的人在施術者面前非獨有如傀儡，而且會毫無保留，有問必答將所有秘密說出。」

花鷄道士聳然動容道：「所以，他才會學得華山派的九陰眞經。」

鳳棲梧道：「以玉嬌嬌内功造詣尚且不免，鴿子實在很難有所保留。」

花鷄道士問：「只有鴿子知道其中的秘密？」

「只有他。」鳳棲梧搖頭。「南宮望却一定會找上他，而他的江湖經驗到底還是不够。」

花鷄道士連連點頭。金鵬道：「姓南宮那斷一看就不是好人，鴿子又怎會……」

鳳棲梧道：「別說這種話，南宮望到底也曾經與我們出生入死。」

金鵬道：「鴿子是個很謹慎的人。」

鳳棲梧道：「南宮望不一定會與他正面接觸，我們也別忘記，南宮望巳經將前八章偷到手，可見他實在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花鷄道士嘟喃道：「不管怎樣，少林寺並不是一個普通地方，南宮望應該也不敢太放肆。」

鳳棲梧只是問：「我們不趕去少林寺一看能够放心？」

花鷄道士毫不考慮的應了一聲：「不能！」

鳳棲梧道：「那我們首先得解決那些南宮世家的人。」

× × ×

南宮世家的人顯然巳得到命令，不惜任何代價也要阻止鳳棲梧他們離開華山絕龍嶺。

他們的忠心連鳳棲梧也覺得奇怪，好像南宮世家這種門派以常理推測，應該就不會有這許多悍不畏死，不惜捨身以報的弟子。

肅清這些南宮世家弟子的工作由花鷄道士金鵬鐵虎兩兩交替進行，不很順利，但以他們的武功造詣，南宮世家的弟子亦實在很難應付。

三人之中當然以鐵虎的本領最強，鳳棲梧那柄鷩鯢寶刀到了他手中，殺傷力更大。

絕龍嶺他們來路上的樹木紛紛斷在鷩鯢刀下，南宮世家的弟子不能够藏身樹上，要阻止他們更加困難。

殺剩十多個，巳經是第二天正午的事，那十多個南宮世家的弟子亦終於絕望，知道起不了作用，終於退開去。

鳳棲梧經過一夜的休息，傷勢也好了很多，連隨趕路，花鷄道士金鵬不用吩咐，將烟花火炮射出，召集附近的飛鳥帮弟子。

飛鳥帮的勢力到底大，在鳳棲梧他們離開華山不遠，看見訊號的弟子巳陸續趕來，隨即按命令去準備馬車。

有馬車代步，除了舒服，還可以將體力保留下來，避免無謂的消耗，這才是最重要的。

少林之行誰也不知道有什麽遭遇，但他們都作最壞的打算。

華山絕龍嶺的遭遇，使他們不能不對南宮望重新估計，若是少林寺中也有陷阱，應該就比華山絕龍嶺更惡毒。

鴿子和尚，趕去的烏鴉，還有闔寺僧人現在又變成怎樣？他們不敢想像，只恨不能够背插雙翼，立即飛到去一看究竟。

× × ×

事情的變化却是那麽的出人意料，他們日以繼夜趕到去，少林寺竟然並無變化。羣僧看見鳳棲梧等趕來都覺得奇怪，鳳棲梧細看他們也一樣奇怪。

每一個僧人顯然都非常正常，並無中天魔迷魂大法的跡象。

聽得九陽神功被竊，護法長老、主持都大感詫異，事實他們並無任何發現。

鳳棲梧連隨趕往藏經閣，他的傷勢巳痊癒八九，看到少林寺中這樣平靜，反而更覺不安。

這實在不合理，平靜的後面是否隱藏危機他雖然看不出，却感覺得到。

每到危險接近的時候他就有這種感覺，也就因爲有這種感覺，令他活到現在。

未到藏經閣，他們就遇到烏鴉，烏鴉看來也並無不妥，且神采飛揚。

金鵬第一個繞着烏鴉打量，却看來看去烏鴉都很正常，而且反覺得金鵬不妥。

「你是怎樣了。」烏鴉上下打量着金鵬。

金鵬道：「你看來並無問題。」

烏鴉道：「我看你倒是有了。」

金鵬隨即比劃了幾個手勢，那是飛鳥帮的暗號，烏鴉隨着比劃相應的暗號，接問道：「你是懷疑我是冒充的。」

金鵬方要答話，烏鴉巳說道：「天下間那有這麽巧妙的易容術？即使有，嗓子也易不得的，難道連我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

金鵬嘟喃道：「怎會聽不出來，我只是懷疑你的魂魄是否還在。」

「胡說八道，你這個人一向不信鬼神，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金鵬打了一個「哈哈」。「聽你這樣說，我倒是放心了，你果然很正常，沒有問題。」

烏鴉說道：「我看你的腦袋便大有問題。」

金鵬道：「你知道什麽？」

烏鴉目光轉向鳳棲梧，花鷄道士立時問：「寺裏沒事發生吧。」

烏鴉一怔道：「什麽事？」

鳳棲梧道：「寺裏平安，藏經閣方面又如何？」

烏鴉道：「表面上並無異樣，但是否有人進過去可就不清楚了，鴿子說沒有，我這個外來人他當然不會給我進去，這個和尚有時就是這樣子固執。」

鳳棲梧接問道：「你也見過鴿子了，他……」

「很好，只是固執得令人不舒服。」烏鴉喃喃道：「他整天坐在藏經閣前，別人要進去可不容易。」

鳳棲梧又問：「他到底……」

「別說了，回到了和尚寺，這個和尚使端起和尚的架子來，十問九不應，怪高

深的。」

鳳棲梧道：「他應你的是什麼？」

「沒有人進過去藏經閣。」烏鴉搖頭道：「我實在拿他沒辦法，只有到處跑，闔寺看來很平安，所有僧人都沒有不妥，這件事……」

鳳棲梧截道：「你沒有告訴鴿子關於九陽神功被盜的事？」

「有，他不感興趣，看他的樣子，與他一些關係也沒有，出家人難道眞的四大皆空。」烏鴉瞟了一眼旁邊的護法僧人。

護法僧人不約而同一聲佛號。

金鵬又看看烏鴉，轉對鳳棲梧道：「這隻烏鴉既然是正常，南宮望只怕還沒有到……」

鳳棲梧沉吟着說道：「還是去看看放心。」

這當然沒有人反對，金鵬隨即將絕龍嶺發生的事跟烏鴉簡單的說一遍。

烏鴉聽罷呆了好一會，突然衝口說出了一句：「鴿子顯然是有些問題。」

× × ×

鴿子和尚端坐在藏經閣外，儼然一個活佛，雙目低垂，雙掌合什，神態異常莊嚴，對衆人的走來，一些反應也沒有，若無其事。

烏鴉脚步一停便問：「有沒有什麼人進過藏經閣？」

「沒有——」鴿子應一聲，只是嘴唇動，其他一些變化都不見。

烏鴉接道：「帮主來了。」

鴿子毫無反應。烏鴉搖頭道：「我早該用另一些話試試他的。」

花鷄道士微嘲道：「鴿子若不是一個出家人，這種鎭定便已經值得懷疑。」

鴿子眼蓋仍然垂着，金鵬接道：「他若是眞的中了天魔迷魂大法，而南宮望又只是要他這樣應付進去藏經閣的人，倒不大麻煩。」

花鷄道士說道：「就是怕不會這麼簡單。」

金鵬道：「要知道到底怎樣也是簡單。」隨即大踏步向前走去。

鴿子突然又開口：「藏經閣重地，未經主持許可，不能進去。」

金鵬一怔，問：「若是我一定要進去又如何。」

鴿子沒有回答，旁邊的主持空聞大師即時道：「阿彌陀佛，他們得到本座的許可的了。」

鴿子沒有反應，金鵬接道：「你聽到沒有，主持親口許可我們可以進去了。」

他也不等鴿子答話，再舉步走前，鴿子同時站起來，雙掌疾拍了出去。

金鵬早有準備，連隨招架，鴿子眼睛這時候才張開，目光呆滯，却籠罩着兇光殺氣。

鳳棲梧目光及處，喝聲：「小心！」

鴿子招式與之同時急變，雙手連攻金鵬七處要害，出手既毒且狠。

鳳棲梧與鴿子相處多年，從未見過鴿子這麼狠毒的出手，在一聲「小心」同時，他身形却已開展，掠到鴿子身旁，及時替金鵬接下鴿子最後兩招。

金鵬雖然已經在小心，鴿子的出手還是在他意料之外，接下了五招，跟着那兩招眼看接不了，幸得鳳棲梧及時出手，還是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厲聲道：「鴿子，你這是對老朋友的手段……」

鳳棲梧搖頭道：「他神智已被南宮望天魔迷魂大法控制，你還跟他說這些。」

金鵬說道：「那怎麼對付他，將他殺掉？」

鳳棲梧道：「若是能夠將他殺掉倒簡單，我們如何下得了手。」

說話間兩人又已接了鴿子和尚數十招，鴿子出手越來越狠辣，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金鵬看着大笑道：「倒要看他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

鳳棲梧沉聲道：「這樣下去他必定虛脫至死，我們必須及早將他制住。」

金鵬一面招架，一面道：「他就像個瘋子，誰能夠將他制住？」

鳳棲梧道：「你與……」

鐵虎那邊插口道：「我與金鵬左右硬封他雙掌，你看看能否制住他的穴道。」

鳳棲梧一聲：「有勞鐵兄。」讓開中門，鐵虎那邊立即搶進來，接住了鴿子和尚的雙掌。

鴿子雙掌輪轉，輪流擊向金鵬鳳棲梧，轉動得非常快，但在鳳棲梧這種高手眼中當然不難找到破綻，只是攻不了進去。

鴿子完全是不要命的出招，只求傷敵，不求自保，鳳棲梧就是搶進破綻，也必須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才能够將他制服，這種情形這種關係，鳳棲梧當然是不會與他拚命的。

鳳棲梧讓開，鴿子也不懂得追擊，死守在原地，眼中的兇光殺氣越來越強烈。

鐵虎一補上，立即對金鵬道：「我們左右鎖住他的雙臂，阻止他轉動。」

金鵬一聲「好！」雙拳齊出，鎖向鴿子的左掌，鐵虎同時欺前鎖鴿子的右掌。

他們練的都是硬功，雙臂有如鐵石，左右齊出，只鎖鴿子的一手，當然容易。

鴿子一手攻進去，立即被一雙鐵拳夾住，金鵬鐵虎配合得實在恰到好處，時間拿捏得非常準確，一人鎖鴿子一隻手，同時成功。

鴿子雙手呼應，左手被鎖，右手自然去救，同樣，右手被鎖左手也有同樣反應，雙手同時被鎖住，便顯得有些不知所措，鐵虎金鵬雙掌接上，控制了鴿子雙臂，身形同時欺上，壓住了鴿子的身形。

鳳棲梧絕不慢，幾乎同時當中穿入，雙手不停，連封了鴿子八處穴道，雙掌接抵在鴿子太陽穴之上，舌綻春雷，猛喝一聲，一股內力疾透了進去。

鴿子混身一震，一連打了幾個冷顫，一張臉陡然紅起來，紅得怕人。

鳳棲梧雙掌同時急落，又封又解的，一連封解了鴿子身上七十二處穴道，他的出手非常快，認穴也準確，內力收放亦恰到好處。

然後他倒退了出去，挨在一條柱子上盤膝坐下，運功行氣，滿頭汗落淋漓。

誰都看出他消耗內力甚多，兩個護法長老，烏鴉花鷄道士不約而同退到他那邊，守住了四角，替他護法。

空聞大師身形擾動，流水行雲般來到鴿子和尚面前，一聲佛號，以便必要時強行制服鴿子和尚，再作打算。

鴿子亦滿頭汗落淋漓，眼中兇光殺氣逐漸消除，突然間一亮，脫口叫出來：「南宮望——」

衆人不由放目四顧，看不見南宮望，然後他們聽到鴿子嘟喃道：「我到底做過什麼？」

鴿子一面嘟喃着一面搖頭，眼神越來越清朗，目光突然凝結在鳳棲梧面上，又叫出來：「帮主——」

花鷄道士長喧一聲：「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鴿子應聲目光轉動道：「你們怎麼都到來這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金鵬瞪眼道：「我們正要知道，你這隻鴿子到底在幹什麼？」

「我？」鴿子和尚搖頭，突然問：「南宮望在什麼地方？」

金鵬道：「我們正要問你。」

花鷄道士接問：「你是什麼時候看見南宮望的？他到底跟你說過什麼？」

鴿子沉吟着道：「什麼時候？」他左看右看，對時間顯然已忘掉。

花鷄道士忙道：「你回答我第二個問題。」

「他是拿着皇上的聖旨到來。」鴿子苦思着。「誰管他那許多？我們飛鳥帮早就不準備再爲朝廷効命，可是這件事，到底奇怪，那知道我打開聖旨，一股奇怪的氣味便撲鼻而來，我知道有問題，南宮望却就在這個時候出手制住了我的穴道，以後……」

以後的事，他顯然全無印像，苦思了好一會他只是道：「他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做？」

金鵬放開手，道：「爲了帮主留在這裏的九陽神功。」

「九陽神功？」鴿子和尚大吃一驚。

金鵬接道：「你當然不知道九陽神功前八章這厮已完全偷學了去。」

鴿子和尚一驚：「有這種事？」

金鵬道：「他就是學漏了最後一章，所以才再進來少林寺，想不到以你的小心還是上了他的當。」

鴿子和尚道：「我其實已經小心這個人的了，可是我實在看不出他會用這種詭計。」

金鵬冷笑道：「你雖然做了和尚，却不見得就獨具慧眼。」

鴿子苦笑道：「獨具慧眼的雖然不少是和尚，我却是還未到這種境界。」接一聲佛號。「幸好我雖然知道九陽神功最後一章的秘密，却是絕不會說的。」

金鵬又一聲冷笑。「幸好南宮世家還有一樣獨門絕技——天魔迷魂大法！」

鴿子和尚心頭怦然震動，脫口道：「你是說我中了他的天魔迷魂大法？」

金鵬道：「連我們什麼時候到來你也不知道，你除非裝傻扮懵，否則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解釋。」

鴿子和尚怔在那裏，金鵬接道：「也想不到你這個自誇定力十足的大和尚居然不能抵抗天魔迷魂大法。」

鴿子苦笑，烏鴉跨前一步，道：「別說這些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南宮望到底有沒有得到九陽神功的最後一章。」

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吁了一口氣，道：「鴿子既然還守在機關密室外，南宮望極有可能仍然在閣內。」

烏鴉點頭道：「否則他就是不殺鴿子，也不會讓鴿子在這裏發呆的。」

花鷄道士接道：「這個人據說一向不做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情。」

金鵬道：「這是你說的，果眞如此，他也不會跟我們走在一起對抗元人。」

花鷄道士搖頭：「我是說那之後。」

「那之後有多久，你不知道就別瞎說。」金鵬接道：「以我看他要鴿子守在這裏，主要還是要鴿子應付經過藏經閣的人，好讓別人以爲藏經閣沒有問題，讓他能够安心在藏經閣內練功。」

烏鴉插口道：「那他何不乾脆將那最後的一章九陽神功偷出來。」

鴿子脫口道：「那一章偷不得的。」

鳳棲梧接道：「留下來的方法是一個問題，而且那都是內功心法，每一字每一句都經過細意斟酌，南宮望除非時間非常充足，事先又作好準備，否則就是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也不敢太肯定。」

鴿子道：「辨字的時間不多，他來得匆忙，準備也一定不够，那只有留在密室內。」

語聲甫落，密室那邊突然傳出了一聲長嘯，雖然隔着一扇石門，聲音非常清楚，而且震得耳朵「嗡嗡」作响，整座石室彷彿也爲之震動。衆人不由得都爲之變色，鳳棲梧長歎道：「遲了。」

咯麗絲脫口問：「我們如何應付？」

鳳棲梧道：「只有全力將之搏殺，否則讓他逃脫，修練有成，不堪設想。」

金鵬不以爲然道：「帮主練的也是九陽神功，難道他的成就還在帮主之上？」

鳳棲梧道：「你們莫要忘記，他兼練九陰眞經上的武功，這兩種武功心法揉合在一起，威力到底有多大誰也不知道。」

空聞大師一聲佛號，隨即吩咐了後面兩個護法長老幾句，那兩個護法長老立即回身掠了出去。

金鵬同時問鳳棲梧：「我們破門進去還是等那厮殺出密室來。」

鳳棲梧道：「等他出來好了，這個時候，我們犯不着浪費這氣力。」

各人不用吩咐，左右散開，盯穩了密室出口，屏息靜氣蓄勢待發。

一陣陣告急的鐘聲緊接在寺院四面八方傳來，無數少林僧侶手執兵器向鐘聲中四面八方趕到，一個奇大的羅漢陣相繼在藏經閣四周展開。

沒有人作聲，就連脚步移動也如流水行雲般，只是那麼多和尚同時移動，聲响也非常驚人。

那種聲響非常奇怪，有如狂風暴雨，動魄驚心，少林寺到底名不虛傳。

密室的門戶仍然沒有反應，鐘聲由急至緩，終於停下來，和尚也都已齊集，藏經閣外竟然是一片寂靜，甚至令人有一種如置身死城的感覺。

鐵虎眉宇間終於露出欽佩的反應，咯麗絲却有一種要窒息的感受。

也就在此際「轟」然一聲巨响，有如天崩地裂，密室的石門四分五裂，彷彿被一桶火藥炸碎，激射開來。（未完‧七）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蝙蝠、烏鴉、鷹

（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被尤二和姓龔的三名大漢指出是殺手蝙蝠，輪番追殺，他避無可避，結果被刺至重傷，幸好搶到一匹馬拚命逃脫，專揀崎嶇山路而馳，因傷重倒地暈迷，原來他慌不擇路，暈倒的地方是韓勝珠的住處附近，被她妹妹韓如玉救回家裏，姊妹二人悉心為他治療，才能康復，過了中秋節後，拜辭韓玉珠，另找地方將息一個月，再來到如意客棧，等候烏鴉的指令，過了幾天，烏鴉又指派他去殺「天星掌」高天揚，他到蘇州觀察地形，苦思無從下手，遇到第五蝙蝠紫玉花，正想和她商量；但發覺她是烏鴉派來殺他的，恐怕重蹈覆轍，連忙走避……

訂計得解藥

接着陸無涯又把兩隻噴筒縛在前臂上，手背微微一曲，上臂肌肉抵住噴筒後端的機括，只聞「沙沙」一陣亂响，二十四支梅花針分左右射出，範圍廣及一丈，射程遠及丈五。

陸無涯解下噴筒，拾起梅花針，重新把它裝入筒裏，最後取出一件特製的汗衣，這汗衣共有兩層，陸無涯把那件銅製的背心放入汗衣中間，再仔細用針綫縫起來，足足弄了一個時辰才大功告成，他把汗衣穿在身上，輕輕跳動幾下，不發一絲聲响，而身子轉動時，也毫無阻滯及不適之感。有了這三項護身符，陸無涯的信心陡增，和衣躺在床上，腦海內不斷飛轉，思索暗算高天揚的計劃，可是高天揚以及他家既然沒有漏洞，又怎能訂出計劃？

思索了一陣，想起自己既然已有這三件護身符，何不到高家探一下，也許能找到漏洞，不過假如失手被人發現，下次要想再去便更加困難了。

陸無涯重新坐下，回心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高天揚整天龜縮在家內，而自己又受時間限制，要殺他也須到他家裏去，先去探一次路，也是必須的。

主意一定，陸無涯便披上一襲黑色的外衣，縛上兩隻噴筒，又把如意劍插在腰帶內，再帶上佩劍，推開窗子，悄悄跳了出去。

生死兩彷徨

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夜內風急月黑，行人欲斷魂，正是夜行人出動的大好良機，陸無涯毫不費勁便到了高家附近，他不敢魯莽，先躍上附近的一棟平房的屋頂，匿藏起來。

高家大門簷下掛着兩盞風燈，圍牆內亦隱隱有燈光透出，證明戒備森嚴。

陸無涯不禁有所猶疑，就在此刻，忽見大門打開，接着一乘小轎自內抬了出來，兩個轎夫抬着小轎飛快地跑去，連燈也不點一盞，高家家丁轉頭向四處望了一下，大門便無聲地關上了，行動顯得甚為閃縮。陸無涯心頭詫異，忖道：「那小轎藏着什麼？怎地如此神秘？」

心念一動，立即自屋頂上飛起，向那乘小轎追去，馳了好一陣才追上那乘小轎，陸無涯心頭更加奇怪，除非轎夫曾學過上乘的武功，否則又豈能臻此？

須臾，那乘小轎便停在一家大院之前，那兩個轎夫放下小轎立即向後退去，循原路而回。

陸無涯匿在暗處監視，過了一陣，才見轎內走下一人來。只因身形為門簷所遮，黑暗中看不清楚那人的長相。

那人抓起門環，輕輕敲動了幾下，大門立即打開，露出一片朦朧的燈光，燈光一及，陸無涯便發現由轎內下來的那人，是個打扮得妖嬈嬌俏的女人！

那女人飛快地閃入門後，兩個漢子跳了出來，但小轎抬了進去，接着大門便關上了。

陸無涯走了過去，見門上並沒門匾，也沒點燈，便振衣躍上圍牆，放眼望去却是一座花園，他尋思道：「這府邸是誰的？怎地連後門也如此大氣派？」心念未了，人已飛了進去。

忽聽一陣輕柔的絲竹聲，夾雜着幾聲浪笑，陸無涯心頭一跳，忖道：「這不是蘇州城最大的妓院怡春樓麼？嗯，剛才轎內那人必是此處之妓女，她到高家做什麼？高天揚今日請了什麼貴客？唔……不像，假如是請客，為何會如此神秘？莫非要女人的，是高家的人？」

想到此，陸無涯立即退出怡春樓，向高天揚家飛去。到了那裏，只見門外的兩盞燈經已熄滅，巨大的宅子像一頭怪獸蹲伏在黑暗中。

陸無涯見圍牆亦已沒有燈光，便吸了一口氣，冒險翻入圍牆，牆內是一道碎石子路，三兩棵花樹點綴其間，稍前便是一棟棟的房舍。

四周沒燈，宅內的人似乎都已在夢鄉中，但陸無涯却覺得四處都蘊藏着危機，他不知道高天揚的寢室在何處，只得小心翼翼前進。

穿過一棟廂房，不遇一人，除了風聲之外，不聞一絲人聲。

就在此刻，內面忽然傳來一聲暴喝：「有刺客！」

陸無涯大吃一驚，忙不迭向後倒飛，一退兩丈，再一個轉身向圍牆飛去。

當他躍上圍牆，便見後宅燈火通明，人聲喧天，他這才知道原來是要捉的刺客，並非自己！不過他任重道遠，自然不能被無辜殃及，是故仍然急退！

陸無涯在小巷內跑了幾丈，又想到一件事：「高天揚是武林巨擘，有誰敢去捋虎鬚？」他不由興起一股探知的衝動，立即轉身飛去，再躍上一棟民房。

不久便見圍牆上飛上一道黑影，接着躍了下來，這刹那，陸無涯才發現這刺客竟然是紫玉花！

紫玉花剛躍落小巷，牆內又飛出幾道人影來，叫道：「別讓他逃脫！」

陸無涯心念電轉：「我該不該救五丫頭？還是趁高家大亂之時，潛入去殺死高天揚？」他雖然不知道詳情，但憑他豐富的經驗。知道紫玉花必未曾得手，否則高家必定更亂！

他抬眼一望，高家內的喧嘩聲已迅速逝去，知道裏面一定已有了準備，是以便決定先救紫玉花，他自屋後退了下去，向橫巷掠去。一連穿過三條橫巷，然後直行至巷口，便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傳來，探頭一望，果見紫玉花步履艱辛地跑過來，背後的追兵已迫近。

陸無涯取出一塊手絹遮住口臉自巷內跳了出去，唸道：「綠原青壠漸成塵！」

紫玉花急道：「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

陸無涯道：「讓開！」抽出長劍擋在她背後。

高天揚的弟子們喝道：「原來還有同黨，哼，多一個便死一雙吧！」

陸無涯不想跟他們多作糾纏，長劍一揮，左臂倏地一曲，左手那筒梅花針立即「蓬」的一聲，自劍底射出！

這一着顯然大出對方意料，只聽「啊」的一聲驚叫，為首那兩個高天揚的弟子，立即應聲倒地！

陸無涯及時倒退，其他的三個高家弟子分出一人來照顧受傷的師兄弟，另兩個略一猶疑，又向陸無涯追去！

陸無涯左手虛揚一下，喝道：「看鏢！」那兩人聞聲色變，立即向旁掠去，陸無涯乘機射入小巷，追上紫玉花。「五丫頭，你受傷了？」

紫玉花道：「小傷而已！」

陸無涯道：「你先走，我在後面替你抵擋追兵！」

兩人投入另一條小巷，背後仍聽到急追而來的脚步聲，陸無涯道：「五丫頭，快！」

紫玉花道：「不行，我受傷的地方是大腿！」說着又轉入另一條小巷。

陸無涯忍不住轉過身去，急馳兩步，輕舒左臂，攬住紫玉花的纖腰，雙脚一頓，躍上屋頂，隨即伏在屋脊之後。

過了一陣，那兩個高天揚的弟子便在下面飛馳而過。陸無涯道：「你這副面孔已被他們見過，你那裏是不能去了！」

紫玉花道：「那就到你那裏先避一避吧！」

陸無涯抓住她的手臂，由另一條路馳去，到了客棧外，四顧無人，便翻入圍牆，仍由窗口躍入去。

陸無涯點了桌上的油燈，道：「你倒臥到床上去吧！」

紫玉花揭下面上的面具，露出一張吹彈得破的臉龐來，美艷不可方物，只可惜櫻桃小嘴少了點血色。

陸無涯自包袱內取出一包金創藥來，拋給紫玉花，道：「快把藥敷上！」

紫玉花把藥包解開，撕開褲管露出一截雪白的粉腿來，陸無涯連忙把頭別開。

紫玉花含嗔地道：「三哥，小妹傷口不乾淨，煩你用水替我洗洗傷口！」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出房倒了一盆清水來，又拿了一塊毛巾，拋在面盆內，再把面盆放在床上。

紫玉花向內移挪一下，陸無涯並不坐下，却把油燈剔暗。

紫玉花慢慢洗掉血跡，然後塗上傷藥。陸無涯問道：「你得手了沒有？」

紫玉花含怒地道：「如果你肯協助小妹的，那高天揚早已死在我劍下了！」

陸無涯心頭一跳，問道：「你能潛入高天揚的寢室？」

紫玉花罵道：「想不到那老烏龜在房外還埋伏了人，小妹只到房外便被發覺了，若有你在旁，便可乘那人追小妹時衝入房內，殺死老烏龜！」

陸無涯冷哼一聲：「高天揚並不是省油燈，要殺他可不是這般容易！」

紫玉花嗔道：「既然他不容易殺，那你又去幹什麼？」

陸無涯一時語塞，半晌才道：「愚兄若不去，今夜你不是要成仁了麼？」

紫玉花嬌笑一聲，道：「多謝三哥救命之恩，現在小妹還有個不情之請，請三哥替小妹包紮一下傷口！」

陸無涯輕笑一聲，走了過去，抓起一條綳帶，替紫玉花包紮起來，也許他手指接觸到的，是光滑如同羊脂的粉腿，手臂竟然微微發起抖來。

就在此刻，紫玉花抽出一柄匕首，望陸無涯頭頂刺去。

・這一刀，紫玉花有九成把握，因爲每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警惕心都會大大不如平日，何況這一刀又使得無聲無息。

可是萬料不到，陸無涯雙手不放鬆，身子一挪，輕輕鬆了便閃開，左手再一翻，按在紫玉花的傷口上，紫玉花輕呼一聲，一張臉比冰雪還白，第二刀再也刺不出去。

陸無涯冷冷地道：「五丫頭，你若不想死的，便把刀拋掉，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紫玉花道：「你不客氣又如何？這張床我已做了手脚，而你雙腿又被我制住，要殺你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紫玉花倏地把匕首拋在地上，掩着臉輕輕抽泣起來，她平日志高氣傲，對男人不假一絲詞色，但此刻却似一隻受傷的小白兔，在獵人的刀下發抖，一副可憐相。

陸無涯伸手點了她的軟穴，再快手把綳帶縛好，然後把油燈吹熄。

紫玉花顫聲問道：「你……你想怎樣折磨我？我，我可是你五妹……」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心想人雖善於掩飾，但在生死關頭下，便都會露出本來的面目來。白若冰平日冷若冰霜，令人不敢接近，直到臨死前，陸無涯才知道白若冰不但不冷，而且熱情如火，心地善良，極有感情；紫玉花平日不可一世，此刻却一副貪生怕死相，洪如燄平時一副慷慨赴難，勇不可擋的神氣，但面對強敵時的陸無涯，却連面也不敢露。

自己呢？自己平素以鎮定謹愼、計劃周詳自詡，若在生死關頭時，又有什麼表現？

他忽然想起自己在韓如玉面前大發脾氣的情景來，不由自主地嘆了一口氣。

紫玉花見他不出聲，忍不住問道：「你，你怎知道我要殺你？」

「你的傷並不太重，爲何要我替你包紮？」陸無涯冷笑一聲。「而且日間我已把話說清楚！」

紫玉花吸了一口氣。「你好生厲害，連烏鴉也看錯了你！」

「哦？烏鴉對我有何看法？」

「他認爲你表面冷靜，好像天生一副鐵石的心腸，其實你很重感情……」

「所以他要你用女色來迷惑我！」

紫玉花臉上一紅，道：「他沒這樣說，只說你對女人比較溫柔，這種人在女人面前，警惕性也必定較低！」

陸無涯輕笑一聲。「也許這是我的缺點，不過你並沒有成功：老二、老七已死，老大也可能已死，你現在又肉在砧板上，老四輕佻，更殺不了我，只有一個老六，還堪與我一鬥，但對付他，我的把握還是較大，假如我殺死了他，烏鴉是不是會親自出手？」

紫玉花道：「我……小妹不知道！你你到底要如何折磨我？」

陸無涯坐在床上，道：「這便要看你的表現了！」

紫玉花目光一亮，道：「你要我如何表現？」

「你若不想死的話，便與我坦詠相見，合力對付烏鴉的暗箭！」

紫玉花喘着氣，道：「烏鴉本來是要我在殺死高天揚之後才伺機殺死你的！」

「不盡不實！我看我得施點手段才能使你說實話！」

紫玉花急道：「小妹所說，並無一句虛言！」

陸無涯手掌一落，倏地把紫玉花的外衣扯下，露出一件米色的肚兜來。紫玉花急道：「我實在想不到你是這種人……你，你要做什麼？」

陸無涯道：「假如你身無寸縷，我相信你便會與我坦詠相見！」言畢手掌又落在肚兜上。

紫玉花淚水橫流，嗚咽地道：「我說我說！」

陸無涯鬆了手，道：「我已洗耳準備恭聽！」

「烏鴉是要我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探取你的口風……」

「探取我什麼事？」

「他很希望知道你將如何對付他！」

「他應該知道，我已把有關烏鴉訓練蝙蝠的情況寫了下來，交給一個人！」

紫玉花急道：「他就是要知道你把信交給誰！」

「再說下去！」

「待我探到了消息，然後再伺機殺死你……最後他便會給我解藥！」

陸無涯冷笑一聲道：「他給你的解藥，只怕又是一種毒藥！我本來很想乖乖地聽命於他，希望替他辦了事後，便能恢復自由，但現在對他的希望已完全破滅！」

紫玉花流淚道：「小妹說的就只這些了！」

陸無涯忽然在她身邊躺下，紫玉花心頭怦怦亂跳，但陸無涯並無其他動作，芳心才稍安。

「你膽敢自己一個去刺殺高天揚？哼，假如你是如此愚蠢的人，起碼已死了三次！」

「小妹本來只是想去探探門徑，無意中發現有一個妖嬈的女人自一間房內走了出來，接着便聽見一個聲音道：『清兒，叫人送她回去！』小妹一看便知道那女人必是風塵女子，又知道高天揚的第三弟子叫周清，心想房內的人，莫非便是高天揚？所以待房外的人送走那女人，小妹便欲上前看一看。

「豈知黑暗尚另藏一人，小妹的行踪便破露了……」

陸無涯道：「時間不對！那女人乘轎出門之後，愚兄剛好在附近又跟她返回怡春樓再回來，那時候你的行藏才敗露！」

紫玉花猶疑了一下才續道：「是的，小妹伏在暗中等了很久才走前。」

「爲什麼？」

「因爲小妹怕被高天揚聽出聲响，所以等他入睡之後才行動。我想看清楚他到底是不是高天揚，確定此點之後，以後要殺死，起碼不會找錯房間！」

紫玉花見陸無涯久久不作聲，忍不住問道：「三哥，這次小妹眞的說實話，你不相信？」

陸無涯雙眼望着床頂，仍不作聲，紫玉花急了，哭道：「三哥，我心內一直敬佩你，你……」

「哼，你若一直敬佩我，又怎會暗算我？」

「小妹……小妹不想死……只要你能救我，小妹願意做你的奴隸！」紫玉花說罷又大哭起來。

陸無涯怒道：「輕聲一點好不好？你想引人注意！」

這句話還眞有效，紫玉花立即把哭聲吞入肚內。

半晌，陸無涯悠悠地道：「高天揚也非沒有缺點！」

紫玉花問道：「他有什麼缺點？」

「好色便是他的缺點！」

紫玉花道：「你想收買妓女殺他？」

陸無涯冷笑一聲：「這種做法是第九流！」

紫玉花囁嚅地道：「你不是要我用女色引誘他吧？」

「我的確有此意思！」

紫玉花吃了一驚，道：「不行！此路不通！」

「爲何不通？」

「假如要我假扮妓女進入高家，這並不難，但……但假如他要我先脫光衣服再進去，我便無所遁形了……」

「爲什麼？」

「因爲我身上有兩三道刀傷，他一見便一定會懷疑！」

「你放心，你想得到的，我也想得到！何況我若要靠你犧牲色相而活命，反倒不如死了還快樂！除非這是你自願的！」

紫玉花鬆了一口氣，道：「小妹就知道我沒看錯人！」她說這話時，聲音已變得極是柔和，就像是情人的傾訴與讚美。

半晌她噓了一口氣，悄聲問道：「那麼你有什麼計劃，可以殺得了高天揚？」

「一起想想辦法！」

紫玉花嗔道：「我現在什麼主意都沒有，全靠你啦！若連你都沒辦法，我還會有什麼辦法？」

話音剛落，陸無涯忽然點了她的睡穴，紫玉花立即發出輕微的鼻息聲，陸無涯躺在床上，却毫無睡意，一直將近天亮，他才再點了紫玉花的痲穴，然後入睡。

當他醒來時，紙窗上已一片光亮，轉頭一望，紫玉花經已醒來，只因痲穴未解，嬌軀不能動彈，一對漆黑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動着，她一見陸無涯醒來，便輕聲道：「快閉上眼睛！」

陸無涯轉頭問道：「什麼事？」目光一及，只見紫玉花身上的肚兜兒難掩春光，肉白如雪，身上散發着一股如蘭似麝的幽香，不由一怔。紫玉花「嚶嚀」一聲，緊閉雙眼。

陸無涯這才矍然一醒，拉了一張薄被蓋住她身子。「我去替妳買一套女兒衣裙，咱們得另搬一間客棧！」言畢下床。

紫玉花急道：「你就這樣留下我，萬一……」

「對不起，你現在不能露面，而且對面便有一間成衣店，我片刻即回！」陸無涯換過一襲袍子，開門出店。

出了客棧，果見街上氣氛有點異常，幾個壯漢策馬在街上馳過，而且尚有衙差，高天揚的勢力果然不能輕視。

陸無涯到斜對面那所成衣店買了幾套衣服，便立即回店，把女兒衣服拋給紫玉花，同時解了她的痲穴，道：「快換上，外面風聲頗緊！」

「既然風聲緊，何不在此住下來？」

「高天揚不是尋常人，何況本城的捕頭是他的徒弟，我估計他一定會逐家客棧去調查，現在只是未查到此處而已！」

紫玉花放下帳子，便在床上更衣，陸無涯便乘機收拾一切，又放下一塊碎銀在桌上，然後與紫玉花偷偷溜出客棧。到了街上，陸無涯僱了一輛有篷的馬車，對車夫說道：「送咱們去城西的黃石村！」

車夫議了價錢便驅車出城了，到了城門口，官兵用長槍挑起車簾向內一望，見車上坐着一對年輕的夫婦，不虞有詐便放行了。

那黃石村離城五里，片刻便已到達，車夫問道：「客官，您到那一家？」

陸無涯道：「就在這裏停車，咱們還得買點東西！」

車夫樂得清閒，便扶紫玉花下車，陸無涯帶紫玉花入村，待得馬車去遠，才入林歇脚。

「三哥，你在這裏有朋友？」

「蝙蝠能有朋友麼？有也不多！」陸無涯道：「先在附近躲幾天，待你傷口好了之後再進城！」

紫玉花又問：「你想到辦法沒有？」

陸無涯長嘆不語，紫玉花喃喃地道：「日子越來越緊迫了……」

陸無涯心頭一緊，忽覺北風比往常凜烈凌厲，吹打在身上，令人有裂肌之痛，半晌，他也喃喃地道：「不錯，日子越來越緊迫了……」

× × ×

十一月廿七日，天上的雲塊如鉛一般，凜烈的北風不斷把地上的泥沙刮上半天。陸無涯與紫玉花便在這種天氣下，再度進入蘇州城。

兩人扮作夫婦，投入一家叫興隆的小客棧，爲了掩人耳目，次日紫玉花便裝起病來，陸無涯到草藥店，胡亂抓了幾帖藥，回店吩咐小二拿去煉。

他倆日間都在房內，但晚上便偷偷溜去高天揚家附近監視，一連等了八九天，才等到半夜用小轎送走妓女的良機，兩人

大喜，立即悄悄尾隨小轎之後追去。

情況跟上次一樣，高家弟子喬裝的轎夫把小轎停放在怡春樓後門外，便迅速向後門掠去，陸無涯與紫玉花却自黑暗中露身，向小轎撲去。

那妓女仍懵然不知，掀簾而出，却讓紫玉花一指戮在暈穴上，隨即把她抬在肩上，向城外飛去，陸無涯在後面掩護。

這些日來，陸無涯與紫玉花已把蘇州城的各條通道走熟，輕易出得城來，找到一處背風的地方，解開那妓女的暈穴。

妓女醒來，只覺天寒地凍，冷得她直打哆嗦。「這是什麼地方？你們是誰？」

陸無涯問道：「你叫什麼名？」

那妓女大概平日受慣了嫖客的奉承，大刺刺地道：「快送我回去，包有你們的好處！」

「破貨！」紫玉花罵道：「你少對老娘呼呼喝喝，惹得老娘火起，便把你身上的衣裙脫光，讓你活活凍死！」

那妓女又打了個寒戰，又見身處荒郊野嶺有點心驚，可是平日頤指氣使慣了，一下子習慣不來，囁嚅地道：「奴家與高……高大俠關係不比尋常，你們敢得罪他麼？」

紫玉花右掌揮處，「叭叭」地刮了她兩巴掌，道：「咱們便是要與高天揚作對，你跟他關係不比尋常，苦頭更不能不吃！」說着又舉起掌來。

陸無涯道：「還不乖乖招來，免受皮肉之痛！」

那賤貨見硬的不行，便來軟的，雙脚一軟，跪在地上說道：「奴家在怡春樓喚牡丹！」

「剛才你去陪高天揚？」

「是的……」

「他是你的老主顧。」

「是……也不是……高老爺大概八九天才找奴家一次，他還有兩個相好的。」

紫玉花忙問：「那兩個是什麼名。」

「一個是紅桃，一個是銀杏……咱們輪流侍候他。」

「高天揚有錢有勢，他若要女人何不娶幾個小星，怎用得着你們？」

牡丹哭哭泣泣地道：「兩位大爺有所不知了，高老爺不好侍候……」

紫玉花道：「爲何？」

牡丹望了陸無涯一眼，垂下蟓首道：「高老爺有個怪僻……他，他行事之前，喜歡先用皮鞭抽打咱們一頓，否則不歡……他妻子也因受不了他的虐待而早逝了，所以……」

陸無涯心頭忽地一動，輕輕在紫玉花耳邊說了幾句語，紫玉花目光大亮，當下又問了牡丹一番，然後重新點了她的睡穴，把她塞在樹椏中，最後，兩人重新返回城內。

兩人潛入怡春樓內，只見後花園火把高擧，料是因爲龜奴發現轎內沒人，又不敢去問高家，亂了手脚，幸而除此之外，並不見凌亂。

陸無涯在一棟小樓外把風，紫玉花潛了入去，過了一陣，便見她抱着一個人來，把她交給陸無涯，然後再度入樓，又一陣，再抱了一人出來，向陸無涯打了個手勢，兩人匆匆離開，仍循原路出城。

× × ×

臘月十一日，高天揚接到一封信云：

「高天揚大俠台鑒：啓者，大俠三位禁臠一齊失踪，大俠當不會不知，在下恰好知道大俠的一些見不得人的嗜好，不過只要大俠答應在下一件事，包保一切平安，否則，在下把此事宣揚出去，對大俠清譽實有莫大的影响。此事大俠若肯商量者，請於明日在大門外多掛一盞燈籠，然後再聯絡。」

便沒有下欵，更使高天揚心頭忐忑，這件事對他來說自然非同小可，事關關係到數十年來的俠譽，他幾乎不加考慮，便決定依下信者要求，在次日多掛一盞燈籠，待對方開出條件再作打算。

臘月十二日早，高家掛了三盞燈籠，高天揚躲在暗處監視，却一直不曾發現有陌生人在門外經過。

陸無涯當然不會親自去高家查看，他只花了幾文錢，僱了一個乞丐去溜一趟，便眞相大白了。

這一夜，一個小廝又送了一封信給高天揚，高天揚一見信上的筆跡，便知道這封信與昨日那一封，出自一人之手，連忙盤問小廝，可是却問不出什麼來，便着人打賞小廝，自己回房閱信了。

「大俠自惜羽毛，又識時務，在下欣慰之至，實與大俠說清楚，在下等是職業殺手，有人要咱們取你性命，咱們念大俠爲人雖有瑕疵，但乃不失俠義，是以不忍下手，才出此下策，在下等的條件十分簡單，只要大俠裝死六個月，咱們便不與大俠計較，更不會對令郎令嬡等下手，假如假如大俠認爲假死有損聲譽的，在下代擬一計，大俠裝死隱居後，半年後再度出現，可以提一兩個仇人的首級回家，對外聲稱，詐死乃是爲了殺敵！則外人不但不會懷疑，而且對大俠一心維護武林正義，消滅邪魔的行爲更爲讚嘆：如此大俠尚有何顧慮哉？再退一步說，若大俠怕在下食言的，可以隨時出現，對大俠並無多大損失，尚盼三思，若大俠同意的話，請於十二月十五日在大門外掛四盞燈，是夜便即詐死。又者，詐死可得謹愼一點，莫被人看出破綻，又及令徒對外稱大俠是被人斬首而死的，切記切記。」

高天揚一口氣把信看畢，身子無風而動，拍案怒道：「可惡！」雙手抓起信箋欲一把撕破，可是剛一動，又長嘆一聲，把信放下。

經過一日一夜的考慮，他終於決定屈服，這個「晚節」實在不能不保，否則全功盡廢。

臘月十四日，他便把兒子及徒弟召到書房，把兩封信拿了出來與衆弟子傳閱。

大弟子蔣英看畢之後，怒道：「一定便是上月那兩個刺客所幹的。」

周清道：「咱們還怕他們兩個跳樑小醜，所謂兵來將擋……」

高天揚怒哼一聲：「給我閉嘴！耀兒，你最仔細，依你看該如何？」

二弟子翟耀日在本城當捕頭已有不少時日，他所考慮的自然比周清周到得多，沉吟了好一陣總是有所顧忌，不敢開口。

高天揚道：「有話便說，爲師絕不怪你！」

翟耀日輕輕吸了一口氣，道：「師父，寫信的人所說的確有點道理……」

高天揚的大子高翼聞言即道：「師弟的意思是要爹依他們所說去辦？」

翟耀日看了師父一眼，道：「這只是徒兒的愚見，因爲師父不能喪失晚節！」

周清怒道：「胡說！你平日不是自誇什麼天下沒有不能破之案子麼？何不把他們挖出來，讓咱們把他們殺了？」

翟耀日道：「千萬不能如此！」

高天揚憂心地一嘆，問道：「原因何在？」

翟耀日道：「原因有二，第一，寫信的人把各方面都顧及了，證明此人不但有勇！而且有謀，並非易與之輩，第二，萬一咱們的行動爲其知道，迫他們立即反面，後果嘛……」

周清等人一聽，這才覺得事態的確嚴重，都拿眼偸望師父。

高天揚輕輕吸了一口氣，道：「爲師決定接受他們的條件！」

衆弟子忍不住輕「啊」一聲，高天揚臉色一沉，厲聲道：「這件事誰若敢向外洩露半個字，便如此几！」話音一落，右掌在几上一按，只聞「嘩啦」一聲，几子的四隻脚一齊斷了！

高天揚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神態略歛，道：「如今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把這件事做得完美一點！耀兒，你可得多操點心！」

× × ×

臘月十五日午，高家大門外掛了四盞燈籠。是夜三更，高家之內傳來一陣陣吆喝聲及刀劍碰撞聲，接着哭聲此起彼落。

半個時辰後，翟耀日匆匆帶了個手下，趕去高家。

× × ×

臘月十六日，高天揚半夜被刺客割掉首級的消息，不脛而走，全城震動。

是夜，陸無涯與紫玉花到寒山寺外，却找不到烏鴉。

臘月十七日開始，附近的武林大豪、江湖人物，都到高家弔喪。

這一日，陸無涯與紫玉花兩人都在寒山寺附近徘徊。

寒山寺在蘇州閶門外的楓橋鎭，離城只有七里，因唐朝張繼的「楓橋夜泊」一詩而馳名天下。天氣雖寒，但日間仍有遊客，陸無涯估計烏鴉不會在日間出現，便與紫玉花在楓橋鎭歇息。

到了晚上，兩人才聯袂去寒山寺，不料晚上到此來聽鐘聲的人，竟然不少，兩人都甚是焦慮，因爲烏鴉從來都不在人前出現。

夜內寒風呼呼，陸無涯與紫玉花夾在遊人當中在寺內瀏覽。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剛三更，寺內的鐘聲便「咚咚咚」地响了起來，北風吹過，把鐘聲送得更遠。

這一來，遊客們都紛紛議論起來了。原來歐陽修曾評「夜半鐘聲渡客船」說：「句雖佳，其時三更非撞鐘時。」這些遊客都是些酸丁，相約來求證。

陸無涯見他們酸氣冲天，便向紫玉花打了個眼色，望大殿走去。其時，殿門已閉，自內鎖上，但兩人都有一身輕功，乃越牆而入。

鐘聲仍在寒風中飄盪，聽在他倆耳中更覺焦慮，兩人藏在寒山，拾得（俗稱和合二仙）神像之上的橫樑。

過了一陣，鐘聲已散，外面那些酸丁們亦都已帶着滿意的心情下山回客船，烏鴉却還未出現。

紫玉花輕聲道：「三哥，你說烏鴉不來是食言，或者是瞧出了破綻？」

陸無涯淡淡地道：「他遲點來更好，省得他要咱們交出首級！」

「話雖如此，小妹終覺得不會這般順利……就怕他不顧一切！」

陸無涯道：「他是個謹愼的人，不會冒險，更不會爲了咱們兩條命，而終止蝙蝠的計劃！」他嘴上說得輕鬆，心頭比寒山寺那口巨鐘還沉重。

紫玉花憂心地一嘆：「但願如此！假如咱們能够得到解藥，那多好哇！我什麼都不要，只求平平安安過一生！」

「在地獄門前走過的人，都是如此！」陸無涯深有同感地道。

過了一陣，窗外已露出一絲光亮，陸無涯道：「他不會來了，咱們回去吧，今夜再來！」

可是，他倆一連等了幾夜都不見烏鴉的踪影，連陸無涯也幾乎沉不住氣了。

× × ×

臘月廿二日，未時。高家弟子哭哭啼啼地扶靈出殯，屋後還跟隨着百多個聞噩耗而來的弔客，兩班吹打，七八個和尚法師，眞可說是風光大葬。

高天揚的墓地在城西，陸無涯與紫玉花當然聽到聲息，陸無涯忽然有個預感：烏鴉今夜不出現，明夜也一定出現！

這一夜，他倆在初更時分便離開客棧了，直撲寒山寺，這條路他們已走過不少次，幾乎閉目能行，是以不用半炷香工夫便到寒山寺外。

夜風凜烈，兩人立在照壁後面，抬眼回望，四下裏既黑且靜，只有疏落的三幾盞微弱的佛燈，透窗而出，天寒地凍，夜梟也不知去了那裏，不發一响。

「呱——」驀地寺外大槐樹上發出一聲怪叫，似是烏鴉的叫聲，但陸無涯與紫玉花却知道這是人扮的，而且正是他們久盼的烏鴉！

數日來的焦慮，在這刹那一掃而空，可是一想到解藥，一顆心又砰砰地跳動起來，兩人互望一眼，齊步向槐樹走去。

忽聞樹上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你們做得很好，老夫十分高興，一切便依協議辦！」

「解藥呢？」陸無涯踏前一步。

烏鴉輕喝道：「站住！在和合二仙神像之下，一共兩顆，你們所中之毒，表面上一樣，却有陰陽之分，男陽女陰。解藥則紅陽青陰，以陰尅陽，以陽制陰，後會有期！」

陸無涯說道：「且慢，咱們如何相信你？」

烏鴉冷笑一聲：「我又如何相信你們事後不會返悔？」

紫玉花忙道：「咱們會立即退出江湖，隱在深山之中！」

烏鴉嘿嘿笑道：「可惜老三要與老夫

過不去，其實揭開了大家都沒好處，這些年來，你們殺人不少？正邪兩道都不會放過你們！」

陸無涯道：「若非山窮水盡，我絕不會使出這招玉石俱焚的殺手鐧！」

烏鴉嘿嘿冷笑一陣，道：「好個陸無涯，解藥還未到手，便自稱我了，屬下兩字很委屈你麼？」

「協議已經完成，已無上司下屬之分了！」

「好！老夫把話說清楚，你們若再敢興風作浪，莫怪老夫毀你！逃到天涯海角去，老夫都有辦法把你倆挖出來！你倆相不相信？」

紫玉花忙道：「相信相信！」

烏鴉得意地一笑，道：「快去取解藥吧，否則若讓寺內的和尚丟掉，可別怪老夫！」

「假如事實上是你騙咱們的呢？」陸無涯急問一句。

「老夫也怕你會使出殺手鐧，怎會騙你們？」

陸無涯拱手道：「算你光棍，以後大家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轉身向大殿走去。

紫玉花玉手勾住他的手臂，陸無涯發覺她手臂竟在發抖，忙輕聲安慰她：「沒事的，別害怕！」

「三哥，我……他會不會騙咱們？」

「他在上風，咱們在下風，他若要騙咱們，也沒能奈他何！」

當他倆身形隱在圍牆後，大槐樹上立即衝起一道黑影，迅速逝去，夜風 傳來他的幾聲冷笑。

陸無涯與紫玉花果然在和合二仙神像座下，找到一紅一青的藥丸，陸無涯把紅色的交給紫玉花。

紫玉花聲音發顫地問：「三哥，咱們是不是現在服食？」

陸無涯沉吟道：「回去客棧再說！」

當兩人出寺走了一程，忽見遠處石碑上插着一盞氣死風燈，在夜風中搖幌，心頭都甚是奇怪，走前一看，只見碑上被人糊了一張告示：「高天揚施主生前對本寺捐獻良多，敝寺爲表寸意，今晚徹夜爲高施主唸咒，是夕暫停撞鐘一次，諸方善男信女，若要遊寺賞鐘者，明夕請早。寒山寺。」

紫玉花說道：「難怪今夜不見一個遊客！」

陸無涯冷笑一聲道：「這是烏鴉弄的鬼！」

紫玉花道：「你如何知道？」

「一來語氣不像是出家人，二來筆跡似曾相識！」陸無涯說罷把告示撕下，兩人才聯袂走回客棧。

紫玉花一直跟在陸無涯到他房間，道：「三哥，你準備何時服食解藥？」

陸無涯道：「如今離一月初七毒發之期尚有十餘天，何必急在一時？」

紫玉花又問道：「你對將來有什麼打算？」

「將來？」陸無涯苦笑一聲，「愚兄一直有個感覺，烏鴉不會就此放過咱們……待過得正月初七然後再作打算吧！」

「那麼，這十多天咱們便一直躲在這裏？」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道：「愚兄去過幾次杭州，却未曾好好地遊過西湖，準備到那裏過年，同時好好想一下去向。」

紫玉花嬌聲道：「小妹久有此意，咱們結伴同行正好！」

「這個……愚兄想自己一個去……」

紫玉花不悅道：「三哥，你看不起小妹？你以爲我是個不知廉恥的女子麼？」

「愚兄絕無此意……」

「其實咱們命運相同，都同在魔窟中長大，感情相同，正該互相關心，創造美好的明日！」紫玉花言畢，嬌軀一軟，斜倚在陸無涯胸膛上。

陸無涯身子一震，下意識地向後一縮，可是又不忍傷她的自尊心，伸手扶住她的香肩。紫玉花夢囈似的道：「三哥，咱們找一處沒人的地方隱居吧，我只想見你，別人一個也不想見！」

陸無涯心弦又是一震，乾笑一聲：「愚兄却沒你這般樂觀，以後的事，誰肯預測，說不定……」

紫玉花快口道：「說不定咱們只有十多天命是不是？」

陸無涯硬起心腸地道：「不錯！」心中不期然浮上韓如玉的倩影來。

紫玉花喃喃地道：「其實我又何必奢求以後？只要能活得快樂，一天經已足够，何況咱們尚有十多天！」

陸無涯心頭再一跳，忖道：「五丫頭這句話倒有道理，自懂事以來，我幾曾有一日快樂，就算跟如玉在一起時，也都是心有牽掛……既然不知是否有以後，我還念着她做什麼？她如天上的星星，父親又是一代大俠，我是個抬不起頭的殺手，沒的汚辱了她，害了她！」

紫玉花道：「三哥，你怎地不說話？討厭小妹麼？」

陸無涯忙道：「咱們早點休息吧，明早好上道去杭州！」

紫玉花跳了起來，喜道：「你肯讓我一同去？三哥，你眞好！」

陸無涯笑道：「你是我的五妹，難道我連你這個要求也能拒絕麼？」

紫玉花目光一黯，輕聲道：「原來你還是當我是五妹……」她淒涼地一笑，「誰叫我那夜暗算你……又誰叫我怕死，惹你討厭……」言畢開門出去。

陸無涯急道：「五丫頭，你怎樣啦？能够活下去，已是咱們最大的幸福，你還奢求什麼？」

可是紫玉花並沒應他，頭也不回地回房了。陸無涯發了一陣怔，伸手入懷摸了一下那顆救命藥丸，這些年來的努力，總算有了成果，他不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和衣躺下，但奇怪的是他竟然一夜都做着惡夢，直至天矇矇亮才昏昏沉沉睡去。

當他醒來時，房內一片光亮，他眼光一及，先是一怔，再而心頭一鬆，訕訕地道：「你來了很久？」

紫玉花粉臉一紅，道：「坐了一陣，見你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你……唦，你的衣服武器，小妹都已替你收拾好了。」

陸無涯一骨碌滾下床，見桌上已放着面盆毛巾，忍不住謝了一聲。

紫玉花幽幽地道：「你對我還是那麼

生份……咱們已不是蝙蝠。」

「不錯！」陸無涯精神一振，胡亂洗了一個臉，道：「由今日開始，咱們已是人，不是蝙蝠！」

兩人出店後，到鎮上買了兩匹馬代步，可惜買不到好馬，速度甚慢，直至次日，才買到兩匹長程健馬，繞過太湖，策馬南下。

臘月廿六日，正午，兩人已進了杭州城，紫玉花忽問道：「三哥，你的解藥吃了沒有？」

陸無涯搖搖頭，紫玉花道：「小妹也未服食，我很害怕……解藥是假的……」

陸無涯說道：「不會的，烏鴉也有顧忌！」

紫玉花花容一黯，道：「你不必安慰我了，你若不是有顧忌的話，爲何你也還未服食？」

陸無涯臉色一變，再也做聲不得。紫玉花含淚說道：「我一直安慰自己，若果能與你死在一塊，我這一生尚有何憾？可是，我就是怕連這個小小的願望也不能達到……」

陸無涯心頭激動，又見她梨花帶淚，忍不住說道：「你不會死！我若不死，你自然也不會死，你若死，我自然也難以倖免！」

紫玉花淺淺一笑，忽然搖頭道：「如今我又不希望你死了……」她忽然改口問道：「三哥，咱們住那裏？」

陸無涯强振精神，轉頭四望，道：「城內人多，咱們又想飽覽湖光山色，最好到湖濱客棧投宿！」

紫玉花溫順地道：「小妹隨你！」

兩人策馬出西城門，放眼望去，便見遠處一片湖光，可惜楊柳枝梢，一片光禿，遊人欲絕，斷橋殘荷，白堤草枯。

西湖冬景，雖另有一番風味，但看在他倆眼中，却另有一番滋味，都是心頭一沉，只覺自己的生命與前途，也與西湖一般暮氣沉沉，淒絕悲凉。

兩人開了兩間毗隣的清靜上房之後，便去午膳。飯後，紫玉花立即道：「三哥，咱們去蘇堤走一走！」

陸無涯自然不加反對，兩人在蘇堤走過，到與白堤交界附近，紫玉花指着一棵柳樹道：「相傳前朝名妓蘇小小是葬在此處的，三哥，假如我死了，我不許你把我葬在蘇堤，我要葬在白堤斷橋附近，因爲我是個斷腸人！」

陸無涯道：「你胡說什麼！誰說你會死？就算你死，我也無法爲你安葬……」

紫玉花問道：「爲什麼？」

「你的解藥若無效，難道我的解藥便會是眞的？」

紫玉花忽然倚在陸無涯身邊，道：「小妹寧願以死來換取你的生命……可惜烏鴉不在這裏！」

陸無涯身子一震，說道：「你怎會說這種傻話？你不會死，而且還會活到一百歲！」

紫玉花臉紅如同晚霞，道：「那天晚上我沒能刺殺你，我便……」

「這件事不要放在心上，愚兄經已忘記。」

紫玉花輕輕閉起星眼。「我一直以爲自己很堅强，世上沒有什麼不能得到的，直到那一夜我才知道自己，原來如此軟弱，而你却是那麼的堅强，像一尊銅像一樣永不怕風雨的侵蝕，也由那夜開始，我覺得不能失去你，跟你在一起，小妹便覺得心頭踏實，有你在身邊，便覺得無限的安全……」

陸無涯心頭狂跳，這席話說得毫無保留，陸無涯即使是鐵石心腸也感動不已，忍不住輕輕擁着她的香肩，輕嘆一聲：「五妹你太痴了，值得麼？」

「值得！」紫玉花聲音略高。「除了你之外，別人便不值得，你知道我以前爲何看也不看你一眼麼？」

「在烏鴉門下，個個都戰戰兢兢，不敢洩露一絲鬼秘密，最好的方法便是互不來往！」

「不是，因爲我生你的氣！」

「哦？」陸無涯一怔，「愚兄曾得罪過你？」

「我氣你曾與七丫頭交談，就是不看我一眼，七丫頭一向冷冰冰的，我就是不服氣，她有什麼地方能好過我！」

陸無涯道：「七丫頭外冷內熱，而你一副高傲，老二老四經常給你恥笑，愚兄素有自知之明，豈敢去自討沒趣！」

紫玉花忽然一笑。「現在你覺得我如何？」

「每個人都戴着面具，不過咱們却戴了兩層，要了解對方焉是這般容易，現在我覺得你好像一隻受驚過甚的小白兔！」

紫玉花臉上一紅。「不，我倒覺得自己像一頭小貓，貓兒在冬天不都是喜歡跳到人們的身上去取暖麼？不過，我只會跳到你身上。」

陸無涯低頭望了她一眼，只見紫玉花含情脈脈，雙眼射出的儘是無形的蜘蛛絲，似欲將他網住。陸無涯心神一震，連忙把頭別開。

「我很冷，咱們回去吧！」

陸無涯召了一隻小艇，吩咐船娘把艇划至湖濱客棧外。

木槳在湖中攪動，湖水發出嗚咽的聲音，天上的雲朵，灰灰沉沉，似鉛塊一般，看來快要下雪了，紫玉花果然如一頭小貓，一直蜷縮在陸無涯懷中，湖風吹來，秀髮飄揚，拂在陸無涯臉上，像心房一樣，痲痲癢癢的。

返回客棧，兩人都因連日趕路，風塵僕僕，便叫小二拿湯洗澡。

陸無涯洗了澡後，想起前途，韓如玉和紫玉花，一顆心亂糟糟的，不知該怎樣辦，這是從未試過的。

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來，連忙拿出烏鴉給他的那顆解藥。淡青色的蠟丸，裏面包着的是解藥還是毒藥，假如是解藥的話，從此便可脫離苦海，但假如是毒藥的話，所餘的日子便未免太短了。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忽聞敲門聲，連忙收起藥丸，走前開門，却見小二捧着一具食盤，哈腰道：「公子，與你同來的那位姑娘吩咐小的把酒菜送進來。」

陸無涯讓他進來，小二放下五個小碟，一碟饅頭，及一小罈子狀元紅，又哈腰出去了。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龍形劍客（一）

乘興遊泉會

河南輝縣的百泉鎭，是很著名的風景區。太行山到了這裏，名爲蘇門山，峯連萬餘，森森然排列如劍。

蘇門山有孫公和的嘯台和土窟弦琴處。（孫公和晉人，隱蘇門山土窟中，阮籍過訪，與談不答，乃去，至半嶺，聞嘯聲如鳳凰，土窟在半山間，削石崖爲室，狹僅容床。）

山下，就是百泉湖，泉水百道，隨地湧出，波澄如鏡，當地人甃石爲塘，護以欄杆，沿岸還築了亭子，供遊人坐息，景色極佳，有「小西湖」之稱。

百泉鎭不但風景優美，還有一年一次的大集會，叫做泉會。

泉會是一年一度全國藥材的大集會，舉凡川、廣、雲、貴各地藥材，堆積陳列，各省的大藥材商無不趕來參加，從每年三月十五日起，會期長達一個月。

因爲有各省的人趕來集會，自然十分熱鬧，因此在泉會上，除了藥材的零售批發之外，又加上日常用品和驢騾牛馬的市場。

也因爲這是一個大集會，於是也就有了算命看相，走江湖賣藝的場子 也自然還要加上娛樂性的說書和大鼓。

這一來「泉會」會期中 可說是萬商雲集，百藝雜陳，三教九流，色色俱全，自然更免不了趁機會來淘金的古之撈女。

這一月中間湧來的旅客，也並不全是藥材商人和來買賣貨物的，既有這麼大的集會，自然熱鬧非凡，許多遊客，就是湊熱鬧、看熱鬧來的了。

一個月會期中，最熱鬧的高潮，要算競賽烟花了。烟火是在百泉湖上舉行，謂之「水上烟火」。一連幾天，由各地的大藥材商出資施放。因爲是競賽，每一大藥材商就不惜耗資鉅萬，各聘名手，製作精巧烟花，巧奪天工，各自在會前準備就緒，每天一家，按名次施放。在這項節目中，各傾全力，爭奇鬥勝，一家比一家精彩，今年你佔了優勝，明年我就務必要勝過你。（此項競賽活動，入民國以後，各省都有了商會，就有商會統籌辦理，那就不算競賽了。）

競賽烟花，那眞是熱鬧極了，百泉湖四週，和蘇門山麓，當眞是人山人海，無一處不是扶老攜幼，擁擠得水洩不通，盛況空前。

本故事名爲「龍形劍客」，就是描述一位青年俠士在泉會期中遇上離奇故事。

× × ×

誤認毒公子

從三月初頭開始，百泉鎭上可說家家戶戶都在忙碌起來了。

一條五六里長的南北大街，現在也正在趕搭棚帳。每一家人家，也全已大掃除一番，家裏有多少房間，儘其可能把房間都騰了出來。

因爲百泉鎭上，一共只有兩家客店，一年之中，除了少數遊客之外，只有「泉會」期間一個月生意，客店自然不會多，



但「泉會」一到，各省的客商大量湧到，客棧供不應求，有人滿爲患，於是鎭上民家，都成了臨時客店。

但雖是「臨時客棧」，鎭上許多大戶人家，或是較大的行號，都有固定的老客戶，不會租給臨時來的旅客，那些臨時來的旅客，在鎭上也休想找得到落脚之處，只好到附近的農家去住宿了。

這是三月初十傍晚時光天色還沒黑！

雖然離會期還有四天時間，大街上早已行人如鯽。這時人叢間，正有一位身穿天藍長衫的少年，由南而北，隨着人羣，瀟洒的行來。

這少年不過二十來歲，生得修眉星目，唇紅齒白，不但一表人才，而且舉止斯文，但你別看他文質彬彬的樣子，腰間却掛着一柄白穗，鑲嵌精緻的長劍。

這年頭書生佩劍可着實時興，不論你會不會武，佩劍都成了男人的裝飾之一。不信，你總聽說過讀書人口裏不是經常掛着：「讀書不成學劍」麽，連孔老夫子身邊也掛着劍哩！

這位藍衫少年走着走着，終於在一家藥鋪門口停下步來。

這是一間門面的小藥鋪，上面橫匾上寫着「達仁堂生記藥號」，大門敞開着。

藍衫少年目光盯在大門右首牆上貼着的一張紅紙上：「內有雅房」四個字上。

他已經在大街上差不多問過十幾家了，既然「內有雅房」，就舉足跨了進去。

大門裏面是一個小天井，行過天井，迎面就是店堂，一張長形木櫃裏面，站着一個三十多歲，臉色黝黑的漢子，看到藍衫少年走入，立即陪笑問道：「客官要抓藥？」

這人一開口，就有些楞頭楞腦！

藍衫少年含笑拱拱手道：「掌櫃的請了，在下看到寶號外面貼着紅紙，有雅房出租。」

「沒有，沒有。」那楞頭漢子連連搖手道：「咱們幾間房，早就租出去了，沒有……」

他話聲未落，只聽裏面屋中响起一個尖脆的婦人聲音問道：「豬頭，你在和誰說話呀？」

敢情這漢子叫做豬頭，名字好怪！

那漢子回頭道：「有位公子要租房，我告訴他沒有。」

「是一位公子？」

那尖脆婦人聲音埋怨着道：「我早就告訴過你，有人租房，你要叫我一聲，由我來回答，你怎麽忘了？」

隨着話聲，就三脚兩步走了出來。

藍衫少年剛說聲：「打擾了。」轉身朝外行去。

只聽那尖脆婦人聲音叫道：「公子請留步。」

藍衫少年回過身來，只見店堂中走出一個身材妖嬈，年約二十四五的婦人，笑盈盈的望着自己，這就抱抱拳道：「大嫂有何見教？」

那婦人含笑道：「公子幸勿介意，我們豬頭不會說話，小店正有一間雅房出租，這幾天已有不少人來問過，但人不對我們是不租的，公子雅人，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她在說話之時，眼波流動，有意無意的瞟了他腰間白色劍穗一眼。

藍衫少年頗感意外，拱拱手道：「如此眞是多謝了。」

那婦人媚笑道：「公子不用客氣，請隨奴家來。」

一面回頭朝漢子道：「豬頭，還不快去燒水，好給公子洗臉沏茶。」

藍衫少年忙道：「掌櫃不忙。」

那婦人道：「公子別管他，閒着也是閒着，再說公子遠來，洗把臉，沏壺茶，也是應該的了，讓他去好。」

她口中說着，就輕俏的轉過身去，扭着屁股走在前領路。

從店堂進去，是一個小天井，一排三間正屋，左右兩廂攔着木柵，天井上，還放着幾盆蘭花，挺幽靜。

走上石階，迎面中間一間，是堂屋，中間放一張八仙桌，兩邊各有椅几。

那婦人伸手推開左首一間房門，側身道：「這是特地給公子準備的房間，公子看看，還缺少些什麽，只管吩咐好了。」

藍衫少年聽得微微一怔，「特別給自己準備的」，這話怎麽說呢？但繼而一想，這不過是人家有意討好而已！

跨進房門，房中果然收拾得十分乾淨，裏首是一張木床，布帳洗得潔白，被褥枕頭看去還是新的。靠窗放一張書案，一把木椅，邊上是洗臉架，還有一個掛衣架，準備得很週到，不覺回身道：「多謝大嫂，太好了。」

那婦人吃吃笑道：「只要公子滿意就好，外面一間堂屋也是給公子專用的。」

藍衫少年伸手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隨手遞過，說道：「在下是慕名遊玩來的，這是一個月的房租，不知够不够？」

那婦人連連搖手道：「公子這是見外了，公子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瞧得起我們，這個奴家萬萬不能收。」

藍衫少年又是一怔，租房間那得不收銀子？忙道：「大嫂那是嫌我少了，租房那有不收租金的道理？大嫂這是非收不可的。」

那婦人遲疑的望望他，終於伸手接過，才道：「公子賞的，奴家那就拜領了。公子還沒用餐吧，奴家這就做飯去。」

藍衫少年忙道：「大嫂不用忙，在下等一回到外面吃，順便也好去逛逛街。」

那婦人道：「公子初來，自該去四處走走，今年可熱鬧呢，聽說懷帮的老爺子已經來了，去年他們競賽烟花輸了，今年非扳回來不可……」

正說之間，那漢子送着臉水進來，說道：「公子請洗臉吧！」

藍衫少年道：「在下還沒請教掌櫃貴姓？」

那漢子陪着傻笑道：「小的叫成天生，這裏街坊都叫小的豬頭，公子也叫我豬頭好了。」

藍衫少年含笑道：「掌櫃的好福氣，大嫂子眞是能幹得很。」

成天生道：「我渾家姓姚，她就是一張嘴巴能幹，大家都叫她姚姐兒的。」

那婦人瞪了他一眼，尖聲叱道：「豬頭，你少在公子面前嚼舌根了，茶呢？水還沒開麽？」

成天生道：「快開了。」

那婦人道：「我去沖吧！店堂裏沒人，你還不快去？」

成天生連連應「是」，那婦人也跟了出去。

藍衫少年洗了把臉，那婦人已沏了一盞茶進來，含笑道：「公子請用茶，待回公子是不是要去龍興茶樓？」

藍衫少年愕然道：「龍興茶樓？在那裏？」

那婦人道：「就在前面拐彎角上，公子來了，總得先去看看呀！」

龍興茶樓很氣派，一排三間門面，就在大街和一條橫街的轉角上。

樓下是普通座，客人也都是些販夫走卒，樓上雅座，茶資加倍，茶客也就高尚得多了。

這時華燈初上，你別看百泉鎭是個偏僻的小地方，這幾天茶樓生意，可已經漸入旺季。

藍衫少年在街上用過晚餐，就上得茶樓而來，找了一個臨窗的座頭，茶博士過來問了要什麽茶，即行退去。

藍衫少年心裏總覺得有些嘀咕，看那姚姐兒的口氣神情，和對自己的那股巴結勁兒，莫非是認錯了人？她要自己到龍興茶樓來看看，到底有什麽事呢？

他掄目四顧，樓上偌大一座茶廳，此刻差不多已有七成座頭，茶客中有的三兩個人在高談闊論，有的兩個人在靜靜的下棋，他看不出有何異處？

正在打量之際，茶博士已經沏了一壺茶送上。

這時瞥見從樓梯口走上一個一身青衣，手抱琵琶的少女來。

這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雖是布衣荊釵，却生得柳眉、杏眼、桃腮、櫻唇，額前覆着劉海，背後梳一條黑油油的辮子，身材苗條，十分動人！

她俏生生的走到幾張桌子中間站停下來，就一手叮叮咚咚彈了幾下琵琶，檀口輕啓，曼聲唱道：「堪賞波平似掌，聽深處繚繞歌聲隱隱齊唱，秀面羅裙認不出，那綠葉紅花一樣空想，藕斷難聯，珠圓却碎，無端新刺故牽裳，惟願取雙雙繾綣，長學鴛鴦……」

歌聲甜美嬌脆，配着琵琶叮咚之聲，眞有繞樑三日之感！

滿堂茶客，不由得齊聲鼓起掌來。

那青衣少女粉臉微酡，低低的說了聲：「謝謝！」

突聽相距四五張桌子，有人叫道：「喂，小姑娘，妳過來，咱們點一個曲子妳唱。」

藍衫少年回頭看去，只見那張桌上，坐着三個漢子，大約都是三十出頭的人。

青衣少女聽到有人點唱，就斜抱琵琶，俏生生走了過去，一面欠身道：「大爺要點什麽曲子？」

坐在中間的漢子一手剝着鹹花生，一臉色迷迷的望着青衫少女，抖着二郎腿，朝他左右兩人笑道：「這粉頭長得挺標緻，咱們該點個什麽曲兒？」

他左邊一個輕笑道：「點唱總要點個有興頭的，文縐縐的詞兒，聽來也不過癮，叫她唱十八摸可好？」

「好！」坐在中間的漢子一拍巴掌，怪笑道：「好極了，小姑娘，妳就唱『十八摸』好了。」

青衣少女一下脹紅了臉，羞怯的道：「小女子不會唱，大爺另外點一曲吧！」

左邊漢子道：「那怎麽成？咱們大師兄不是已經點了麽？」

青衣少女道：「小女子眞不會唱。」

右邊漢子道：「妳是賣唱的，那有不會唱十八摸的？」

中間漢子道：「難得大爹高興，妳唱了，喏，大爺銀子加倍。」

青衣少女怯生生的道：「小女子不會唱，大爺銀子再多，小女子也沒法子……」

中間漢子臉色一沉，哼道：「大爺說出來了，妳不會唱，也得唱。」

左邊漢子起哄道：「大師兄，她不會唱，你不會教她唱麽？」

青衣少女抱着琵琶，後退道：「對……對不起……」

右邊漢子看她想走，起身攔道：「小姑娘，妳不能走。」

中間漢子跟着站起，淫笑道：「來，我教妳……」

他左手一伸，祿山之爪迅快朝青衣少女胸前摸去，口中邪聲道：「第一把摸來，摸到小妹的……」

青衣少女要想後退，却被左邊漢子攔到了身後，她退無可退，幾乎羞得要哭，左手琵琶朝胸口一擋，右手抬處，「拍」的一聲，摑在中間漢子的臉上。

「好哇！小丫頭妳敢對大爺動手？」

中間漢子雙目射出兇光，獰笑道：「大爺就教妳識得厲害。」

青衣少女要想從三人中間閃出，但左邊漢子和右邊漢子可比她還快，兩人不約而同一探手就架住了她兩條臂膀，使她動彈不得。

中間漢子朝她得意一笑道：「妳打了大爺一個耳光，大爺就唱一闋『十八摸』給妳瞧瞧……」

又待探手摸去。

青衣少女又羞又急，掙扎着尖聲道：「放開我。」

右足飛起一腿，朝中間漢子小腹踢去。中間漢子早就防她有此一着，左手一抄，一把抓住她踢來的脚踝，淫笑道：「瞧不出妳還有一腿，嘿嘿！這下若是踢壞了，今晚還有妳的樂子？」

藍衫少年眼看滿堂茶客，眼睜睜看着那三個漢子調戲青衣少女，竟然沒有一個人挺身出去解圍，不覺虎的站起身來，朗喝一聲道：「放開她。」

中間漢子回頭望了藍衫少年一眼，哼道：「朋友，招子放亮點，咱們析城三英的事兒，你最好少管。」

藍衫少年已經走了過去，冷聲道：「我不管析城三陰四陰，我叫你放開她，你就得放開她，三個大男人，在大庭廣衆之中欺凌一個弱女子，這裏還有王法麽？」

中間漢子一個轉身，目光朝藍衫少年投來，哼道：「小子，是你在嚷嚷？酒樓茶館，本是找樂子的地方，你少在大爺面前嚕嗦，自尋煩惱，識相的，早些夾着尾巴滾吧！」

藍衫少年凜然道：「你要他們放開這位姑娘，否則在下要對你們不客氣了。」

「好小子！」那中間漢子目射兇光，大喝一聲：「你找死！」

突然欺身而上，揮手一拳當胸擊來。

藍衫少年連看也沒看，右手一探，就抓住了對方手腕，隨手一抖，把中間漢子摔出一丈多遠，砰然一聲，跌了個四脚朝天，背脊骨落到樓板上，却也不輕，一時竟然爬不起來。

他兩個師弟一看大師兄吃了虧，立即一鬆手放開了青衣少女，不約而同「刷」的一聲，掣出兩柄鐵尺，朝藍衫少年撲來，一聲不響，舉尺就砸。

那中間漢子也在此時，一躍而起，從腰間抽出一柄鐵尺，朝藍衫少年身後撲到，一記「仙人指路」，襲向後腦。

藍衫少年冷冷一笑道：「你們這樣行徑，還是析城三英麽？」

雙手一分，不知他如何一來，雙手在兩人手腕輕輕一推，就把兩人推得踉蹌撞出，然後再一個旋身，右手隨勢抓出，又輕而易舉的抓住了中間漢子手腕，冷笑道：「析城派出了你這樣好色無能的門人，眞是丟盡了析城派的臉，你說，你在酒樓上胡作非爲，欺凌弱女子，在你們析城派中，該當何罪？」

就在此時，從樓梯口走上一個身穿灰布大褂，頭盤花白辮子的老者，他目光一掠，看到藍衫少年雙手一分，就推開了兩個門人，再一個旋身，就一下扣住了自己大弟子的脈腕，還出言不遜，心頭不禁大怒，正待開口，這一瞥之下，發現藍衫少年劍上白穗，不覺爲之一怔，立刻拱拱手接口道：「公子教訓得極是，小徒該死，按敝派門規，該當挖出左目，以警效尤，請公子放手。」

藍衫少年聽這穿灰衣大褂老者的口氣，他好像是三人的師父了，這就五指一鬆，放開中間漢子手腕。

那三個漢子急忙跪倒地上叩見師父。

灰衣老者喝道：「孽徒，你胆敢如此無法無天，欺凌女子，觸犯本派門規，爲師只好按門規處置了。」

話聲甫落，右手一探，伸出兩個手指頭，已把中間漢子一顆右眼珠血淋淋的挖到手中。

三個漢子早已嚇得跪了下來，大師兄雖被挖出一顆眼珠，血流滿面，却連哼也不敢哼一聲。

灰衣老者怒嘿一聲：「你們還不給我快滾？」

三個漢子立即如奉綸音，從地上爬出，急急如喪家之犬，朝樓下奔去。

灰衣老者呵呵一笑，朝藍衫公子抱拳道：「多謝公子，手下留情，老朽告辭了。」

說完，也匆匆下樓而去。

那青衣少女早已俯身拾起琵琶，站到了一邊，此時走上前來，朝藍衫少年福了福，感激的道：「小女子多蒙公子仗義相救，大恩大德，小女子感戴不盡。」

藍衫少年連忙還禮道：「姑娘不可多禮，在下只是看不慣此輩在大庭廣衆，如此胆大妄爲而已。」

青衣少女沒有說話，只是霞飛雙頰，一雙秋水般眼神，盈盈的朝他瞥了一眼，

不，她注目看的是他劍上白穗，才低垂粉頸，朝樓下行去。

藍衫少年回到座上，擧起茶盞，剛喝了口茶，就見一名青衣漢子上得樓來，游目四顧，忽然朝自己走來，行到近前，就抱抱拳，神色恭敬的道：「公子請了，敝帮單老爺子聽說公子俠駕也遠蒞百泉，大爲高興，特命小的前來請安，並訂明日中午，務請公子移玉大通藥行一敍。」口中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大紅名帖，雙手送上。

藍衫少年聽得一怔，自己初來百泉鎭，和他們單老爺子並沒有認識，怎麽會派人前來邀請的呢？心中想着，伸手接過名帖，只見中間印着「單曉初」三個木刻大字，但前面却寫了兩行工整的楷書，那是：「謹訂明（十一）日中午，敬具菲酌，恭請光臨」，在「單曉初」三字之下，又寫了一個「拜」字。

「單曉初」外號搖頭獅子，是懷帮（河南懷慶府的人，爲藥材商中巨擘，最具實力，號稱懷帮）中的領袖，在江湖上也是盛名久著的人物，藍衫少年自然聽人說過，只是自己和他素味平生，他怎會具柬前來相邀呢？

那青衣漢子眼看他拿着名帖沉吟，不覺陪笑道：「單老爺子久慕公子英名，本待親自趕來，因今晚有事無法分身，才要小的前來面稟公子，明日中午，務請公子賞光，公子如果不賞這個臉，小的就不好回去覆命了。」

藍衫少年心中暗道：「單曉初會不會認錯人呢？但人家既然如此說了，自己就答應他赴宴，且丟看再說。」

這就含笑道：「在下和單老爺子素昧生平，怎好叨擾？」

青衣漢子忙道：「公子名滿天下，難得駕臨百泉，又逢盛會，敝帮單老爺子雖非地主，但邀請公子一敍，也是略表仰慕之忱，公子自然不能推辭的了。」

藍衫少年含笑道：「單老爺子望重一方，在下有緣瞻荊，已是十分榮幸，那就勞煩請管事覆上老爺子，在下明日準時趨謁。」

那青衣漢子欣然應「是」，抱抱拳道：「小的那就告退了。」

說完，便自轉身退去。

他剛剛走下樓梯，那茶樓掌櫃却聳着雙肩，顛着脚跟，走了過來，臉上堆起了諂笑，連連拱手，說道：「小老兒是這裏的掌櫃李希春，見過公子。」

藍衫少年頷首道：「李掌櫃請坐。」

「不敢，不敢。」掌櫃躬着身道：「在公子面前，那有小老兒的坐位？」

藍衫少年道：「李掌櫃有事？」

「沒什麽事。」掌櫃的道：「小老兒只是來跟公子報一個訊的。」

「哦！」藍衫少年輕哦一聲，問道：「不知李掌櫃跟在下報什麽訊？」

掌櫃的彎着腰，湊近了些，低聲道：「公子今晚二更，務必到『高山仰止』去一趟。」

藍衫少年道：「在下到高山仰止去做什麽？」

掌櫃的目光四顧，低低的道：「因爲那裏有一個洞？」

說完，拱拱手，回身就走。

藍衫少年覺得奇怪，要待再問，掌櫃的已經下樓而去，不禁搖了搖頭，又拿起茶盞，喝了一口，心中暗自忖道：「今晚遇上的事情，果眞透着蹊蹺，懷帮搖頭獅子單曉初派人來邀約自己赴會，李掌櫃又過來報訊，要自己今晚務必去一趟高山仰止，因爲那裏有一個洞，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是不是認錯了人呢？」

「哦？還有，那析城三英的師父（灰衣老者）挖了他大弟子（中間漢子）一隻左眼，還再三道謝，說是自己手下留情，看來他們當眞把自己認作了某一個人！」

「對，這麽說來，打從傍晚時分，自己找上達仁堂去借宿時開始，豬頭成天生的渾家姚姐兒都認錯人了！」

從蘇門山石階上去，夾道有一座振衣亭，再從振衣亭往西，有一座石坊，叫做「子在川上」，再從坊下往西，有一道門，上面題的就是「高山仰止」四個字。

這段話，藍衫少年是從豬頭成天生的渾家姚姐兒那裏打聽來的。

他因止不住心頭好奇，要去看看「高山仰止」那個洞裏，究竟有什麽事？因此一更方過，就獨自來到蘇門山，依着姚姐兒說的路徑，一路尋找孔聖廟，果見夜色中矗立的一座石坊，上鐫「子在川上」四字。

他從坊下向西，走沒多遠，果然有一道門，匾上寫着「高山仰止」，現在只要找到洞窟就好了。

藍衫少年一路凝目注視，約莫走了幾十步路，崖壁間果然有一個黑越越的石窟，走近洞口，凝目看去，似極深邃！

藍衫少年藝高胆大，略爲遲疑，就擧步俯身而入。

這洞窟外口極低，要矮着身子才能進去，走了幾步，漸漸已可站直身子，只是裏面沒有天光，是以縱有高深內功的人，平時目能夜視；但到了裏面，也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藍衫少年走了十幾步，但覺這座石窟相當寬敞，從裏面吹出來的冷風，森寒澈骨，使人毛骨悚然，心想：「自己夤夜而來，路徑不熟，莫要走錯了方向，那就出不去了。」

心念一動，不由停下步來。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說道：「公子來了麽？怎不進來呢？」

這人聲音極爲低沉，聽不出他是男是女？

藍衫少年心中暗道：「原來洞裏果然有人！」

一面抬目問道：「你是什麽人？」

「那蒼老而嘶啞的聲音笑道：「公子來了就好，何用問我是誰？」

藍衫少年道：「是你約我來的？」

那蒼老聲音沒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問道：「公子，是什麽人告訴你的？他和你怎麽說的？」

藍衫少年道：「是李掌櫃告訴在下的，他要我今晚二更務必到高山仰止來。」

那蒼老聲音又道：「他還和你說了什麽？」

藍衫少年道：「他說因爲這裏有一個洞。」

那蒼老聲音笑道：「這不就對了麽？哦，現在是什麽時候了？」

藍衫少年道：「快二更了。」

「好！」那蒼老聲音說好，接着道：「公子可向右走上九步，包袱就放在壁下，但公子務必記住，路上不可打開來瞧，好了，公子取到包袱，就可以回去了。」

藍衫少年依言向右走了九步，就已走到盡頭，迎面果然是一堵石壁，他用脚試着朝壁下撥動，但覺脚尖觸到一個軟綿綿的包袱，當下就俯身取起，用手一摸，裏面像是衣物，忍不住回頭問道：「老丈，這包袱裏面不知是什麽東西呢？」

蒼老聲音恍如未聞，並未作聲。

藍衫少年搖搖頭，心想：「你既然不肯作答，我帶回去打開來一看自知，何用問你？」

當下就提着包袱，又向左走了九步，回到原處。

現在他身子向着洞外，雖然洞外還是一片黝黑，却可以看到些許天光，很快就走出石窟，一路往山下行去！

快近振衣亭，突然背後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宛如鷹隼攫食一般，朝當頭撲下，十縷尖銳指風，幾乎籠罩了背後十處大穴！

藍衫少年身形一幌，移形換位，迅快的向右側閃開數步，回頭喝道：「什麽人偷襲在下？」

右手同時使了一記「龍尾揮風」，朝那撲來的人揮去，身形也同時轉了過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那人身手却也十分高明，藍衫少年身形才動，他已人影一幌，隨着又閃到了藍衫少年身後，五指如鈎朝右胛骨抓來，左手一探來奪他包袱。

藍衫少年右手突化「擒龍手」，使了一記「金龍繞柱」，身隨爪轉，神速已極，五指一探，已快要抓上那人手腕。

那人急忙在縮手之間，化抓爲拂，朝藍衫少年脈腕拂來。

藍衫少年主要是把此人逼往，不使他往身後閃去，左手立即使了一招「推龍入海」，迎着對方當胸拍去。

這一掌出手之際，隱挾濤聲，一道掌風，席捲而出。

那人被他一抓一掌，逼住了身形，不覺後退一步，口中怒嘿一聲，右手抬處，同樣推出一掌，硬接藍衫少年的掌勢，但聽「砰」的一聲，雙方潛力激蕩，渦旋如風，居然勢均力敵，不分勝負。

但經這一掌硬拚，藍衫少年終於看到了對方面貌，那是一個長髮駝背的老頭，他似乎不願和藍衫少年照面，雙掌接實之後，就雙脚一頓，一個人宛如灰鶴凌空，橫飛出去，落到七八丈外，再一點足，便在山林間隱沒不見。

藍衫少年不知對方是什麽人？何故要向自己偷襲？但他無暇發問，對方甚至除了一味的出手，連一句話也沒說，問也未必問得出來，目送他身形遠去，也就奔行下山。

剛奔近山麓，就看到有三個人影，倒臥路上，藍衫少年覺得奇怪，住足看去，這三人正是晚上在龍興茶樓遇上的析城三英，他們怎麽會睡在山麓間的呢？

走近幾步，再定睛看去，這三人原來早已氣絕多時，但看不出傷在那裏？析城三英武功雖然並不高明；但要在一招之間，把他們置之死地，而且不見絲毫傷痕，却也並非易事。

心中不禁暗暗納罕：「這會是什麽人下的手呢？」

抬頭之際，忽見面前不遠，站着一個頭盤花白小辮，身穿灰布大袡的老者，滿臉俱是激憤之色，目光炯炯如刀望着自己，這人正是析城三英的師父，曾在龍興茶樓上見過。

藍衫少年暗暗吃了一驚，此人欺近到身前數尺，自己居然一無所覺，光是這份輕功，就已十分可觀了，一面朝他拱拱手道：「老丈……」

灰衣老者尖笑一聲道：「聞人公子，果然好毒辣的心計，好惡毒的手段！」

藍衫少年一怔，望着他道：「老丈這話，好像誤會三位令高足是死在在下手裏的了？」

「難道不是麽？」

灰衣老者嘿然尖笑道：「劣徒不肖，在茶樓上欺侮一個弱女子，但那女子不過是個賣唱的人，並非良家閨女，老朽已經看在公子的份上，依敝派門規處置，應該可以平息公子心頭之怒了，却沒想到公子依然不肯放過他們，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老朽來遲一步，三個劣徒悉遭毒手，此地除了你聞人公子，別無第二個人，這誤會二字，又從何來？」

「聞人公子」這四個字，聽得藍衫少年不期又是一怔，但此時和他說明自己並非「聞人公子」，已是多餘之事，只是拱手道：「老丈確是誤會了，這三位令高足，不是在下殺的。」

「哈哈！」灰衣老者仰首尖笑一聲道：「大丈夫敢作敢當，聞人公子殺了劣徒還要抵賴，不怕辱沒了毒君的名頭麽？」

藍衫少年怔然道：「在下和毒君毫無關係。」

灰衣老者又是一聲尖笑，目光逼視，冷冷的道：「好了聞人公子，你自知理虧，居然連毒君的兒子都不敢承認了？」

藍衫少年正容道：「在下並非……」

「好！」灰衣老者不待他說下去，截着道：「你是毒公子也好，不是毒公子也好，老朽今晚若是不給我三個劣徒報仇，傳出江湖，還當我戴崑山怕了毒君的名頭，今後析城派還用再在江湖行走麽？好了，聞人俊，你願意束手隨我去見你老子，還是要和我動手比劃？」

藍衫少年搖手道：「老丈眞的誤會了，在下既非聞人俊，也並沒殺害三位令高足，在下剛從山上下來，看到路上躺臥着三人，住足察看，才認出是老丈三位門下，而且全身看不出傷痕，正在疑慮之際老丈趕到了，事實如此，在下何用抵賴？」

戴崑山嘿然道：「身上無傷，豈不正是你家傳的無形奇毒麽？聞人俊，多言無益，老朽要出手了。」

喝聲出口，右拳一招「直搗黃龍」，當胸直擊過來，拳勢出手，潛力激蕩，剛勁的拳風，劃空生嘯，急若奔雷般襲到。

藍衫少年只是左掌直豎，向外推出，用以化解對方拳勢，一面說道：「在下從不用毒，老丈怎好硬說……」

話未說完，雙方內力甫一相交，藍衫少年立時覺出不對，對方這一記拳勢竟然十分沉重，自己輕輕一格，無法化解得開，再待運功抗拒，已是遲了一步，被對方拳風震得脚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

戴崑山也感到大出意外，只覺對方隨手一格之中，拂出來的內勁，居然極爲柔韌，似乎勁力含蘊未盡，藍衫少年固然被他震退了兩步，但他也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

一時不禁望着藍衫少年，給怔住了，因爲他這一拳上，已經用了八成功力，有心一舉要把對方擊傷拳下，想不到一個年未弱冠的少年，竟然會有這等深厚的功力，口中嘿了一聲說道：「看來你果然已得毒君眞傳，難怪他輕輕年紀，就目空四海了！」

左手一探，改拳爲爪，一式「金龍露爪」，猛向藍衫少年右肩抓去。

藍衫少年早已留神戒備，身子微轉，右手五指半屈，疾朝對方手腕扣去。

這一招看去雖是平淡無奇，實則快速無比，使的正是「赤手縛龍」手法。

戴崑山右手一撤，身形往左閃出，左手疾發，斜向藍衫少年右腰拍到。

藍衫少年急忙隨着右轉，右手隨勢往右揮出。

戴崑山大喝一聲，左掌右拳，連環劈擊而出，這囘他施展出析城「風掌雷拳」，掌風如濤，拳影如山，瞬息之間，連續劈擊出一十二記拳掌。

這一輪急勁搶攻，眞個非同小可，記記快如閃電，着着都是絕招，眞所謂高手過招，舉手投足之間，俱足以能制人於死地。

藍衫少年對敵經驗不足，被他這一陣風狂雨驟的急攻，迫得有些手忙脚亂，他正在考慮是否該出手反擊，一面連封帶架，連退了四五步。

突覺一道強猛無比的勁風，從斜刺裏衝出，硬把戴崑山的攻勢截住，掌風之後，緊隨着衝上來一條人影，藍衫少年連來人是誰還沒看清，這人已經雙拳飛舞，一言不發和戴崑山打了起來。

藍衫少年定睛瞧去，才看清楚這和戴崑山揮拳猛攻的赫然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長髮駝背老頭！

他衝上去就雙拳齊發，勢如驚濤駭浪，兇猛無比，把戴崑山逼得連退了兩步，含憤喝道：「住手，你是什麽人？」

長髮駝背老頭望望戴崑山，一言不發，左拳一幌，直奔戴崑山面前，右掌更快，一下襲到脅下「章門穴」。

戴崑山氣怒交迸，目光如炬，右掌貫注眞力，護胸橫封，右掌疾出，硬向長髮駝背老頭襲來的掌上切去，口中沉笑道：「閣下就是不說，戴某也想得出來，你是毒君手下，保護你們公子來的了。」

長髮駝背老頭直到此時才吐聲道：「不是。」

兩人口中說話，手上却絲毫沒停，轉眼之間，已經拚鬥了七八個囘合。

藍衫少年但見兩人拳來掌往，異常猛烈，戴崑山使的是析城派「風掌雷拳」，請求出手迅捷，拳掌如風，身形也隨着掌風變化，閃動挪移，行動如風。

長髮駝背老頭則以陽剛之力見長，發拳出掌，幾幾有裂石碎碑的威猛，雙拳開闔，記記如巨鎚撞岩，勁氣逼人。風聲呼呼有聲。

這一場拚搏，彼此都知道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勁敵，誰也不敢稍存輕敵之念，是以每一攻拒，都各出奇招，力求破敵。

戴崑山行動已經漸漸緩慢下來，這緩慢並不是說他減弱了攻勢，相反的，他一拳一掌，也都凝注了眞力，是要和長髮駝背老頭以力相拚。

長髮駝背老頭每一記掌力，也更凝重，不但披肩長髮在拂拂無風自動，連他脚下每一舉步，地上都留下了脚印。

藍衫少年反而成了局外人，只是屏息凝神，注目而觀。

只聽耳邊响起長髮駝背老頭的聲音說道：「年輕人，這有什麽好看的，你只管走就是了。」

藍衫少年眞弄不清敵我二字作何解釋？方才還和自己打了一架的長髮駝背老頭，忽然會帮起自己來，而且又催自己走，既然他這麽說了，看來自己留此無益，依言轉身就走。

囘轉達仁堂，原待越牆而入，但看到店門只是虛掩着，店堂中還有燈火，這就推門而入。

只見姚姐兒獨自支頤坐在櫃上，看到藍衫少年囘來，急忙站起身，含笑道：「公子囘來了，快到裏面休息，奴家給公子去端臉水。」

藍衫少年忙道：「多謝大嫂，不用了，掌櫃呢，已經睡了麽？」

姚姐兒媚笑道：「他是豬頭咯，白天都會打盹，夜晚倒頭便睡，更像是一隻死豬。」

藍衫少年不好答腔，自顧自往後進行去。

姚姐兒一手掌着燈，跟在他身後，一直送他入房，然後放下燈盞，囘出房去，就端了一盆熱水進來，說道：「公子快洗把熱水臉吧！」

藍衫少年看她那副殷勤模樣，只得說了聲：「多謝。」

姚姐兒又囘身出去，雙手端着一盞茶走入，說道：「公子請用茶。」

藍衫少年忙道：「如此勞動大嫂，在下如何敢當？」

姚姐兒道：「公子是我們客人，這是應該的了，時間不早，公子請安歇吧！」

說完，轉身走出，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藍衫少年實在有些受寵若驚，看她走了，不覺長長吁了口氣，過去閂上房門，轉身取過包袱，打了開來，裏面是一件長可拖地的黑布長衫，和一頂只露了兩個眼睛的黑布頭罩。（不是帽）底下還有一個信封，上面寫着：「明晚初更開拆，不到時間，切不可先期拆看。」

藍衫少年看得暗暗攢了下眉，心想：「這到底是怎麽一囘事呢？」

大通藥行，是百泉鎭上最大的一家藥材行，全國各省的藥材舖，所有的藥材，莫不是向大通藥行批發的。

就是三月裏這連綿長達一個月的泉會，集中到百泉鎭的川、廣、雲、貴各省道地藥材，除了少數由來參加的各地藥商購去外，大部分也全是由大通藥行所收購。

因爲大通藥行是懷帮開設的。懷帮，不但在全國藥商中名聞遐邇，就在江湖武林中，只要提起懷帮的搖頭獅子單老爺子，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懷帮有這兩重關係，大通藥行就自然而然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藥材行領袖了。

大通藥行座落在大街南首的第一家，一排十幾間門面，氣派甚大，前面兩扇大黑門，裏面是一個大天井，這算是正門，平時很少開啓。

正門左首，是一條橫街，長長的走廊，十幾間店面排門板開啓，是十幾個長櫃，每一個長櫃裏面，都有一個帳房，和十幾個伙計，那是在「泉會」時期，專門收購藥材的，最後面還有一排幾十大間倉庫，堆積藥材之用。佔地之廣，前前後後，怕不有百間之多！

中午時分，大通藥行正門口，來了一位風度翩翩的藍衫少年，他剛走近門口，從大門口已經迎出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漢子，拱拱手道：「公子光臨，在下周振邦，奉家師之命，在此恭候俠駕，公子快到書房奉茶。」

藍衫少年拱手道：「在下奉召趨謁，周兄請先。」

周振邦領着他進入大門，折而向西，進入另一道門，但見一條長廊，圍以雕欄，左首是一片狹長的花圃，種着許多嫣紅姹紫的名花，長廊盡頭則是一個月洞門，門內花木扶疎，假山玲瓏，看去像是一個花園。

周振邦領着藍衫少年傍花拂柳，來至一幢精雅的樓宇前面，才脚下一停，抬手道：「公子請進。」

藍衫少年跨上石階，便見一個兩鬢花白，臉色紅潤的高大老者從門內搶步迎出，連連抱拳，呵呵笑道：「公子遠蒞，請恕老朽失迎之罪。」

周振邦在旁說道：「公子，家師出來了。」

藍衫少年聽說迎出來的就是搖頭獅子單曉初，急忙趨上一步，長揖道：「晚生久仰前輩風儀，無緣瞻荊，辱荷寵召，晚生深感榮幸……」

單曉初沒待他說完，呵呵一笑道：「公子好說，快請裏面坐。」

裏面，是三楹打通的長方形寬廣書齋，裏面還有一間，想是臥室，前面三間則是敞明的起居室。

如今已有四五個人坐在那裏閒談，看到搖頭獅子陪同藍衫少年走入，一齊站了起來。

能坐在搖頭獅子書房裏的客人，自然都是有來歷的人了。

搖頭獅子含笑道：「來，來，兄弟給大家引見……」

他第一個介紹的是五十出頭的灰衲老僧，少林寺藥王殿長老清源大師。第二個是身材瘦小的老者，身穿一件藍布大褂，兩隻袖肘還打着補釘，乃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司藥長老宋志高。

第三、第四兩人，不過二十出頭，是一雙兄妹，雲南藍家的少莊主藍文蔚，和妹子藍文蘭，男的紫臉濃眉，英氣勃勃，女的也穿着男裝，看去丰神秀逸，但柳眉杏目，粉臉生霞，掩不住脂粉氣息。

第五個同字臉，穿着緞袍黑褂的，則是地主身份的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

最後主人指着藍衫少年含笑道：「這位就是名動江湖的毒公子聞人公子……」

藍衫少年沒待他說完，連忙抱拳道：「在下雲中岳，並非毒公子聞人俊。」

藍衫少年當着這許多賓客，否認自己是毒公子聞人俊，場面本該是十分尷尬了；但搖頭獅子單曉初領袖懷帮數十年，乃是老於世故的人，聞言不覺呵呵一笑，趕忙點着頭抱拳道：「原來是雲公子，兄弟糊塗，哈哈，雲公子難得石泉鎭來，快快請坐。」

他在說話之時，有意無意的看了雲中岳（藍衫少年）腰間白穗長劍一眼，口中雖然招呼的是「雲公子」，心裏却依然把他當作毒公子聞人俊。

清源大師等人也一齊拱手說着「久仰」的話，大家分賓主落坐。一名青衣漢子送上茶來。

藍文蘭美目流盼，含笑道：「小妹聽說雲公子昨天在龍興茶樓，仗義救美，懲治了析城三兇，百泉鎭上，人人稱快，先前還以爲雲公子你是一位糾糾武夫，今日一見，雲公子却是個文質彬彬的少年書生呢！」

這藍文蔚兄妹，原是苗人，因此說話之時，絲毫沒有漢人女子忸怩之態，何況她又是一身男子裝束，更覺落落大方，但語聲却是嬌媚之極！

雲中岳已知她是女扮男裝的姑娘家，反而俊臉一熱，說道：「藍姑娘誇獎了，在下不敢當。」

藍文蘭甜甜一笑道：「雲兄才客氣呢，小妹說的可是事實，聽說析城三兇身手並不含糊，但在雲兄面前，一招之間，就把三人給制住了，這總不假吧？」

她一下就改了口，「雲公子」改爲「雲兄」，口氣也顯得親切多了。

丐帮宋之高道：「戴崑山一向護短，昨天能當着雲公子以門規處置他大弟子，實在是十分難得之事。」

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道：「兄弟據說析城三兇昨晚在蘇門山南麓遭人殺害，而且只有胸口發現一點極細的血漬，好像是傷在一種極細小的暗器之下，雖然這三人平日作惡多端；但此事發生在泉會之前，却是一件麻煩之事。」

宋之高道：「吳掌櫃可知是什麽人殺的麽？」

吳福礎道：「目前還不清楚；但聽說昨晚戴崑山也在場，曾和人動了手，很可能還吃虧……」

搖頭獅子一手摸着垂胸長髯，沉吟道：「戴崑山一手『風拳雷掌』，已有數十年火候，這擊敗他的人，會是誰呢？」

「這就不知道了。」

吳福礎道：「不過他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林慮、王屋、析城、號稱三派一家，戴崑山一定會把其餘兩派引出來，今年泉會還沒開始，就出了這場子事，只怕泉會期間，會爆出更大的漏子來。」

（未完・一）

神槍雙傑故事

女霸天

喋血卡班　搗毀鳥窩（續完）

龍驥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英豪和湘湘——喬裝嘉蒂來到火鳥俱樂部潛入五樓何孃孃的住房，洪英豪叫湘湘離去，自己以爲用槍控制住何孃孃和馮子超，叫他們交出林露和潘琪、潘瓊，因不熟識內情，反被何孃孃捉住，囚入地下室，幸好湘湘未離去，將他和被囚的莎樂美救出，由莎樂美引路，再回到何孃孃的住房，發現馮子超已被林露的手下打死，何孃孃被擄走，還留下一張字條，作爲人質互相交換，洪英豪叫莎樂美引路，到四樓找尋林露和潘琪、潘瓊，經過搜索和查問看管人瑪莉，知道她們已轉移到另一處，三人只好離去……

「對的！」湘湘點頭說：「只怕和他們接不上頭。何孃孃一旦落進他們手中，他們就更加小心地掩蔽他們的行藏了。」

「試一試吧！」洪英豪喃喃地說。

剛好一輛空的出租汽車路過，湘湘攔了下來。三人坐上去，司機一鬆煞掣，車子就絕塵而去。

此刻，天色漸明，一個緊張的夜晚終於過去；然而一個更緊張的白日又緊接着來到了。

× × ×

塞城的沿海一帶有不少「離島」，其中有一部份在漲潮時都會被海水淹沒。這些離島多半草木不生絕無人跡。只有「卡班」和「蜥蜴」二島例外。

「蜥蜴島」以島上盛產尺許長的蜥蜴而得名。由於風傳蜥蜴肉內包含着極高的男性荷爾蒙成份，因此一些在女人面前不够資格稱「雄」的男人就爭相捕捉；加上塞城的法令鬆弛。「蜥蜴島」如今猶在，而「蜥蜴」却早已絕種了。

這島上有許多天然洞窟，當冬天來臨，大批肥嫩的「鱘魚」南來避寒時，這些洞窟就成了漁者的棲息之所。現在是盛夏，島的四週釣不到一隻蝦，漁者自然絕跡。因此，「妖姬」的人馬就以此地暫時作爲一個游擊總部。

在一個偌大的天然洞窟的洞口有兩個男人在席地而眠；有一個目露精光的男人持槍向海面監視。從那兩個席地而臥的男人身邊走進去約莫十碼就是寬敞的洞窟。地上擱着一盞乾電池電燈，將洞窟照亮得如同白晝。

何孃孃赤條精光地被綁在一根木樁上，顯然她在被刦時還沒有來得及穿上衣服，幸而「妖姬」的部下還不太過份，除了聽任她一對豪乳如喪鐘垂吊在她的胸前以外，還算得體地將她原本披在身上的被單纏上了她的腰際，爲她略加遮羞，免得她當場露「粿」。

在她的面前坐着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男人，他睡眼惺忪，呵欠連連，似乎是熟睡中被喚起來接替看管任務的。他默默地吸着烟，對眼前這個迹近全裸的女人視若未睹。若不是他的神智尚未清醒，就必定是心中有嚴格的紀律觀念。

何孃孃在百密一疏中栽觔斗被刦到此地來，自然不甘雌伏。她在等待每一個脫身的機會，現在這個年輕的小伙子前來換班，使她心頭浮現了希望。於是振作起精神，向他搭訕着說：「我認識你，你曾經和林露去過我的俱樂部。」

「嗯！」那小伙子無精打采漫應着。

「你的名字叫何傑，我們同姓。」

「嗯！」他抬起頭來看了她一眼，目光又望向別處，語氣冷漠地說：「中國人姓何的不止我們兩個。」

「你對什麼東西最有興趣？」

「鈔票與女人。」

「我不信。」

「那是妳的事。」

「因爲你看都不看我一眼，在塞城像我這樣性感惹火的女人並不太多，所以我不相信你眞的對女人有興趣。」

「別忘了妳也姓何，」何傑冷冷地說，目光仍然望向別處。「看了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不如『眼不見爲淨』。」

「看不出你倒很有道德觀念。既然你念及同姓而不生邪念，那你也就不能眼看着我受辱呀！」

「受辱？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赤身露體不算受辱嗎？」

「那是妳自己不願穿衣服啊！」何傑輕描淡寫地說：「我們用被單罩住妳的腰已經很不錯了。」

「那麼我們談談第二件你感到興趣的東西吧！」何孃孃轉變了語氣，「林露每月給你多少錢？」

「不一定。」

「大概多少？」

「大概……」何傑摸了摸頭，才接着說：「……每月約莫美金三、四百元的那

樣子。」

何孃孃故作訝異地說：「那樣少？」

「不算少，够花够吃，一個月最少有十五天在船上。林小姐的鈔票，也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賺來的。」

「這就不像一個對鈔票有興趣的人所說的話了！」何孃孃慢慢地施展她的狡計。「如果你眞的對鈔票有興趣，就不會因爲每月有了三，四百元美金的進賬就感到滿足的了。」

「鈔票自然是愈多愈好，這是連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不過那得看機會。天上落不下鈔票來。」

「眼前就有一個機會。」

「眼前？」何傑瞪起兩隻眼睛。

「嗯！」何孃孃點點頭，目光烱烱地注視對方神情上的反應。「我請你當保鑣，每月薪津美金一千元，同時一次付給你美金一萬元，算是新入夥的美金。這種條件不算壞吧？」

「嗯！」何傑伸出舌頭來舐吮着嘴唇，十足一副貪婪相。「的確不壞，不過，我懷疑妳是別具用心。」

何孃孃點點頭說：「我承認是別有用心。」

「妳倒很坦白。能够再說得明白一點嗎？」

「我想測驗一下，你是否眞對鈔票有興趣。」

「如果我眞有興趣呢？」

「你就會毫不攷慮地答應。」

「答應了。」何傑似乎未經攷慮。說出來以後，他又皺了皺眉頭。「不過，我要先向林小姐說一聲。」

「你可知道林小姐在何處？」

「不是被妳綁走了嗎？」

何孃孃搖了搖頭，喟嘆着說：「根本就沒有那樣一回事。你們又不聽我的解釋。你們即使眞的將我丟下海去餵魚，我也交不出人來。」

「不是妳綁走了她，那還有誰？」

「唉！」何孃孃沉重地嘆着氣說：「小兄弟！你知道得太少了。在塞城，想做『黑貨』生意的人並不只有林露一個，因此她就得罪了不少黑道上的朋友，很可能是那些對頭綁走了她。」

「眞的？」何傑顯得有些吃驚。

「信不信由你吧！」

「我倒是有點相信，可惜我們的頭兒却認定了是妳綁走了林小姐。」

「就是那個一臉鬍髭的怪人嗎？」

「嗯！我們都得聽他的指揮。」

「他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何孃孃裝作憂心忡忡的樣子。「其實，放我走掉，我還可以帮忙你們追尋林露的下落。她每個月爲我運貨，使我賺進不少錢，我那有綁架她的道理呢？」

何傑心裏活動了，站起來說：「我將妳的話告訴我們頭兒去……」

「不要！」何孃孃連忙叫住他。

「爲什麼？」

「他絕不會相信，你反而還要挨一頓罵。」

「那……？」

「坐下來我們聊聊天吧！」何孃孃苦笑着說：「可惜我們見面太晚了，不然你一定是我手下最紅的保鑣。」

何傑沒有說話，默然沉思。

何孃孃自然明白他在想些什麼，眼看時機已經成熟。於是轉換了語氣說：「小兄弟！你聽說過我的俱樂部裏有十幾對漂亮的孿生姊妹嗎？」

「嗯！」何傑點着頭，却有些失神落魄的樣子。

「我的保鑣都可以任意去享受那十幾對孿生姊妹，本來我可以使你滿足地得到你最感興趣的女人和鈔票，可惜現在沒有機會了。」

「怎麼沒有機會？」

「過了午間十二時，我就下海餵魚了呀！」

「我……想想辦法。」

何孃孃心中眞是狂喜不已，但她懂得控制情緒，仍然冷冷地問道：「你有什麼辦法好想？」

何傑站起來向外張望了一眼，然後走到她面前壓低了聲音說：「我想辦法使妳安全離開這兒。」

「不行，不行！」何孃孃神色緊張地搖着頭。「那等於是反叛，你們的頭兒可能會將你處死。」

「其實這也不算反叛，」何傑有他一套自以爲是的大道理。「林小姐既然不是被妳綁走的，將妳留在這裏不但是害了你，也等於是害了林小姐，只要妳能帮忙將林小姐救回來，將來這種誤會是可以解釋的。」

何孃孃情知遊說的目的巳經十拿九穩地達到了，剩下來的是如何逃走的技術問題了。她小心翼翼地說道：「小兄弟，多虧你如此懂事，事後，林露不但不會怪你，反而會嘉獎你，可是我們在『蜥蜴島』上……」

何傑接口道：「我們可駕艇離開。」

「別說得那樣輕鬆！」何孃孃主動地注意現場的環境因素了。「你們好像有四個人，另外那三個呢？」

「兩個睡覺一個在洞外監視海面。」

「那就對了……我們如何走出去？」

何傑詭譎地笑笑，然後悄聲問道：「妳以前來過這裏嗎？」

何孃孃搖搖頭說：「沒有來過。」

「難怪你不知道了，在妳身後有個小洞，剛好可以爬出一個人，爲了怕海風吹進來，所以用碎石塊堵住了，只要將石塊搬開……」

何孃孃雀躍不已，迫不及待地說：「那就趕快動手，萬一你們頭兒醒來，那就糟了。」

何傑搖搖頭說：「現在不行。」

「爲甚麼？」何孃孃像是頭上被淋下了一盆冷水。

「我們一人輪班一小時，現在巳是六點四十五分，還有十五分我就要與洞外守衛的人對換，快艇被拖放在岸上的岩石縫裏，十五分的時間絕對無法將快艇拖下水，在未離開島上以前就被追回來，可就不好說話了。」

「那你準備……」

何傑很快地接口說：「八時我就下班，我預先去將快艇拖到岸邊，等到十點正我到這裏來接班的時候，我們就行動。」

「萬一……」

「絕不會有什麽萬一，整夜辛勞，都累得要死，輪班是沒有辦法的事，否則誰不想睡個痛快？」

何嬝嬝懂得「欲速不達」的道理，只得點點頭說：「好吧！你可得小心點！」

「放心！我不是沒有頭腦的人。」何傑頗爲自得地說。

其實他是個沒有頭腦的「胡塗虫」。

「我看得出來，」何嬝嬝眉開眼笑地讚譽他，然後揚起面頰。「來，親我一下，你不知道我現在心裏有多高興。」

「那怎麽行？」何傑連連後退。

何嬝嬝嬌嗔地說：「你眞是沒見過世面，我只不過敎你親親我的面頰罷了，又不是要你和我嘴對嘴地咬牙頭。」

何傑轉過頭去，別說去親她，似乎連看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 × ×

洪英豪在上午十時精疲力盡地同到藍雲的遊艇上，同行的自然還有莎樂美和湘湘，他們從清晨到現在，整整四、五個小時當中，幾乎跑遍塞城每一個角落，可就是無法和「妖姬」的部下碰上頭。

藍雲見到他同來，神情不禁一鬆，關切地說：「洪老弟，我爲你担了整晚的心事，無論如何你也該讓我帮你才對，不然我眞難以對老朋友交代，總算你安然同來了，事情怎麽樣？」

洪英豪苦笑着說道：「整晚驚險重重，結果幸而都能化險爲夷，只可惜一無所獲。」

接着，他就將昨夜的經過詳述一遍，同時，將莎樂美介紹給藍雲認識。

藍雲聽完他的敍述後，不禁皺着眉頭說：「那頭雌火鳥眞是詭計多端，現在若想查出林露和那潘姓姊妹的下落，可還眞有點痲煩。」

洪英豪神色沉重地說道：「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追尋他們的下落，而是要立刻找到林露的那一批手下將何嬝嬝刦往何處去了。」

「很重要嗎？」

「嗯！非常重要……」洪英豪又接着說出了他的見解。

藍雲等他說完之後，立刻同答說：「你如果一離開『火鳥俱樂部』就同到這裏來，你也不至於白耗精力以及浪費好幾個小時的時間了，他們在『蜥蜴島』。」

「眞的！」消息來得太突然，反而使洪英豪不敢相信了。

藍雲笑着說：「岸上的事情，有時眞會難住我，只要一到水上，任何人的行踪也別想逃過我姓藍的耳目。」

洪英豪精神不禁一振，疾聲說：「那太好了，請藍老大給我準備一艘快艇。」

「隨時都有。」藍雲點了點頭，接着又問道：「要人帮忙嗎？」

洪英豪搖了搖頭說：「不必，我一個人去就行了。」

莎樂美和湘湘幾乎同時搶着說：「我也去！」

「算了，妳們休息休息吧！」洪英豪是眞的體貼她們。「這不是需要用武力的時候，我一個人去就行了。」

「哼！」湘湘氣喘喘地說：「洪先生！你好像是怕我們體力吃不消，其實，女人比男人的耐力更強。」

洪英豪瞭解女人的逞強爭勝心理，連忙笑說：「妳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在追查林露和潘姓姊妹行踪的工作開始時，少不了妳們二人帮忙，所以，妳們應該在事先儲備精力，這可不是看不起你們啊！」

湘湘這才同嗔爲喜地笑着說：「就算你會說話吧！」

× × ×

從藍雲的遊艇離開，只不過三分鐘時間就看到「蜥蜴島」了。洪英豪看看錶，十點二十分，總算沒有誤事，「妖姬」的部下約定中午十二時在「卡班」水道換人，他們最早也要到十一時半才離開這裏。

快艇在他一念之間已駛近「蜥蜴島」，洪英豪向那駕艇者問道：「你選好靠岸的地方了嗎？」

「島上的天然洞窟就在這一帶，這裏靠岸絕不會錯。」那駕艇者的話還不曾說完，快艇已在軟軟的細砂中擱淺了。

停泊的地方距離陸地最少還有十碼，洪英豪也顧不得一切，就跳下了水中，向岸上奔去。

忽然，「砰」地一聲槍响，子彈從他頭頂上呼嘯而過，同時傳來大聲警告：「站住！舉起手來，再往前走一步，槍彈就會射穿你的心臟。」

洪英豪爲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雖然兩隻脚還泡在水裏，也只得舉起雙手，一動也不動。

立刻，有一個滿面鬍髭的大漢手端手提機關槍，從岩石後面站起來，向洪英豪冷冷地喝道：「慢慢走過來！」

洪英豪緩步走到那大漢面前，語氣鎭定地說：「我是林露小姐的朋友，你想必見過。」

「嗯！有什麽事？」

「林露小姐已經被移往別處，並不在『火鳥俱樂部』裏，移往別處只有何嬝嬝和姓馮的知道。姓馮的已然被殺，所以何嬝嬝的部下即使有心按照你們提出的交換條件去辦，事實上也辦不到……」

「你是專門爲這件事情來的麽？」

洪英豪點點頭道：「是的。我怕你們逞一時之氣，憤而將何嬝嬝抛進大海那就糟了。只要追訊迫供，不怕她不說。」

滿面鬍髭的大漢微一沉吟，說：「我知道你是林小姐的好友，但是江湖多險惡。暫時希望你能將身上的槍繳出，免得我們懷疑。」

「可以。」洪英豪說着敞開衣襟，然後緩慢地將短槍取出來放在一塊岩石上。

「很對不起，請過來吧！」

洪英豪倒不在意對方不信任他，走到洞口問道：「何嬝嬝在那裏？」

「在裏面。」

「讓我去問問她。」洪英豪一面說一面就往洞內行去。可是裏面根本就沒有一個人。他不禁失聲呼道：「咦！人呢？」

那大漢也隨後跟進，聽到洪英豪的呼聲不禁一驚，目光向四下一掃，立刻發現那個小洞，不禁破口罵道：「何傑這個小混蛋，我不宰了他才怪。」

「怎麽了？」

「逃走了。」那大漢氣呼呼地說：「

一定逃不遠，我們快追。」

說罷就往洞口衝去。另二人早已被槍聲從睡夢中驚醒，一聽說何傑帶着何嬝嬝逃走了，也連忙追了出去。

四個人剛剛跑到洞窟外面，只聽和洪英豪一起來的那個駕艇者站在快艇上指手劃脚地大嚷道：「洪先生！有一艘快艇向塞城開去了，上面有一男一女。」

「糟了！」洪英豪大叫一聲，抓起了放在岩石上的槍，揚臂一揮。聽聲嚷道：「快！我們也上艇去追！」

四個人涉水登上快艇，駕艇者立刻發動引擎向前面那艘快艇追去，兩者之間却已遠離一浬以上。

洪英豪焦急地問道：「追得上嗎？」

駕艇者搖搖頭說：「不可能了！大家都是同等的快艇，距離一拖遠就沒有辦法了。」

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前面那一艘快艇在塞城浴場附近的沙灘靠岸，而他們這艘快艇最少還有一分半鐘的航程。

那滿面鬍髭的大漢突然叫道：「咦！怎麽只有一個人上岸？」

「是誰？」洪英豪緊張地問。

「看衣服應該是何傑那個小混蛋，但是却好像長着長頭髮。」

「糟了！」洪英豪皺眉低呼一聲。

「怎麽？」

洪英豪喟然地說道：「你們那位夥伴太嫩了。何嬝嬝先去引誘他，結果却殺了他……」

他一語未盡，快艇已經駛到那艘快艇旁邊。洪英豪料得一點沒有錯，何傑身著內衣內褲倒臥在艇艙裏，一彈穿心，兩眼翻白。這個只對鈔票和女人才有興趣的小伙子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 × ×

洪英豪再次來到藍雲的遊艇，一去一來只不過半個小時。藍雲是老江湖，一看神色就知道出了錯漏。連忙問道：「洪老弟！出了什麽意外？」

洪英豪唉聲嘆氣地說：「眞是想不到『妖姬』的一個年輕手下受不了何嬝嬝的誘惑，竟然將她放走了。這一來，她必然會走極端而行兇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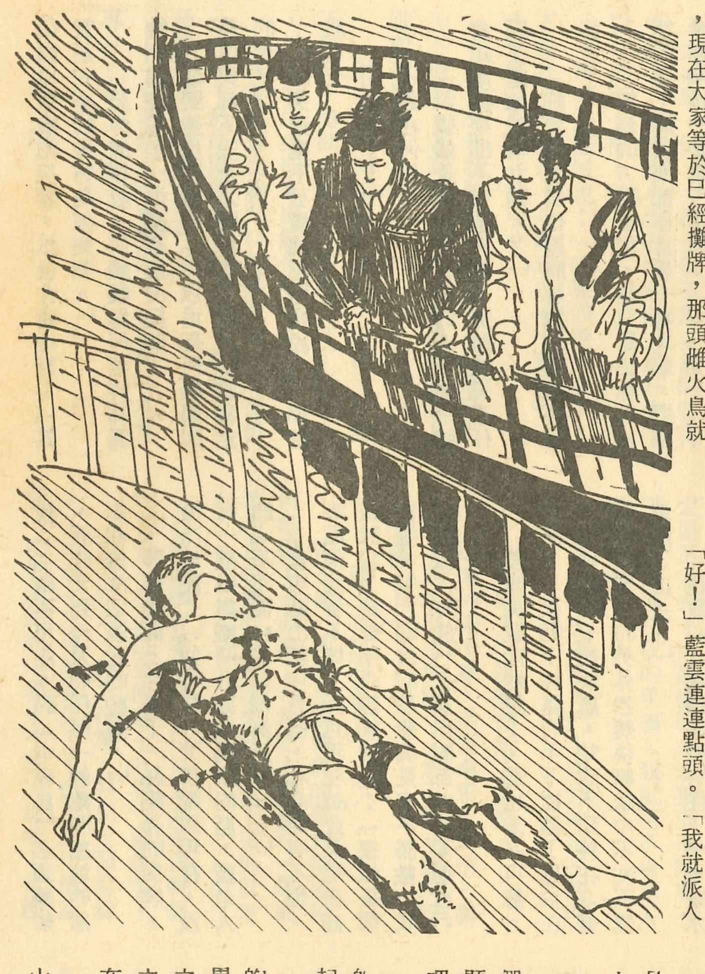
「噢！」藍雲瞪着眼睛，發了一陣子楞，才語氣沉重地說：「情況的確很嚴重，現在大家等於已經攤牌，那頭雌火鳥就會毫不顧忌地放手幹了。」

「那怎辦？」洪英豪顯得六神無主。

「洪老弟！」藍雲關切地說：「首先你得好好睡一覺，你目佈血絲神氣憔悴，的確太疲倦了！」

洪英豪不在意地笑了笑，從衣服袋裏掏出一個藥瓶倒出一粒藥丸放進口裏。藍雲知道那一定是興奮劑之類的藥物。他沒有阻攔，事實上阻攔也沒有用。洪英豪吞下藥丸後，吁了口氣說：「睡覺倒不必了！我玩『梭哈』曾經一連玩過三天三夜。現在與何嬝嬝玩『捉迷藏』，所較量的必是持久力，我絕不能中途躺下。痲煩你派人弄一頓飯讓我飽餐一頓倒是眞的。」

「好！」藍雲連連點頭。「我就派人去弄，你先在躺椅上養養神吧！」



他似乎不願留在客廳艙裏打擾洪英豪，說完之後就走了出去。

洪英豪也眞想利用飯菜未端上來以前的這一段時間假寐一陣養養精神，無奈眼睛一閉上就會有無數問題浮現在腦際。擺在他眼前的難題實在太多，一個有責任感的男子漢在這種情況下，絕對不可能落枕安眠的。

飯菜很快就送來了，塞城盛產海鮮。洪英豪早已餓極，眞是名副其實地「飽餐戰飯」。飯後，精神振作了不少。他粗獷地以手背抹抹嘴上的油漬，目光望着藍雲問道：「她們睡得怎樣？」

藍雲知道他問的是莎樂美和湘湘，於是笑着同答說：「我敢打賭，即使現在有人在床邊放鞭炮，她們也不會醒過來。」

洪英豪猶豫了一陣，才喟嘆着說道：「她們的確太累了，實在不忍心去吵醒她們。可是我必須立刻和莎樂美商談一些問題。藍老大，派人將她叫醒，請她來一趟吧！」

藍雲一拍手，立刻進來一個艇家打扮的中年婦人。藍雲就吩咐她去將莎樂美叫起來。

三分鐘後，莎樂美來了。雖然她此時的衣著較爲整齊，然而神情却顯得異常疲累而又憔悴。一個極端疲倦的人在未躺下之前也許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一旦小睡之後，那就一點精力也沒有了。莎樂美現在就是如此。

洪英豪要刺激她的精神，於是開門見山地說：「莎樂美，何嬝嬝逃走了！」

「甚麼？」莎樂美身軀震動，兩眼圓睜，睡意最少消退了一半。

「我晚去了一步！」洪英豪神情沮喪地說。

「那可麻煩了！」莎樂美來回走動，似乎想藉着肌肉的運動來揮退睡意。「你打算怎麽辦？」

洪英豪神色凝重地說：「何嬤嬤手裏有三條人命，所以我們得趕快窮追不捨才行。雖不敢說能夠很快地將林露她們解救脫險，最少也要使得何嬤嬤疲於奔命暫時無法行兇。情勢很急迫，但我必須先和妳談談……」

莎樂美的反應很快，插口問道：「是要我提供什麽資料麽？」

「是的。」洪英豪的目光盯在她的臉上。「據妳猜想，林露和潘家姊妹倆可能會轉移何處？」

莎樂美的眼珠就像裝得有輪盤似的轉起來，想必她的腦子也在轉。許久之後，她才語氣慎重地說：「我在『火鳥俱樂部』時間不算短，論職位也算是中級幹部。因此對俱樂部那裏的機密知道的也不算少。不過我却想不出何嬤嬤除了在『卡班島』上的別墅以外，還有什麽秘密巢穴。」

「狡兔有三窟！」藍雲說：「俱樂部！島上別墅！一定還另有一個。妳仔細想想看。」

莎樂美搖頭說：「我實在想不出。」

「莎樂美！」洪英豪設法提示她：「那個地方一定比俱樂部和島上別墅更安全，不然她不會將林露她們移走。」

莎樂美嘴角牽動了一下，那似乎是一個難以覺察的笑容。然後含蓄地說：「其實最安全的地方是俱樂部。」

「照妳這樣說，何嬤嬤爲何要將林露她們移走呢？」洪英豪提出疑問。

莎樂美反問道：「你以爲是何嬤嬤認爲俱樂部不安全才將林露和潘姓姊妹移走的麽？」

洪英豪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那當然。」

「你錯了！」

「錯在何處？」

「何嬤嬤是個絕不服輸的人，如果她會認爲俱樂部不安全的話，那麽她還憑什麽在塞城號稱女霸天？」

「妳說說她爲什麽將林露和潘姓姊妹移走？」

「消極的方面來說，她只是怕你和林露的手下將俱樂部作目標一再攻擊，這樣會影响她的營業……」

「嗯！從積極的方面說呢？」

「爲了一勞永逸，自然以消滅你爲上策。林露她們新的囚禁之所就是何嬤嬤佈陷之處，等你去自投羅網。如果要她在俱樂部裏結網捕狐，她多少還有點顧忌。最低限度砸壞桌椅板櫈還要重新拿錢買。」

洪英豪沉吟不語了，莎樂美的分析不無道理，而且她又是深深瞭解何嬤嬤個性的人。良久，他才喃喃自語地說：「林露她們被囚在何處呢？不在俱樂部，自然也不可能在『卡班島』……」

莎樂美冷冷地接口說：「爲什麽不可能？」

洪英豪還來不及開口，藍雲就已搶着說：「確不可能，到『卡班島』必須乘船，而昨天到今天的任何一艘離開塞城的船艇都無法逃脫我的監視。」

莎樂美面上浮現了一絲嘲弄的笑容，冷冷地說：「如果從昨天傍晚到現在，沒有一艘船艇離開過塞城碼頭的話，藍老大的『不可能』這句倒無所謂……」

藍雲聽出話中有話，私心稍有不悅。幸而他涵養不壞，而且現在彼此又是在商談討論，於是平心靜氣地說：「塞城是個海港，每天進出的船艇眞是多不勝數，我只要派人守住『火鳥俱樂部』的船艇就行了！」

莎樂美駁斥地說：「那也未必可靠。就像上一次吧！林露的手下控制了停泊在三號碼頭的七艘快艇，却想不到停在『修船塢』裏面的另外四艘快艇暗中不知不覺地開了出去。」

「請放心！我還派船守住了『卡班水道』。」

莎樂美突然目露精光，語氣一沉：「藍老大！你在水上出生，在水上發跡，現在又在水上稱霸，提起一個水上知名人物，想必你會知道。」

「誰？」

「綽號『闊嘴魚』的何老七。」

「知道哇！」藍雲嚷了起來。「老七死了大概快十年，妳現在因何提起他？」

「藍老大！」莎樂美聲調顯出一種怪異的味道：「你的消息又不靈通了！何老七並沒有死，他只是埋名改姓隱居星洲躲避仇家而已。」

「眞的？」

「而且他是何嬤嬤的七叔。」

「噢！」藍雲是既驚又愧。江湖太大，顯然無人能敢誇口說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他前天晚間從星洲飛到塞城來。」

「唔！」藍雲漫應着，同時在托腮沉思。

「藍老大應該知道何老七當年在『骷髏水道』神出鬼沒，打刦過往船艇的舊事吧？」

「啊！」藍雲大叫了一聲，「妳是說，何嬤嬤可能由『骷髏水道』將林露她們載送到『卡班島』上去嗎？」

莎樂美語氣緩慢而有力地說：「如果有一艘遊艇或快艇從海水浴場旁邊的遊艇碼頭出發，向東航行，你一定會猜測這條船若不是要作遠航，就一定是要到外海兜風和垂釣。殊不知這條船可以繞過『梭魚峽』，進入『骷髏水道』而抵達『卡班島』。如果這艘船艇是何嬤嬤的，而上面又載着林露她們的話，那就逃過妳撤出的監視網了吧？」

「啊——！」藍雲失聲而呼，久久說不出話來。

洪英豪從旁問道：「莎樂美妳怎麽知道得這麽多？知道得這樣詳細呢？」

莎樂美白了他一眼，輕描淡寫地說：「並不稀奇。因我父親曾是何老七的手下，而我又在船上生活了十多年。就是憑着這層關係我才進入『火鳥俱樂部』的。」

藍雲神色巳恢復了正常，喃喃地說：「也就是憑着妳這層關係，現在才對我們大有帮助。」

「藍老大……」洪英豪以期待的眼光望着他。

藍雲語氣凝重地說：「莎樂美所提供的消息大有價值。雖然說，林露他們已經被轉往『卡班島』只是一種推斷，但是何老七從星洲飛來的情況却使得這項推斷更具可能性。同時，另外兩個因素也可能使何嬤嬤將林露她們轉往『卡班島』；其一，『卡班島』你去過，可能不會再將目標放在那個島上；其二，正如莎樂美小姐說，如果想幹掉你們，在『卡班島』上動手遠比在『火鳥俱樂部』裏動手順手得多。萬一還不能照顧她想像中那樣得心應手的話。她還可以佯敗而逃，讓你窮追，一進『骷髏水道』，就準死無疑了。」

藍雲的推斷層次分明，使人口服心服；但他所揭露的情況却又使人驚心動魄，洪英豪不禁訝然地說：「『骷髏水道』眞的那樣可怕麽？」

「你想想它的名稱就知道了。」

「那……？」

藍雲神秘地一笑。「別急！我手邊也有一個當年在何老七手下混過的人，這傢伙連『骷髏水道』中有幾塊礁石都數得清清楚楚的。這又應了書上的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不是這樣說法？」

「藍老大眞是出口成章！」洪英豪讚譽了一句，接着他又皺緊了眉頭。「那麽說，林露她們被囚禁在『卡班島』上已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了？」

「還差那麽一丁點兒！」藍雲突然神秘地壓低了聲音：「我有一個辦法。不過，你可再也不能教我袖手旁觀了。」

洪英豪衡量眼前情勢，單憑一巳之力成功機會可說非常渺小。「骷髏水道」這一重難關他就無法克服，只得勉強地點點頭說：「好吧！只怕太連累貴帮了。」

「這是什麽話？」藍雲豪爽地說：「人生在世，總得幹幾件有意義的事才不辜負這一身血肉啊！」

洪英豪頗有感慨，被公認爲社會毒害的黑社會人物往往比一般生活在正常社會中的人物更爲急公好義。所不幸的是他們又逃不過名利的誘惑，以致使他們原本發光的人性而黯然失色了。

「現在是十二點正。」藍雲看看腕錶，然後向洪英豪揮揮手說：「洪老弟！你去好好睡一陣，大概傍晚五點多鐘時我再叫醒你。莎樂美小姐也該睡睡，最好先吃點東西再上床。」

莎樂美搖頭說：「吃東西倒不必了！不過我有個請求。今晚若去『卡班島』，可不能忘了我。」

藍雲神態詭秘地笑着說：「妳是絕對少不掉的。因爲妳是我們之中最熟悉島上別墅環境的人！」

洪英豪情知藍雲已經有了安排，也就不便向下追問。於是向莎樂美打了個眼色，二人就起身向客廳艙外行去。

在走到客廳艙門口時洪英豪突然想起一件事，於是回過身來問道：「藍老大，是誰熟悉『骷髏水道』？」

「毛浩然！」藍雲說：「本帮的水性專家。」

× × ×

下午一時。

何嬤嬤已經進過浴室洗淨了身體，也上過餐桌塡飽了肚子，可是她心頭怒火却無法澆熄。

她那小白臉情夫馮子超在她面前被殺，地下室內又死了一個守衛者，「孿生俱樂部」裏不但被殺了三個手下，而且那些豪客可能將很長的時間不敢登門。最使她惱火的是她自己竟然被「妖姬」的手下擄走，還赤身露體地被綁吊了好幾個鐘頭。雖然她宰了一個「胡塗蟲」何傑，算是稍稍出了一口氣。在她看來那只不過是一道「點心」，她得想法子好好請那幾個混賬小子吃一頓「大菜」。

對了，還有那個小娼婦莎樂美。那一定要活逮的。何嬤嬤的心頭狠狠地暗罵，哼！若是落在我的手裏，我就再不會用人去糟蹋妳了……

她的惡念未已，門上突然響起了敲門聲。

「進來！」語氣充滿了盛怒。

進來的宋子威，手裏拿着一封信，揚了揚，神色緊張地說：「想不到七爺的行蹤洩漏了！」

「噢！有這回事？」

宋子威一面將手裏拿着的那封信遞給何嬤嬤，一面說：「看吧！剛剛有一個戴着茶色眼鏡的男人送來的，丟下信他就走了！」

何嬤嬤先看信封，只見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海上巨盜何老七收看」幾個字。

拆開封口，抽出信箋，只見上面寫着：「何老七！傳說你死了，想不到你還活着。咱們之間的『樑子』該了結啦！有種的，就在晚上九時到海水浴場的沙灘上碰頭，單挑獨鬥，絕不以多勝少。老相好告白。」

何嬤嬤面色連變數變，喃喃地說：「奇怪？」

宋子威悄聲地說：「十多年了！想不到仇家還在。」

「而且還不止一個，雖說單挑獨鬥，一個接一個地來，七叔準無活路。」

「那倒不成問題，七爺現在已經金盆洗手，不去就沒事了。不過……」宋子威的聲音愈說愈低，「消息走漏，只怕連帶破壞了咱們的計劃！」

何嬤嬤突然雙眉一挑，振聲說：「只怕藍雲和洪英豪已經知道這事了。」

「何以見得？」

「莎樂美那個『橫』『豎』『上』『下』兩張『嘴』都鬆得很的爛女人，還不討好賣乖地告訴他們嗎？」

「哦……」宋子威的神色也變了。「那……」

何嬤嬤門牙緊緊地咬住下唇，似乎要作一個重大的決定，突然沉聲說：「林露留不得了，自然那兩個小婊子也得一齊幹掉！」

「老闆娘……」宋子威似乎想阻攔。

何嬤嬤搖搖手說：「事情就這麽決定了，藍雲和洪英豪既巳知道了七叔來到塞城的事，我們正好來個『順水推舟』，將他們一網打盡。」

宋子威遲疑地問道：「老闆娘的意思是……」

何嬤嬤語氣陰狠地接口說：「將他們

一舉殲滅在『卡班島』上。」

「『水帮』實力未可忽視，再加上『妖姬』林露的手下，勢如下山猛虎；算上姓洪的，就如虎添翼了！」

「別說長翅膀的老虎，就是一條蛟龍也未必能闖過『骷髏水道』！」

「老闆娘！」宋子威低聲下氣地說：「並非我胆小怕事，藍雲在水上混過數十年，手下不能說沒有識得『骷髏水道』的人。」

「哈哈！」何嬡嬡發出一聲狂笑。「你太過份小心了。如果藍雲的手下有人識得『骷髏水道』，七叔駕艇前往『卡班島』一去一回，怎麽未被藍雲發覺？他在水上發跡，今晚我也敎他栽在水上。」

「老闆娘……」

「別往下說！」何嬡嬡沉叱了一聲。「宋老！我承認你的判斷不錯，使用武力攤牌的確沒有好處，但是我們現在如同騎在老虎背上，爬下來就要被虎吞，前一回合我並未全輸，這一回合我却要全贏。」

宋子威也明白目前的確巳成騎虎難下之勢，也就不再勸阻，只是憂心忡忡地說：「老闆娘！成敗在此一舉，還是多加小心爲妙！」

何嬡嬡點點頭說：「這我知道。」

「老闆娘還有什麽吩咐？」

何嬡嬡沉思了一陣，然後發出一連串命令：「挑選精銳槍手二十名，零星行動，在下午五時前登上在遊艇碼頭停靠的『烈火號』，那是屬於『火焰俱樂部』的船，別人不會注意，吩咐他們千萬不要集體登艇。再命吳忠將快艇集中三號碼頭停泊，各艇加滿油料，多餘的人一概在碼頭上集中。這只是一個幌子。晚上九時以後，由吳忠親率二艘由『卡班水道』前往『卡班島』，其餘各艇在水道外的海面上巡弋，若有船艇緊追，不必攔阻，讓他們去。但是他們回來時却要擋住他們的歸路，集中火力將他們擊沉。」

「是！」宋子威畢恭畢敬地應着。雖有一半恭維，另一半也是衷心佩服，何嬡嬡的確夠資格在黑道上混。

「宋老！輪到你了！」

「聽候差遣。」

「由你把守俱樂部，現在就去張貼『今晚暫停營業』的告示，到時嚴鎖門戶，當心對方偷襲。」

「知道了！」

何嬡嬡又沉思了一陣，似乎在反覆檢討她的行動計劃有無漏失之處。良久，才開口問道：「七叔起床了嗎？」

「該起來了吧！我去看看。」

「若巳起床，派人來告訴我一聲，我有事要和他商談。」

「是！」宋子威並不敢托大賣老，仍是畢恭畢敬地行禮告退。

宋子威退出後，何嬡嬡用力拍了一下面前茶几，面上流露出一股使人見之不寒而慄的陰冷笑容。

× × ×

下午五時——

藍雲那艘豪華遊艇的客廳艙裏擠滿了人，不但每一張沙發都坐得有人，甚至連光滑的地板也坐了不少。

藍雲仍舊坐在那把可以旋轉的安樂椅裏，目光望向客廳艙的進門處，似乎在等待什麽。

原來他在等待洪英豪，當洪英豪和莎樂美，湘湘魚貫走進客廳艙時，藍雲立刻從安樂椅上站了起來。

同時，沙發上坐着的一個滿面鬍鬚的大漢也站了起來向洪英豪打招呼：「洪先生！這裏坐！」

洪英豪雖然只睡了幾個小時，却巳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他趕過去握住那大漢的手，激動地說道：「老兄，你也來了！」

「嗯！」那大漢向他左右的幾個人掃了一眼。「除去何傑那個混球以外，九條命，九支槍，全到齊了。」

「老兄的寶號怎麽稱呼？」洪英豪用出了江湖口吻向對方探問。

「賤名林剛。」

「哦！原來是林小姐的同宗。」

林剛神色正經地說：「倒不是同宗不同宗的關係，兄弟即使姓林，這條命也是要賣的。咱們平日的吃喝用度都出在林小姐身上，林小姐有難，咱們怎能不賣命？只有何傑這種混球才他奶奶的……」

洪英豪不願死者一再挨罵，連忙在對方肩頭上拍了一下，挑起大姆指頭說：「夠義氣！讓我們來聽聽藍老大的吩咐吧！坐下！坐下……」

林剛知道自己讓座洪英豪絕不肯接受，於是向他的手下一擺頭，立刻讓出三個座位，讓洪英豪、莎樂美、湘湘坐下來。

藍雲似乎胸有成竹，面帶微笑地問：「洪老弟！睡得可好？」

洪英豪點點頭說：「極爲酣暢……藍老大！情況怎樣？」

「林小姐和潘姓姊妹一定在『卡班島』上。」

「證實了？」

「我的判斷大致出不了錯！」

「那麽……」

藍雲接口說：「老弟聽我說，我一點多鐘的時候要了個小花樣搗了一下『火鳥』的鳥窩。因此，她來了一着『順水推舟』，咱們也就來個『將計就計』。」

他出口成章，洪英豪却如滿頭霧水，分不清南北西東，禁不住皺了皺眉頭問道：「藍老大！咱們今晚要動嗎？」

「自然要動啊！」藍雲笑呵呵地說：「那頭雌火鳥用的是『守株待兎』，咱們就該來一着『甕中捉鼈』。兎子是咱們，他們是鼈。兎鼈賽跑，只要咱們在中途不睡覺，一定穩贏。」

他大概是穩操勝券，心情太開朗的關係，竟然連「龜兎賽跑」的寓言也搬了出來，而且，還自作主張地將「龜」改成了「鼈」。

藍雲的話雖然使氣氛顯得輕鬆不少，却使得洪英豪愈聽愈迷糊！正想開門見山地追根究底，突然一個大漢氣喘吁吁地跑進了客廳艙。

藍雲收歛了笑容，沉聲問道：「情況如何？」

那大漢雖然氣喘吁吁，同話却是層次分明，他說：「關於遊艇碼頭方面：到四點五十分爲止，已經有二十個人先後上了『烈火號』遊艇，那艘遊艇是『火焰俱樂

部』所有。但是據監視人員報告，登艇的人有一半以上都是曾經在塞城露過面的『火鳥』手下的槍手……」

藍雲點點頭，喃喃地說：「果不出我所料。」

「不過……」那大漢接着報告：「……並未發現『火鳥』和一個老頭子模樣的人登艇！」

「沒到時候，」藍雲稍稍思索了一下，又接着吩咐：「告訴那邊的監視哨，當『火焰號』離開遊艇碼頭時，不要動聲色，只要確記它離開碼頭的時間，航向，航速，以及上去了一些甚麽人，然後同來報告就行了。」

「是！」

藍雲又問：「關於三號碼頭方面的情況呢？」

「那邊由吳忠在坐鎭指揮，」那大漢說：「十一艘快艇全部加滿了油，碼頭上也有六七十個人整裝待發，他們行跡毫不掩藏，而且集結的人數又超過了快艇的載重量！從這些跡象看來，三號碼頭顯然是在要花樣！」

藍雲面上流露出一絲詭譎的笑容，微微地點着頭說：「我明白了！繼續監視，情兒若有顯著變化，再同來報告，否則，就靜候我的命令！」

「是！老大還有什麽吩咐？」

「沒有了，去吧。」

洪英豪很仔細的聆聽那個大漢的報告，雖然他巳約略瞭解了一個大概，却還不十分明白，等那大漢一走，他就迫不及待的問道：「藍老大！是不是何嬡嬡的手下都集結起來？」

「嗯！」藍雲漫應着他，顯然他心裏想着別處！

「她的目的何在？」

「去『卡班島』，殺害林露和潘姓姊妹！」

「噢！」這一聲驚呼不僅出自洪豪英之口，林剛以及他的手下都一個個面露驚色失聲同呼！

約有半分鐘的沉靜，洪英豪才問道：「藍老大，你敢肯定何嬡嬡要殺人滅跡了嗎？」

藍雲點頭說：「沒有錯，是我逼她這樣做！」

「你逼她？」洪英豪再次感到驚異！

藍雲大略的解釋說：「我方才打出了一着棋，使她坐立不安，因而發狠先要除掉林露和潘姓姊妹！她一方面是爲了洩忿，另一方面則是想以殺戮的方法來穩定局面！」

洪英豪不勝困惑的說：「這我就不明白了，要殺三個失去自由的女人，還用得着如此大張旗鼓，傾巢而出嗎？」

「那是她故意要讓我們知道她的行動呀！」

「這又是爲了什麽？」

不等藍雲同答莎樂美就搶着說：「我明白！」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莎樂美的身上，藍雲笑瞇瞇的說道：「只要瞭解何嬡嬡性格的人就會明白她的用意，我相信莎樂美一定很清楚，就請妳代我向大家解釋一下吧！」

莎樂美沉聲說：「她想孤注一擲！」

洪英豪翻起了眼睛，語氣喃喃地道：「孤注一擲？……」

莎樂美不願洪英豪妄費心思去猜，於是接下去說：「殺了林露，她的手下不會放過何嬡嬡，殺了潘姓姊妹，洪先生不會放手，『水帮』又是洪先生的後盾。何嬡嬡就會陷入雙面夾擊的困境，到了那個時候再來火併，不如搶先爭取主動將你們誘上『卡班島』來個一網打盡，永除後患，這是何嬡嬡的如意算盤，她是個只想到贏而從不想到輸的人！」

「對了！」藍雲大叫了一聲：「何嬡嬡的計劃正是如此！」

洪英豪的看法並不像藍雲那樣樂觀，因爲他和落入虎口的三個女人有共禍福的觀念早早地存於心中，自然就不能像藍雲那樣有着一份超然事外的心情。他皺了皺眉頭，憂心忡忡地說：「何嬡嬡在傾巢而出，決定孤注一擲之前必定經過仔細思索，勝面不大她就不會行動，我們可不能有絲毫大意。」

「洪老弟！」藍雲語氣輕鬆地說：「火鳥有她的如意算盤，我也有我的制敵之策，今晚我們穩操左券。」

「藍老大！」洪英豪以懇求的眼光望向他。「能否先說出來讓我們聽聽？」

「當然要你們瞭解情況……」藍雲語氣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何嬡嬡將主力放在『烈火號』遊艇上，三號碼頭上集結的只是一着誘兵。『烈火號』因爲有何老七掌舵，可以走『骷髏水道』，所以也就不受潮汐的影响。據我的判斷，他們可能在六時半左右啓航，從『梭魚峽』繞過去。今天海面上有四級南東風。『烈火號』大約在九時十五分左右到達『卡班島』。我們追踪吳忠那一隊船艇，因爲要走『卡班水道』就必須等漲潮之後，最快也要九時半才能抵達『卡班島』。因此，何嬡嬡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去佈置，我們一上岸，就會遭到迎頭痛擊……」

洪英豪心頭一驚，不禁脫口呼道：「藍老大，何嬡嬡在岸上，而我們在艇中，她以逸待勞，我們却如飛蛾撲火，這……這……」

藍雲微笑着搖搖頭說：「別緊張！我方才就說過了，她打如意算盤，我有制敵之策。」

洪英豪神色凝重地問道：「甚麽制敵妙策？」

藍雲仍舊大搖其頭地說：「暫時秘而不宣。」

洪英豪自然不會滿意這個答覆，但是他又不便當衆向藍雲追根究底。思索再三，只得技巧地展開旁敲側擊：「藍老大！你方才說，何嬡嬡的主力會比我們早一步抵達『卡班島』？」

藍雲點點頭說：「不錯！」

「那麽何嬡嬡可以先殺了林露她們再來佈置陣勢等待我們自投羅網。」

「也許不會，因爲何嬡嬡得想到萬一她落敗時怎麽辦？有林露她們的三條性命在手，還有條件可談。」

洪英豪咄咄逼人地說：「藍老大，你是說的『也許不會』？」

藍雲不禁一楞，接着改口說：「那麽

我現在說，一定不會。」

「就算一定不會，也就算我們能順利登岸，那時何嬝嬝一定會挾持林露她們而逃，那時又該怎麼辦？」

「追！」藍雲說得輕鬆已極。

「她一定會走『骷髏水道』。」

「那麼我們就從『骷髏水道』追。」

「藍老大，只要何嬝嬝打算和林露她們同歸於盡的話，我們就會束手無策了，那是我們最大的弱點，精明的何嬝嬝一定會善加利用的。」

藍雲不禁被洪英豪犀利的詞鋒問住了，久久說不出話來。半晌之後，顯得有些不近情理地說：「我以爲情況不至於發展到那一步。」

「藍老大怎能如此肯定呢？」

「我說不會就是不會。」藍雲的語氣有些迹近咆哮。然後，他不去理會洪英豪的瞠目結舌。冷峻的目光向全場一掃：「根據第一步報告，集結在三號碼頭的人大部份是從不摸槍的人，眞正的槍手不到十個，所以到時吳忠最多只會率領二條快艇啓航，我們一共有艘四十四馬力的中型快艇，林剛帶着你的弟兄在右，湘湘帶着本帮的兄弟在左，本人和洪老弟以及莎樂美小姐居中，現在我只能發出第一道命令：湘湘，一進『卡班水道』就集中火力將吳忠帶領的快艇幹掉，根本就不讓他們的雙腳踏上『卡班島』，妳該知道去準備一些什麼武器。」

「知道了！」湘湘應着，顯得眉飛色舞。

「好了！」藍雲揮了揮手。「現在大家到餐廳去吃飯。林剛！你的任務在航行中我會告訴你。」

說完之後，好像唯恐洪英豪再纏問他，就急急地走了出去，其餘的人也一湧而出。

洪英豪皺眉苦思，說什麼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像藍雲這種老江湖，怎會連這些小問題都沒有注意到呢？客廳艙中走得只剩下了洪英豪和莎樂美二人。後者正以同情的目光注視着他。

洪英豪看着錶，五點三十分，此刻他的心中忽然一動，連忙問道：「莎樂美，妳的泳術如何？」

「生活在塞島的人那有不善泳者。」

「妳能否在十分鐘之內吃完飯？」

「五分鐘也夠了！」

洪英豪走到她面前，悄聲說：「現在是五點半，四十分的時候妳一個人到遊艇的左後舷來，我在那裏等妳，千萬不要被人看見。」

莎樂美雖然神情異常困惑，却毫不猶豫地點點頭。洪英豪拍了拍她面頰，臉上浮現得意的微笑。

晚間八時，「水帮」總部開始檢點人馬，檢查配備。連平時很少離開總部那艘豪華遊艇的藍雲也穿上了充氣救生衣和佩上槍彈，因爲今天晚上是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不得不全力以赴。

林剛那一支兵力，以及湘湘所率領的那一隊狙擊手，全部在客廳艙中會齊，却少了二員大將——洪英豪和莎樂美，藍雲情知有異，立刻派人搜尋，找遍了全艇，也沒有找到洪英豪和莎樂美的人，却在艇尾的雜物櫃裏發現了一個全身綑縛的守衛，再一詳查，繫在艇尾的快艇也少了一艘。弄醒守衛者，藍雲向那守衛者盤問：「是怎麼回事？」

守衛者結結巴巴地說：「是那個姓……洪……的將我敲昏的……」

其實，藍雲早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洪英豪在他這裏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心裏又惦記着「卡班島」上林露她們的安全，所以先一步趕去，走的仍是前一次去「卡班島」的老「路」。

湘湘在一旁猜測着說：「洪先生和莎樂美一定是駕快艇到『卡班島』去了。」

「是的。」藍雲面色沉重地說：「也許他對我不够信任，也許是他太關心島上三個女人的安危，所以迫不及待，涉水登岸是可能的，我只是担心他在中途觸礁。早知如此，我就該將全盤計劃告訴他！」

湘湘說：「担心也沒有用，只有碰運氣了！」

藍雲神色一振問道：「妳已準備好了嗎？」

「好了！」

「你呢？」藍雲又將目光望向林剛。

「也好了！」

藍雲看看錶，語氣沉靜地說：「現在是八點十五分，我們還有十五分鐘休息的時間，準定八時半登艇，先航行到港外等候吳忠他們的船。」

湘湘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低聲問道：「老大！毛浩然呢？」

藍雲沉下了臉，擺擺手說：「不必多問，妳注意妳自己的任務就行了！」

湘湘果然不再追問，而她心中却有數了，她暗地嗔怪：洪英豪怎麼就想不到藍雲巧妙的安排呢？

× × ×

「卡班島」上的八時十五分已是一個黑暗的世界，洪英豪和莎樂美已經翻過第一座崗巒，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進。

莎樂美在涉水登岸時幾乎耗盡了所有的體力，雖在沙灘上小憩了二十多分鐘，並沒有恢復多少。

登上第一座崗巒後，她又力竭了。

洪英豪扶她躺下，讓她的頭枕在他的腿上，柔和地說：「莎樂美！別急！離何嬝嬝抵達島上的時間還有一小時，而我們只要再四十分鐘就可以到達別墅。妳可以放心休息一會兒。」

「你不該帶我來，」莎樂美有氣無力地說道：「或者方才在通過珊瑚礁的時候你該將我扔下。現在無謂消耗你不少體力，又躭擱你不少時間。如果不能搶在何嬝嬝前面抵達別墅的話，那我眞是罪大惡極了！」

「莎樂美！」洪英豪撫摸着她那潮濕未乾的頭髮，柔和地說：「快別這樣說了！何嬝嬝必然在別墅中留下看守人員，沒有妳也許根本沒法達到我此行的目的。這是我拖累妳受苦，該由我說抱歉的話。」

「洪先生！」莎樂美側轉了身子將面頰壓在他的腿上，喃喃地說：「昨天我曾被十來個畜牲連續糟蹋！」

「別再提了！」

「肉體的凌辱我不在乎，自尊的傷害却令我受不了。除了面對那頭雌火鳥時我

尚有殺她的勇氣以外，我喪失了所有的勇氣。」

「莎樂美！不要再說了！」洪英豪暗皺眉頭。

莎樂美依舊喃喃地說下去：「也許一個不沾帶絲毫邪念的輕吻會使我充滿活力，起身勇往邁進。可是我不敢向你要求，因爲我是多麼的低賤而又骯髒……」

洪英豪沒有答話，以手臂抄着她的頸項，托起她的頭來。然後將嘴唇壓下去。他並不是要利用這一吻來激發莎樂美趕路需要的體力；而是他深深明白，一個心靈創傷的人，最需要情感的滋潤。

兩唇將要相接的一瞬間，莎樂美忽然一躍而起，揮了揮手說：「走吧！被你這種男人吻後一定會渾身癱瘓。我現在就像已經得到了你的吻一樣，會充滿勁道地一口氣趕到別墅。」

洪英豪有一瞬間的迷惘，他發覺女人的心理眞是微妙而奇特。儘管他對人的性格和情感有深切的瞭解，而他却絕對想不到莎樂美會在兩唇相接前的一剎那突然閃開，他算是又增加了一次和女人接觸的體驗。

九時正，他們終於到達了別墅後面的那一座崗巒。就是前一次洪英豪來此停留的地方，下面是網球場，右邊是花圃……舊地重遊，記憶猶新。別墅內也和前次一樣，漆黑無半點燈火。

二人匐伏在崗巒上略事喘吁，再極目向下望去，藉着薄弱星光，看見人影幢幢，約有十幾個人在堡內外活動。有的還手拿手提機鎗之類的重武器，可以看見伸出的一大截鎗管。

「有人！」莎樂美悄聲說。

「嗯！火力還不弱！」

「怎麼辦？」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才低聲說：「一舉而殲滅這些人絕無可能。即使可能，他們也會在完全覆滅之前殺死林露和潘姓姊妹，何嬝嬝一定下達過這種命令。」

莎樂美語氣焦急地說：「我們吃了許多苦頭趕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呢？難道就這樣僵持在這裏嗎？現在已經九點零五分了呀！」

「讓我想想……」

「不要白費精力了！」莎樂美搶着說。「讓我摸下去暗中制服一個，問問他林露和潘姓姊妹因禁在何處，這樣我們才可以潛匿在附近加以保護。」

「不！妳不能下去。」

「爲什麼？」

「妳太累了！」

「正因爲太累，所以才要下去。否則豈不是白累一場？」

「是的。我們不能白累一場。」洪英豪說到這裏停了一下。「不過得由我去冒這個險。」

「爲什麼？」

「因爲我是男人，而且我有營救她們的責任。」

「可是你有更大的責任，那就是掩護藍老大他們的人員上岸。所以你必需留在這裏，再說，對於別墅裏的環境我比你熟悉得多。」

洪英豪一時辭拙，半晌說不出話來。

忽然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連忙伸手將準備起身離去的莎樂美拉住，輕叱道：「慢一點！」

「不能再慢了呀！」

「我想我們不必你爭我搶。即使眞能問出林露她們囚在何處，我們也能順利地在附近潛匿，却也未必能保護她們，所以我們誰也不要爭着下去。」

莎樂美不禁訝異地說道：「你這句話是如何說法？」

「我們只能在屋外潛匿，如果何嬝嬝有隨時殺她們的打算，鎗口一定抵在她們的太陽穴上，想救也救不了。」

「那……？」

「我們就躭在這兒，再過幾分鐘何嬝嬝就要到了，那時在別墅門前的海灘上就會引起一陣混亂。我們就趁那個時候摸進別墅，設法控制住何嬝嬝！她的手下不敢妄動。然後等待藍老大。」

「你所說的『控制』是指……」

洪英豪很快地接着說：「當然能將鎗口抵在何嬝嬝的背心窩上威脅着她的生命最爲理想，不過這種可能性不大。如能用岩石作掩護，使她的身體暴露在我們的射程之內，然後再鳴鎗警告，她一樣不敢妄動！」

莎樂美沉吟說：「辦法不錯，只怕萬一……」

「現在已是無法攷慮『萬一』的問題了。」

莎樂美沉默，洪英豪也緊跟着沉默，孤島也是沉默的，唯一不甘心沉默的是腕表的「滴答」聲。

藍雲的計算精確性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九，在九時十三分的時候，島的東南方出現了一盞綠色的航行燈，接着船艇的引擎聲也清晰可聞了。

洪英豪指着發現那盞綠色航行燈的方向問道：「莎樂美！『骷髏水道』是在那邊嗎？」

「是的。」

「那一定是何嬝嬝到了。」

「現在我們該設法摸進別墅裏了。」

「等一會兒……」

「絕不能等。何嬝嬝一下船就可能走進別墅，那時你如何控制她？我們一定要在她未進別墅之前就佔據有利位置……」

莎樂美似乎唯恐洪英豪還會阻攔她，未說完話就一縱身向別墅內的網球場跳去。她一展開行動，洪英豪已無法猶豫，只得也緊跟着她向下跳去。機會如何，那要看「幸運」成份的多寡來決定了。

兩人剛一落地，在他們身後就傳來一聲沉叱：「不要動！」

洪英豪心頭不禁一涼，想不到霉運會來得這樣快。不管他的神鎗多快，多準，在這種情況之下是絕對沒有機會的，因此他一絲也不敢妄動。莎樂美自然也不敢妄作主張，老老實實地垂手而立。

「丟掉手裏的鎗，舉起手來！」後面的人又發出命令。

沒話說，一切照辦。而且他們沒有冒死反抗的理由；對方在他們跳下時就可以開鎗殺死他們，但是對方沒有這樣作。雖然眼前成了俘虜，至少以後還有機會。洪英豪所以肯屈服就是這個道理。

「轉過身來！」後面的人又沉聲說：「面向山坡站好。」

「呀！」當洪英豪和莎樂美轉過身來時，三人同時發出一聲低呼。因爲身後之人竟是林露。

林露自然想不到面前這個男人是洪英豪，當她發覺他旁邊的女人是曾經去過「太平洋飯店」的莎樂美時，却又誤會了，不由冷笑着說：「小洪！你又上這個女人的當了，想必是她引誘你到這裏來的。看你外表聰明，却老是上女人的當……」

「林露！」洪英豪連忙解釋：「妳誤會了！我們是來救妳們的呀……」

「砰……砰……」「嗤嗤嗤……」，突然在別墅的前門處發出一陣密集的鎗聲，震耳欲聾。子彈搖曳的火尾，在漆黑的夜幕上交織成一片火網。

林露低聲呼道：「快點臥倒，當心流彈！」

洪英豪矯捷地滾到她身邊，疾聲問道：「是怎麼回事？我都給弄胡塗了。」

「火鳥來晚了一步。」

「……」洪英豪還是莫名其妙。

「七點多鐘的時候，『水帮』的人就到了，」林露加以解釋：「一個姓毛的人駕艇自『骷髏水道』來，在別墅正面登岸。別墅內有五名鎗手守護，當他們在前門戒備的時候，後面的人摸了進來。就這樣兩面夾擊，五名鎗手全部完蛋。怎麼！這個行動藍雲沒有告訴你？」

「莎樂美！」洪英豪苦笑着說：「我們還是白費了勁。藍老大在水上稱雄這樣多年，我能想到的問題，他怎會想不到呢？我眞是太小看他了。」

「別怨嘆了！」莎樂美說：「任何人都免不掉自作聰明的。」

洪英豪突然想起了潘淇潘瓊，不禁脫口問道：「林露！她們怎樣了？」

「那個她們？」林露在明知故問。

「潘琪和潘瓊姊妹倆呀！」

林露語氣冷冷地說：「沒有受到絲毫傷害。想我是沾了她的光。不然單單爲了我，藍雲絕不可能勞師動衆的。」

洪英豪捉狹地說：「不但妳是沾了她們姊妹倆的光，連我也沾光不少哩！」

「噢！」

「如果不因爲她們，我就不會來塞城。不來塞城，我們怎會成爲好朋友哩！」

「去你的！誰跟你是好朋友！」一語笑罵，憑添幾許旖旎的情調。

前門處鎗聲震耳，在別墅後面這陰暗一角却在大調其情。這大概就是人性冷漠的寫照了。

島上鎗聲未減，而離開「卡班島」二浬的西北海面上却又傳來了密集的鎗聲，火光在夜空中交叉而過，一時蔚爲奇觀。

莎樂美低呼着說：「一定是藍老大和吳忠在『卡班水道』幹上了。」

「啊！」洪英豪的情緒又從輕鬆中恢復緊張。

莎樂美輕輕地說：「別緊張！吳忠怎會是藍雲的對手……」

她的話聲未落，海面上傳來兩聲轟然巨響，接着濃烟，火光冲天。

「我！」洪英豪低呼着：「看，有兩艘船被擊沉了！」

「絕不是『水帮』的船。」莎樂美很有信心地說。

洪英豪猶疑地問道：「怎見得？」

「看吧！」莎樂美指着遙遠的天際。「火光消失了，那證明被擊沉的是隻裝燃油五公升的小型快艇。『水帮』今晚出動了三艘馬力四十四的大型艇，一旦擊沉，餘油最少也要燃燒五分鐘以上的。」

莎樂美的分析很有道理，而且這時海面上的鎗聲也已停歇了。如果爆炸的是「水帮」的船艇，那就還剩下一艘，海上戰鬥也就不會停止了。

海上鎗聲靜寂之後，別墅前門處的鎗聲也沉寂了。

洪英豪準備起身，林露連忙拉住了他，低問道：「你要幹什麼？」

「去看看。」

「四週黑漆一片，敵我難分，你去幹什麼？姓毛的交代過，各人守住原位，千萬不要妄動。」

「林露！」洪英豪聲音沉重地說：「事情由我而引起。現在却是別人在喋血拚命。我躲在這裏一鎗未發，分力未出，這成什麼話？何媖媖爲人機警，毛浩然未必能幹掉她，我定要到前面去看看。」

林露冷笑着說：「哼！我看你是想去看看潘琪和潘瓊倒是眞的。告訴你，她倆現在蓬頭垢面，神情憔悴，沒有什麼可看的啦！」

「嗳……」洪英豪不禁暗皺眉頭。「妳又說到那裏去了？我一到塞城就是毛浩然陪我去『火鳥俱樂部』去找何媖媖。現在我怎麼能讓他一個人去面對一個狡詐的女魔頭？林露妳就守在這兒，由我和莎樂美包抄過去。」

「噢！」林露冷峻說：「你以爲我怕死嗎？」

「嗨！」洪英豪被她弄得莫可奈何，不禁唉聲嘆氣地說：「你可眞難伺候，毛浩然不是要你守住此地的嗎？妳自然不能隨便離開了。」

「輪不到你來指揮我！」林露一面說一面已弓起了身子。「我和莎樂美分左右包抄過去，你穿屋而過。在這個時候屋子內要比屋外安全。我們死了無所謂，你可死不得啊！」

「那我豈不便成怕死鬼了？」

「話不是那麼說，那兩朶花兒還要由你護送回到S埠哩！」林露說着向莎樂美一揮手：「走！」

洪英豪已無法阻止她們，只得持鎗暗中掩護。等她們二人分別在屋宇的陰影處消失後，他也彎着身子穿過花園，向別墅奔去。他曾經來過一次，對別墅的環境尚不陌生，他撥開一道防蚊紗門，走進了漆黑的屋子。

從黑黑的走道摸索行去，洪英豪嗅不到一絲生氣，顯然在他的前後左右根本就沒有生人在。

走完了漆黑的走道，來到了一座花廳！這裏因爲和花園相接的關係，星光無遮攔地照進，集中焦點，可以看清花廳中每一件擺設。洪英豪却將目光注視着廳外的花園。那是藏匿的好處所。

洪英豪在屏息凝神中聽到了船艇的引擎聲，接着又响起了藍雲的喊聲：「毛浩

然……」

「在這裏！」是毛浩然在回答。

「順利嗎？」

「林小姐和那對姓潘的姊妹都安然無恙。我方死三傷五，對方全部殲滅，可是……却沒有發現那頭雌火鳥的屍體。」

「噢！她來了嗎？」

「我看見她下船的。」

「趕快搜索，大家小心點！」

洪英豪聽在耳裏，驚在心頭。果然不出所料，何媖媖被走脫了！像她那種性格倔强的人絕不會心甘情願地一走了之，一定還潛伏在附近等候報復的機會。這好像是在玩「捉迷藏」。最後何媖媖也許免不了伏誅，但是在她未死之前必然有無數條命會死在她的槍下。

他正想有所行動，一條冰冷的鎗管已抵上了他的腰，同時傳來比鎗更加冰冷的話聲：「我就知道少不了你。你找我，我找你，大家都找到了。不過，我要比你還運氣好一點！」

洪英豪好像掉進了冰窖中，從脚凉到頭，從外凉到內。說話的人正是何媖媖，每一個字都像是催命符。他判斷何媖媖可能要和他談條件，因此力持鎭定地問道：「火鳥！想活嗎？」

「想死！」

「那可能不是妳的由衷之言。」

「姓何的從來說一不二，不過在我死之前還有不少人要死在我的鎗下！現在將手裏的鎗丟掉。」

洪英豪只得將鎗丟在地上。

「現在叫藍雲和林露進來，要他們走花園。」

「要殺他們嗎？」

何媖媖以鎗管在他腰際戳了一下，沉聲說：「照我的話做。」

「我不會那樣聽話。」

「想死？」

「遲早會死，我又何必要拖兩個人殉葬。」

突然，在花廳中傳來莎樂美的聲音：「火鳥！妳的死期到了……」

莎樂美是想滿足報仇雪恨的快意，所以在開鎗之前先行打招呼。殊不知何媖媖在塞城是有名的快鎗手，身形一旋，鎗聲立刻怒吼！

「哎喲！」莎樂美發出一聲慘呼。

就在這比眨眼還要快的一瞬間，洪英豪滾了出去，抓住扔在地上的鎗，「砰砰……」連聲，一口氣射完鎗膛中的子彈。

何媖媖像風車般連打幾個旋，嘶吼着說：「你……休想……殺死……我……」

一面說一面萎頓地倒下，「砰」地一聲，她竟然以剩餘之力向自己的頭部開了一鎗，這個女人的性格也眞够倔强的了。

如果莎樂美不出現的話，洪英豪是準死無疑的，他狂奔過去，將尚未斷氣的莎樂美抱進懷中。

這時，藍雲、林露、毛浩然等一羣人也都聽到鎗聲湧了進來。明亮的電筒燈光照射在莎樂美那張蒼白而無血色的臉上。

洪英豪對鎗最有經驗，莎樂美被一彈穿心，生命不會再超過一分鐘。但是他仍然以安慰的語氣說：「莎樂美！振作一點，妳的傷勢並不太重！」

莎樂美臉上流露一絲苦笑地說：「我自己……知道……我並不……不……怕死……只是……有點遺憾……」

「火鳥已經死了，妳不該遺憾。」

「可是……她……不是……死在我鎗下……」

「她也不是死在我的鎗下，在她死去之前，她還自己向頭部開了一鎗。」

「她……好狠啊……」

「她已經得到應有的下場了！」

「我也……和她……一樣……」

「妳不同，她死時帶着滿身罪惡，而妳……」洪英豪頓了一下，將想要說的「死」字避了開去。「在這一瞬間發出人性的光輝，我以及許多許多的朋友，都會永遠記着妳！」

「洪……」莎樂美的聲音漸漸瘖啞：「你……還欠我……一個……一個……」

她沒有說出下面那個「吻」字，而且永遠也不會說出來了。然後洪英豪却瞭解她說的是什麼，熾熱的嘴唇壓了下去。莎樂美儘管已無氣息，逐漸冰凉，却激起了洪英豪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激動。

藍雲的電筒熄滅了，其他的人也紛紛散去。林露也是首次忘記了妒嫉。洪英豪像回到了童年，也像回到了他的摯友方銳鋒的身邊，他不知置身何處，意識是那樣模糊。一滴熱淚不自覺地落上了莎樂美冰凉的面龐。

「小洪！」林露發出一聲輕喚，在洪英豪聽起來却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傳來的聲音。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死亡牌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紫薇來到江一明的山頂住宅，告訴江一明說他的弟弟已經給人殺死了，可能是蘇豪生的仇人在施展借刀殺人，敵人是希望江一明誤會是蘇豪生幹的，而引起兩虎相鬥，這樣就有機會對付江一明，但江一明目前已身患頑疾，將不久人世，根本不想插手此事，他向司馬洛提供了蔡查理的綫索，懷疑從中攪鬼的人可能是蔡查理……司馬洛來到蘇豪生的家，對阿其講述了見過江一明的事，以及江一明的弟弟之死，阿其忙叫蘇豪生出來和司馬洛相見，司馬洛把一切情況告知，蘇豪生也明白了，目前他要對付的只是蔡查理一伙人……

仇家病死　恨意全消（續完）

那人漸漸接近，司馬洛認爲還是太遠的時候，這個人却似乎認爲够近了，他把手中的刀子舉起來，準備投擲，他需要很強的手力才能够把刀子擲得這樣遠的，不過，他自己應該明白自己的事情，假如他不是有這把個握的話，他是不會亂擲一通的。

司馬洛的槍咀也已對準着他。

但是這個人在把刀子擲出去之前，身子却忽然像給什麼擊中了似的，打了一個轉，刀子也丟掉了，他仆倒在地上，企圖再爬起來，跟着忽然變得乏力，一軟，便不動了。

有人把他槍殺了。

紫薇的聲音從司馬洛身上那隻他們自己的無綫電通話器裏透出來，說：「我剛救了你一命，你應該小心一點。」

「多謝你，」司馬洛說：「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再越幫越忙，我本來是打算把這個人捉住，問一些口供的，現在却問不成了。」

「他要用刀子擲你呀！」薪薇說。

「刀子是可以閃避的，」司馬洛說：「我閃過了刀子，就可以制服他了。」

「那眞對不起了，」紫薇說：「我破壞了你的計劃，不過不要緊，來者不祇這一個，我們還有機會。」

「你有看到其他的那些車子裏有一些什麼人嗎？」司馬洛問，因爲紫薇也是在附近掩護着他的，這點他並沒有對阿其他們講出來來。他也是有他的安排的，他與紫薇合作得很好，也應該繼續合作下去。

「沒有，」紫薇說：「我也是不能太接近的，不過看情形，那顯然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

「不錯，」司馬洛說：「我很担心，阿其是猜得沒有錯的，他說這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這果然是調，虎離山之計，幸而他把我留下來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司馬洛就已經到達了那個擲刀人的身邊，那人果然已經死去了，紫薇的槍法是很準的，由於她也受過特殊的訓練，而這又是一個救命的時候，他一面仍然留心着周圍，一面則細細地在那人身上搜索一遍。

「這個人身上什麼都沒有，」司馬洛對紫薇說：「連證件都沒有，祇有另外兩把刀子，他是一個飛刀手。」

「他顯然不是蔡查理。」紫薇說。

「不是，」司馬洛說：「由於這一點是用不着證件的，看看那人的面貌就可以知道：「我們沒有這樣的運氣，還好他身上沒有什麼聯絡的工具，他沒有機會通知他的同伴，不過奇怪的是他怎麼會出現在此？」

「他是來自其中一部車子的，」紫薇說：「我看他也許不是爲你而來，他祇是一個先頭部隊之類，要進佔這樹林。」

「他的眼力眞不錯，」司馬洛說：「我戴着一副特殊的眼鏡，他則祇有一雙肉眼而已，但還是他先看見我。」

「似乎他們都有這種特殊的本領。」

紫薇說：「所以他們能在黑暗中殺人。」

「這果然是蔡查理的人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沒有猜到，原來他們的眼睛是練得那麼好的。」

他們從資料上知道，蔡查理以前曾是一個飛賊，專在夜間活動，有飛簷走壁的本領，而他亦有一羣黨羽合作，既能够做這工作，眼力一定要特別好，要有高強的夜視本領了。

司馬洛就是沒有想到他們的夜視本領會高強到這個程度。

「我們小心地等等吧，」紫薇說：「他們不久就要有所行動的了。」

× × ×

在另一方面，阿其那邊，情況也是很熱鬧的。阿其與羅拔在一起，而彼得則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吳先生的屋子仍然繼續遭受攻擊，而警方的增援似乎來得太遲了，還未曾到達，亦未聞其聲。

「這情形不大妙，」阿其說：「他們的目標不是在哪姓吳的身上，那就應該是在我們的身上了。」

「小心！」彼得就在此時從無綫電中叫道：「你們那邊有人來了。」

阿其一滾轉身，果然看見一個人在黑暗之中一跳，已經相當接近他們。

阿其一連串地放槍，那人倒下去了。

「多謝你，彼得。」阿其說。

但是，彼得已聽不到了，他顧着用望遠鏡望阿其這邊，就沒有機會留心他自己那邊，他的身後也出現了一個人，這個人的手一揮，一把飛刀就正正插中彼得的背上，彼得祇是吐出了「呀——」一聲。

「彼得！彼得……」阿其叫道：「你怎麼了？」

彼得已經不會回答。那個人的刀子擲得奇準，彼得很快就已經死掉了。

而阿其他們亦是放心得太早了，那個給他射了一陣槍彈的人，並沒有馬上死亡。他死是死定的了，但是在臨死之前還有一點氣力，而他就運用這剩餘下的一點氣力把手中的一件東西一拋過來，這件東西跌在車頂，「噹」的一聲彈了一彈，跌到地上。

「老天！炸彈！」阿其叫道。

但是雖然知道，却已經沒有時間閃避，那東西就在此時爆炸了，爆炸力之強，使車子也翻了一個跟斗，雖然阿其與羅拔兩個人都是緊伏在地上，然而因爲那炸彈就在旁邊爆炸，所以他們也是不能倖免。

兩個人都死掉了，死得肢離破碎。

現在，保護莎菲的人也都已經死掉了，假如司馬洛也是到這裏來的話，司馬洛可能亦不能够倖免，幸而阿其把司馬洛留在後面，這總算是司馬洛的運氣，而司馬洛的運氣也總是那麼好的。

這時，那些人又開始了另一種攻勢，雖然警車嗚嗚之聲已在遠遠傳來了，他們還是再有一部車子向吳先生的屋子開了過去。

這時，向吳先生的屋子射擊的槍彈已稍疏了，吳先生在屋內的保鑣總算較有還擊的機會，他們也找不到什麼好的射擊目標，就祇有向這部再來的車子射擊，第一部來的車子爆炸過，似乎這一部來的目的亦是相同的，這使他們大爲恐怖，因爲他們都可以想到，這車子現在是沒有花園門擋着了，會直駛進屋中來撞屋子，因此他們密集向這車子射擊，希望能使這車子在到達之前就先爆炸掉，然而沒有用，他們的槍彈並不能够使這車子爆炸，而事實上這部車子，也是另有竅滅的。

這部車子是在遠處的其中一個人用無綫電操縱，也是要用無綫電引發才能够爆炸的，而並不是撞擊就可以。

這個人操縱着車子，讓車子直入屋子的花園之中，向屋子本身撞過去。

屋中的人大爲恐怖地連忙退後，逃到屋子的後部，車子就撞在屋子前面的牆壁上，那用無綫電控制的人按了另一個掣，車子就爆炸，這一次車子却並不是那種爆炸，而是爆出了濃烈的火焰，這些火焰很快就波及了屋子，屋子開始着火了。

那個拿無綫電的人對無綫電中叫道：「好了，我們走吧！」

「這裏已經給他們包圍了，」其中一個同黨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出來叫道：「離開的路，也必定給他們封鎖了的。」

「我們在山中躲起來就行了。」那拿無綫電的人說：「現在屋子着起火來，警方來了，當然是忙於救屋中的人，看不見我們，也不知道要找我們，而且，我們連車子都沒有了……」

這個人說着就關掉了無綫電，向樹林中走進去。

而在同一時間，停在屋後的第三部車子亦開動了，向屋後衝過來，這車中也是空車一部，沒有人的，當車子到達花園後面的牆壁時，一撞，便也爆炸了，把哪裏的牆壁也炸了一個大缺口。

這使屋中人簡直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他們預料前後都會有人衝進來了。

他們唯有把吳先生護在屋子的中間，一面希望警車能快點到達，解除威脅。

警車果然盡快來到了，既然他們看見有火亦看見爆炸，自然就馬上趕到屋子那裏去救援了，一如那人所料的。

他們自然亦知道了發生屠殺的事情，所以亦已經把離開這裏的道路封鎖了，車子是不能够離開的。不過，那些行兇的人已經把車子棄掉了，他們步行，則反而可以離開。

他們步行離開，自然是不能够在短時間之內趕到莎菲那間屋子去的，不過這亦並不是他們打算做的事情。他們的任務是解決這個地方的事情吧了。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那邊的情形亦是有了變化。他是繼續用紅外綫的望遠鏡在那林中向周圍監視着的，而忽然之間，他感覺到環境有了輕微的改變，好像是光綫的程度有所不同了。

司馬洛連忙把紅外綫望遠鏡放下，祇是用正常的肉眼去看，就發覺是什麼事情了。黑夜變得更黑，剛才並不是全黑，現在則是完全黑了下來。剛才之所以不是全黑，乃是因爲屋子有燈光，而遠遠亦有路燈的燈光，甚至更遠的路燈，對這邊沒有什麼照明作用的，也是一點點的光點。現在這些光全部都沒有了。

這不會祇是屋中人熄了燈而已。屋中熄燈，不會引致路燈也熄滅，而路燈亦不

全是在這個時間熄滅的。

紫薇從無綫電通話器中說道：「停了電！」

「這不是巧合一點嗎？」司馬洛說。

「絕對不是巧合，」紫薇說：「有人把電流截斷了。在總電掣上做一下手脚就行！」

「總電掣在什麽地方？」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紫薇說：「這祇有他們才知道了。這一定是他們的計劃的一部份，他們早巳查清楚了的。」

「豈有此理！」司馬洛叫道：「我們中計了！」

「去弄總電掣也沒有用處的，」紫薇說：「一定是在很遠，而且也未必這樣容易可以修得好。可能他們祇是把總電掣炸掉，這樣就快而有把握；我們還是小心顧着眼前的事情吧！」

「還好我回來得及時，」司馬洛說：「假如回來得遲了一天，那就不知怎樣了，他們不够應付！」

「事實上我們應該多帶人來，」紫薇說：「但你又反對。現在，就是叫人來救援也巳太遲一點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現在也有點後悔。他總是喜歡盡可能一個人解決問題，他答應讓紫薇跟他一起來，巳經是相當勉強了。

「他們的車子開動了，」紫薇說：「應該怎辦呢？」

司馬洛果然也看到了那些車子在黑暗之中開動了，也沒有亮車頭燈，而都是向莎菲的住宅駛過來。他的頭腦一時也亂起來了。他可以想像莎菲在屋子裏面沒有了燈，一定慌亂起來了，不知道會做一些什麽。

也許這些人的目的祇是來活捉莎菲，以逼使蘇豪生出現？假如讓莎菲給捉走，就可以知道蔡查理的所在了。莎菲應該是會給帶到蔡查理的身邊的。然而他又不能肯定。假如對方是巳經知道了蘇豪生巳經回來而發動這一次進攻呢？那就變成大屠殺了。

「開槍吧！」司馬洛叫道：「你開槍不要讓他們的車子駛近屋子！」

「為什麽你不開槍呢？」紫薇問。

「不想讓他們知道槍彈來自我這裏，」司馬洛說：「我要他們以為我是跟阿其走了的！」他在匆忙之中祇能想出這一個步驟。事情發生得太倉促了，就是時間不够，他沒有機會與蘇豪生及阿其商量好一個完善的應付計劃就巳經要動手了。

紫薇是與司馬洛合作過不少次的，而且，亦合作得相當熟，因此她很明白司馬洛的心意，亦反應得很快。司馬洛看見其中一部車子巳側了一側，顯然是一隻車輪子巳經給槍彈射穿了。跟着，這車子又再向後一座，後面的一隻車輪亦是巳經射穿了，不能開動。

司馬洛再扭動望遠鏡過去，看見另外一部車子亦是正在發生着同樣的情形。紫薇的槍法果然是很準確的。

但是隨即，司馬洛就看到了他巳預料到的事情，那就是車中人的反應。他們當然是下車了，然而却並不是躲到車子受槍彈射擊的另一面，或是找一件東西遮着躲起來之類。他們是從車中飛出來的。車門迅速彈開，他們就像人彈似的飛了出來，司馬洛慌張無措地看着，看到每部車中都有起碼六個人飛出來。而且這些人一出來了之後，就是不靜下來，跳跳躍躍，急急地奔跑，而且是跑着之字路綫，大致的方向就是向屋子跑過去，就像是許多猴子一樣。

假如司馬洛知道阿其他們是巳經喪命了的話，他早就會下令紫薇開殺戒了，但是現在雖然不知道，處此情形之下，也顧不得那許多了，衆寡太懸殊。

他通過無綫電話器叫道：「開槍，紫薇！把他們殺掉！」

「現在就難一點了！」紫薇說。

的確，那些人都是動作敏捷的，而且這樣蹦蹦跳跳的，紫薇的手上雖然有一把精良的槍，然而亦是發揮不出威力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用一挺機關槍去掃射才有效，而紫薇那槍祇是適用於瞄準以固定路綫移動，或移動得較慢的東西。

司馬洛知道紫薇是巳經在放槍了，但他還是未曾見到對方有人倒下來。

他又叫道：「你盡量不要留情吧，現在我要跑回屋子去了！」

「行了！」紫薇回答。

幸而司馬洛所在的地方，與屋子的距離是比對方近得多的，因此他也急步而跑，他就可以先到達屋子。

他一面跑一面回頭望，看見那些人的活動更加是猴子式的了，顯然他們巳發覺有槍彈正在射擊他們，而事實上他們跳下車時亦巳預料會有槍彈射擊他們的了。假如紫薇無法射中的話，這也不是她的槍。就是普通的人在跑，一個人要把十幾個人都射倒，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司馬洛跑回了花園的門口，向後面再望一次時，才發覺對方有一個人倒下來。其他的人還是在那漆黑之中向屋子奔來。

由於他們要採取那樣迂迴曲折的路綫奔跑，他們是跑得慢得多了。司馬洛恨不得手上有一挺輕機槍，那麼他伏在地上一陣掃射，他們怎樣亂跑也離不開地面，還是要給射中的。紫薇不是拿機關槍，而且又是在山上，所以她的射擊不太有效。

司馬洛伏在地上，也小心地放了幾槍。他也射倒了一個，紫薇亦再射倒了一個。但其餘的都巳經分散了，有如水銀瀉地，向屋子圍過來。假如他們是帶着槍的話，他們也並沒有取出來還擊。也許帶的是手槍，明知距離太遠，就是開槍也沒有用的。

司馬洛退進了園中，蘇豪生也出現了。他說：「他們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大舉進攻，很麻煩！」

「不要緊！」蘇豪生說：「有我在這裏帮你！」

「你不要！」司馬洛急急叫道。

「司馬洛先生，」蘇豪生說：「我雖然有許多手下，但我也並不是一個沒有戰鬥力的人，我是有照顧自己的能力的。」

「沒有許多時間了，」司馬洛說：「你聽我講吧，你回到你的房間去，你是園丁，蘇豪生並沒有來！」

「好吧！」蘇豪生雖然顯得相當勉強，亦祇好答應：「但假如他們進來……」

「那你就開槍好了，」司馬洛說：「誰進來你就開槍殺誰！」

蘇豪生立卽轉身，悄悄地隱在進黑暗之中。

司馬洛還有一點時間跑進屋裏，叫道：「莎菲！」

莎菲就在他的身邊出現，說：「怎麽沒有了電？」

「他們來了，」司馬洛說：「你回到房間裏躲着，無論如何不要出來，小心一點，明白嗎？」

莎菲在這個時候總算沒有再婆婆媽媽，她乖乖地退回她的房間裏了。司馬洛又跑回園中，到花園門口去。他看見對方又有一個倒下來。紫薇的成績也不算差了。他也放了一槍，射倒了一個，跟着他自己就退回園中，躲在最黑暗的一棵樹下。

現在他兩隻手都握着槍，一長一短。

他並不再在花園門口開槍，是因為對方巳經相當接近了，就讓紫薇開槍，使那些人不提防屋中有人。

他要他們來。

幸而僕人們都早巳睡了，對於停電與否也不知道。在普通人的眼中，這裏是昏黑一片，但司馬洛則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一批兩個人首先衝進花園的門口。

司馬洛的長槍放射了兩次，他們就飛回外面去了。長槍威力大，即使不中要害，人亦是不能够動了。

他的槍上的滅音器使槍聲並不刺耳，亦不像槍聲。

跟着花園的牆頭上有二個人出現，爬了上來。司馬洛開了一槍，其中一個回外面去。第二個他沒有射中，但那人尖叫一聲，在那裏凝住一下，跟着就仆進牆內。那是紫薇的成績了。

司馬洛等着，一個人實在不容易看守着花園圍牆的每一面，但他盡可能，有紫薇在帮着，起碼少了一面的顧慮。

一時之間靜了下來。他低聲問紫薇：「怎麼了，他們都逃了？」

「他們不敢進來！」紫薇回答：「他們知道屋內有人抵抗了！」

「那麼還等什麼呢？」司馬洛說：「射吧，別揀了！」

「我沒有得揀，」紫薇說：「他們知道我的槍彈是來自何方。他們都跑到屋後去了，那個角度是我射不到的，你注意着那個方向就行了！」

司馬洛立即衝了一段路，到了另一棵大樹的下面，那裏是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花園的後牆的，他在那裏等着。

「他們還不敢上來。」他對紫薇說。

「那最好了，」紫薇說：「我就希望他們遲疑得久一些，他們留在原位，我就有機會轉變角度！」

她雖然是在外圈，繞到看得見屋後的角度是要花較長時間的，但是她有車子，這又與步行不同，時間可以大為縮短了。

不過還是來不及的。忽然之間，司馬洛看到他們一起出現在屋後的牆頭。起碼有六個人。司馬洛立即放槍，也是擊倒了兩個，餘下的則巳落入園中。他們不知道是在打什麼主意，進行人海戰術，似乎不得不休，幾個人一齊上來，知道不可能全被擊倒，而他們也果然是成功了。

還好他們的夜視本領都是高強的，但是也總不能勝過司馬洛。司馬洛在黑暗中一個滾身，一把飛刀就給他避過了，跟着他兩手握槍，槍咀吐出「噗」的一聲響，那個擲飛刀的人便倒下來了。司馬洛隨即又再滾了一個身，因為他知道在黑暗中槍咀的火光一閃，便又是一個攻擊的目標。果然他剛一滾開，便又另有一把飛刀飛來，「托」的一聲刺中身邊一棵樹的樹脚，似乎這些人都不是用槍而是用飛刀的。

司馬洛再舉起槍來，四面望望。那些剩下來的人全都不見了。花園之中是有很多躲藏的地方的。現在，他亦有點担心起來了。對方現在人數仍然多過他，而他還是不完全清楚他們究竟是否祇是用刀抑或還有其他武器。他們可以在障碍物之間竄來竄去，他就是有槍也不容易擊中，而且槍中的子彈巳所餘無多，一人一彈也許還勉強可以應付，假如需要兩三顆槍彈才能擊倒一個人，那就不够應用了。

他又還得替莎菲及蘇豪生担心。

也許讓蘇豪生動手帮忙其實亦不是一個壞主意。他現在連動都不敢動。他一動，可能有不止一把刀子向他擲過來了。然而，他却又是不能够不動的。

他小心地看了幾秒鐘，都沒有什麼動靜。但是他不能够看到花園的全部，在屋子的另一面的情形他就看不到，對方很可能在屋子的另一面自由行動，而進入屋內了。

司馬洛忽然跳起身來，隨即挨身在一棵樹上，馬上就聽見「托」的一聲響，有一把刀刺在樹的後面。這是因為他一跳起身便繞到樹的這一邊來，於是其中一個人擲過來的刀子就不是擲中他而是擲中樹的另一邊了。

司馬洛在電光火石之間又看見另一個正正在他對面的人舉起刀子來要擲。這個人站了起來，簡直有點從容不逼的態度，看來是對自己的夜視的能力估計太高，而低估了司馬洛的眼力，想不到他是有一雙科學眼在帮助的。

司馬洛放了一槍，這個人也丟掉了刀子，打了一個轉，倒下來了。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他一向是不喜歡用殺人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然而這一次他却是身不由主，非要大開殺戒不可，而且他還要一次過殺掉這許多人。

當然他並沒有忘記那個從他的背後擲刀的人。他向前一撲，又撲到了一座小小的假山後面去，一滾身舉起槍，可以看到那人舉刀欲擲。但在他還沒有機會開槍之前，那人巳經中槍倒下了。而這並不是紫薇開的槍。他從眼角可以看到槍咀的火光乃是來自園丁的屋子的口。蘇豪生在適當的時間加入戰團。這也很好，他是會看情形而變通的。

司馬洛蛇行着向屋子的方面移過去。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還是回到屋子去比較好些，因為剩下來的敵人巳經不多了，在屋中比較容易防守。他數是數不出來，但是剩下來的敵人在料想中是不會多的。

他移動了一半時，身上那隻通話器就發出一陣無聲的振動。他停住了，因為這

是一個訊號，莎菲應用了他交給他那隻鏈牌時，才會出現這種振動的。他不知道莎菲是否能够及時保護自己。不過應該能够的，除非莎菲是開着房門吧，不然有人推門而入，還沒有機會擲刀，莎菲就應該發難了。

不論莎菲有沒有受傷，進去的都是要倒下來的了，因此，他應該先清楚外面園中的敵人。

司馬洛小心而迅速地在花園中竄來竄去，現在照他所知，花園裏剩下來的敵人，應該也不會有很多了，他並沒有看見一個。

有一個人忽然從屋中一隻窗子裏面飛身撲出，跌到屋外的花叢中，軟弱地要爬起身來，但是似乎無法站穩。司馬洛知道這個人一定就是中了莎菲放出來的毒氣了。不過由於他吸入得不多，還沒有失去知覺，而他知道情形不大妙，便趁早逃走。但是由於這個人的手上還是拿着一把刀子，所以司馬洛也補給了他一槍。

跟着，園丁的屋子那邊就傳來一陣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司馬洛連忙拿緊手槍向那邊衝過去。

蘇豪生的安全很值得担心。不過，當他還沒有到達時，他已看見有一個人正踉蹌地從那間屋子的門口退出來。這個人不是蘇豪生，這是從身形和服裝都可以看出來的。現時司馬洛的科學眼，跟白天差不了多少。

那個人雙手正放在胸前，好像正在握着一件什麼，跟着他就倒下來了。司馬洛可以看到他的胸前插着一把刀子。這個人就是企圖把這刀子拔出來，但他當然是不成功的。一個人給一把刀子刺進了這個地方，就一定沒有氣力把刀子再拔出來了。

司馬洛跳到屋子的門口，挨到門邊說：「你還好吧？」

他不知道屋內還有一些什麼人，所以亦不敢進去。

「我沒什麼，」蘇豪生的聲同答道：「我早就說過我是能够保護自己的！」他也出現在門口了。他故意提高聲音說：「他就是蔡查理，他倒是懂得到什麼地方來找我的！」

司馬洛看到地上的人果然是蔡查理。

「他以為他很會用力，」蘇豪生說：「但是我比他更會，我把他的刀子還他。這也算公平吧？我有槍，我本來是可以把他槍殺的！」

「總之蔡查理都死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也應該結束了！」他也是故意提高聲音的，以使假如還有其他的人在這裏的話，知道首領已死，便覺得不值抵抗了。

他這句話，一時之間似乎得不到什麼反應。司馬洛又說：「你們走吧，我給你們一個機會走！」

仍是沒有什麼反應。蘇豪生說：「你去看看我的女兒，我留在這裏仍然是安全的！」

這時，紫薇的聲音又來了。她低聲說：「方便講話嗎？」

「行了，」司馬洛說：「我看這裏的情形已經受到了控制。」

「那很好，」紫薇說：「我已經來了。你們需要走，我就給你們走吧！」

這樣說完了，就有一條火龍正飛上天，爆開了，成為萬丈光華。紫薇是放射了一隻照明彈。司馬洛與蘇豪生此時就都可以同時看清楚花園中的情形。他們兩個人拿着槍在園中迅速地巡了一遍。在光如白晝的照耀之下，更沒有可以躲的地方了。除了已經死去了的之外，他們就看不見園中還有敵人。

他們匆匆入屋，趕到莎菲的房間。房門是開着的。司馬洛說：「你在這裏等着，我把窗子打開，空氣流通一下。」

假如仍讓那些迷魂氣體留在屋中，他們是不便進去的。司馬洛則還有一隻口鼻罩可以托上去遮着。他可以不必顧慮而進去，把窗子打開了。清勁的風吹進來，而司馬洛的心一面在發緊，因為他看見那床上的被子蓋着一條長形的人體，上面已插了一把刀子。有一個人已經在門內的地上倒着，不省人事。

那照明彈還在空中照耀着，所以他們是看得相當清楚的。看來莎菲在床上中了刀。

「莎菲！」蘇豪生哽塞着叫着，衝進來，司馬洛亦沒有制止他。假如那迷魂氣體未散，現在使蘇豪生暫時失去知覺，也未當不是好事。

司馬洛則是比他先到達床邊的。

他一接下去，就覺得不大對。

他立即把被子拉開。下面的並不是人，不過是一張毡子蜷成一條而已。

「莎——莎菲！」蘇豪生驚愕地說：「她不在這裏——」

「我在這裏，」莎菲說：「我現在可以出來了嗎？」

「你究竟躲在什麼地方？」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道。

「這裏！」莎菲說着，就從床底下鑽出來了。

「你幹得眞好！」司馬洛說。

「你——」莎菲凝視着蘇豪生，「你的聲音——你就是爸爸？爸爸？」

「是的！」蘇豪生哽塞地說。

雖然樣子是園丁，聲音則是無誤的，莎菲也明白這園丁是蘇豪生扮成的。她投進蘇豪生的懷中，蘇豪生緊緊地擁着她。

蘇豪生老淚縱橫，莎菲則反而笑起來。她說：「爸爸，你從來就是錢來人不來，我都不知道多久沒有見過你，原來你變成園丁的樣子了！」

蘇豪生嘆一口氣，道：「這是形勢所逼，我也不是想這樣的，不過我却是身不由主。」

紫薇這時仍繼續在外面放照明彈，而她的人亦來了，她與司馬洛一起在屋子的附近搜索，內外都小心地找過了，還是沒有看到有活着的敵人。除了那個在莎菲的房間裏失去了知覺的之外，對方可以說是全軍覆沒了。

司馬洛與紫薇又同到屋中，蘇豪生已經在廳中坐下來，莎菲正在問他：「這個蔡查理究竟跟你有什麼深仇大恨，要這樣發狂地對付你呢？」

蘇豪生又嘆一口氣：「他們也是像江一明那樣的，仇恨心非常重，他有這許多手下都是很年輕就跟他，受他訓練，絕對

服從他的命令，他要他們死他們就死。雖然我也不能怪他們向我報復，實在我也是不能全部負責的。許多年前我們火併，他把他的未婚妻也帶來了。她也是那一路。她給流彈射死了。原來她已經有了兩個月身孕。這之後他就一直把我當作最大仇敵，其實這是他的不幸！」

「世界上哪有這樣不講理的人？」莎菲說，「假如是你給流彈殺死了，那又如何？」

「他就是這樣不講道理的，」蘇豪生說：「不過現在亦不需要他講道理了！」

紫薇說：「蘇先生，死了這許多人，你是有很大的麻煩的，幸而他們還有一個活着，我們可以使他招供出一切來。不過，假如你參加招供的話，對你很不便，所以我看你不如還是繼續做你的園丁吧，這是我們所做的事，後事我們會解決的。」

「這樣也好，」蘇豪生說：「等阿其他們回來了，我們就可以把以後的手續辦好。」

他們却不知道，阿其他們是不會同來了。

× × ×

直升飛機又出現在江一明的住宅的上空，屋子的守衛看着也沒有制止，還是像上次一樣，司馬洛與紫薇從飛機上下來。

一個江一明的手下迎上來，說：「請進來吧，老板在裏面等着你們！」

來之前是經過電話聯絡的。

司馬洛紫薇跟隨着那人一起進去。

江一明就坐在廳中等着他們，不過是剛剛不久之前才見過一次面吧了，却就像已經相隔了好多年，而且像是與一個很老的人相隔了很多年沒有見，再見之下，又老了很多，江一明的健康情況就是惡化得那麼快的。

司馬洛四面望望：「阿生呢？」

因為那個老是隨侍在江一明身邊的阿生沒有看見，江一明說：「他出去了，實在到了我這個程度，也不需要什麼人在保護我了，我也很希望出去走走玩玩，假如有仇家要取我的命，那就讓他們動手好了，可惜我却沒有足够的體力這樣做，祇能够坐在這裏，而且，我還是已經注射過了的，不然連談話也沒有氣力了。」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覺得奇怪，因為江一明似乎是講話太多了，他與紫薇都坐下來，江一明揮揮手叫他的手下退出去了，自己則走到窗前，望着外面而用背對着他們，他說：「你們找我，又有些什麼事情呢？」

「那件事的發展，」司馬洛說：「相信你也知道了吧！」

江一明點點頭：「這是蘇豪生的運氣，蔡查理一帮人都給消滅了，既然你們到這裏來，我也正好借這個機會道謝了，你替我除去了殺死我的弟弟的人。」

「不過，」司馬洛說：「蔡查理死得太早，他並沒有機會招供，而剩下來的那些活着的，也知道得不够多。」

「這有什麼關係呢？」江一明說：「看情形就已經知道是他們所做，以及他們是怎樣做了，他們既然去攻擊蘇豪生，那他們是針對蘇豪生而做此事，那是沒有懷疑了，至於我這個方面，我也用不着你證明是蔡查理殺死了我的弟弟，我知道，這已經够了。」

「屍體之中，」司馬洛說：「以及後來捉到那些襲擊梁先生的住宅的人之中，沒有一個是你的人。」

「我還以為你早已相信我，」江一明說：「原來不是。」

「我上次離開時仍是有點懷疑的，」司馬洛說：「不過我沒有提出來，因為有一個疑問，那就是，蔡查理借你的弟弟的死而企圖逼蘇豪生現身，為什麼他不怕你的人也來干涉呢？一就是他殺了你的弟弟之後便袖手旁觀，一就是實在你是跟他合作的。」

「我犧牲自己的弟弟的性命而跟他合作？」江一明說。

「人做事有時是很難測的，」司馬洛說：「也許你認為你這個弟弟不長進，牽累你的名譽，還是把他殺掉好一點。」

江一明沉默了一陣，又說：「這個主意，我並不是沒有考慮過的，但我却做不出。」

「既然這件事情你的人並沒有參加，」司馬洛說：「那即是說蔡查理是知道你不會出面干涉的，因為他知道你已沒有這能力，那即是說，你這裏有人把你的健康情況洩露出去了。」

「那又如何呢？」江一明問。

「這個人洩露了秘密之後，就累了你的弟弟一命了，」司馬洛說：「我覺得我有義務通知你這一點。」

「謝謝你，」江一明說：「不過我的腦子還沒有死，你們走了之後我就已經想到了，當你們把蔡查理這些人都消滅了之後我就更肯定了。」他沉默了一會又說：

「你用不着問我打算採取什麼行動。」

「我也不想干涉你內部的事。」司馬洛說。

「我是說我已經採取了行動。」

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但是他的背朝着他們，所以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

江一明沉默了一陣之後又說：「是阿生，他不會同來了。」

「逃走了？」司馬洛問。

「不是，」江一明搖搖頭：「我把他槍殺了！」他伸手向外面一指，「我埋在外面，這外面有那麼地方可以埋一個人，當然，你們祇要找一隻獵物來，就可以知道屍體是埋在什麼地方了，但是這有什麼用呢？我連受審的時間都沒有了！」他忽然格格地笑起來。

司馬洛聳聳肩：「雖然你自認，但是恐怕要證明也並不容易，而且這又不是我的工作。」

「分別就是在這裏了，」江一明說：「是嗎？假如我的身體不是這樣，你就不會說這不是你的工作了。」

「我們還是討論事實好些，」司馬洛說：「如果是沒有意思的，但是為什麼阿生要這樣做呢？看樣子不像是他，你不講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肯相信，」江一明說：「不過他自己也承認了，原因就是如果，如果我的身體不是這樣，他就不會出賣我，他知道我不會活得久，他就要為他的前程打算了，他需要在我死後另有投靠的人，他

決定去投靠蔡查理。」

「你沒有什麽留給他的嗎？」司馬洛問。

「我錯立了遺囑，」江一明說：「我把大部份財產捐給了慈善機關，我覺得我這一生也應該做一件好事，但是你一定不相信我會這樣做的。」

「很難講，」司馬洛說：「一個人到了這個程度，想法是會有很大的轉變。」

「阿生不明白，」江一明說：「他很失望，他以爲他可以得到一切，其實他也並不是沒有得到什麽，我是會讓他繼承我的地位的，他是有骨氣的話，他自己一樣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是原來他習慣了坐第二把交椅，不能够想像自己如何可以坐得上第一把交椅，於是他到蔡查理那裏去找尋第二把交椅，當然，蔡查理是要他立一些功勞才肯接受他的。」

「你說得對！」司馬洛說：「有些人，坐慣了第二把交椅，就是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了。」

「我殺他是帮了他一個忙，」江一明說：「蔡查理利用過了他之後還會再信任他嗎？他可以出賣我，還有誰不可以出賣的，我看當我死了之後，他在投靠蔡查理的時候，蔡查理也會馬上把他殺掉了，死在我的手上，總算死得有價値一點。」

司馬洛與紫薇都沒有做聲。

「多謝你們來提醒我，」江一明說：「不過，我內部的問題，我是已經自己解決了。」

他轉過身，走同來在椅子上坐下，他又明顯地顯得虛弱起來了。

司馬洛說：「既然如此，我們也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了。」

「我是歡迎你們的，」江一明說：「不過，我却實在沒有體力招呼你們，你們得原諒我！」他現在就像一個很老的人。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們是明白的，用不着客氣了。」

紫薇走上前握握他的手：「你保重一點吧！江先生！」很奇怪，一個本來是很可恨的人，他們現在却不能够討厭他了。

「你們——」江一明說道：「會再來吧？」

「唔——」司馬洛遲疑着。

「我是說我的葬禮，」江一明說：「我希望你們會來！」

「這個我們是會的。」司馬洛說。

「我很想請你們帮一個忙。」江一明說。

「你的要求，」司馬洛說：「我當然是很難拒絕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確是不容易拒絕他的。

「我這也不是一個怎樣苛刻的要求，」江一明說：「我祇是希望你把蘇豪生也帶來參加我的葬禮。」

「爲什麽要他也來呢？」司馬洛說。

「他一直想看我死，」江一明說：「我讓他看到我死好了。」

「我祇能够轉達你的意思，」司馬洛說：「但是我很難強逼他來的。」

「我相信他會來的，」江一明說着，又問道：「你知道我與他之間的是什麽仇恨嗎？」

「他對我講過了。」司馬洛說。

「其實是很幼稚的，」江一明又軟弱地嘆一口氣，「現在，當我面臨死亡的時候，我就可以想到，原來這是一件多麽幼稚的事情。」

× × ×

蘇豪生果然與司馬洛一起去參加江一明的葬禮。司馬洛不知道他是怎麽想，也許他的處境與江一明不同，所以仍不認爲這是一件幼稚的事情吧，但是他顯然亦已經放棄了報復之心，江一明有這樣的下場，他認爲又是足够的懲罰了。司馬洛亦沒有問他。

莎菲也是在場的。

他們一起來，但是走的時候却是分開的，江一明就葬在那間屋子後的山上，儀式完成了之後，蘇豪生就拍拍司馬洛的肩，說：「我先走了，你得好好地照顧着我的女兒，」又捏捏莎菲的臉頰：「不要這樣任性，明白嗎？吓？」

莎菲啜着咀唇：「其實我都已經學乖了，假如不是我的機警而躲在床底的話，現在我已經死掉了。」

「對了，」蘇豪生又輕輕拍她的臉，「你到底也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是不同的。」

他同到他的直升飛機，飛機升空而去了，他仍然是要保持着行踪的詭秘，所以，要乘直升飛機，直升飛機是甚難跟踪的，別人沒有那麽容易知道他下一步是到什麽地方去。

司馬洛他們亦轉身走同他們的車子，這樣，江一明的墳墓就冷落得出奇了，祇有他的幾個守衛，也即是他的同鄉，他的其他同鄉都沒有來，這是他的遺言指定的，而事實上有蘇豪生及司馬洛這些人來了，他的同鄉們也是寧可不出現了。

司馬洛開着他的車子載着莎菲離開，後面有兩部車子跟隨着，一部是莎菲自己的座駕車，由一個新的保鑣駕駛，另一部車是紫薇開的車子。

司馬洛向照後鏡中瞥了一眼，看着江一明的住宅與墳墓漸漸遠離，嘆一口氣：「最近我們參加的葬禮眞多，太多人死了，使人覺得眞是人生如朝露。」

「所以，」莎菲的手放在他的膝上，「我們更應該行樂及時了，」回頭瞥了一眼，「很可惜你那位女朋友老是跟住我們，眞是掃興之至！」

「她只不過是在辦事吧了。」司馬洛說。

「但是，我總覺得她含有點醋味。」她說。

「現在沒有了，」司馬洛說道：「你看！」

莎菲從照後鏡中看見紫薇的車子已駛入另一條路開走了，她嘆一口氣：「很好，現在我們總算可以鬆弛下來了啦！」

「我却不能够。」司馬洛說。

「爲什麽呢？」莎菲問道。

「你這個新保鑣，老是像獵人似的監視着我。」司馬洛說。

「看開一點吧，」她說：「起初你也這樣說阿其呀！」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兩聖哲苦纏劇鬥

夏振華找着一家飯店，問明了去靈隱寺的路徑。

談到靈隱寺，連夥計也張大了眼睛，因爲這個文質彬彬的少年人，胆敢問別人提都不敢提的地方。

「少爺！你千萬別去那是非之地。」夥計好心地勸阻着。

夏振華祇是微微一笑，並未作答，當然他會想到這個原因所在，祇是一時無法揭開這個謎底。

當天色一黑，夏振華已如飄風一幌，躍過那片長提，投身一艘畫舫中。

這裏雖聽不見笙歌絃舞之聲，但畫舫中，收拾得十分整潔，而那胭脂之味迴繞在畫舫中。

俏靈禽報訊解圍

夏振華乃正人君子，况此行有其目的，微一提氣，畫舫即如梭發，排浪而行，瞬息間，飄行於萬頃碧浪之間，何消一頓飯工夫，就抵達彼岸，靜，構成了此間的特色。

夏振華捨舟登陸，此處屬西湖八景之一，對要找的目標，自不難尋到。

月色如畫，微風習習地吹，一陣腥臭之味，隱隱飄來。

夏振華心中一懍，微微納氣幌身而前，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那條巨蟒被斬成四段，旁邊躺着一雙少年男女，既未發覺其傷痕，亦無其他異狀。

夏振華仔細檢查過，兩人確巳死去，而且屍體巳漸腐爛，祇是爲甚麼連死者的家屬也不來收屍，倒是一件怪事。

一股悲天憫人之情油然而生，「人死了，凡事都了了，爲甚麼還要暴屍荒郊，受日晒風吹之苦。」此念陡轉，掌力從那兩個男女身邊擦過，一條深逾三尺的小溝竟在那一掌之後完成。

夏振華又復以虛空掌力，將兩個男女放入溝中，並用鬆土覆蓋其上，立時成了一座新墳。又在另一面，連劈數掌，土石紛飛，一個足可掩埋巨蟒的深坑也同時出現。

這都是瞬息之間的事，這件事沒有任何人敢做，夏振華却在舉手投足之間完成，當然他並未計較後果。

夏振華的身體又緩緩向後山走去。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見墨竹君和一羣人魔佈下百獸正和百人陣，墨竹君和西華道人正以爲得計，夏振華知道魔穴佈下奇陣，如何將冷氏雙姝救出，脫離魔掌，非徹底搗毀不可，冲入百獸陣仍未能將牠們攻破，他施展古瑟琴音，彈劍求音，彈出兩回已將百獸、百人陣全部摧毀，老魔墨竹君不敵而逃，最後一把火付諸一炬，魔穴全毀，夏振華既救出冷氏雙姝，還取得「浮雲秘笈」，然後離開燒燬的天王寺魔穴，取道去西湖找那麻衣蒙面隱俠，見一叢花陣，還有一頭鸚鵡，善解人意，鳥語花香，由靈鳥引路，花徑通幽，來到一座花屋，和麻衣蒙面隱俠相遇……

就在他的身體端坐一株松樹上時，一陣談話之聲，也傳他的入耳際：「那小賊眞的來了嗎？這一回如果再容他逃去，哼哼……」

「哼」字拖得很長，「那湖邊的畫舫十分可疑，倒要去瞧瞧。」

眼看着是一陣驚叫，震得這夜空羣山中，迴音朗朗。

「一尊子！快來，這是誰做的手脚，我們剛才離去時，還是保持原狀的，爲甚麽一頓飯工夫就變啦……」這說話之人，正是翠蓮觀主。

夏振華幾乎失聲笑出，「賊魔，老子堂堂皇皇而來，你們却未發現，我掌力出手不輕，連這響聲居然也聽不出來。」

一尊子的牙齒咬得咯咯地響，睜着那隻怪眼連連頓足。

「觀主！難道這小子已潛來此間，祇是這動作那有如此快，實在令人稱怪。」

「千毒上人的毒物，爲何竟失去功效，就是有人來過，豈有不中毒的。」翠蓮觀主仍自吹自擂着。

「三位有甚麼發現嗎？」這人正是千毒上人，手中那根拂塵映月生輝。

一尊子在鼻中「哼」了一聲，「你來瞧瞧，我們恐怕又將全功盡棄了。」

夏振華一旦發覺是賊魔的鬼謀，早氣得怒髮直豎，但他想從這些賊人口中，聽出些蛛絲馬跡來，尤其還有兩具屍體，他們故示眩惑，究竟是何用心。

「觀主！那小子會不會趕來此間？」一尊子向翠蓮觀主詢問着。

「那小子行踪詭譎，很難說得定，但依他的行程來說，他可以趕來此間。」翠蓮觀主也避重就輕地回答着。

「爲甚麼兩具人屍和巨蟒的屍首都被埋葬了呢？我們就是在這一段時間離開此地……」

翠蓮觀主不待千毒上人說完，就截斷了他的話頭，「哼！否則，我們也不會以此爲怪了。」

三魔你一言我一語，顯然一時找不出結論，但他們三人中顯然又存了猜忌之心，這可以從他們的冷言冷語中聽出。當然這些魔頭們，只是爲着利益而結合，並無道義可言。

夏振華雖然沒有施出冷箭之計，但如果先使魔頭們硬拚一場，倒也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此念陡轉，順手摘下一把松枝，微微凝勁後分別向三魔打去。

他的身影，則反借勢避去，而且奇快無比。

三魔同時遭受暗中暴襲，而且都是罡勁暗器，但卻無銳嘯又無響聲。

三人心中都十分明白，因爲三人中都能以此種功力，打出如此暗器，故一面躍退一面蓄勢。

夏振華則趁他們一亂之間，竟已奔到靈隱寺去了，他在大雄寶殿停下身來，因爲那具石像後面甚空。

夏振華心中想到攻人而不攻於人的事，因爲知己與知彼是兩件大事。

目下武林中各大門派，已被魔頭們弄得焦頭爛額，而魔頭們的實力則反在不斷增長中。

如果能無意中探知其行動，這對防守上，總可以立於主動地位。

故夏振華也就不作考慮，輕輕坐在石像之後。好半晌，才聽到幾個僧人走動，「你們要小心些，上人很少南來，此番到此從他的行動上看去，顯然情緒不佳，你們還是避着點的好……」

此人向僧侶們吩咐，當然他們口中所稱的上人大概是千毒魔頭。

而另一個聲音，亦已傳來道：「上人此番南來，情勢十分不對，尤其相與同來的翠蓮觀主和那個甚麼子，性情都非常暴戾……」

那聲音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那有人死了，一定要弄到外面來擺着，想坑害別人，尤其要假借阮舉人之名。」

這「假借阮舉人之名」幾個字，使得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我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阮舉人亦決非善類，否則自己的兒女，被人害死豈有不報官廳相驗之理。」

夏振華的心中早又爲阮舉人，幻出了一幅可怕的圖畫。

雖然他沒有見過，但從常理判斷，亦決不致連人死後還有不准收屍的道理，何況在中國的社會體制，鄉人那種入土爲安的觀念已根深蒂固。

夏振華愈想愈接近事實，本欲縱身而起，但一連串的喝聲卻隱隱傳來。

「哼！這裏是你的勢力範圍，但我和一尊子，能服在你的掌握中嗎？」這是翠蓮觀主的喝聲。

「就是我們在你的能力控制下，以我的武功，你是雙打還是單鬥，你想想我們的力量，誰弱誰強。」一尊子的話有威逼利誘兩種成份在。

「哼！你們不要狗咬呂洞賓，我連大雄寶殿也讓了出來，你們反欲連手來對付我一人。」

千毒上人顯然亦動了眞怒，拚搏有一觸即發之勢。

「如果不是你差人做了手脚，難道眞個有鬼不成。」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也同聲怒喝着。

「放屁！你再血口噴人我就先斬掉你這老兒！」千毒上人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夏振華見戲耍得夠了，他所需要的消息也有了，故忙施展着意會神功，又復從大雄寶殿退了出來。

因爲他要趕回紹興府去，他更要見識一下阮舉人的廬山眞面目，瞧瞧這個掛着舉人頭銜以殺人爲能事的地頭蛇！

夏振華的行踪飄忽，紹興府數十里路程不過是一盞熱茶工夫。

當他找到那阮舉人家，那裏祇剩下一具無頭屍體，阮舉人的頭已不知去向。更令人稱怪的，頸下竟無半絲血漬。

這種手法，他自己固可以「浮雲指」、「飛雲筆」，甚或以「追雲劍」上絕技，都可作成，但江湖中，此等高手亦絕無僅有。

他不顧耽擱，又趕回靈隱寺來，三魔已拚在一堆。寺中僧侶雖也操着兵刃，但卻無法下手。

夏振華見三魔都已受傷，冷冷地喝道：「畫虎不成反類犬。有天下第一劍在此，豈容你們如此容易成功。」

語落，一縷掌力直向三個拚鬥之人劈去。三魔都踉踉蹌蹌，同時暴退三大步。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已經響起。「巨蟒和兩個屍體，都是我以土蓋住，你們何必猜疑……」

他故意一聲狂笑道：「我以一把松枝，打向你們三個魔頭，竟無法分辨出來，尤以爲彼此攻擊了。」

夏振華笑容一斂，「本來你們這些東西，早就該死了，祇是中秋之夜，嵩山會中，一尊子還有大事未了，故此暫時不能容其死去……」

他星目陡轉，落在千毒上人面上，冷冷地喝道：「老賊！我再饒你一次，這紹興府之事，不過是一面鏡子，你殺人越貨，以阮舉人爲借口，弄得他也被殺……」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老賊！多行不義必自斃，你要再不反省，哼！我眞不信你有三頭六臂。」

三魔被夏振華一掌震開之後，雖然他們豈不十分相信夏振華所言，但諸事又如目睹，豈能不信。一尊子忙一運氣，嘴角抽動一下，幾番欲言又止。

翠蓮觀主面色鐵青道：「小賊！有你沒有我，我們拚了罷，這湖光山色亦足可供人憑弔……」語落人到，拂塵一抖，硬向夏振華天靈、巨闕二穴點到。

夏振華本可閃開，但他爲着要毀去這個人魔，不退返進。一絲罡氣逼得翠蓮觀主右手一鬆，那根銀絲拂塵落在地上。

夏振華朗笑之聲落，一掌劈去，任是翠蓮觀主武功在江湖五惡之上，也難受此凌厲一掌。

蹬、蹬、蹬，一連退出七八步，張口吐出血來。

一尊子正欲上前相助，也被夏振華的掌力掃到。「老賊！到嵩山等我。」一尊子也被震得連退三數步。

夏振華的身形乍起，人如長天飛燕，眨眼間，就消失在夜空裏。

但他那朗朗餘音，仍震蕩在空際。

當夏振華一走，羣魔胆氣雖爲之一壯，但都不自覺地同聲歎出一口氣來。

在一尊子等人的心中，這個煞星自會尋來，因爲這正是他們所佈下的天羅地網，萬料不到，又竟會前功盡棄。

且說夏振華並未去得太遠，他更沒有登上那艘乘來的畫舫。因爲他還欲從這西湖勝景中，領略另一種味道。故幌身間，踏着碧波西去，當然他不全是施展踏波飛渡功夫，而是以意會神功，相互配合。本來他更可以馭空於飛的絕技，越過這片明湖，祇是他被那湖邊的楊柳綠垂絲所沉醉，一時不願迅速離開。

剎那間，又復返蘇堤，他漫步其間，明月透過柳梢頭，微微陣陣吹來，縷縷清香，令人神往。

夏振華禁不住低聲唱出：

柳浪聞鶯水似天。

莫問柳堤春已去，

垂楊阡陌耐人看。

他記不起這是誰寫的詩，但對於此時的情景，却十分恰當。

就在他興高彩烈之際，一聲短嘖，傳入耳際，夏振華心中爲之一動，一陣蚊語也隱隱傳來：「孩子，這裏不過是魔頭們的障眼法，既然他們能在此間有所行動，勢必在其他地方也有擧動，就此間情形看來，他們的實力，並未在此……」

夏振華心頭一懍，正欲開口說話，但聲音已去得甚遠，他雖可以馭風傳音之法，不過，他對羣魔作爲，似另有一番打算，故祇是向那傳聲之處，望了一眼，仍然兀自未動。

因爲他心地空明，尤其他近來對上乘心法，已達淨性明心之境，故無論視覺、聽覺，都已非當日可比。雖然那蚊語再不復聞，但另有一種聲音，也似已響起。

想是距離太遠，聽不清所談何事。而夏振華早又判知那羣魔頭們，必是另有所圖謀，身形微幌，人已飄身而起，電閃而逝。

一陣陣冷喝，一陣陣銳嘯，更有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震蕩在夜空中。

夏振華心頭一緊，暗忖道：「原來此間又有一場捨命拚搏。」

人雖如飛而逝，心中不禁感嘆叢生道：「武學一途，本係強身富國之旨，或可作抵禦強暴，定國安邦之道，而一般武林江湖人却不以此爲謀，反欲以爭強鬥狠，視人命如兒戲，甚且嗜殺如命，欲藉武功，雄視一方，俾使人望而生畏。大違武學之旨，豈不令人浩嘆……」

此念陡轉，一陣暴喝之聲，也同時震起，夏振華雙目精光陡現，人也如長空飛燕一般縱去。何消一盞熱茶工夫，他又奔到一座花圃之外，但見夜霧漫空，花香刺鼻。

夏振華心頭實在說不出是憂是感，忖道：「這些爭強鬥狠之士，無不是智慧雙絕，武功蓋代的異人，但却都是野心勃勃，以殺人爲樂事者……」

而一陣冷喝也隱隱傳來：「老鬼！你既然祇憑藉這花陣，何妨現身相見。我就不信你眞練成了三頭六臂。」一聲落，破空銳嘯亦不斷地暴起。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此人內力好生深厚，但不知道與此間主人有何過節。」因爲他對這破空銳嘯已加注意，故不自覺地已在注目望去。

雖然夜霧已深，花陣中隱藏着無窮玄奥，他却依然認出，原來這正是那痲衣幪面隱俠之居。

夏振華因對痲衣幪面隱俠十分敬佩，此時見有人找上他來，早已氣衝牛斗。當他一想到這花陣乃幪面隱俠生平絕學時，自己也幾乎陷在其中。

而那破空銳嘯，顯然因找不着對象，空自暴喝，其實他陷在那花陣中，也不知己有多少時間。

更料知痲衣幪面隱俠可能早已他去，否則他當不會任由別人侵入。

正自千廻百轉之際，一聲輕笑，也隱隱傳到，夏振華以爲自己又落在別人監視之下。微一提氣人也飄身而出，就在他飄身而起時，一點黑影也疾射而走。

夏振華冷哼一聲，並將意會神功及馭空飛行施展至極限，那一點黑影始終在前若隱若現。

因爲天色太黑，雖然他的千里目亦將練成黑夜視物，可鑑毫髮，但這黑影却無法辨明。

夏振華正自竭力前奔，黑影竟投入一座森林，迅即失去。

「這要他如何肯信，尤其以自己這天下第一劍之尊，豈能任人如此作弄？當下也就一吸丹田之氣，身形如魅影一般，也跟踪而入。他的速度總算快到極點，剎那之間，已將三數畝之森林，搜了一個遍，那裏有什麼影子？一時也楞住了，因爲如果他是人的話，他的武功已足以驚震武林，甚至將無敵於天下。那麼自己這個以天下第一劍自尊的金字招牌，恐怕要從此摔了。就在他微微一愣之間，又是一聲輕笑響在頭上樹梢。

夏振華臉上一熱，心頭也一陣狂跳，更微微將全身罡氣施展開來，這還是他生平所未遇見。以他的武功，三數里之地，可聞落葉聲，此時竟有人在自己頭頂樹梢

、這要他如何不難過。也實在覺得愧感萬千，不僅是愧，更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待他身形微起，那輕笑之聲又響，接着說道：「小少爺，老爺子去了南荒，你是想同那壞人打架？老爺子說，那是個壞蛋，所以我帶你來這林中……」

夏振華這才注目望去，原來正是幪面厖衣隱俠所養的那隻碧綠鸚鵡。

這朶武林奇葩立時悟出，武林中任何事事物物，都不是偶然發生，尤其在他自己身上，更顯出其特殊和非常的一面。

他知道巨無霸所以「滴血傳書」，或者隱去其本來面目，都有其神秘性，甚至更不願以巨無霸三字見示於人，當然這中間有其不可告人之處，或有其辛酸和血淚的一面，而自己今日的遭遇，自也不會太過平凡，因爲這隻鸚鵡顯巳經過嚴格調敎，且懂得靈性。故也就淡淡地笑道：「原來又是你這頑皮的東西，看你主人同來我不請他打你一頓才怪。」

那鸚鵡倏地振翅而起，似是受了驚擾，但牠的去勢奇速，更倏自天疾落有，如銀丸飛瀉，竟投落林中。

夏振華心中一動，他諒知這林中必有事故發生，念動，意行，人也飄然而起。

他循着鸚鵡投落方向，夏振華的身體也如飄風一幌地降落，他尙未投入林中，就聽得一陣呀呀之聲，夏振華還以爲林中又有人拚鬥，凝氣間，穿林而入。那些晨霧和枝葉，都被夏振華身上所發生的罡氣震散。

這在自己雖還不大覺出，但他內力巳在數日中，又不知增長了多少倍。

就在他脚落實地之後，一時間，也不覺楞住了。因爲那裏宛似一爐烈火般，細看之下，正是當日師傅天痴老人所乘的蒼鷹——飛花。

本來牠屬蒼鷹，功力衝勁更是奇大，當日連武林三傑也曾吃過牠的苦頭。此時顯然受了重傷，全身血淋淋，連那一向閃泛光的羽毛也皆透濕，而神情更是頹喪。那隻綠色鸚鵡在牠週圍轉來轉去，吱吱喳喳，也覺得十分發急。

夏振華初時一怔，接着全身都冒過一道寒氣，暗忖道：「不好，莫非我師傅因遇上勁敵，致蒼鷹——飛花，也被其所傷……」此念電閃而逝，天痴老人的音容笑貌，立即展現眼前。

夏振華身形一閃，趨近蒼鷹身邊，綠色鸚鵡亦未制止。

飛花睜了一下無神的眼睛，又倏地閤上，夏振華用手在蒼鷹頭上一摸，心頭突然一跳。因爲他手上所接觸的，不再是那輕柔的羽毛，而是濕淋淋的血跡，夏振華的手也染紅了。任是他平日混身是胆，豪氣干雲，此時也不禁陡然色變。

他直覺的想法，師傅天痴老人定然遭遇了生平未有的勁敵。

不過夏振華又十分自信，以天痴老人這個武林聖哲，窮天地之造化，集武林玄奥於一身。如果眞有人與之相抗，而且能傷及跨下蒼鷹，豈非怪事。

但擺在面前的事實，又不容人忽視。而且是千眞萬確，蒼鷹顯然在魚池之殃中也受了重傷。他不懂得醫學，但他是至性之人，他尤其不懂禽類的治療方法。

不過他一急之下，曾想到師傅天痴老人曾千里迢迢走遍了名山大川，採用了名藥精華，尤其十分難得的九節菖蒲和銀耳，千年雪蓮等，所配製成的丹丸。

他曾聽師父說過，有病治病，無病強身，甚且可以增加功力於無形，且兼能解除百毒。

夏振華雖不明醫術，但飛花傷勢如此，若不迅速治調必將惡化。

因爲他要找出蒼鷹受傷的原因，也就不管藥物是否對症。立即從懷中摸出那玉瓶，硬將藥丸塞了兩顆在蒼鷹口中，他更助了一口眞氣，將那藥丸吹入蒼鷹腹中，蒼鷹全身一陣震抖，又閉上雙目。

夏振華知道牠也在運勁凝功，以圖調治傷勢，那隻綠色鸚鵡，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地望着。

夏振華自已又嚼開幾顆藥丸，擦在蒼鷹的外傷上，果然聖藥非同凡響，功效奇佳，蒼鷹喉嚨中，連連發出幾聲清嘯，巨翅也連翻撲動。

那隻久未開口鸚鵡，也飛在夏振華的肩上，連聲歡呼：「好了！好了！」

夏振華見蒼鷹仍在張口吐氣，他深知此鳥深獲武功三味。近來更在天痴老人調敎下，功力陡漲。但他却無法協助蒼鷹，使內部眞氣調勻、而蒼鷹雖通靈性，却無法說話。那隻綠色鸚鵡，固可作人言，有許多話因未聽過，也無法說出。

夏振華心中也是十分發急，終於輕輕地將左手放在蒼鷹頭上，五指順着頸上羽毛向下摸着。果然蒼鷹喉間又是一陣清嘯，巨翅也是一陣振起。

原來夏振華將眞力藉五指的移動，緩緩傳遞在蒼鷹羽毛之上，再導入其身體中。因爲他不知蒼鷹內體構造，尤其是蒼鷹武功究竟高到何種程度，更惟恐他吐勁太強，將蒼鷹五臟震毀。

那綠色鸚鵡沉思良久，忽然引頸而歌：「花有清香月有音，春宵一刻值千金。」一遍又一遍地唸着。

夏振華起初尚未聽出鸚鵡話中深意。當他一再聽到那「春宵一刻值千金」一時，心頭不覺微懍。再看那蒼鷹精神巳復，羽毛上雖然還是血跡斑斑，但那隻烱烱發光的眼睛似要噴出火來。

夏振華才想到那綠色鸚鵡，不僅經厖衣幪面怪俠所飼養，更懂得甚多江湖中怪事。心思更是精細。剛才好半晌一直作沉思之狀，原來牠是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提醒夏振華，要他趕快離此。

夏振華以一代武林精英，大智慧啓，大思慮明，當然他能够從鸚鵡口中聽得出這句春宵一刻值千金之深意在。故望着蒼鷹，幽幽地問道：「飛花！我師傅可是遇見了勁敵，連你也受了傷？」

「我主人也遇上了勁敵。」鸚鵡不待夏振華說完也搶着說。

「小翠！你主人在何處遇上了勁敵？」夏振華向那綠色鸚鵡問出。

「飛花……飛花……」好半晌，才說是「飛花告訴我的。」

夏振華心頭立時幪上一層暗影，全身也泛出涼意，以天痴老人和巨無霸，這兩位絕代高人的武功，敢稱得無敵於天下，如今竟是兩人，同時遇上勁敵，能不令人

稱怪。眞是天地之大，宇宙之無窮，自己尚不及弱冠之年，竟妄稱「天下第一劍」，如果師傅此番遇險，自己眞不知將何以面對天下羣豪。這時蒼鷹倏地振翅而起，夏振華也正自微微納氣，因爲他深知蒼鷹耳目靈敏，一定是去探聽師傅與人搏鬥的情形。

綠色鸚鵡也巳振翅而起，當然牠無法與蒼鷹飛花的速度相比，高度更無法與之相比。

夏振華正自盤算未定，而蒼鷹那火一般的身體，竟如銀丸飛瀉，雙翅一揮，清嘯而立。

夏振華看慣了那種姿勢，同時他也不知道師傅現在何處，如果能借蒼鷹一段脚程，自己也可省却許多奔波。尤其他想到師傅此時所遇的對手，顯然非平庸對手，否則蒼鷹飛花，豈能傷得如此慘重，故此時他也必須蓄勢待敵，因爲這一場拚鬥，可能成爲生死搏鬥。

又値飛花雙翅振起，夏振華也就一躍而上，他還顧慮蒼鷹身體尚未痊癒，提氣間他的身體，巳飄若浮雲。雖然他還是端坐在飛花的背上，祇不過借用蒼鷹的脚程，他的身體却是馭空而飛。

當他飄飛於白雲之上，俯視着宇宙，羣山萬樹皆從脚下飛逝，溪流如白練，翠柳如針。

「萬里山河收眼底，長空鶯燕去平沙。」夏振華不禁信口唸出。

蒼鷹全身一震，夏振華也跟着一偏，心中不由暗忖道：「好險！若我不是提氣而坐，這一掉下去，怕不立時跌得粉身碎骨……」此念陡轉，一陣破空嘯聲隱隱傳來。

蒼鷹飛花也是一聲怪嘯，竟用全力而奔，夏振華頓覺身形微幌，白雲飄散，瞬息而過。何消半盞茶工夫，蒼鷹一聲長鳴，四野爲之震動，倏自白雲間滑落。

拚鬥之聲破空銳嘯，激起十丈狂飈。

夏振華俯首而觀，見是一座惡林，一泓清水、三面將林圍繞着，乍看之下這森林與當日廬山附近，那惡潭孤島的形勢大致相同。他此念未落，蒼鷹又是一陣嘶鳴，並端立樹梢頭。

夏振華不暇細看，他巳料到這裏必是師傅與人拚鬥之處。故心情也十分沉重，他知道師傅以一代武林聖者，雖然遭受過江湖五惡的暗算，但自信江湖五惡連手，那十五人結成的寶塔圖案，斷非天痴老人之敵，而自此番拚鬥的跡象而觀，眞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山川草澤之中，亦藏能人，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這天下第一劍之名未免言之過早。

他一面感嘆，人巳穿林而入，但覺得一縷縷勁風，有如利刄一般，刮膚生寒無法迫近。而林中樹木，也皆皮開肉綻，枝葉飄散，顯然這場拚鬥，不僅經過了甚長的時間，也化掉不少眞力。尤其所震起的破空銳嘯，宛若虎嘯猿啼，使人聞之有不寒而慄之感。

夏振華心頭一緊，立即一歛眞氣，身形如魅如幻，人若天馬行空一般，逕自林隙中穿入。因爲距離尚遠，看不清楚兩個拚鬥之人的本來面目，但兩個人却形同魅影，尤其身形離地，倏進乍退，有似空中飛鷹一般。

夏振華的目光雖然銳利，一時也無法辨識，但他料想到這拚搏必與自己有關，否則飛花不會將自己接來。

雙臂微微蓄勢，人如穿花之蝶一般，迅即奔到。兩個拚鬥的人也發覺有人潛入，但誰也未曾停下手來，亦無人問出，因爲這正是他們拚鬥緊要關頭。

夏振華這才看淸兩個拚鬥之人，一個正是自己的師傅，養育自己成人，恩比天高的天痴老人。

另一個却是救自己于危難中，並使自己得以練成金剛不壞身法，並曾賜九宮、八卦之基本圖案，使自已不僅武學因而大增，智慧和對敵經驗亦因之而大增的厖衣幪面怪俠。但不知這兩位絕代高人，爲何竟會拚在一塊。

瞧他們拚搏的情形，兩個都似施展了內家潛力，表面看去，倒並無任何特殊之狀，不過自兩人身側滑過的縷縷勁風，無一不是可裂石開碑，致人死命。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他不知道應否出手。兩人想巳拚鬥不少時間，因爲兩人形態間，雖還未露出疲憊之色，但動作巳顯出了遲慢，所幸此時無敵人趕到，否則兩人決無法倖免。

夏振華一步一步地接近，心也一陣一陣地下沉，故脚步也就無形中發出了不少的聲音。而且每一落地，入土總是三數寸深，兩個拚鬥的高人，也都心頭一緊，但他們都無法分心。雖然他們並不懼對方的人手出現，以他倆在武林中的地位，誰也不會找人出來助陣。如果雙方的仇家掩至，那就成了坐收漁人之利。

夏振華走到兩人拚鬥的丈許之內，倏然站住，他的雙臂微擧，一招「隔岸觀火」，硬從兩人中間插入。他更施展出馭風傳音之法，道：「師傅！快歇下手來，華兒有話要說。」

本來他還在猶豫究竟如何出手，忽然發覺了兩位武林聖哲，同時改變了招式，而且都使出了殺手。顯然兩人都欲在一招半式之間將對方解決，因爲以兩人的武功，夏振華的穿入林中當然無法避開兩人耳目。

以兩人全力相拚之際，更躭心對方出手，故亟欲先下手爲強。

倏地，一縷白光，一股清流，硬將兩股凌厲的攻勢瓦解。

夏振華的幽幽清音也同時傳入耳際，天痴老人和幪面厖衣怪俠，精神都同時一振，因爲他們不僅聽出夏振華的聲音，更斷定夏振華將有助於自己，且可防止外敵侵襲，使他們安心地分出勝負來。

其實夏振華也是冒着絕大的危險，以兩個蓋代高人生死相搏，所謂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他們正以其內家罡力，以及本身所修爲的無上心法，此種情勢絕對可以造成兩敗俱傷之局面。

夏振華從兩人面色中，尤其他從天痴老人的眼神中所泛出的淡淡精光，這正是天痴老人修爲的極致。也將是幪面厖衣怪俠的生死關頭，或兩人同歸於盡的徵兆。情勢所迫，他再也無法等待，故凝聚本身罡力，以一招「隔岸觀火」，將兩個拚鬥

之人隔開。他人出身進，幽幽之聲也同時響在兩人耳際。一縷清流，宛似浴在春風化雨中，兩人硬拚之力，竟已紛紛化解。

夏振華那清朗俊挺的英姿，昂然卓立在兩人之中。「師傅，這位是華兒那晚所說的，是當年名震武林的『巨無霸』老前輩……」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華兒曾蒙巨無霸老前輩救助於危難中，又助我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

不待夏振華說完，一陣朗朗之笑，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說道：「巨無霸！以他的武功，確與傳聞中的巨無霸無異，祇是……」

不待天痴老人說完，那厖衣幪面怪客，竟縱聲一陣狂笑。聲震長空，四野皆為之動，但笑聲裏，却帶着無比的寂寞與淒涼。笑聲甫落，那低沉之聲也跟着響起：「你既然聽過巨無霸之名，也就該明瞭巨無霸的事，老實說，眞正的巨無霸應該死了，我不過是一具軀殼而已……」

他微微一頓後，又淡淡的笑道：「既然天下第一劍稱你為師傅，但不知你是武林三傑之一的何許人，或者你就是天痴老人……」

天痴老人臉色微變，也淡淡笑道：「老朽就是天痴老人，祇是巨無霸當年曾有美劍俠之譽，但不知今日何以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厖衣幪面怪俠全身微抖，幪面黑布掀動了一下，顯然十分激動。

夏振華從旁代答道：「師傅！巨無霸老前輩，自有其難言之隱，何況他……」

不待夏振華說完，那沉重之聲，截斷了夏振華的話頭。「孩子！不必多說啦，反正我們這場拚搏，業經無法避免，何必再……」

一聲震天嘶鳴，那隻蒼鷹，竟爾破林而入，端立在夏振華身側。

兩個老人，都驟然一驚，天痴老人臉上，立即顯出欣慰之色來。

幪面厖衣怪俠臉上的表情，雖然無法看見，但他的右臂不時微擧，一縷清柔之氣，圍着蒼鷹摸撫着。

天痴老人本還躭心他有意傷害蒼鷹，當他覺出幪面人手上，並未發出潛勁，心中也不禁為之一動。

「師傅！飛花剛才受了重傷……」

夏振華說到一半，望着幪面厖衣怪俠搖搖欲墜的身體，倏地停止。身形微幌，扶着幪面厖衣怪俠的身體，十分關切地問道：「老前輩，你身體有何不適麼？」

幪面厖衣怪俠全身微抖，好半晌，才嘆出一口氣來，道：「我對此蒼鷹之名，幾乎忘記，孩子！但不知你……」

他費了好大力氣，說出兩句話之後，終於語不成聲。一陣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天痴老人的聲音，使得那幪面厖衣怪俠，全身為之戰顫後，竟又一聲長嘆。

「大丈夫，那有如此拉拉扯扯，弄不清的婆婆經，你既然對蒼鷹飛花發生了疑問，那麼我來問你，飛花仙子，你可曾認識……」

天痴老人之言何如當頭棒喝，任是厖衣幪面怪俠性情再過孤僻，也不能不為其激動。但他祇是微微後退，倚在那株合抱古松之上。

夏振華也因不悉其中原因，故祇是楞楞地望着兩位老人。

天痴老人的老臉上倏然現出肅穆之色來，朗聲說道：「巨無霸老弟，我們這場架沒有白打，祇是你先不問明，就遽爾出手……」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俗語說：不打不相識。這句話倒很適於老朽與老弟這場好打……」

他說時竟又一聲朗朗長笑，說道：「不過巨無霸這套身手，眞是老而彌堅，你那一套『陰爪神功』，却不愧有巨無霸之譽。」

「老兒！你少來戴高帽子，我們雖無一面之緣，但天痴老人之名，却使武林宇內莫不敬服，我更在天下第一劍口中，聽見過種種……」

厖衣幪面怪俠竟打斷了天痴老人未盡之言，他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蒼鷹飛花之事，尚祈有以教我。」

天痴老人聞言老眼中竟洒下淚珠，剎那間，愁雲慘淡，連夏振華也為之鼻痠欲泣。

「老弟！在此事尚未談明之前，我倒先欲知道你『滴血傳書』之事的眞相……」天痴老人故意轉換了話題，忙顧左右地問着。

「我的滴血傳書，一半固是欲為我自己報仇，一半是藉此成就另一朶武林奇葩……」巨無霸那低沉之聲，一字一字地說着。

跟着他又發出一聲微微短喟道：「當時我祇是憑直覺地，對他喜悅，却不知道他已經成就了天下第一劍必備的條件，而這朶武林奇葩，更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所培植。在江湖中，已轟動一時了……」

他的話尚未說完，天痴老人又朗朗地笑出。道：「老弟！我們今日打過，也談過，我現在要走了。」他話頭倏停，雙目望着夏振華，目不轉睛地說道：「華兒，這是一個武林之謎，也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詩篇，你的武功年來誠有特殊的成就。」

他擧目望天，並振聲長嘯，雖然巨無霸和夏振華僅僅聽出了微微吼聲，因為他係純罡氣所發，故傳音特遠。

長空中也暴起一聲長鳴，遙相呼應。

夏振華當然想到天痴老人，已經在召喚蒼鷹，打算離去。

但他想到巨無霸剛才與天痴老人，二人以死相拚，就是因蒼鷹而起，此際，他竟欲先行離去。眼看一場拚鬥，又將爆發，正在暗中熟籌對策。

而天痴老人朗朗之聲又經響起：「華兒！你曾說過巨無霸老前輩，曾賜給你有天高地厚之恩，故更應激奮而發，以期在滴血傳書之會中，面對天下英雄，揚眉吐氣。」

巨無霸的低沉之聲，也同時響起：「就自天下大勢而言，『滴血傳書』因將使天下第一劍之名，永垂千古，但十年之後，武林中另一場大混亂，唯有你去應付了。」說完，竟爾長長地一嘆。

蒼鷹長鳴之聲落，昂立在天痴老人丈許之地。那一身紅羽好似一團烈火。

天痴老人的身形也如鬼影一般端坐在蒼鷹背上。

「老弟！你也該走了，這件事我暫時不願說明，待在滴血傳書之會中我決不使你白廢心機……」天痴老人的話尚未說完，蒼鷹已振翅而起。

巨無霸並未出手相攔，顯然他對天痴老人離去更存了幾分歉意。嘴角抽動了幾次，幾番欲言又止，終於，又是一聲嘆息，代替了他未經吐出之言。

夏振華却在天痴老人身形乍起之際一聲驚叫道：「師傅！留步，我還有一事未曾禀明。」

天痴老人果然一拍蒼鷹頸項，有似紅霞乍隱一般，又復返林中。

「華兒！你的武功，在滴血之會中將不會負你天下第一劍之譽，但江湖中人心太過險惡，宜特別注意。」

夏振華躬身受教道：「師傅所言，華兒自當刻骨銘心，以為終身處世之道……」他故意一停，雙目精光陡閃，又復淡淡一笑道：「師傅！我巳奪回『浮雲秘笈』，但却使江湖五惡的三奇士喪命。」說完從懷中將那油紙所包一本武林秘笈取出。

天痴老人的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為之震動。「哦！我還忘了告訴你。我也為你尋回了『古瑟琴譜』。」他邊說，邊從懷中摸出那個黃色小包，遞到夏振華手中。

回頭又對厖衣幪面怪俠說道：「巨無霸老弟，老朽雖然被江湖中人視作眼中釘，故此我們兩人，一旦遇上就拚了一個死活……」

幪面厖衣怪俠並未回答，祇是淡淡地一笑。

天痴老人又朗聲說道：「你在滴血傳書之會，所要報的大仇，華兒滿身血海深仇，也必將在那次弄清，尤其他那身世之謎，在老朽有生之年，我將……」

他的話尚未說完，夏振華早巳淚流滿面，雙膝跪在天痴老人面前顫聲說道：「師傅！我知道我一身血債，數不清楚，但我的仇人究竟是誰，還有……」

天痴老人不待夏振華說完，竟朗聲笑道：「華兒！你當知天下第一劍，繫武林安危大任，你的那些事祇要老朽不死，還有你三位叔叔……」

他的話頭倏地一頓，望着幪面厖衣怪俠，朗笑道：「而今更多了一個幪面厖衣怪俠巨無霸，孩子！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我們總不會使你失望……」他說完，又衝着巨無霸一笑：「老弟！我先走一步。華兒還有許多事要辦，不過，千萬別忘了，重九之會，滴血傳書……」話落人起，蒼鷹一聲引頸長嘶，早巳振翅而去。

巨無霸默想着天痴老人臨去之言，似有所悟，終於也淡淡地笑道：「孩子！誠然在重九滴血傳書之會中，你將面對天下英豪，尤其江湖五惡……」

他說到江湖五惡，鋼牙不由一咬，雖然頭上被黑巾罩住，看不清面上表情，顯然十分憤怒。

夏振華一聽到江湖五惡，想到那時所謂寶塔圖案，自己都將一一去應付，立時豪氣大振。當下朗笑道：「老前輩但請放心，我夏振華祇要一息尚存，自當不負恩師的教訓，以及老前輩的期望。」

幪面厖衣怪俠淡淡地一笑，人如魅影一般早巳穿林而出。

夏振華對這些武林異人自是見怪不怪，但他對這位當年威震武林的巨無霸，不僅發生了深厚的情感，而更發生了重重疑團。故望着他失去的影子，喃喃地自語道：「奇人固有奇遇，巨無霸誠然是謎一般的人物，但他與我師傅天痴老人，究竟為了何事，幾乎拚得死去活來，而更可怪的我一提到這一場糾紛，又在幾句話之中化解……」

他望着悠悠白雲，不禁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嗯！這件事十分奇怪，我倒要探一下……」語落人起，白影一幌，夏振華的影子，瞬即失去。在另一個林中一個雙腿成殘的老人，正撫着他那高約四尺，全身火紅的蒼鷹，自言自語。明明他知道蒼鷹不會說話，但他仍如面對老友，傾吐心曲一般。

「飛花！當我剛同巨無霸拚鬥上手之際，你不是一再阻止嗎？我們出手你更從我們的掌風中，穿來穿去……」好半晌，他又繼續說着：「本來你的武功，已經不弱，却不避我們的拚搏，以致受了重傷，我那時雖然十分痛心，但因強敵當面，無法分心……」

一聲長長的嘆息，打斷了未說完之話，終於又喃喃地說道：「我就知道，這中間必定有文章，因為當日在惡潭孤島，對華兒的關切，而你的名字，又是飛花，那末你的舊主人自是飛花仙子，祇因她的死去你才振翅遠颺。然而你和故主在靈魂上，仍能融合為一。我們在墓裏將華兒救出來，你却來救我，為的也是照顧你的幼主人……」

長空中又聽得一聲嘆息：「我天痴老人，論武功，已足以睨視武林，且閱人無算，但還沒有看見通靈之鳥，勝過飛花的了……」

他的笑聲未落，林中落葉嗖嗖，一個厖衣幪面人也如魅影一般降落。

天痴老人緩緩轉過身來，那厖衣幪面人早巳拜倒在地。

「老哥哥，剛才不僅出言魯莽，且對老哥哥無禮，尚請赦宥。」

天痴老人身形微起，雙手將厖衣幪面人托了起來，朗朗之笑道：「老弟，你為何還未去？」

「老哥哥，你剛才所言我都聽見。這蒼鷹原是拙荊所飼。那日也是因其拚鬥受傷，否則拙荊也……」他的話顯然觸及傷心之處，故而泣不成聲。

天痴老人也朗朗一笑道：「老弟，這件事近乎神跡，祇是這中間的曲折離奇之事太多，目前暫時不便宣佈……」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老弟你祇管放心，我們心目中，都是要使華兒能成為天下第一劍……」

他的話聲倏然止住，凝神諦聽了一回，又繼續說道：「老弟，我好似聽見了華兒的喝聲……」

幪面人也正在凝神靜聽，不由得微微頷首道：「老哥哥，華兒武功雖然盡得你的玄武聖篇上的眞傳，且又練成金剛不壞身法，和馭空飛行之術……」

他全身微微一顫後，又淡淡地笑道：

「以他的武功誠可謂無敵於天下，祇是他的殺孽太重，又因太重情感，如果一旦陷入泥沼中，將無法自拔。」

天痴老人不由放聲暴笑，「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已自集天地靈秀於其一身，大智慧啓，大思慮明……」

笑聲倏地一止，面現肅容，又朗聲說道：「老弟所言，誠然十分有理，但華兒之所以成為天下第一劍者，自有其異於常人之處……」

這中間，好似有無窮玄機一般，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老弟，凡事皆有定數，我還要去弄幾種藥物。在『滴血傳書之會』的前三天，盼能早到，我在神女峯頭相候，對羣魔的行止……」

他未盡之言，竟被一連串冷笑打斷，蔴衣幪面怪俠來不及同天痴老人話別，身形一閃跟踪撲去。

天痴老人左手在地上一按，端坐在蒼鷹之上，一聲長嘯，蒼鷹已振翅而起，刹那間就穿雲而入，長空中，雖然還有餘音盪漾，蒼鷹早已去得無影無踪。

幪面蔴衣怪俠之聲，也同時震蕩在空際，「谷主，一切都成過去，何況我們都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呢！」

話聲止住，空際又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至於說，俞姑娘失去了一目。雖然有損其花容玉貌，這就是紅顏多命薄的道理……」

他似十分費力地吐出一口氣來，終於又說道：「一個女孩子，長得太美，未必是福，萍姑娘也有此一缺憾，或者正是她的後福呢！」

「哼！你少說一句，我要不看在往日的情份上，我就得先給你難看……」

那個音色十分柔美，也是用一塊黑布幪住面孔的婦人，雖然她在生氣，但對巨無霸，却保持了一份眞實的情感在。

「我說的都是實話，我曾聽天下第一劍說過，那日梅嶺關頭，俞姑娘力戰羣魔，被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所傷。妳就是急也沒有用，因為他們幾個終日聚首一塊，如果你就恁般帶着萍姑娘去找他們，也不一定能如願報……」

幪面蔴衣怪俠聲音略一提高，又道：「谷主，並不是我多事，也不是長別人志氣，這些魔頭們無一不是絕毒無比，所謂忍小忿就亂大謀……」

另一個幽幽之聲打斷了巨無霸之言：「老前輩，天下第一劍現在何處，他所說的嵩山之會，眞也不眞？」

「萍姑娘！天下第一劍豈會對妳撒謊的，嵩山之會，本來是他與江湖五惡所約定，祇因在重九之日巫山之上，也有滴血傳書之會，故無形中將那次約會減低了份量。」

巨無霸又淡淡地一笑道：「按說這滴血傳書，已是五百年來未有之壯舉，武林中各大門派，江湖各大高手，都將聞風而來……」

「固然這些參與大會的人，不一定都會出手，但能參與此一盛會，也將為武林中增色不少……」

「你是說，因有滴血傳書之會，嵩山之會，就將無形中停止不成？」那幽幽之聲，關心地問着。

「我不是說嵩山之會無形中會停止，而是以一尊子等人狼狽為奸，又有翠蓮觀主、墨竹君、千毒上人等相助，他們自會權衡利害，將主力放在滴血傳書之會上，因為那裏是正邪的分野，甚至關係整個武林榮辱大任……」他微微一頓後，又說道：「羣魔們本已居心叵測，當然會知道如何去保存實力，何況嵩山之會，是八月十五，而『滴血傳書』之會，又正是重九之日。」

「如果他們自不量力，在嵩山之會傾力而出，那時天下第一劍，勢必先奪其銳氣，試問羣魔們，還有什麽力量來參加『滴血傳書』之會。」

他的聲音愈說愈高，那一種低沉之氣，也一掃無餘。

另一個聲音也跟着響起道：「萍兒，我們暫且回到亡魂谷去，巨無霸老前輩所言，誠為至理名言，我們不必上人家的惡當……」

「師傅，是天下第一劍親口對我說的，他說八月十五那日，月圓之夜，他將會獨鬥江湖五惡的連手羣攻，那時將替我報仇……」

不待她說完，巨無霸的聲音又震蕩在空際，「嵩山之會，老夫或者也會去一趟，祇是我料定江湖五惡決不會親自出面，或者他們正好利用嵩山之會的名義，派些爪牙去參加，他們則在暗中或分別埋伏在其他要道上，分別將武林各派高手各個擊殺。」

「你這些話已否對天下第一劍說過？」亡魂谷主也似為他的話激起義憤，故才脫口問出。

「天下第一劍集天地靈秀於一身，大智慧啓，大思慮明，窮天地之玄奧奪宇宙造化之神奇……」巨無霸一口氣說完，又淡淡地笑道：「我想他必定有所準備，或者羣魔的行動，正在他的掌握中呢？」

「師傅！我不論如何，還是得去參加嵩山之會，我不能失於天下第一劍……」這幽幽之聲，十分堅持自己的成見，當然誰都會想到她的用心。

「孩子！好罷，我就陪妳走上一趟。但這一趟，不論如何，總得找出問題的答案。」

那蒙面黑紗微微抖起，在黑紗中透出兩道目光，似閃電似晨星，跟着是長長一聲嘆息。

「如此甚好，我祝你們賢師徒幸運，見着天下第一劍時，就說我因為『滴血傳書』之事近，無法分身……」幪面蔴衣怪俠聲落人起，刹眼間已在數十丈之外。

「老前輩，請暫緩一步，晚輩尚有一事請教。」那幽幽之聲雖似出谷新鶯，但免不了幾分淒涼。

「萍姑娘，有話不妨直說，祇要我能夠辦得到，我當……」幪面蔴衣怪俠的身體又倏地折返。

「請問……」她的話說到一半，又倏然止住，好似難予啓齒。

幪面蔴衣怪俠淡淡地一笑，道：「萍姑娘，妳的心事我或者猜着了一半，待滴血傳書之事了，我會同令師……」

不待幪面蔴衣怪俠的話說完，已急得

俞小萍雙頰緋紅。「老前輩我是請教你，聽說有一種武功心法可以使目力復明。」

她終於說出了那一句難於啓齒，甚至幾乎被幪面蔴衣怪俠所誤會的話。

幪面蔴衣怪客全身一顫，他知道這個美麗的少女，還在編織着美麗的夢，他望了那個深陷的眼眶，知道眼球已被碰出。

任是幪面蔴衣怪俠平素目空一切狂放不羈，此際也不覺冒過一層寒意。但他不願欺騙一個純眞的少女，再不敢再刺傷她那業經受了創傷的心。

沉吟了好半晌，才淡淡地笑道：「姑娘！這事妳祇管放心，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武學之中怪事更多，祇要我在這次滴血傳書之會，得保不死，我一定設法……」

他微微一停後，又淡淡地笑道：「縱或不能使妳全部恢復光芒，但必得為妳補上一目，以恢復你往日的容顏。」

他說得不急不徐，顯然這個武林怪俠，尤其以他的地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將為後人法，自是不故作誑語。

俞小萍聞言十分感動，不自覺地，盈盈拜倒。

「萍姑娘！不必如此，我以後借助於你們年輕人的事正多。」一縷勁風硬將俞小萍的嬌軀提了起來。就在俞小萍提氣站定之際，幪面蔴衣怪俠已如飄風一幌，踪跡不見。

亡魂谷主不由得嘆出一口氣來，「他的武功又不知增進了多少倍……」

她正自言自語中，俞小萍却站在一邊向着一株大樹劈去。一聲天崩地裂之響，震得四野為之震動，亡魂谷主被那響聲驚醒。愕愕地問道：「萍兒……」

她見俞小萍正施展着一種吐納之法，是自己從未見過的，她雙臂分而復圈，伸而復舉，一遍一遍地練着，甚至連亡魂谷主站在身邊也視同不見。

好半晌，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立卽盤膝坐地運氣行功。

亡魂谷主初則一驚，但她慢慢從愛徒臉色中，發現了一片紅光，頭上也冒起白氣，他知道了是什麽一回事，也就不去驚動，一直守護在旁為之護法。差不多有一頓飯工夫，俞小萍才睁開雙目站起身來。

亡魂谷主已從愛徒的臉上，已獲得了答案，面色一整道：「萍兒，恭喜妳啦，我瞧妳剛才運氣行功，那種超然物外的情形，頭上冒着熱氣……」

她故意一頓，似在尋求另一個答案，也似想由俞小萍自己說出。

一聲幽幽的嘆息道：「師傅，我一向在妳老人家跟前嬌生慣養，自從受過這次打擊，簡直大了幾十歲，也更感到人生之可貴，武學之無窮……」

她又深深地一聲歎息後，繼續說道：「我那次受傷之後，承蒙崆峒觀主代輪本門氣功，又傳了潛修心法，這幾個月來，雖然兢兢業業，勤修不綴，但內體幾股氣流終無法達到……」

她不自覺地又掃了四週一眼，面泛紅霞嬌不自勝地笑道：「說也奇怪，本來巨無霸老前輩，使出一股無形罡力將我扶起，但他的掌力却無意擊在我左乳根穴上，兩縷熱流透過全身，各大經脈霍然暢通，甚且將平素從未練通的眞氣也融合為一，更將崆峒觀主所傳崆峒心法，竟完全納為已用，就立即入於物我相忘之境。」

俞小萍說完，亡魂谷主不自主地攬住她的嬌軀，笑道：「萍兒！妳雖失去了一目，武功成就却十分驚人，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況巨無霸業經應許，縱或不能將眼練得復明，也必設法為妳補上一隻……」

她說到後來，顯然因「補上一隻」，似屬過分虛幻，故聲音特別細小。

而兩縷勁風，兩條身影却同時撲到，一陣哈哈之笑，道：「老乞婆，妳別異想天開，眼睛瞎了，還能補上？」

另一個聲音也接道：「不用麻煩，剩下的一隻我也替你挖出來，還有那裝腔作勢的老乞婆，今天千萬放她不得。」

亡魂谷主和俞小萍氣得全身發抖，俞小萍更是瑲琅琅一聲震天銳嘯，那柄華光耀眼的寶劍已在握中。亡魂谷主也是一聲冷喝，道：「老賊！原來是你……」

語落，震天呼嘯，林木為之搖幌，四野皆為之震動。

一陣嘿嘿怪笑，令人聞之不寒而慄。

原來這幾人，正是一尊子、翠蓮觀主和千毒上人，這幾個人都在亡魂谷中吃過不少苦頭。

梅嶺關、俞小萍被羣魔所乘，瞎了一隻星目，正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以洩其忿。她就是要去找這些魔頭，此時竟在此間狹路相逢，焉能放過這個機會。亡魂谷主與一尊子的恩怨，早也就該兵刄相向，此際正是時候。當然有這幾個魔頭，其力道自非等閒可比，故也就顯出了狂傲的本態。

但一陣嘿嘿怪笑聲落，一個身着深灰色短裝的中年漢子，有如魅影一般，落在一尊子身邊，從他的身手看去，此人顯非弱者，他的笑聲未完，一尊子等人，不由狂態即歛，一個個面色死灰。

一尊子更不斷地喝問着：「他們都是死人嗎？」

那短裝中年漢子也面孔一板，冷冷地道：「他們都被天下第一劍收拾光了。」

這實在是晴天的霹靂，再沒有人反駁，也沒有人再問。不僅心頭籠罩着一層陰影，更感到大禍將臨一般。

翠蓮觀主顯得較為冷靜，淡淡地笑道：「老兒！我們就是為衞道而死，也為江湖中留下一個紀念，何況我們不一定就非那小子的敵手。」

千毒上人也連聲怪笑道：「對！我們將這一雙老少怪物收拾掉，那個小子來了，我們再來設法。」

一陣慘呼震蕩在空際，羣魔都為之一顫。

一尊子也擺不出那副咄咄逼人之勢，冷冷地喝道：「走！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語落人起，他已在數十丈之外。

一朵紅雲從天而降，一個身着大紅衣裙的少女，有若蒼鷹一般，望着一尊子的背影朗聲叫道：「爹爹……」

一尊子驟聞這嬌嬌之聲，眞連老骨頭也酥了，但他聽出爹爹二字，這才面色一整，又復奔回。那紅衣少女則如一隻大蝴蝶般撲入一尊子懷中。

這一個本來一觸即發的場面，被她一

嚷，大家的注意力都爲她所吸引。而一尊子這個一代魔頭，始則一楞，繼則聲音微顫，終於哭出聲來。「孩子！我們還能見上一面，難道這是在夢中不成？」一尊子的話，有點言不達意。

「爹爹！絕塵岩下，我不僅未曾死去，反因禍得福，被一位武林前輩救起，傳授了我武林失傳之學——迎風曲。」她一口氣說完，顯然也是十分激動，一尊子陡聽女兒又有奇遇，一時狂性大發，朗笑連天。

「孩子！這幾年我想妳所練的武林絕學，必可成爲空前絕後之人，正好……」一尊子微微一頓，又縱聲一笑道：「重九之日，有一樁五百年未有的武林大事，孩子……」

「是否就是江湖中所盛傳的，甚麼滴血傳書，孩兒除此之外……」那紅衣少女，先截斷了一尊子未竟之言，但她說到一半，又倏然止住。

在場諸人，無一不爲之動容，一尊子更是臉色大變。

紅衣少女一手理着被風吹散的頭髮，並不理會在場諸人的臉色，望着兪小萍一瞬也不瞬。心頭也不由暗自爲她婉惜，因爲以她的身材、面貌，都稱得上上之選，甚至反要勝過自己。但她却失去一隻靈魂之窗，仔細看去，顯然這隻眼睛是傷在雙重暗器之下，不由一腔怒火緩緩升起。故意暗中罵道：「那有如此狠心之人，對一個女孩兒家下得如此毒手，還不如要她死了的好。」

兪小萍本被她看得全身不自在，此際忽聽她說出，還不如要自己死了好，這一氣，眞是七竅生烟。當下冷冷地喝道：「小賤人，妳的口齒放乾淨些，妳爲甚麼不死呢？」

紅衣少女被她這一喝罵，也不禁激起其怒火，也就冷冷地回了她一句：「眞是狗咬呂洞賓，我看你年紀輕輕，竟瞎了一隻眼睛。」

「賤人！過來，待姑娘來先收拾你，再找老賊算賬。」

一尊子向四週打量了一眼，臉上泛出一片奇異的光芒。

當下故意向那紅衣少女笑道：「乖兒！妳別和她一般見識，這個小賤人與那個妄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同爲一丘之貉，故此我們才出手傷她，還是看她是個姑娘才沒有要她性命。」

此話一落，紅衣少女面孔鐵青，全身如受重鎚一擊。

兪小萍也是臉色蒼白，銀牙緊咬連舌頭也咬得流出血來。

翠蓮觀主和千毒上人都同聲怪笑，使得這氣氛更加尷尬。

兪小萍的短劍本已在握，此際則如離林猛虎，一招「漁樵問道」，化作「春雨綿綿」，劍光人影已凝混爲一。

紅衣少女經此一激，也就淡淡一笑道：「哼！你眞是吃了虎心豹胆，就是天下第一劍在此，也未必就對我如此狂妄。」

她說到天下第一劍，不知道一種甚麼作用，全身微微一抖，兩顆淚珠已滾下雙頰。

當然沒有人體會得出，她爲甚麼會驟然流淚，這種心情祇有兪小萍能够思量得出。

但她自己對天下第一劍也有着一縷無法把握得住的情絲，此際看着這個艷麗無比，混身大紅的少女，不僅使自己生氣，因爲自己……

她不敢細想，她却從面前這紅衣少女的臉上，看出了特殊的表情。故一時間，氣、妒、忿、恨、同時併發，劍發如三春雷雨，光華閃爍，人如驚鴻飛燕，氣勢逼人。

紅衣少女雙目一閃陡增殺氣，冷冷地喝道：「小賤人，妳眞是找死！」

語落人退，紅影陡閃，一陣管絃之樂響，她的手中已多出一支長約二尺的銀笛來。

「哼！小賤人，我就給妳嚐嚐厲害，免得夜郎自大。」

紅衣少女面露寒霜，人隨身進，一招「彩鳳朝陽」，笛招似千峯雷雨，管絃之樂響，白光和紅影，已混成一片彩霞。

兪小萍一擊未中，怒氣橫生，挫腕移身，人如穿花之蝶，一片森森劍氣竟隨着那黑色身影滾滾而起。

紅衣少女手中的銀笛，顯然有着無比的威力，吸、點、沾、撥、打、挑、刺、絲絲入扣。

刹那間，劍光笛影，清叱怒喝，不絕於耳。

看看已拚到五十餘招，仍然分不出勝負，若不是兩人衣裳顏色，有着顯着差別，誰也分別不出。就是如此，因兩個方向速度，太過快捷，也是無法看清。

一尊子臉上露着得意的微笑，亡魂谷主因爲有黑紗深垂，看不出臉上的表情。翠蓮觀主亦似十分得意，望着千毒上人連聲怪笑道：「一尊子不愧爲領袖人物，他這一石兩鳥之計，不僅這兩個女娃兒，有拚得死去活來的現象，這一下去也不怕她不去參加重九之會。」

千毒上人始則茫茫然不知所之，好半晌才會過翠蓮觀主的原意。當下也就一聲嘿嘿怪笑道：「果然這計謀妙得緊，一尊子誠不愧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他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本來一尊子是祇想激起她同亡魂谷主的徒兒，比劃一下，我們就可瞧出其武功深淺來。」

任是千毒上人，平素眼高于頂，此時也不禁嘆出一口氣來。道：「如此看來，那女娃兒的武功可能不在我們之下，雖然她有奇遇，也斷非一尊子有此能耐，不過，重九滴血傳書之會有她參加，就是那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小子，或者也要敗在她那銀笛之下……」就在他說話的當兒，場中拚鬥的情形已然大起變化。

那紅衣少女一招「脫袍讓位」，化作「風擺殘荷」，人已如花蝴蝶般飄舞，笛花朶朶，化作片片浮雲。

兪小萍也驟然一驚，紅影頓失，她已竄出三數丈外。

「哼！想走嗎？沒那麼容易，除非把命留下。」兪小萍一招「追奔逐北」，化作了「萬里長虹」，人劍合一飛奔而到。

一聲清嘯，似管絃之樂，似怒馬奔騰，亦似山崩地裂。紅衣少女正橫着銀笛，放在嘴邊，這一聲，乃其試笛之聲。

不僅羣魔失色，亡魂谷主心頭也爲之一懍，幪頭黑紗無風飄起。

兪小萍雖沒有翠蓮觀主和千毒上人如此緊張，但全身也微微一顫，暗忖道：「這賤人難道……」此念未完，紅衣少女面罩寒霜，冷冷地喝道：「小賤人，你有種不妨聽我吹奏一曲。」

「哼！莫說一曲，妳就是靡靡之音，又豈能奈我何，或妳手中所持的魔笛，能懾人心魄，我兪小萍也決無所懼。」

她說得甚响，顯然未將紅衣少女放在眼中。

「小賤人，妳未免太狂，我要使妳聽我笛聲，震毀肝藏，又要說我施展邪惡手法，死了也不服氣……」她微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笑道：「我就要妳橫死笛下，那時妳一定死而無憾。」說完，一招「橫斷春山」，人如魅影一閃，笛招如長虹貫日，化作「萬點寒星」，直向兪小萍的「玄機」、「巨闕」、「期門」三大要穴點到。

笛風過去，更帶出一片嘯聲，和着一陣管絃之樂響。

兪小萍一招「夜戰八方」之勢，劍招劃出萬道銀虹，硬向那笛招中迎去。

按這種硬打硬拚之勢誠非女子所宜，但兪小萍既從紅衣少女的眼中，領悟出一種奇異的感情之光。紅衣少女也因兪小萍與天下第一劍成了一帮，故不僅是妒更是怒，形成一支無法遏止的冷箭。人就是如此，尤其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絲，更惹人煩惱，故都一古腦兒全般發出。兩人都不曾想到，她們如此拚命究竟爲着何事。

錚錚鏗鏗……金鐵交鳴之聲，震耳欲聾。又是十數招過後，兩人面上都變了顏色，汗珠在兩人臉上汨汨地流着。這是爲着甚麼？她們連想都不想，雙目中都噴射着怒火，惟有將對方置之於死地，方才甘心。

一尊子、翠蓮觀主、千毒上人，都鴉鵲無聲。

亡魂谷主因臉被黑紗罩住，看不出表情，但全身都有點發抖。

紅衣少女的銀笛飛翻，不僅無法迫退兪小萍的劍勢，自己的笛招，在兪小萍的面前竟也陷於遲滯。

這個目空一切殺人如麻的少女，萬未料到對方的武功竟有如此之高，而招式尤爲奇特。一種好強之心，憤怒之火一同昇起。一招「推窗望月」硬將兪小萍逼退數步。

紅影如疾弩離弦，不進反退，向後倒退二三丈遠。

兪小萍正欲使劍去追，頓被一聲嘯聲止住。

圍觀的魔頭和亡魂谷主，全身都微微一震，不自覺地向後退出三數丈遠。

千毒上人更是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罷了！我活了偌大年紀，倒還很少看到如此這般拚鬥。……」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我們近日所遇到的這些娃兒，沒有一個不是武功突出……」他的話，被一陣如驟雨，似飄風的笛聲所打斷，那笛聲如泣如訴悲悲切切。

翠蓮觀主等人，又不自覺地，自後退出。

兪小萍橫劍而立，但面色十分沉凝。她凝聚着一口眞元，護住全身各大要穴。

紅衣少女的笛聲，驟變作輕柔飄渺，似幻似眞，似風擺殘荷，似羣雁南歸，亦似黃鶯細語。奪人志，喪人魄，兪小萍的情緒甚爲激動，額上滲出了汗珠。

紅衣少女的笛音，又倏地提高，似高山流水，似怨婦傷神，歌詞中隱隱透出一股傷心味。

好似說：「春閨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

又好似傳出了：「斷劍不知人何在，相逢何必再相逢……」

更傳出了一種聲音，高亢、低沉、怨恨、嘆息。「流水落花春去也……千金難買少年時，歡樂、艷麗，理想、幻夢。都祇是這人生的插曲……」

兪小萍也沉醉在這笛音之中，雙目含淚似雨打梨花、似春山含黛，她的心也爲曲所動。她的情更爲這曲所醉，她所想的更是如此。

因爲天下第一劍在她的心目中，正如天邊的星，是那麽遙遠，似海上的飄萍，是如此難以捉摸。

紅衣少女的笛音，愈吹愈令人神往，連她自己也爲笛音所動。

當然就是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她這曲子，固可以毀去對方，亦何嘗不能傷害自己。

倏地笛音一停，她長長地吐出一口長氣，望着兪小萍臉上又陡現殺機，笛音跟着又響。

兪小萍全身微微一幌，但仍竭力使之未倒。

這時亡魂谷主幾次都欲上前，但都因不耐笛音，幾番欲前又止。

一尊子、翠蓮觀主、千毒上人，都退出十數丈之外，但額上都出現汗珠，但他們內力深厚，還能勉強相抗。

紅衣少女雙目四射，笛音一頓，口中幽幽唸出：「願情天補恨，願再世相逢，願……」

第三個「願」字下面的話尚未說出來，兪小萍終於坐在地上，臉上更是一陣抽動。

紅衣少女的笛音，立即變爲天馬行空，高亢入雲。

亡魂谷主撲出的身體，終爲笛音震住，身軀搖幌幾乎跌倒。

「再不要半盞茶工夫，兪小萍必將傷在這笛音之下。

但紅衣少女的笛音却未停止，顯然她不達目的決不會就此善自罷休。

空氣十分沉寂，祇有這笛音，還有各人的心跳。

兪小萍的臉色已呈灰白色，但她強力咬着牙，連大氣也不願吐，因爲她的眞元要護住心臟要害。

但笛音則如萬馬奔騰，也似大海波浪，一波一波地此起彼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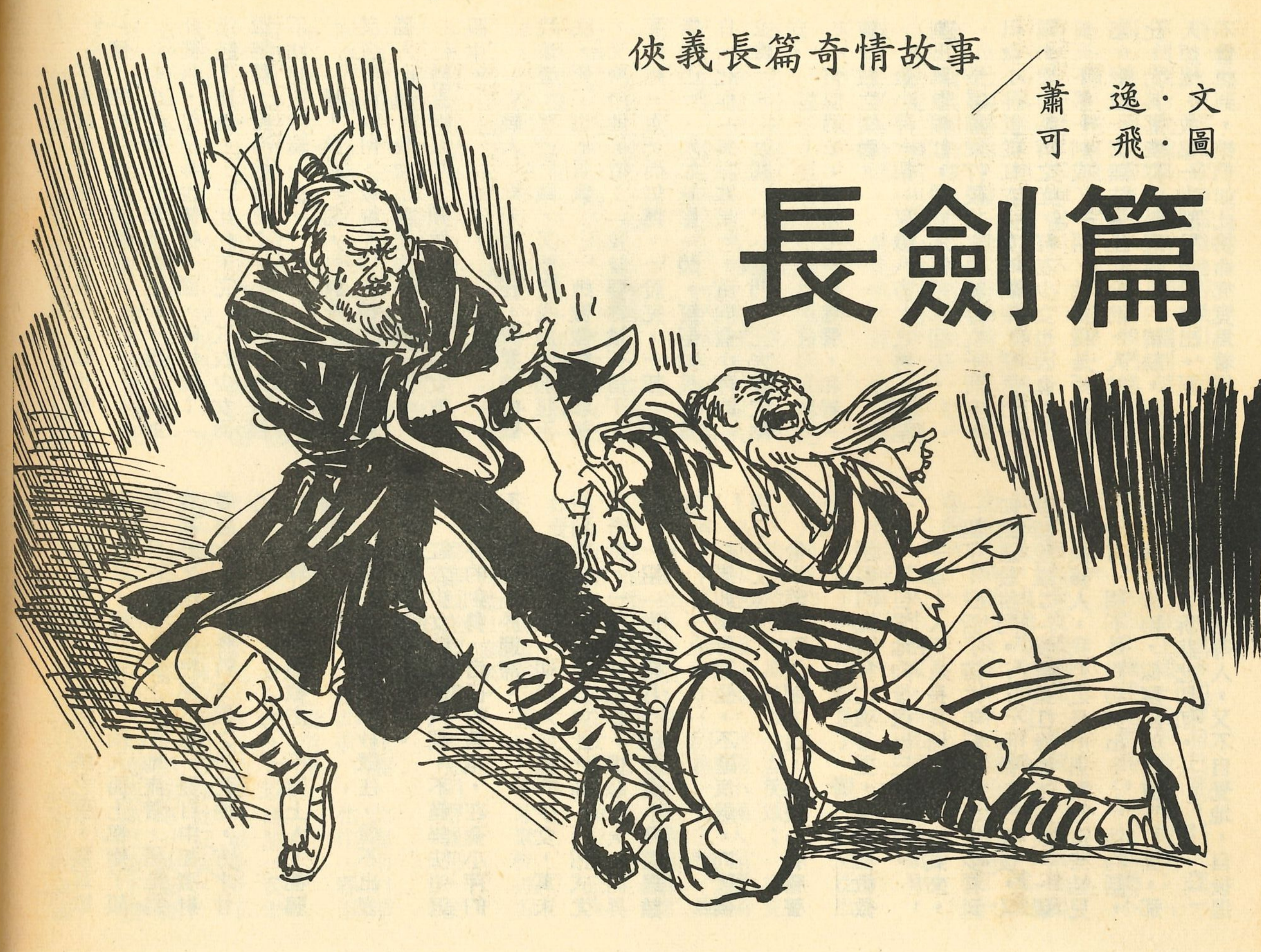
紅衣少女不時望着兪小萍臉上的變化，那花貌的美容，雖然因失去一目而減去了不少顏色。但她美麗的輪廓，成熟的身材，長長的秀髮，都成爲自己的影子。

（未完・十七）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　逸・文
可　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童雲正要偷取「石馬眞胎」，爲白長老所發覺，白長老對童雲的行爲十分氣惱，當場廢去他的武功，讓童雲離去，突在此刻，姜極帶着一批人手，也要向白長老討取「石馬眞胎」，姜極還制住了童雲，並以童雲性命來要脅白長老，白長老雖然對這不肖弟子已心灰意冷，但當他見到童雲被制住時，又突然生出憐憫之心，所以白長老立即答應了姜極，此刻，突見童雲嚼舌自盡，姜極出手如電，想救他性命，童雲抱着與敵俱亡的心情，施展「碧血飛箭」的絕功，將口中熱血直噴向姜極，姜極猝不及防，無法閃關，重傷倒地……

醉酒失儀態　更需解鈴人

現場各人目睹之下，俱不禁爲之大吃了一驚，這一手「殺鷄鎭猴」功夫，果然奏了奇效，十幾個將動未動的人，突然間，都像是脚上生根一樣的定在了當場，動彈不得，再無一個人胆敢出手。

正面的姜極向後面又自打了一個踉蹌，本能地遞出了一招——分開的一雙手指，凝聚着無比尖銳勁道，直向着白長老一雙眼睛上挖來。

白長老冷笑着道：「不必了！」

若在平時，二人一旦動上了手，孰勝孰敗，固是費人思忖，而此刻情形卻是大有不同，姜極的恃強好勝，便徒然是「自取其辱」。

白長老話聲方出，右手反掄着向上一翻，已自刁住了姜極手腕，這一手勁道，卻是恰到好處，祇痛得姜極身子連連打顫，臉上汗下如雨。

「哦……」

只說了這麼個字，可就沒有下文，敢情已爲白長老獨家所擅的「六陰拿穴手」法，拿住了穴道。

這番情形，若在平日也是極不可能，即使眞的被拿住，姜極也能運施自家的「開陽眞力」，將閉穴解開，而目前他卻已是無能爲力。

「哦……」

身子一連打了兩個踉蹌，卻不曾坐倒在地，原因是白長老那ㄚ隻鳥爪般的瘦手，兀自緊緊地刁在他手腕之上，一霎間，早已是冷汗淋漓。

「矮子！你眞的要下毒手麼？」

事到臨頭，他卻也狠不起來。加上下體傷勢嚴重，祇痛得遍體打顫。

白長老一雙深陷的眸子，頻頻在他臉上打轉。「姜極……你還想活麼？」

說時滿頭白髮幾乎全數豎立而起。

姜極看在眼中，直接的感覺到此命休矣，當下長嘆一聲：「矮子，就給個痛快的吧！」

說罷，他竟自閉上了眼睛。

白長老此時若要制其於致命，祇需眞

力一吐，當能使對方血脈賁炸而亡，他卻終究不忍，冷冷一笑，道了聲去吧！右手翻處，姜極身勢有如凌空飛雁般，已被擲了出去，足足飛出了三四丈遠，掠身於院牆之外。

下餘各人祇嚇了個忘魂喪胆，一時不待招呼，紛紛作鳥獸四散。

×　×　×

夜月下白長老踟躕於滿院屍身之間。

這些屍體之中，給與白長老最有感觸的當然是童雲的這一具了。

他痴痴地走到那具屍身當前，定下脚步，細細的打量着。

良久……良久……情不自禁的落下淚來。

×　×　×

盧幽靜靜地說：「你來了？」

關雪羽應了一聲，在一張位子上坐下來，一面仔細的觀察着對方的臉色。

在他以爲，自己這個「乾娘」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無所不知」的一個人，那麼，昨日傍晚鳳姑娘的來，似乎亦應該爲其所察覺，她到底是否知道？自己又是否應該告訴她？

心裏這麼盤算着，一時舉棋不定，卻不知如何開口。

「這地方很靜，我很喜歡！」盧幽緩緩地說：「要不是我們要急着趕路，我眞希望能在這裏多住上幾天！」

關雪羽道：「既然乾娘喜歡，不如就在這裏多住兩天，其實並沒有什麼迫切之事，等待着去做……」

「眞的沒有麼？」

盧幽喃喃的道：「不是有位好心的姑娘，受了毒傷，等待着你去救治麼？」

關雪羽登時爲之一呆，暗自盤算着，實在記不起是否曾把麥小喬落難、負傷暫居於出雲寺的事情告訴過她，假使自己沒有透露這個口風，那麼她又怎麼會知道？

「唉……」盧幽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孩子，你目前的心境苦惱，眞以爲我不知道麼？」

「乾娘妳指的是……」

盧幽臉上現出了淡淡地微笑，卻有些凄然：「你用不着瞞我，我對你的一切，知道得很清楚，一個麥姑娘，又是一個鳳姑娘……」

說到「鳳姑娘」一時，她臉上情不自禁的有了一層薄怒，冷冷的嗔道：「這個鬼丫頭，仗着自己本事大，人又聰明，漂亮，把誰也不看在眼睛裏，就拿昨天的事來說吧，還眞當我不知道呢！」

關雪羽不禁臉上現出訕訕之色，忖思着將如何置答。

盧幽雖然這麼說，實際上卻並非眞的因此動怒，臉上顯出一片平靜。

「這件事也無怪你心裏煩，實在也難……」她吶吶的說：「鳳丫頭雖說爲人刁鑽任性，只是對你倒也是一片眞心……那位麥姑娘，我雖然沒有見過，可是想來也是不差，以你爲人，秉性端莊正直，原是不該涉入這個感情圈子裏去的，偏偏你卻是陷了進去……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看起來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帮得上你自己的忙了……」

微微一頓，她又接下去說道：「我早先對鳳丫頭一直心懷不滿，認爲她太像她父親，自私、任性、心狠手辣……現在想起來倒也並不儘然，想不到這丫頭倒有一番眞情，她能够毅然離開七指雪山，前來投奔你……這就證明她愛你之深……」

說着她微微嘆息一聲，冷冷的道：「你也許還不知道，對她來說，這其中卻是冒着生命之險，眞想不到她居然會有這個胆子，我眞爲她躭心……」

關雪羽聽得一驚：「乾娘是說鳳前輩若知道，饒不了她？」

盧幽點點頭，冷笑了一聲：「早先陸青桐確是有意要將女兒許配於你，但他秉性剛烈，自負太高，雖有此意，卻不會眞的就把女兒給了你去……」

盧幽的臉上帶着一片凄冷，那種表情之下所顯示的是她對鳳先生這個人；瞭解的該有多透，多深！

「你大概還不知道。」盧幽冷冷的笑着：「他實在的意思，是想要你留下來，把你招贅，要你跟着他姓陸……」

關雪羽心頭一驚，未作表情。

盧幽道：「這是他的私心，這麼作，一來可順情女兒，又可把你收爲心腹愛婿，最主要的一點卻是可以借機大大對你父母羞辱一番，算盤打得果然是如意極了，想不到結果卻落得了一塲空……」

「如今你我走了，女兒也相繼出走，陸青桐他這個臉可是丟大了，鳳丫頭再落在他的手上，便祇有死路一條……」

她說到這裏，情不自禁的頓下來，輕輕一嘆：「鳳丫頭居然有胆量違抗父親，離家出走，大胆的去追求她自己的愛情……這一點倒是讓我對她十分欽佩，只是，她又怎麼能逃過陸青桐的手心？我可眞由不住爲她捏上一把冷汗。」

關雪羽怔了一怔，道：「這可怎麼是好？乾娘妳可要救她一救……」

盧幽微微一嘆：「原來你對她並非無情，這個忙我只怕是帮不上了，一來這丫頭對我成見很深，再者他們之間到底是父女的關係，局外人很難置啄，更何况如今我與陸青桐已是勢同水火，我不帮她還好，一帮她，只怕更糟……也只有看她自己的命了！」

關雪羽想了想，果然也是如此，頓時心中大生煩燥，卻又無計可施，一時好不爲難。

沉默了一陣，盧幽道：「這件事你壓根兒是幫不上什麼忙的，也就不必再煩了，好在這個丫頭機靈得很，必然有她自己的一套辦法，你只看她不離我們附近，也就可以明白一個大概了！」

關雪羽奇怪的問道：「她難道還沒有走？」

盧幽微微一笑：「你以爲她眞的走了？這孩子的性情我清楚得很，她可不是那種輕易放棄原則的人……你等着瞧吧，好戲還在後頭呢！」

關雪羽聆聽之下，着實吃了一驚，忖思着未來之事，卻不知又將會生出什麼意外。

心裏正自盤算着未來得失，耳邊上忽然傳過來極其輕微的一聲細响，設非是具有關雪羽這類靈敏聽覺的人，簡直無能辨出。

盧幽自然也聽見了。

聲音起自當頭屋頂瓦面之上，分明是夜行人所留下的脚步聲音，很可能借此一點之力，早巳飛身尋丈之外。

關雪羽原待出去查看，兩隻手巳經按住椅把子，却又臨時止住了動作。

對面的盧幽顯然早巳知道了，嘴角上掛着微微的笑，輕輕道：「來不及了，如何，我猜的不錯吧！」

既然知道了鳳姑娘的確未曾遠去，關雪羽倒是下意識的放了些心，然而當他再觸及彼此未來感情發展時，却又不免心裏忐忑難安，轉念再想，事情巳然有了決定，但求無愧於心而巳，也只能在自己可行範圍之內，與其同情帮助了。

盧幽見他沉默不言，冷冷的道：「方才那幾句話，我是故意說給她聽的，這丫頭花巧得很，天生的倔強脾氣，死不服人，她是絕不會甘心敗在麥姑娘手上……我只怕她……」

說到這裏，她停住了話頭，微微搖了一下頭道：「……也許還不致於，不過，麥姑娘的傷勢是否無恙，却是叫人牽掛，爲萬全計，你應該早一天到出雲寺去看看才是，鳳丫頭的話可不能全信。」

關雪羽站起來，踱向窗前，望着蕭索的院落，一言不發，心情甚爲愁苦，自己簡直不敢相信，一向提得起，放得下，像自己這樣的英雄氣慨，一朝爲情所困，竟會自陷如此，誠是不可思議之事了。

×　×　×

在燈下看了半卷書，關雪羽只覺得心緒極不安寧，紙窗外風聲沙沙，地面上的落葉，被風勢帶動着，滴溜溜地直是打着轉兒……

是惆悵？抑或離懷？

總之，他感覺到自己變了，變得恁地拖泥帶水，拿不起，放不下，眞正是愧煞昂藏七尺，慚愧、慚愧！

沙沙滴滴！像是一層細砂子般地物什，拂落在窗戶紙上，那不是地上的沙子，是梧桐子兒，隔着一牆之間的那一排參天老桐樹，樹上的桐子兒早都熟透了，每一回風吹時，都落下好些兒，打在窗戶上沙沙着响，白天還聽不太清，入夜之後，可就聽得極其清楚，此時此刻，誠所謂「隔牆桐子落，幽人應未眠」了。

合上了書，關雪羽站起身來，他特意地把燈光撥黯了，想早一點就寢。

就在這時，耳邊上却聽見了「噗！」地一聲細响，像是落牆的貓兒那般輕微，接下來可就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了。

關雪羽心裏不禁爲之一動，一隻手就勢地巳落在了案頭上的那口長劍劍把上。

他當然不會眞的以爲那是一隻貓，抑或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

接下來的一陣子沙沙聲，算是帮了夜行人的大忙，因爲在那般情況之下，即使你的耳朵再尖，聽覺再靈敏，也難以分辨出混雜於其間的脚步聲，特別是對方如果再具有一流的輕功身法，那就更難分辨出來了。如果是眞有夜行客光顧的話，那麽這陣子風聲無疑便是最好的掩護了。

關雪羽略一思忖，那隻握劍的手，非但沒有鬆下，反倒把持得更緊了。

緊接着手腕微振，一口耀目閃爍着精光的長劍，巳拔在手上。

也就在這一霎，他耳邊上聽見了第二次的脚步聲，並且較前此落地的那一聲更見輕微，幽靈也似的巳掩在了自己睡房門前。

關雪羽暗吃一驚，忖思着：你好大的胆！

掌中劍一緊，光華暴長，一劍正待揮出，忽然間，他却又臨時中止住了這個動作。

耳邊上却聽見了「篤篤！」輕微的叩門聲。

顯然是存心造訪自己來的，關雪羽這便不能冒失的出手了。

「是誰？」

話聲出口，掌上的一口長劍，巳回落鞘中。

沒有回答，代替回答的却是另一次的兩聲輕叩。

關雪羽心中狐疑，脚下輕點，極其輕快的巳來到了門前，他左手蓄勢，右手開門，驀地拉開了房門。

這個勢子可以使他在一經發覺不對時，立刻劈掌而出，以他如今功力，在這麽近的範圍之內，實在很難想像甚麽人能够當受得住！

然而，這一切均屬多餘，因爲他所面對的，根本就不是敵人，乃是一個長髮佳人。

即使在黑夜裏，關雪羽也能一眼就認出她來。

「鳳姑娘……是妳！」

說了這句的話，他本能往後面退了一步，又在表明了他的確沒有敵意。

鳳姑娘秋波一轉，在他臉上深深的瞥了一眼，隨即走了進來，隨着她身後帶來的，是一股旣濃又醇的酒氣，却使關雪羽爲之一驚。

「妳喝酒了？」

鳳姑娘緩緩地回過身來，笑靨輕綻，謎也似地笑着：「你最聰明，我還沒有說話……你就嗅出來了，鼻子可眞尖！」

說着嬌軀輕長，滴溜溜在現場打了個圈兒。

滴溜溜，她又打了個圈兒……

長髮披散，裙帶輕飄，她這麽一圈一圈的打着轉兒，那番姿態眞是「起舞玉倩影，何似在人間！」

「燕家大哥，你看我美麽？嗯？」

轉着轉着，忽然她蹣跚着倒了下來。

關雪羽在一旁早有防備，手攬處，巳抄住了她倒下的身子：「妳喝醉了，這是何苦！」

三分懊惱，七分同情。

關雪羽手上用勁兒，半托半推地把她送上了座位。

鳳姑娘身若垂柳，倒坐在椅子上的身子，簡直像是一疋緞子，尤其是細長黑亮的一頭長髮，雲也似的垂落地上，垂下來的一雙手，更恰似兩截白綾。

「我……是爲了你……」

像是出之囈語，鳳姑娘半躺在椅子上翻過身子來，關雪羽目光乍一接觸之下，由不住陡然吃了一驚，一時間顯得有些手足失措。

敢情方才一番掙扎，鳳姑娘身上的一

襲長衣，竟自鬆解開來，這還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內裏寸褸不沾，敞開的襟懷裏，閃燦着跳動的肉光。

她瞇着惺忪的一雙睡眼，嘴角微牽，顯示着的淺淺笑靨，含蓄着幾許浪態，淫媚……這番姿態簡直不可能在她平常清醒時刻能尋覓到，而現在，借着三分醉態，竟自活生生表露出來。

「都爲了你……燕哥……我才喝酒，喝醉了……」

「哼……爲了我……」

關雪羽恨不能過去狠狠地給她兩巴掌，却又是不勝痛惜，當記得對方雍容、華貴的素行，較之今夜的浪漫放蕩，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一個姑娘人家，何以會忽然間作了如此巨大不可思議的轉變，個中情由，端是不忍卒思了。

在暖壺裏，倒了滿滿的一杯白水，關雪羽直趨而前。

鳳姑娘「嚶——」然媚笑裏，正待站起，却被關雪羽一隻手結實地按住了。

鳳姑娘盤過手來，捉住了他結實的那隻膀子，授受之間，恰如春火燎原，盪漾而起的邪情，愈加的一發而不可收拾。

關雪羽嘴裏恨恨的唸着：「罪孽、罪孽……」

他無法忘得了她早先的素節，這一霎便更感覺到她的罪大惡極，設非是她喝醉了，眞恨不能狠狠的敎訓她一頓，正因爲他有了這番居心，才能無視於對方的袒陳裸露。

「把這杯水喝下去！」

鳳姑娘接過來說了聲：「好，」隨即咕通通一口氣喝了個光。翻過眼波兒來，依然媚態十足的道：「這不是酒……你騙人……」

關雪羽冷笑着道：「妳給我聽着，任是天塌下來，也不許妳作賤自己……」

鳳姑娘猶自在「吃吃」的笑。

「燕哥哥……你看我美……麽？」

雙手攤處，玉體全現。

關雪羽眼睛裏幾乎噴出了火來，却非是情焰魔火，而是無比的忿意。

他一聲不哼的，爲她把長衣遮好。

鳳姑娘偏是不依，掙扎着又自解開。

關雪羽又一次爲她掩好，她却又掙着脫開來。

「對不起妳了！」

再一次爲她把衣服穿好的同時，關雪羽右手輕拍之下，微微凸起的中指骨節，巳點在了鳳姑娘胸下的「軟痲」穴上，後者爲之輕輕一震，隨即不再移動。

祇見她星眸半開，笑態可掬，兀自痴痴地向對方望着，心裏容或明白，却是倦體無力，再也動彈不了。

關雪羽把她雙手抱起，原想放置在自己臥床之上，想到了這樣不妥，又把她改放在矮几上，心裏眞是說不出的氣惱，痛惜。

一陣子心痠，竟自落下淚來。

轉身走向窗外，推開了紙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默片刻，他才又轉回來，走向鳳姑娘面前。

「妳不該這麽樣的折磨自己……眞想不到妳會變成了這個樣……」

鳳姑娘張了一下嘴，語出無聲。

「我知道妳有一肚子的委曲，但是我可不要聽妳那些醉話，等妳清醒了以後再說！」

鳳姑娘花容間顯示着一片笑靨，祇是笑中有凄，眼中有淚……

關雪羽目睹之下，輕輕一嘆，取過一個洗臉的面盆，放置在她身前。

「來，先把妳喝的酒給我吐出來，清醒以後，我們再說話。」

說完不再容她有無反應，隨即動手把她身子轉過，讓她的臉朝下，卽以右手微着勁道，向他背上一按，鳳姑娘身子抽搐着，隨即連連嘔吐起來。

一口接一口的黃水，可眞是不少，足足吐了小半盆子，登時斗室內充滿了濃重的酒氣。

關雪羽乾脆走過去把門也給打開來，大股的風灌進來，配合着敞開的窗，空氣隨即有了交流。

鳳姑娘兀自一口接着一口的乾嘔着，殘酒儘盡，最後，甚至於連胆汁也吐了出來。

關雪羽一面解開她身上的穴道，一面又倒來清茶，爲她漱口，清理了半天，才弄乾淨。

鳳姑娘吐盡腹中酒，才像是舒服了一些，一雙水汪汪的眸子，那麽近，那麽的凝視着他……

「我眞慚愧……」

說着，她隨即微微地閉上了眼睛，兩滴清淚，透過了密密的睫毛，珍珠也似地滾了出來。

忽然她又睜開了眼睛，滿面迷惘的凝視着他：「我……眞臊死了……燕……雪……你會不會看不起我？我怎……麽會……這樣……」

她幾乎不敢直接注視對方的眼睛，幾句話出口，一張臉早巳臊得通紅，也許是心情過於激動，簡直有些抽搐了。

星眸微闔，祇是頻頻的搖着頭，一頭秀髮，雲也似地散開着，一切的顯示，是那麽的沉鬱、迷幻，而交熾着的烈火眞情，却有摧心瀝肝之勢。

關雪羽原本凌厲的目光，竟然爲之萎縮了。

「妳……何苦？」

似乎祇有這一句好說，說完，他突地掉過了身子，情勢的演變，雖然像是很冷靜、殘酷，而事實的微妙發展，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了。

關雪羽急欲擺脫眼前情況，想到院子裏去，也許是出了這個門，離開了這間屋子，便是脫離了眼前這步急難……他也只有這麽期盼了。

「你你……燕雪……站住站住……求求你不要離開我……」聲音分外的凄切。如此的女人！這樣婉轉的聲音……此時，此境，眞有召魂懾魄的魅力……接下來的聲聲咽哽，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將爲之動情。

關雪羽站住了脚步，熱血上湧，滿面赤紅。暗暗怨嘆着孽「罪……罪孽……」

「妳把衣服穿好了……我出去走走就回來。」

他幾乎不敢回頭再看她一眼，說完了

這句話，他便舉步前進，鳳姑娘却偏偏放不過他。

他這裏脚步才移，兩條腿已讓她緊緊的抱住。

用力的掙了一下，沒有掙開，感覺到抱着她足下的那一雙女人的手腕，微微地在顫抖着，傳過來的心波情愫，便非言語所能形容的了。

關雪羽很可以用力的踢開她，但是他沒有……一任那雙緊緊抱着他足踝的雙手顫動着向上延伸，雙膝兩腿，直到了他的後腰，緊緊地被她擁抱住。

然後，他感覺到了她的臉在摩擦着。熱熱地進來，絲絲地的感受，那是淚、夢囈的呢喃、顫抖的接觸，那是情……

「燕雪，我愛你……我少不了你……求求你……不要離開我吧……」

「我爲你做一切甚至於爲你死……」

關雪羽囘過了身子，立刻接觸到了她仰起的臉，那緋紅了的雙頰，早已爲淚水浸濕。迷矇的眼睛，傳遞着的萬般柔情，足以銷魂蝕骨！

「唉……姑娘……」

伸出了一隻手，不經意的落在她的髮上，容得他忽然驚覺到這個擧動有欠妥當時，情緒的發展，已不容他再行收囘。

鳳姑娘便自倚在了他的身上，哽哽咽咽哭泣起來，即使像她這般要強的姑娘，一朝爲情所困，竟然也會變得如此軟弱無助，眼前，在面臨着將要失去自己愛人的時候，甚至於連最後的一份矜持也顧不得了。

關雪羽似乎只有搖頭嘆氣的份兒了。

他祇是連聲的嘆息着，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知道甚麼時候感染上了這種嘆氣的習慣，尤其是像眼前這樣一口接一口的連聲嘆息，自己聽起來也是怪怕人的。

「姑娘，妳站起來好好說話。」

一面說，他雙手把她硬扶了起來。

鳳姑娘用力的搖着頭，像是要把一切的不如意都搖開去，變得無影無踪！可是那裏又能做到，在關雪羽有力的扶持之下，她變得更弱，簡直擧步無力。

好不容易坐了下來，滑滑的淚水却儘自滴個不停。

「眞的沒有想到，妳竟會變成了這……樣？」關雪羽搖搖頭，有幾句責備語氣的話，却是不忍出口，對方已是如此痛苦，說甚麼都屬多餘。

「唉……」

汩汩的淚水，由她那雙看來略呈浮腫的眼睛裏淌出來，她顯得那麼有氣無力的說：「我是變了……」

緊緊地咬着一嘴銀牙，似乎有說不出的「怨」和「恨」，原本是要大大發洩一番地，祇是面前的心上人就有那麼一種力量，與他相處時，總似正氣迫人，嚴肅時固然如此，輕鬆詼諧時，也根本不敢過份冒犯，這種感受，是她與他過去相處以來，所慢慢感受而來的。

「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了，乾脆給一句話吧，要不要我……」

眼淚兀自在汩汩的淌着，只是透出來的那種「眼神兒」，却含蓄着「倔強」與「攤牌」的意味。

關雪羽眞沒想到，她竟然還會有此一問，這麼大胆，單刀直入的一問，簡直難以招架。

「這是個傻問題，我不想囘答妳！」

關雪羽就在她對面緩緩坐了下來。

「一點也不傻……」鳳姑娘盯着他：「我現在明白得很，我想過很久了，你不是不喜歡我，只是却不敢……能告訴我，這是爲了甚麼？」

「我……沒有……」關雪羽坐正了身子：「我是喜歡妳，一直都喜歡妳。」

鳳姑娘憔悴的臉上，驀地閃出了一絲笑容，祇是匆匆一現而已，緊接着又搭下了眉毛，這幾天以來，這個表情早已成了她臉上最深刻印象的標誌，那是重重心事鬱積下的一種表情，揮之不去，驅之不離……很不開心，却又不令人「死心」的一種愁絮。然而，古往今來，多少大英雄，豪傑……却偏偏擺脫不開，就在這「淡淡愁絮」下一蹶不振，爬不起來了。

投過來一個詢問的眼波那就足够了。

信號是一連串的問號，爲什麼？爲什麼？

「因爲我有所不能！」

關雪羽再一次的面對現實，苦笑着祇是搖頭。

鳳姑娘緩緩的垂下了頭，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忽然冷笑了一聲，情緒的轉變，又使她囘復到了昔日的逞強好勝，在武術上，她不服輸於人，在愛情上更將如此，一霎間，那雙剪水瞳子裏流露出狡黠凌厲的眼神！

「是因爲麥小喬？你更喜歡她？」

關雪羽鼻子裏「哼」了一聲，未與置答。

「我就是不懂……」鳳姑娘一霎間鐵青了臉：「她那一點比我強？比我漂亮？比我本事大？還是比我更愛你？」

關雪羽微微一笑，這樣的問題，他是不能囘答的，實在說，自己此刻的心情，也正在激烈冲激之中，由於近日的相處，鳳姑娘在他心中的印象已愈來愈深，這樣的結果，使得他心裏彷彿對麥小喬有一絲歉然，他的急急出走，欲尋小喬，也許與此不無原因。

「你怎麽不說話？」

鳳姑娘眼神更見凌厲，似有怨意的狠狠盯視着他。

關雪羽搖搖頭，依然是不發一言，他此刻心情複雜，倒不是心有別屬，鳳姑娘所提的問題，實在難以答覆，必須要在極冷靜的情況之下，才能作正確的答覆，而且必須要在他見過麥小喬之後，才能對自己的感情有所認識，更爲肯定。

「夜深了，姑娘妳也該囘去了……」

「囘去？」鳳姑娘作了一個苦笑：「囘到那裏去？我已經沒有家了……」

關雪羽着實吃了一驚，這就證明盧幽所說不假，果眞鳳七先生對女兒不能見容，後果可就大爲堪憂。

「你也不必爲我躭心，這是我自己的事……」

說着她就站了起來，冷冷的道：「你也許還對我認識得不够清楚，我這個人是不會輕易放棄原則的，爲了要得到你，我是不擇手段的！」

關雪羽簡直楞住了。

（未完）

名作家
黃鷹
著作

武俠小說
賊賍
黃鷹著

武俠小說
亡命雙龍
H.K.N.G.
黃鷹著

經已出版

各大書局
超級市場有售

